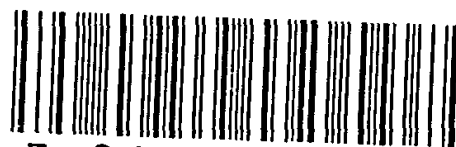


史的一元論

蒲列哈諾夫著

吳念慈重譯



3 0647 0638 9

上海南強書局版

月一年三廿國民

際濤文王

館其國中北立國

史的一元論

蒲列哈諾夫著·吳念慈重譯



上海南強書局版

1930

原著第三版序文

我在第三版裏不過訂正了混進第一版的誤筆和誤排。因為我底著書是論戰上底產物這個單純的理由，所以我想改變自己底諸論據上一些地方，是不正當的。改變論爭上底著述底內容中一些地方是意味着自己方面用着新的武器來和論敵戰鬥，而使論敵用着舊的武器應戰的。一般上這種態度是難容許的，而且到了今日尤其如此。爲什麼呢，因為我底主要的論敵英·卡·密海羅夫斯基氏已物故了的緣故。

對於我們底見解的批評家們斷定如下：第一，

我們底見解其自身是不正確的。第二，在經濟的領域，我們底見解適用於俄羅斯——那是人們覺得是在其運命上走向自己獨有的道路的——底場合，尤其是謬誤的。第三，因為我們底見解使其信奉者無爲不動即給與趨向“魁卡主義”的素因，所以是壞的。今日恐怕沒有誰還敢反覆着這第三個非難吧。第二個非難，依着最近十年間俄羅斯底經濟生活之全發展行程，也被打破於萬人底眼前了。關於第一種非難，只要知道最近底人類學上底文獻，就可充分地懂得我們對於歷史的說明之正確。關於“原始文化”的真摯的著述，在以“野蠻”民族底社會的及精神的生活現象之因果關係爲問題的場合，無論何時，誰也必不能不用我們底方法。我舉風·鄧·斯泰因底古典的著述“*Unter den Naturvölkern Zentral-Brasiliens*”，來做一例。

但是，不消說我現在不能論及這個題目。

對於批評我的批評家某某，我在附錄論文“幾句向我們底反對論者的說話”中答覆着。我用匿名發表了這篇論文，所以我雖然把自己底著書作爲他人底著書敘述着，但是這個他人底意見還是我

底意見。但是，這篇論文，對於克德林氏沒有加以什麼反駁。克氏是在這篇論文發表之後，始在“魯斯可愛·保額特保”雜誌上反對我的。所以我在這裏關於克德林氏要說幾句話。

能够成爲克德林氏對於史的唯物論之最重要的反對論據，就是氏所指摘的下面底事實。即：有同一宗教——例如佛教——屢爲立於非常相異的經濟的發展階段的諸民族所信仰。但是，這一論據，不過只是初見很像有根據的吧了。在這樣的場合，可依着發見“同一底宗教”應於信仰着牠的民族底經濟的發展階段而本質地變革其自己底內容的事來證明。

關於下面一點，我還要答覆克德林氏。克氏在布爾達克底希臘語原文底翻譯發見了我有誤譯的事。(請看169頁底註)而且關於這種誤譯給與若干很謹的非難。但是，實則這種誤譯底張本人並不是我。因爲這書發刊底當時，我是在旅行中，把原稿寄到彼得堡去，在這原稿之中沒有布爾達克底引用文，不過指示着應當引用底章節吧了。和我書底出版有關係的人中底一個——而且在和博學的克

德林氏所學過的古典文學學校差不多同樣的學校
卒業的一個——把我所指示的章節翻譯了。而且
如克德林氏所指摘的一樣誤譯了。自然，這是遺憾
的事。但是，這種誤譯不能不說是我們底反對論者
能夠證明吾們有罪過的唯一底失策。在反對論者
也是必要獲得些道德的滿足的。所以，我是從“人
道”上，進而喜歡這種失策者。

英·伯利特夫

(蒲列哈諾夫底筆名)

編輯者序文

編入于蒲列哈諾夫底著作第七卷和第八卷之中的他底諸勞作，成爲一個部類。這些勞作，都是貢獻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擁護和給與基礎的。

蒲列哈諾夫，到這時止，在“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智賀密羅夫底悲哀”及奢爾內色夫斯基的諸論文，還是踟躕于這些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等底領域，而漫然地道遙着的，現在拋棄了這個而移到馬克思主義底根本的諸問題底體系的研究來了。如果他到現在止，在其主要的諸勞作，不知馬

克思，昂格思底方法這種探求真理，研究現實底新武器底特性，而示這種方法底利用之很偉大的模範，那麼，他現在就是努力于把馬克思，昂格思底方法告知于其讀者，即依着“凶年”底經驗被告訴了實踐的人民主義底破產的俄羅斯青年社會民主主義者了。他欲以新的馬克斯主義世界觀來代替舊的人民派世界觀了。他欲以新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舊的人民派世界觀對立了。

如果特別用這種目的去看蒲列哈諾夫所翻譯的昂格思底小冊子“費爾巴哈論”底序文，便明白他在企圖着把這種工作運到什麼方向去。當時只間接地知道馬克思，昂格思對於鮑埃爾兄弟底論戰，及藉再錄于“Neue Zeit”的斷片文章而知道的他，就着手于昂格斯底著書及“神聖家族”底斷章文中所舉的文獻之研究了。他很早就知道黑格爾。而且當黑格爾底六十年忌辰，他把其所得的某種結論在為“Neue Zeit”執筆的論文中論列了。（“Neue Zeit”1891年，俄文的，是在論文集“我們底批評家底批評”中纔發表的。）如今，他是着手着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者及王政復古時代底歷史家底

研究。同時繼續着關於德意志哲學史及社會制度史的工作了。

這時候，蒲列哈諾夫對於“俄羅斯社會學派”有反對底計劃，已可窺見。他在俄譯“費爾巴哈論”底第四註中寫着下面幾句話：“鮑埃爾兄弟底抽象的急進主義，在許多點上，使我們想起俄羅斯底“社會學上的主觀的方法”。即俄羅斯底“社會學上的主觀的方法”也同樣地不斷地抬出“批判”“批判精神”（在俄羅斯被稱為“批判的思想”）來，但不能洞察發生于社會的諸關係自體底內部而決定着“人類底自己意識”的 Critical Process（批判的過程）”這兩者底相似，因為在他覺得是非常重要的東西，所以他欲在特別底著述之中使牠展開。“把一方愛德嘉，鮑埃爾（“Der Streit der Kritik” Viertes Kapitel）反對黑格爾而引用的論據，與他方密海羅夫斯基反對斯賓塞而持出的反駁論之間底相似，導入于特別底論文之中，是很有興味的事，而且是得益很多的事吧。這樣的相似，表示着有名的主觀的方法之中新的東西是多麼鮮少，並且還表示着俄羅斯底主觀的社會學者們所有的一切獨創性，

不過無意識地反覆着昔時爲西歐諸思想家所指摘所修正了的他人底謬誤吧了。”

這樣地，一方面可以成爲對於俄羅斯底“主觀主義者”及人民派的答覆，同時他方，可以給與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歷史和基礎的著書計畫漸漸地完成起來了。

爲著作這樣的書底外的機緣，決定該書底論戰的形式的外的機緣，就是“魯司可埃·保喀特保”雜誌底一月及二月號所載的英·密海羅夫斯基底俄羅斯·馬克斯主義者反駁論文。因爲蒲列哈諾夫以爲這樣的著書不能在俄羅斯底合法的文獻上發表，所以決定把牠在外國出版了。“一切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在外底團體，都熱心地醞集出版蒲列哈諾夫對於密海羅夫斯基的答覆書的資金了。“勞動解放團”聲明有爲這個目的募集特別基金底必要了。”(註一)但是亞·英·波特列索夫剛在這個時候爲要向蒲列哈諾夫提議使在合法的文獻上活動，從俄羅斯跑來。伯利特夫底著書底出版人，在依我底懇請而寫了的報告中，關於他自己底使命這樣地說了。

“我在1894年十一月(舊曆)之初,在彼得堡出發到外國去。這次旅行底目的,是將勸說蒲列哈諾夫利用合法的出版物這種武器的事,因為這時候,伯·斯諾爾柏底小著“評語”底出版巧妙地成功了(1894年八月末)而且馬克思底名字總可以不被檢查局所禁,縱使不是為誹謗“馬克思主義者”,也已經能夠引用馬克思之名字了的緣故。我和蒲列哈諾夫因為1892年和1893年見過面,所以相識。我希望在他平素底住所之日內瓦附近底小村落和他見面,因此途次什麼地方也不勾留,直向他那裏去。但是我在日內瓦。從他底夫人露沙·馬爾可勃拿聽到,他因為被法蘭西底沙保伊放逐(這事件是俄法同盟底一個間接的結果)在日內瓦沒有住居權的緣故,已往倫敦。在那裏寫着他底大著。我得到他底倫敦住址,便向他那裏出發。而且我找到他的時候,因為我底提議即他在執筆中的著作不在日內瓦非合法地出版而在彼得堡合法地出版着好了的提案,沒有碰到什麼異議,真是高興得很。蒲列哈諾夫非常迅速地同意于這個計畫,而且還留心于這個計畫及牠怎樣地通過“檢查局底耳朵”

這個目前底問題了。當我到倫敦底時候，他底著書“對於一元論的歷史觀底展開底問題”中底開始兩章已經寫就了。這是後來仍然沒有改變地付印的。這兩章就是“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和“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史家”。工作底繼續中他住在我那裏。我和他一起搬到某一宿舍。他執着筆寫，(第三章和，如果我沒有記錯，第四章底一部分)我就把牠再抄一道了，這爲的是在通過國境和與印刷局辦交涉的場合，就可以僅用我所抄的手稿來應付了。伯利特夫底其餘諸章是蒲列哈諾夫寄到我底彼得堡底住所的。附帶說吧，由我方面提出了的原文，是一些也沒有受過檢查底干涉，而照蒲列哈諾夫所寫的按字印刷了。書是十二月廿日和廿二日印成了。假訂本是在聖誕節前底最後辦公日被送到檢閱局去的。這是預料着在聖誕節底場合檢查局底戒備要鬆些的緣故。書在十二月廿九日發賣，三星期以內便賣完了。”

(註一)優·馬爾特夫「社會民主主義者底備忘錄」伯林，1922年，260頁。

書物上，爲要容易通過檢查局起見，用了“對

於一元論的歷史觀底展開底問題”這個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都一樣地能夠關聯似的“故意地拙劣的名稱”。蒲列哈諾夫於戰爭時代（註一）在預計可以出版的本書底序文裏，關於這事寫着：“這個表題，簡單點說。可以說是“爲着唯物史觀或馬克思主義底擁護。”

（註一）這會和1914年——1918年底其他底諸論文一起

發行吧

“我們在1895年底初頭，和一切底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同樣地——馬爾特夫在其“備忘錄”之中寫着——很喜歡着蒲列哈諾夫“一元論的歷史觀”底出現。這是很使我們驚異的。在我住在彼得堡的期間，亞·英·波特列索夫沒有明白地預先通知我從陰謀的思想而從事於蒲列哈諾夫底本書底出版的事。他是在那年底夏天到外國去勸說蒲列哈諾夫使在合法底舞台和密海羅夫斯基論戰的。對於彼得堡底急進團體，這種就要到來的學問上底事件底秘密，是沒有被公開的了。有一日，我接到一部密封了的英·伯利特夫底著書“一元論的歷史觀。”我開始把這本書讀了，我從第一頁起便被

這本書抓住了。讀完了第一章的時候，我沒有懷疑到這本書底著者除了蒲列哈諾夫以外不能有第二個人的事，這數日間，我們都以閱讀和批評這本書爲工作了。本書是把我們拉回到和日常底實踐的活動相距甚遠的理論的興味底世界去，使我們知識的地蘇生起來，同時給與我們底思想的勞作以強烈的刺激而使之向於政治的諸任務的。我們感到了，馬克思主義，在作爲理論的學說，這麼確信地，這麼堂堂地出發於合法的社會生活底舞台以後，作爲政黨是不能蟄居於 Circle 主義底圈內的。”(註二)

(註二)優·馬爾特夫『社會民主主義者底備忘錄』伯林，
1922年，243頁

本書在當時底出版物之中是引起許多底反響的。蒲列哈諾夫對於密海羅夫斯基氏，“魯斯卡耶·姆伊斯利”什誌底批評家，及尼可拉耶女士底反駁，在烏智斯(誰呢)這個匿名之下以論文“向我們底反對者說幾句話”答覆了。這篇論文收於被沒收而燒棄的論文集“給於俄羅斯底經濟的發展底特色底材料”(聖彼得堡，1895年)之中的。這論文集

只保全了百部而通布於革命的 Circle 之間。蒲列哈諾夫底論文“向我們底反對論者說幾句話，”後來作為“一元論的歷史觀”底第三版底附錄而被再錄了。這第三版是複製於蒲利哈諾夫著作集的，但牠與第一版毫無所異。理由是因為蒲列哈諾夫在第三版不過訂正了混進去的誤筆及誤排的緣故。他連克德林（魯沙諾夫）所指摘的布爾達克底希臘語原文底誤譯也仍其原狀沒有訂正。蒲列哈諾夫關於美智尼可夫底著書底所說；是補足“一元論的歷史觀”之中討論地理的諸條件底影響底問題的地方（這篇論文執筆於1889年，在1890年底“索智亞爾·德模克拉特”底第一號發表的）的，我們把認為十中八九是蒲列哈諾夫所寫的埃爾·美智尼可夫底小傳和這篇所說一同插入。

編進八卷的諸論文，是在“一元論的歷史觀”之中所論述了的諸見解底發展，補足。這些論文底大部分，最初是以法蘭西語及德意志語發表的。

把伯利特夫底著作中底一章“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史家”幾分反覆着幾分補足着的論文“阿基斯廷·齊埃爾與唯物史觀”，最初是發表於“De-

venir Social” (1895, Novembre, Augustin Thierry et la conception materialiste de l’histoire) 的。

“唯物論史概觀”是於1896年底初頭在池諸所發行的“因他拿遜拿爾·比布利阿特克”之中以德意志文發行的。(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Holbach-helvetius-Marx, Internationalbibliothek. Band 29, Stuttgart 1896) 本書底序文底日子是新年，1896年。本書中底最初底二個概論，是以詳細地舉出霍爾巴哈及愛爾伯秋斯底見解底特色來補足“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底概說的。關於馬克思底概論，雖是大體反覆着第五章“近代唯物論”的，但牠比着在還不能不通過專制的檢查局底難關底著書所能夠說明的，是更加明白地說明了作為革命的代數學底馬克思主義了。

這是可惜的，只有一個關於霍爾巴哈的概論是因為譯成俄語的非常地變了形態，倘沒有看見原文幾乎不能說是成於蒲列哈諾夫之筆的東西，這個概論，在英·伯利特夫這個匿名之下發表於“科學評論”(1897年第一號及二號,)標題為“十八世紀底一哲學者。”但是這個底上面可以看到檢

查底剪刀之顯明的痕跡。所以，我們應該把蒲列哈諾夫爲俄羅斯版所爲的話語底置換悉仍其舊不加變動，而依德意志譯來填補一切底脫漏。關於其他底二個概論——關於愛爾伯秋斯與馬克思底概論——和關於齊埃爾同樣。此際除以翻譯的來應付沒有其他底方法。即因爲繼承着第一次底外國語翻譯物，所以不能不提供已經很失着原意的原本之無生氣的 Copy。如果關於齊埃爾的概論，像“無政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十中八九爲蒲列哈諾夫直接用法蘭西語所寫的，則“唯物論史概觀”無論用法蘭西語所寫抑用俄羅斯語所寫——我以爲第二底預想更有蓋然性——到或一程度止是受着德譯底影響而失了神氣的。

因爲這個緣故，當編譯重譯爲俄語的東西之際，我想以正密地傳達蒲列哈諾夫的思想爲自己底主要的任務。我爲要儘可能地使原本底 Style 接近譯本底 Style，其內容，如果能夠，無論什麼時候都利用和德文原本符合那樣的他所用的引用文及含有這樣的章節的他底一切論文底戰術了。

關於編入第八卷其他底論文，尙有幾干注意。

這些論文，都是在1896年和1897年所執筆的，其內容都一樣地和“一元論的歷史觀”或“唯物論史概論”有所關聯。

用着埃斯·烏謝可夫底匿名，作為“對於卑·亞·郭律埃夫底公開狀”所寫了的論文“爲擁護經濟的唯物論底幾句話”是作為郭律埃夫底論文“關於經濟的唯物論”底答覆，初發表於“魯斯卡耶·姆伊斯利”雜誌（1896年，九月）後來再錄入論文集“二十年間”的。

論文“關於歷史底某種東西，”是用着伯·保智耶羅夫底匿名，批評拉孔布底著書，起初登在“沙馬拉斯基·衛斯特尼克”雜誌（1896年，八號及十號，）後來作為“一元論的歷史觀”底第四版底附錄，被再錄了。

關於其後底論文“唯物史觀論，”那是以安特尼阿·拉布利阿拉底著書爲機緣而執筆最初發表於“諾保埃·斯羅阿”（1897年九月）的，蒲列哈諾夫，作為其論文集“我們底批評家底批評”底序文，認爲有如次聲明底必要。

“還說三幾句話吧。關於編入這論文集的“唯

物史觀論”這篇論文，當時生起了如次的有興味的
事件。攻擊了歷史底唯物論的說明的主觀主義者
及人民派諸氏底論文，使我理會了下面的事。即：
他們雖記憶着我們底用語，但沒有考慮着和這些
用語照應的諸概念。爲使讀者也理會這一點起見，
我決意用着別底話語來說明我們底歷史理論了。
而這一事是在現在舉在上面的論文之中實行了
的。我所期待的事情發生了。我們底最有力的反
對論者中之一人，並不細究問題是在什麼地方，便
叫將起來說蒲列哈諾夫是拒否了“經濟的唯物論”
的了。我奏了凱歌了。我是已經爲他——像查諸基
一樣——準備着“雷似的應酬”了。但是這本預定
表現應酬底書底出版，被中止了，我底應酬仍然未
發表而留下來。現在把他排印，已是不得其時了。
不消說我不是悲哀反對論者底沒落，而是悲哀着
和我抱着同一的思想的某些人還是不理解我的，
明顯地，他們也是只記憶着話語的……這雖是沒
有說的必要，在這論文之中，我所稱爲綜合的歷史
的之歷史觀，和爲英人倍爾和德·巴克斯所教授，
而且不過是一種卡列埃夫主義之“歷史底綜合的

說明”並沒有什麼共通之點。我已寫着自己底論文底時候，巴克斯底事情已是淡然忘記了。”

不消說，對於這樣的銜學的態度的異論吧。但是，今後想知道蒲列哈諾夫對於拉布利阿拉的論文底讀者，是應該把現今所引用的摘要置於念頭的。

論文“對於個人在歷史上的脚色底問題，”最初是用亞·基爾沙諾夫底匿名，在“科學評論”(1898年三月及四月號)後來編入論文集“二十年間”的。

我在第八卷蒲列哈諾夫所譯的昂格思底小冊子“費爾巴哈論”編入了，這顯然是放棄最初底計畫。但是，縱令可以從他所譯的“Communist manifesto”把他所寫的序文分離，可是對於昂格思底小冊子之蒲列哈諾夫的註釋與他所譯的“費爾巴哈論”無論如何是不能分離的。這種註釋和他對於昂格思自身底見解之說明是這樣地有密切的關係的。昂格思自身底見解，是決定了和牠照應的蒲列哈諾夫底全勞作之進度和計畫的。

但是。我們在再錄這一註釋的場合，到或一程

度止，不得已地不能照着年代底順序。蒲列哈諾夫，在1905年所出版的第二版“費爾巴哈論”雖保存了同數底註釋，但其中有些（例如，五，六，七，八，九，十及十一）被導入了許多使從前底見解展開了的補足。蒲列哈諾夫只在一個場合（例如註7）排去人類底感覺和“象形文字”底拙劣的比較，而附加了較為本質的變更。他之所以如此者，因為“後來始感到了由這樣的不正確的比較而生的一切底不便”的原故。

爲要使讀者容易研究蒲列哈諾夫底諸見解之徐徐底發展起見，顯著地變化了的見解都放進（）括弧之中，在初版之中，編輯者所改竄了的地方也區別着印刷出來。

1923年，五月，德·黎耶沙諾夫。

601.45
528
2

目 次

原著第三版序文.....	1
黎耶薩諾夫序文.....	1
第一章 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	1
第二章 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史家.....	21
第三章 空想的社會主義者.....	49
✓第四章 德意志觀念論哲學.....	111
✓第五章 近代唯物論.....	195
✓第六章 結論.....	403

第一章

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

密海羅夫斯基說：“如若諸君今日逢着一位青年，那青年有點過於性急，雖向諸君說了他‘是一個唯物論者’，但是這位青年不是像往年我國的彪夫涅爾及摩列蕭特崇拜者那樣的一般哲學底意義上的唯物論者。向諸君這樣地公言着的對方底青年，很多是絲毫沒有關心於唯物論底形而上學方面和科學的方面的。豈但如此，關於唯物論底這兩方面他所有的概念還有時是完全混亂的。總而言之，這位青年所欲說的，只是他自己是個經濟的唯物論底理論底追隨者，而且是個特殊條件的意味上底



經濟的唯物論底追隨者。”(註一)

(註一)“魯斯可愛·保額特保”(俄羅斯處富)1894年,1月,第二部,98頁。

我們不知道密海羅夫斯基氏逢過怎樣的青年。但從密氏底話推想,則“經濟的唯物論底代表者底學說是成爲和一般哲學上底唯物論沒有什麼關係的”。果是這樣的麼?事實上,經濟的唯物論,果如密海羅夫斯基氏所想一樣,其內容是狹小的,貧弱的麼?

經濟的唯物論底學說史之簡略的概觀,是可以做對於這個底答辯的。

所謂“一般哲學上底唯物論,”究竟是什麼呢?

唯物論是觀念論底正反對物。觀念論是要依精神底某種性質來說明一切的自然現象,物質底一切性質的,唯物論則剛剛和這個反對地行動着。就是說:唯物論是要依物質之某種性質,依着人體,或一般生物體底某種機關(Organisation)來說明心的現象的。一切把物質看做第一義的動因的哲學者,就是屬於唯物論者底陣營的人,一切把精神看做第一義的動因的哲學者就是觀念論者。以

上就是關於唯物論一般，“一般哲學上底唯物論”可以說的一切。爲什麼呢，因爲在唯物論底根本命題上，依着時代底不同就生出極其種種雜多的上部建築，而這種上部建築則附與甲時代底唯物論以和乙時代底唯物論全然不同的姿容的緣故。

哲學上底思想之最重要的傾向盡於唯物論和觀念論二者。固然，無論那一時代都有一些把精神和物質認爲獨立底個別的實體的二元論的體系和兩種一元論並存。二元論，沒有一次能夠對於這兩個相互之間什麼共通點也沒有的個別的實體怎樣地能夠互相影響之不可避的問題，與以滿足的解答。所以，最澈底的最深邃的思想家，常是傾向於一元論，就是說：常有着要藉某一個根本原理（希臘語底 monos 就是單一底意義）底幫助來說明現象的傾向。澈底的觀念論者，誰都和一切澈底的唯物論者同一程度地是一元論者。關於這一點，例如巴克列和霍爾巴哈之間是什麼差異也沒有的；一方是澈底的觀念論者，他方也是不弱於他的澈底的唯物論者；兩者都一樣地是一元論者。兩者都是一樣充分地理解着從來認爲許是傳播得最普及的二

元論的世界觀之破產。

支配了現世紀前半期底哲學的，是觀念論的一元論。唯物論的一元論，則在後半期底科學上——哲學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完全和牠合流了——奏了凱歌，可是這種唯物論的一元論決不一定是澈底的明白的一元論。

於是說明唯物論底歷史全體的事，在我們看來不是緊要的。對於我們底目的，只要考察前世紀底後半期以後底唯物論底發展就充分了。這種場合，在我們看來，重要的事，也是特別把唯物論之中底一個傾向——實際上是最重要的傾向，即把霍爾巴哈及愛爾伯秋斯和他們底同一思想者底唯物論，置於念頭吧。

這種傾向底唯物論者，和其當時底官學的思想家從事了激烈的論爭。當時底官學的思想家，引用着懂也不十分懂的笛卡兒底名字而主張人類有某種本有的觀念，即不依存於經驗的觀念。反駁了這種見解的法蘭西唯物論者，老實說，不過是祖述着洛克底學說吧了。洛克是已在十七世紀之末，明證了天賦的觀念並不存在 (no innate principles)

的。但是祖述了洛克底學說的法蘭西唯物論者，力說洛克以一個受過上流教育的英國自由主義者所不欲染指的東西，而使洛克底學說更加澈底。法蘭西唯物論者是最澈底的大膽的感覺論者。即：他們把人類底一切心的機能當做感覺底變形而觀察了。他們底論據，在那一個場合有若干適合於近時底科學底見地之類的事，現在不從這裏開始。這是當然的，今日底學童誰都知道的事，有許多是法蘭西唯物論者所不知道的。這一點，只要想起霍爾巴哈底化學上及物理學上底見解，便充分了。就是那樣，霍爾巴哈，在其當時底自然科學上，還算是精通的。

但是，法蘭西底唯物論者是有不可爭而且以前沒有可代替的功績的。那就是他們從其時代底科學底見地澈底地思維了這件事。可是這一事是可以對一切思想家要求的事，而又是應當要求的事。現代底科學，比前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者進步，是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但重要的是這些法蘭西底哲學者底論敵，就是從其當時底科學之點看來，也已經是落伍的人了。固然，哲學史家普通是

把康德底見解去和法蘭西底唯物論者底見解對立（不消說以知識不足去非難康德是可笑的說話）。但是這麼樣的對立是全然沒有根據的。又康德和法蘭西唯物論者在本質上都是立於同一底見地，但把這種見地別樣地利用了，故依着影響了他們底生活和思想的社會關係底性質之不同，他們就到達了各別底結論，這是容易說得的。習慣地信用哲學史家底說話的人們，一定要把這種意見看爲逆說的意見。我們在這裏不能夠以詳細的論據來確證這種意見。但是，如果我們底反對論者希望這樣地做我們也不想推辭的。

總之，如誰也知道一樣，法蘭西底唯物論者是把人類底一切心的活動當做感覺底變形物（sensations transformées）來觀察的。從這樣的見地來觀察人類底心的活動，就是把人類底一切表象，概念及感情看做環境作用於人類底結果。法蘭西底唯物論者是把這個問題這樣地觀察了的。他們極熱心地，完全斷言地，不斷地聲明了下面的事。說：人類及其一切底見解及感情，是依着環境——即第一爲自然，第二爲社會——從人類底內裏所造

出的東西。“L'homme est tout éducation”（人類都是依存於教育）——愛爾伯秋斯以社會的影響底總體底意味去解釋教育這個名詞，這樣地說了。這種把人類看做環境底成果的見解，就是法蘭西底唯物論者底改革者的要求之主要的理論的基礎。事實上，如果人類是依存於其環境，而且人類自己底性格之一切性質是環境底成果，那末，就中他底缺點也是環境底成果；因而，諸君若欲排除人類底缺點，則諸君就不得不用着適當的方法去變更人類底環境，而且尤須變更社會的環境了；爲什麼呢，因爲自然是可以使人惡也使人善的緣故。把人類置於合理的社會關係之下便好，就是說：置諸各人爲其自衛本能早可以無須和他人鬥爭那樣的條件之下，使個人底利益和全社會底利益一致便好了——這麼一來，就如失了支持物的石頭自然會滾落於地上一樣，德（Vertu）是自會興起的。德不是依着說法就當然發生的東西，而是依着合理地構成社會關係的基礎準備而當然發生的東西。從前世紀底保守主義者及反動家得勢的時代直到今日，法蘭西唯物論者底倫理都被看做利己主義者

的倫理。但是只有他們自身所下的倫理的定義正確得多：——倫理，依着我們看來，完全是依着政治而轉移的東西：他們說。

這種以人類底精神界爲環境的成果的學說，再三引導法蘭西唯物論者自身到了意外的結論。

例如，他們屢次說過，人類底見解是全不給與什麼影響到他底品行上的，因而社會上的某種觀念底普及，也絲毫不能變更社會之後來底運命。這樣的意見底謬誤在於什麼地方，留在後面再說，在這裏且注意着法蘭西唯物論者底見解之另一方面。

如果所與的一切底人類底觀念，是爲其環境所規定，則人類底觀念，就成爲在其歷史的發展上，被社會的環境底發展，即社會關係底歷史所規定。因而如若我們想要描寫一幅“人類的理性底進步”圖，而且在這種場合，我們不止於提起“怎樣地”（即理性底歷史的運動是怎樣地進行的呢？）這個問題，並且要提起極其當然的問題——即“爲什麼”（爲什麼這種運動特別是這樣這樣地進行的呢？）這個問題，就應當從環境底歷史，即社會關係

底發達史出發的吧。這樣地研究底重點，最少在開始當中，是要被移到社會底發展法則方面的。法蘭西唯物論者，接近這個課題去了。但是他們不僅不能解決牠，而且連正當地提起牠的方法也不知道。

他們一到了以人類之史的發展為問題的場合，便一般地忘掉了其感覺論的“人類”觀，而反覆着和當時底一切“啓蒙主義者”同樣底話，說：世界（即人類底社會的關係）是為意見所支配的。（*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註一）這裏頭有着使十八世紀底唯物論苦惱的根本的矛盾。而且恰像銀行紙幣換成毫洋一樣，這個根本的矛盾就分裂而為十八世紀唯物論底擁護者之議論上，所有一切的第二義的派生的矛盾。

定立（正）。人類及其一切底意見，是環境尤其是社會的環境底成果。這是由洛克底根本命題，——即 *no innate principles*（沒有天賦觀念底東西）而生的不可避的結論。

反定立（反）。環境及其一切底性質是意見底成果。這是由法蘭西唯物者底歷史哲學底根本命題——即 *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

世界是爲意見所支配的)而來的不可避的結論。

從這個根本的矛盾就生出例如下面底派生的矛盾了。

定立。人類是以便宜於他自己底社會的關係爲善的，以有害於自己底社會的關係爲惡的。人底意見爲其利害所規定，修亞爾(Suard)說，“L'opinion chez un peuple est toujours déterminée par un intérêt dominant” (某一國民底意見常爲支配着其國民間的利害所規定)。(註二)這並不是由洛克底學說而生的結論，而是如次的洛克底話之單純的哲學舌。“no innate practical principlesvirtue generally approved; not because innate, but profitable.....Good and Evil... ..are nothing but Pleasure or Pain, or that which occasions or procures Pleasure or Pain to us,”(天賦的道義觀念是沒有的……德所以爲世人所承認者，不是因牠是天賦的，而是因牠是有益的。所謂善與惡者不外是快樂和苦痛；就是使我們生起快樂或苦痛的東西。)(註三)

(註一)‘我把普及於國民之中的許多真理及謬誤叫做意見，

就是說把國民底判斷，尊敬或輕侮，愛或憎惡，性癖及習慣，缺點或價值——總而言之，凡制約着其道德的結果都叫做意見。這種意見支配着世界。”

Suard, mélanges de Littérature, paris, an XII,
T, III, P. 400.

(註二) Suard, T, III, P. 401.

(註三)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B. I, ch. 3; B. II, ch. 20, 21, 23.

反定立。一定底諸關係，是依存於人類底一般的意見體系而被認為有益的或有害的東西。依着這位修亞爾底話，一切的國民，是“no veut, n'aime, n'approuve que ce q'il croit être utile”（一切的國民是只愛着，擁護着其所視為有益的東西，而且認牠為正常化的）。因而，結局，一切的東西，還是歸着於支配着世界的意見。）

定立。宗教底倫理——例如，愛你鄰人這個教訓，相信牠是有貢獻於人類底道德的改善的人縱令是一部分的，是大為謬誤。這樣的教訓，和普遍的觀念一樣，對於人類完全無力。一切底問題在於社會的環境，社會的關係之中。(註一)

(註一) 這個定立在霍爾巴哈底“*Système de la nature*”

之中屢被反覆着。愛爾伯秋斯也述過同樣的話：“假如已把發生着最可嫌惡的結果之最不合理的意見普及了吧。在這場合，如若我在法律上並不發生什麼變化，則我在道德上也是不會發生什麼變化的。”（“*De L’homme*, ”Section III, ch. Iv’.) 這個定立，是和久在法蘭西底唯物論者之間住過的格林及唯物論者鬥爭了的保爾特爾，在其“*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之中再三發表過的。“夫葉爾涅底教父”在其所著“*Philosophe ignorant*”及其他許多著述之中，證明了下面的事：即任何哲學者都沒有能影響其鄰人底品行者。爲什麼呢，因爲鄰人底行爲不爲形而上學所指導而爲習慣所指導的緣故。

反定立。歷史的經驗給我們指示着下面的事，即：“*que les opinions sacrées furent la source véritable des maux du genre humain*”（宗教的見解是人類底災禍底真的根源）。這完全是當然的事。爲什麼呢，因爲如果意見是一般地支配着世界，則謬誤的意見就像殘忍的專制君主一樣地支配着世界的緣故。“一般哲學上”之許多現代唯物論者由法蘭西唯物論者繼承了的這樣的矛盾底一

覽表，是要多長就可以引到多長的。但是，這樣的事隨牠怎樣都好；且從這些矛盾底一般的性質來詳細地探索吧。

矛盾也有各種各色的。衛·衛氏在其所著“資本主義底運命”或“俄羅斯底經濟的研究概觀”底第一卷，那到處陷於自家撞着的場合之論理的過失，是只能有“人類的記錄”底意義的。將來底俄羅斯文獻史家，當不能不指摘着衛·衛氏底這樣的矛盾而牽連到社會心理學上底最有興味的問題上去。即：該會牽連到不拘這些矛盾是極其明瞭的，何以衛·衛氏底許多讀者就這樣不注意地把牠放過了昵這個問題的。衛·衛氏底矛盾，明明白白地是一種像世人所周知底無花果似的無益的矛盾。但是還有別種的矛盾。這些矛盾，雖是和衛·衛氏底矛盾一樣地明瞭的矛盾，但在下面這一點和衛氏不同：就是牠不是或使人類底思想睡眠，或阻止其發展的矛盾，而是刺激着人類底思想而促進牠的矛盾。而且有時有着極強的刺激，其結果，對於最調整的理論且與以甚大的利益。

這樣的矛盾能夠用黑格爾底話來表現，即：

“Der widerspruch ist das Fortleitende” (矛盾導着前進)。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底矛盾正是屬於這一類矛盾。

現在，就拿關於法蘭西唯物論者底根本矛盾來看看，就是拿人類底意見爲環境所規定，而環境又爲意見所規定這個矛盾來看看吧。關於這個矛盾，不能不說定立與反定立都同樣地是正當的。像康德關於他底“二律相背”所說一樣。

事實上，人類底意見爲圍繞着他們的環境所規定，是毫無容疑的事體。又雖是同樣地無疑的事體，但任何國民都不會同意於和他們自己底一切見解矛盾那樣的社會秩序的。所以意見支配着世界的事是正當的。那末，其自身是正當的二個定立，怎樣地會互相矛盾呢？這個問題是可以極簡單地說明的。即：二個定立之所以互相矛盾着的，只是因爲我們從不正確的見地去觀察牠的緣故。如果從正當的見地觀察，則定立是對的時候，反定立就是謬誤的，反面也是如此。而且這事一定是不能不如此的。但是，如果諸君一度發見正確的見地，矛盾便消滅去，迷着諸君的各個定立就把面目一

新。即：甲定立補足着乙定立，或說正確一點，就是制約着乙定立，而決不是排除乙定立。又甲定立若不正確，則諸君至是所認為甲定立底反對物之乙定立也是不正確的。那末，怎樣地可以發見這樣的正確的見地呢？

舉舉例看吧。

特別在十八世紀，人們屢說，凡一定國民底國家制度，是被這一國民底道德風習所制約的。這是完全正當的。在羅馬人底舊共和國的道德風習消滅了的時候，共和國便把地位讓給帝政了。但是，在他一方面，人們也屢次同樣地主張，一定國民底道德風習為其國家制度所制約。這也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事實上，例如赫利阿額巴拉斯帝政時代底羅馬人之共和國的道德風習是從那裏來的呢？皇帝時代底羅馬人底道德風習應該是舊共和國的道德風習底某種對立物，不是很明瞭的麼？如果是明瞭的，則我們當然可以到達下面底一般的結論了：即國家制度被制約於道德風習，而道德風習也被制約於國家制度。但是，這是正確地矛盾的結論。恐怕我們是因這兩個定立中底那一個謬誤着

的結果，到達了這樣的結論的。然則是那一個定立錯誤着呢？無論諸君怎樣地絞着腦汁，都不會在甲定立之中，及乙定立之中發見錯誤的。兩者都沒有可非難的地方，爲什麼呢，因爲所與的各國民底道德風習，事實是影響着其國家制度，在這...意味上，牠是國家制度底原因，他方，道德風習被國家制度所制約，在這一意味上，牠是國家制度底結果的緣故。那末出路在那裏呢？在這種問題，世人普通是依着交互作用底發見而滿足的，即道德風習影響於組織，而組織則影響於道德風習。——即萬事明瞭得像聖光一樣。不滿足於這麼樣地明瞭的事的人，就暴露出最可非難的一而性的傾向。現代，在我國裏的幾乎一切的智識分子底議論，都和這個同樣。他們以交互作用底見地觀察着社會生活。即在他們所觀察的地方，生活底各方面，影響着其餘的一切方面，各個方面自身則受着其餘的一切方面底影響。只有這樣的見解，爲用心思的“社會學者”所尊重。但是，如 Marxist 那樣，探究着社會進化底某種更加深遠的原因的人，則不認社會生活底複雜僅是如此。法蘭西底啓蒙主義者也在整

頓着自己對於社會生活底見解，感到必須解決壓倒着他們的矛盾的時候，傾向於交互作用底見地了。甚至連他們之中有着最莊嚴的體系的智者（在這裏不說及盧梭，他和啟蒙主義者共通的地方很少）也不再進一步。例如孟德斯鳩，在其名著“Grandeur et D'ecadence des Romains”及“De l'Esprit des Loix”中，擁護着這樣的交互作用底見地。（註一）自然，這也是正當的見地。無疑地交互作用是存在於社會生活底一切方面之間的。但是，可惜這種正當的見地，因為關於交互作用力底發生沒有指示出什麼來這個簡單的理由，只能說明極其僅少的事。如若國家制度這種東西是以道德風習為前提，而又影響於其道德風習的東西，則道德風習底最初底出現，並非出於國家制度之賜，是很明白的。關於道德風習，也不能不說着同樣的話。如若道德風習已是以國家制度為前提，而影響於其國家制度的東西，則道德風習不是產出國家制度的東西，這是很明白的。要逃出這種混亂，就不能不發見產出一定國民底道德風習及其國家制度，而依以產出牠們底交互作用底可能性這種東西之歷

史的動因。如若發見了這種動因，則我們就發見應當探索的正確的見地，而且那時迷住我們的矛盾也就可以無難地解決了。

倘把這個適用到法蘭西唯物論者底根本矛盾上去，便得如下的結果：即在法蘭西唯物論者，違背其平素底歷史觀而謂“環境意味着一切萬事，因而觀念是無意義的”這時候，他們就大錯而特錯了。所與的一切社會的環境底存在之主要的根本原因，是人類底意見這個他們平素的歷史觀（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也同樣地是謬誤的東西了。在人類底意見與環境之間，是存在着明白的交互作用。可是不能因此便謂一承認這種交互作用便是為科學的研究奠了基礎。為什麼呢，因為社會現象，頗不能依着交互作用而說明的緣故。為要在一方面，理解人類底歷史，即在這種場合為人類底意見底歷史，在他方面理解人類當其進化之際所經由的社會的關係底歷史，就不能不超越交互作用底見地再進一步，即：如果能夠，便應該去發見那規定社會的環境底發展及意見底發展的動因。十九世紀底社會科學底課題即被包含

這種原因底發見之中。世界是爲意見所支配的。但是意見依然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

意見底變化是爲什麼所制約的呢？“牠是爲教化底普及所制約的”——還在十七世紀底時候拉摩·魯·倍愛這樣答。這是最抽象地，最皮相地表現了意見支配着世界這種思想的說話。十八世紀底啓蒙主義者固持了這種說話，而且屢次用着可惜教化底運命一般地不是強固的這種悲觀的判斷去補足了牠。但是，若看到啓蒙主義者中間底最有才能的人士，便已可以窺見他已經自覺到這樣的見解是不充分的事情。愛爾伯秋斯已承認知識底發達是依着一定底法則，因而又知有一種爲知識所依存的秘密不明底原因之存在。他嘗試着以人類底物質的必要來說明人類之社會的及智的進化的企圖——直至今日其功績雖未被充分認識，但是這種企圖是極有興味的。這種企圖終於不成功了。這是依着許多原因而不得不終於不成功的。但是，這種企圖，對於欲繼續法蘭西唯物論者底事業的次代底思想家，比方說，是作爲遺囑而被留下了。

(註一)羅爾巴哈在其所著“Politique naturelle”中確立了

國家制度與道德風習之間底交互作用底見地。但在那裏因爲不能不處理實際問題之故，這種見地引導他向着咀呪之輪。卽：爲要改良道德風習，就不能不完成國家制度，爲要改良國家制度，就不能不改良道德風習。霍爾巴哈從這個咀呪之輪中，引出一切的啓蒙主義者所希望的架空底 *bon prince* 來。*bon prince* 漸漸作爲 *deus ex machina* 而出現，改良道德風習和國家制度而解決矛盾。

第二章

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史家

“下面是一個可以根據歷史底研究而作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政府爲國民底性格之最確實的原因。國民底價值及缺點，其Energie，或弱點，才能，教化，或無智，幾乎未嘗是氣候或一定人種底性質底結果。自然雖把一切附與一切，而諸種政府則根本上使其臣民保存或消滅着構成人類底共有財產底本質。”在伊大利，氣候和人種都沒有起過變化（野蠻人底流入對於人種底性質底變化，影響極微）。“自然在一切時代底伊大利人看來是同一的，只有政府變化了。而且這種變化，常先行於國民底

性格底變化，不然的話，就是和她同時發生。”

對於把國民底歷史的運命看做專依地理的環境的學說，西斯們治如上地抗辯了。(註一)他底說話不是無根據的。事實上，地理決不足以說明歷史上底一切事情。爲什麼呢，因爲後者是歷史的緣故。即依着西斯們治底話，不拘地理的環境到什麼時候都是不變，但政府則變化着。但這姑置不論。在這裏對於我們有興味的，全然是別的一個問題。

(註一)“Histoire des R'epubliques du moyen âge.”

No Uvelle édition, T. I paris, Introduction, P-P.

V.-VI.

這是讀者一定已經注意到的事吧，西斯們治是拿地理的環境底不變性去和國民底歷史的運命底可變性對比，而把這種歷史的運命底基礎置於一個根本動因——“政府”即其國底政治組織的。在他底見解，國民底性格是完全爲政府底性質所決定的。固然，西斯們治在斷言地說過這個命題之後，立即就附加上重要的伸縮了。

他說，政治的變化是先行於國民底性格底變化，或和牠同時發生的。在這裏政府底性質遂屢爲

國民底性格所決定。但是，在這個場合，西斯們治底歷史哲學，就已和我們所知道的矛盾——迷了法蘭西底啟蒙主義者的矛盾碰頭了。卽和一定國民底道德風習是依存於其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則依存於道德風習這種矛盾碰頭了。西斯們治差不多是和啟蒙主義者同樣地不能解決這矛盾。他勢不得不把二律背反底二部分交互地置於其判斷底基礎。但無論如何，他一停留於這二律背反中底一個，卽國民底性格依存於其政府這事，便把誇張的廣泛的意義附與“政府”這個概念了。他之所謂政府，是決定地包含了所與底社會的環境底一切性質，所與底社會的關係底一切特性的。更正確一點說，就是：在他看來，所與底社會的環境底一切性質，是決定地爲政府所左右的，是政治制度底結果。這是十八世紀底見地。法蘭西唯物論者欲簡潔雄勁地表現他自己底關於環境給與人類底絕大的影響之所信，如次地說了：C'est la législation qui fait tout”（世上底一切萬物都依存於立法）。但在他們以立法爲問題的場合，差不多是專把政治的立法，國家組織置諸念頭。在有名的惹·伯·俾可底

著作之中，載有稱爲“依政治革命說明羅馬人底私法之嘗試”的一篇小論文。(註一) 這篇小論文雖是在十八世紀底初頭寫的，但本書之中所表現着的對於‘國家組織對私法底關係’的見解，一直支配到法蘭西底王政復古以前。啓蒙主義者把所有一切的東西都還元於“政治”了。

但是“立法者”底政治的活動，無論在那一場合，都是意識的活動。固然那也有不必適合於目的的事，是不待言的。人類底意識的活動依存於他底意見。這樣地，法蘭西底啓蒙主義者，雖欲明瞭地表現出關於環境底全能性的思想，但不識不知之間，還是回轉到關於意見底全能性的思想了。

西斯們治還是站在十八世紀底見地上，(註二) 比他年青底法蘭西底歷史家則已經在擁護着別種的見解了。

(註一) 我們從法蘭西語翻譯出這篇小論文底名稱，而且匆忙地在這裏指摘出下面幾點。我們是依着法蘭西語底二三種拔萃而知道這篇小論文的。我們得不到伊大利語底原書。理由是因爲在我們所知道的範圍內，這篇小論文，是只在俾可底著作底一冊本之中一八一八年發表過的，而在一

八三五年發行的由五冊而成的密爾本之中，則已沒有編入的緣故。但在這裏，重要的事，不是俾可怎樣地實行做了他自己底課題的事，而是他提起了怎樣的課題的事。順便在這裏預先對於明敏的批評家諸君即將對於我們發出的非難，先打一拳，批評家們會向我們說吧：“諸君是無差別地在使用着‘啓蒙主義者和唯物論者’這兩名詞的。但是啓蒙主義者”不必是唯物論者。他們底許多（例如保爾特爾）是很反對唯物論者的”。這是誠如所言的。但是，在他一方面，如黑格爾也說過的一樣，反對唯物論的啓蒙主義者自身，不過是個不徹底的唯物論者了。

（註二）他在一七九六年已經開始研究伊大利共和國底歷史。

最使“啓蒙的”思想家困惑的法蘭西革命底進行和出發，澈底地明白地擊破了關於人類底意見底全能性的思想。這時候，許多的人完全對於“理性”之力失望了，其不失望者，越發傾向於採用關於環境底全能性的思想，研究環境底發展行程了。但是在王政復古時代，人們也從新的見地開始來觀察環境了。諸種歷史的大事件很嘲笑着“立法者”和政治的組織了，所以，把一定底社會的環境

底一切性質，歸於作爲動因底政治組織之所爲的事，如今已不免有些奇異之感了。如今人們只把政治的組織作爲某種派生的東西，即作爲結果觀察，不作爲原因觀察了。

基佐在其著書“Essai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註一）之中說過：“著述家，學者，歷史家，或文明批評家底大多數，努力依着這社會底政治制度來說明社會底一定狀態，及其文明底程度或種類了。要知道並且理解社會底政治制度，從研究社會這種東西出發，是更加賢明的方法。制度在成爲原因之前先作爲結果而出現，社會則在受制度底影響而開始變化之前先行作出這種制度。爲要以判定政府應該而且得爲怎樣的東西來代替依着其政府底形式去判定國民狀態，第一着手就應該研究國民狀態。……社會，社會底構成，依存於個人底社會的地位之個人底生活形態，各人所屬的種種階級底諸關係——總而言之，人類底市民的狀態（L'état des personnes）這就是惹着欲知國民怎樣地生活了的歷史家及欲知國民怎樣地被統治了的文明批評家底注意的第一個問題。”（註二）

(註一)其第一版是在一八二一年出版的。

(註二)“Essais” dixieme édition, Paris 1860, P,P.

73—74

這種見解是和俾可正反對的。在俾可看來，私法底歷史是可以依政治革命說明的，而在基佐則政治組織是可以依市民的狀態，即私法，說明的。但是法蘭西史家基佐，在分析“社會底構成”之點，還更進了一步。依着他底話，在西羅馬帝國沒落之後出現於歷史底舞台的一切國民，人民底“市民的狀態”是和土地關係有密切的聯繫的。因而這些國民底土地關係，就應當比其市民的狀態先行研究。即：“要理解政治制度就應當研究存在於社會內的種種社會層及其交互關係。要理解這些種種底社會層就應當知道土地關係底本性。”(註一)基佐依着這種見地，研究了初期兩代王朝底法蘭西史。這兩代底法蘭西王朝底歷史，在他看來，就是當時底社會底種種社會層之鬥爭底歷史。

他在其所著“英吉利革命史”中把英吉利革命底事件作為布爾喬亞汜對於貴族底鬥爭而描寫出來，從新踏出了一步，而且默認了為要說明一定底

國家底政治生活，不但其土地關係應當研究，即一切底財產關係一般也是應該研究的。(註二)

(註一) Ibid. I. P. P. 75—76.

(註二) 在十七世紀英國的宗教的及政治的諸黨派的鬥爭是隱蔽了社會問題，即隱蔽了爲爭權力及勢力底各種階級底鬥爭的。固然這些階級在英國亦如其他諸國一樣，其分界并不明白，而且也不若他國那麼互相敵對的。國民沒有忘記有力的巴倫不僅爲他們自己底自由而爭鬪，並且也爲國民底自由而爭鬪。鄉間貴族和都市布爾喬亞犯，三世紀之間在議會裏面依着英國共同社會之名而相與會同了。但是在前世紀之間，社會底各種階級底相對的勢力雖發生了大變化，然和這種變化相對應的政治組織上的變化不與之俱生。……布爾喬亞犯，鄉間貴族，及在當時的村落占了極多數的華農 (farmer) 及小地主，對於種種的社會的事件之進行沒有給與和自己底重要的社會的任務相當的影響。他們生長是生長了，但沒有露出頭角來，所以，在這一社會層之中，要想捉住爲自己出風頭底一切機緣的欲望之強有力的氣運，也和處于更下位的其他底社會層的一樣地，到來了。“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d’ang-
leterre,” Berlin 1850, P. P. 9—10 請參照成子同著

者之手的，關於英吉利第一革命的，奎六卷底著書及當時底種種底社會的運動家底生活底概說。基佐在本書上很少放棄了階級鬥爭底見地。

這樣的關於歐洲之政治史的見解，決不是當時底基佐底專有物。其他許多史家也是站在這種見地的。我們可以從這裏頭指出阿鳩斯廷·齊埃爾及密尼埃來。

阿鳩斯廷·齊埃爾在其所著“Vues des r'evolutions d'Angleterre”(英吉利革命底展望)裏把英吉利革命作為布爾喬亞對貴族底鬥爭而描寫了。他關於英吉利底第一次革命說，“以英格蘭征服者為其祖先的人都離去自己底城池而馳赴國王底陣營，在那裏就着適當於自己底身分之地位了。都市底住民則大舉走向反對底陣營去。當時出了如下的事，即：一方底軍隊，以安逸和權力之名來召集，他方底軍隊，則以勞動和自由之名來召集了。索性如何姑置不論，總而言之，凡遊惰底人民就是耍不做事而享生活之樂的一切人們都站在國王底旗幟之下，擁護着類似自己底利益的利益，反之，在以前底英格蘭征服者底末裔之中，當時從事工

業的人們則參加 community 底黨派。”(註一)

(註一)齊埃爾全集第六卷(十版.“Dix ans d'études historiques” 66頁。

依着齊埃爾底意見，當時底宗教運動不過是實質的世俗的利害底表現。“兩派都爲實質的利害而實行了戰爭。其他底東西都是外觀或口實。固守臣民底問題的人們，大部分爲蒲列斯比提利安，即是不欲一切底服從的；甚至於連宗教上底服從都不欲。贊成這種反對黨的人們都是屬於安格利康教或加特力教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在宗教方面也盼望着權力，盼望着向人民課稅的緣故。”齊埃爾在這裏從服克斯所著“History of the reign James the Second”中引用了下面的幾句話：“自由黨以政治家的眼光看了一切底宗教的意見。自由黨對於舊教的憎惡之所由起，並不是因爲這種失人望的宗教有了迷信的地方，或有了所謂偶像崇拜的地方，甯是因爲這種宗派立志要於國家之中建立絕對的權力。”

依着密尼埃底意見，‘社會的運動是現在支配着的利害所決定的。社會的運動一邊遭逢着種種

的障礙物，一邊追求着自己底目的；一度達到其目的便停止着而與第二底運動交替了。這第二底運動，最初之間雖不顯著，及牠成爲支配的運動的時候，才顯現起來。封建制度底發展行程剛是如此。封建制度在事實上還未存在的時候，已經作爲人類底必要物而存在了。這是封建制度底第一期。到第二期封建制度在事實上存在了，而且漸次成爲不合於必要，終則事實上底存在也因此而至於中絕。用着這個以外底方法所行的革命我們還未看過一個。”（註一）

（註一）“De la féodalité des institutions de St-Louis et de l'influence de la législation de ce prince,” Paris 1822, p. p. 76-77.

密尼埃在其所著‘法蘭西革命史’中，從種種底社會階級所具的“必要”底見地觀察着事件。依著他底見解，這些底諸階級底鬥爭就是政治上底諸種事件之主要動力。

自然，折衷主義者，在比今日頭腦底活動還要好的很多的曩昔，也不喜歡這種見解。折衷主義者非難了這種新的歷史理論底擁護者對於定命論及

體系的偏愛 (esprit de système)。像在這樣的場合所常有似的，折衷主義者對於這種新理論之真正的弱點，完全沒有覺到，反而更加着力攻擊這種明白的長處。但是這樣的事是和地球同樣腐舊的，因而是興味很少的事體。很有興味的事，就是當時底社會主義底最有光輝的代表者之一人，聖西門主義者巴沙爾擁護了這種新見解。

巴沙爾不把密埃爾關於法蘭西革命的著書認為完璧的東西。他所看到的密埃爾底著書底缺點就中有如次的一點：即，本書，把法蘭西革命寫成和顛覆了舊社會底秩序之後使新組織建設可以容易的一聯鎖底努力，沒有何等關係之個別的事實。但是本書上也有不可疑的功績：就是“本書底著者，其目的在闡明順次地從事革命的諸黨派的特色；曝露這諸黨派與諸種社會階級底聯繫；尤其是指出事體底怎樣的聯鎖使這些黨派交互地站在運動底先頭，而且最後諸黨派怎樣地消滅下去——這些事體。”依着巴沙爾底意見，惟其因為有折衷主義者對於新派底史家所非難的“對於體系及定命論底偏愛”，基佐及密尼埃底勞作很方便地被區別

於“文學者的史家”（即只注意“文體”之美的史家）。文學者的史家底著述，不管其爲數很大，却是一步也沒有使史學從十八世紀時代前進的。（註一）

（註一）‘Producteur’底第五篇“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假如你向阿鳩斯廷·齊埃爾，基佐，或密尼埃問道：——是一定國民底道德風習造成其國家組織的呢？還是國家組織反而造成國民底道德風習的呢？他們就都會這樣回答吧，——縱令國民底道德風習與其國家組織之間底交互作用是怎樣地大，怎樣地明白的東西，結局，前者底存在和後者底存在都是由於第三底橫在更加深遠的地方的動因，換句話說，就是“人類底市民的狀態，他們底財產關係。”這末一來，迷惑了十八世紀底哲學者們的矛盾，一見好像是被解決了似的。公平的人們誰都可以承認巴沙爾底正當，及科學被新歷史觀底代表者促進了一步的事吧。

但是，如我們所已知道一樣，上面底矛盾不過是下面所示的十八世紀底社會的見解底矛盾之一部分。即：（一）人類及其一切底思想，感情，是環境

底成果；(二)環境是人類所創造的，是人類底“意見”底成果。新歷史觀可以說已把法蘭西唯物論底這個根本的矛盾解決了麼？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史家，是怎樣說明了市民的狀態底起源呢？又他們怎樣地說明了財產關係——那是，依着他們底意見，要被注意深微地研究之後才得成爲理解歷史的事件底祕鑰的——底起源呢？現在就來考察這個吧。

人類底財產關係是屬於人類底權利關係底領域的。財產就是最先底權利制度。理解歷史的現象底祕鑰應該求諸人類底財產關係之中這一事，就意味着這種祕鑰存在於權利制度之中。但是，這些制度是從那裏來呢？基佐說的完全正常：政治的組織在其成爲原因之前乃是結果，社會預先創造了這樣的政治的組織，然後才受其影響而變化。但是關於財產關係就不能這樣說的麼？財產關係在其成爲原因之前不也是結果麼？社會不是在其從財產關係受着決定的影響以前，應該創造財產關係的麼？基佐對於這些完全合理的問題給與極不充分的解決。

在西羅馬帝國之沒落後，出現於歷史底舞台的諸國民中，市民的狀態和土地底領有者有密切的因果關係；（註一）即人對於土地的關係決定了他底社會的地位。通於封建制度底全時代中，一切底社會制度，結局都爲土地關係所制約。土地關係，依着基佐本人底話，“在蠻族侵入後底初期時代，本來是爲土地領有者底社會的地位所決定的，即：“土地是應於土地領有者底勢力底程度，帶了一些什麼性質的。”（註二）但是，這種場合，土地領有者底社會的地位究竟爲什麼所決定呢？“在蠻族侵入後底初期時代，本來，”土地領有者底自由及權力底多少是爲什麼所決定的呢？那是爲征服者蠻族間的從來底政治關係所決定的麼？但如基佐所已經說過一樣，政治關係是結果，不是原因。依着基佐底忠告，要理解羅馬帝國沒落以前底時代的蠻族底政治狀態，就應該研究蠻族底市民的狀態，他們底社會組織，及他們中間種種的階級關係，等等。但是，這樣的研究，還是歸到：人類底財產關係是爲什麼所決定的呢？存在於一定底社會的所有形態是依着什麼所造出的呢？——這種問題。要說

明種種底社會階級底地位，就使拿出這些階級底自由及權力底相對的程度，結果也是明明白白地毫無所得的。這不是解答，而是變更其形而少為詳細地反覆着同樣的問題而已。

(註一)然則，這是只關於近代底國民底話麼？這樣的制限，因着希臘，羅馬底著述家們所已經發見了本國底市民的及政治的狀態和土地關係有密切的關係的事，更覺可笑。雖然這種奇妙的制限，却無疑於基佐把羅馬帝國底沒落聯結於其國家經濟。請閱他底最初底“嘗試”，“Du régime municipal dans l'empire romain au V-m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

(註二)即土地底領有是具有或種權利上底性質的，換句話說，土地底占有是應於土地領有者所有的勢力和自由而引起多少底隸屬狀態的。L.c.P.75.

財產關係底起源底問題，是否作為嚴密正確地被提起了的科學的問題而起於基佐底腦裏，還是一個疑問。如我所看到一樣，不能說他完全沒有把這個問題加入考慮。可是他對於這個問題所給與的解答底混亂，已證明着他底公式化之不明瞭。在基佐底最後底分析，所有形態底進化，是依着極

端曖昧地援用人性的事來說明的，被折衷主義者非難爲見解底無秩序的這個歷史家，例如在關於文明史底著述中，躬自成了一個真正的折衷主義者，也不爲無理。

阿·齊埃爾從種種社會階級底“實質的利益”底見地觀察了宗教的分派及政治的黨派，寄與了熱烈的同情於第三身分對於貴族底鬥爭，他於是以征服來說明這些階級及身分底起源了。“*Tout Cela date d'une conquête il y a une conquête là dessous.*”（這都是起於征服時代的東西，而征服是其根本）他專論着他自己在研究着的近代國民底階級的及身分的關係，這樣地說。他在其文明批評的論文裏，又在其最後底學術的著述裏，都種種樣式地孜孜地把這個思想展開着。關於“征服”這種政治的國際的行爲，使齊埃爾復歸於依着立法者底活動即政權底活動去說明全社會生活之十八世紀底見地的事，姑置勿論；但是，一切征服底事實是必定要惹起這樣問題的——爲什麼征服底社會的結果是一定的東西呢？在日耳曼蠻族侵入以前，哥爾底地方已經被羅馬人征服了。這一征服

底社會的結果，與爲日耳曼人底征服所惹起的結果是大不相同的。蒙古人之征服支那底社會的結果與諾爾曼人之征服英蘭底社會的結果，也甚不相似。這種差異是從那裏來的呢？這種差異是爲在種種底時代相衝突的種種國民底社會組織上之差異所決定的——這句話是無意義的。爲什麼呢？因爲這種社會組織爲什麼所決定的事依然是未曾說明的緣故。關於這個問題，援用過去底或種征服的事，就是於咀咒之輪之中打轉的事。諸君縱令列舉了怎樣多底征服，結局還是到達於下面底不可避免的結論，即在國民底社會生活之中，有着或種 x ，有着或種不明底動因，即有不但不爲征服所制約，而且反而躬自制約着征服底結果，而且屢次或時常制約着征服本身而爲國際的衝突底根本的原因的動因。齊埃爾自己也於其著書“諾耳曼人底英蘭征服史”中，以古碑爲典據而指出左右了爲爭獨立底絕望的鬥爭中的安格魯撒遜人的誘因。一位“安格魯撒遜底公爵說，我們無論有怎樣的危險也應當戰鬥，爲什麼呢，因爲問題不繫於新的領主底承認，而是全然繫於其他底事情的緣故。諾耳曼人底

首領已經把我們底土地分配於部下底騎士和人民了。但是這些人民底大部分已自認爲諾耳曼人首領底臣下了。他們是在諾耳曼公爲我們底國王的時候，欲與享這種恩賞的。諾耳曼公是應該任意處分我們底土地，我們底妻女吧。這樣的事都是他們預先知道的。他們不僅欲使我們，並且也欲使我們底子孫破滅，欲從我們掠奪祖先傳來底土地的”等等。一方征服者威廉向着其侍從者說“勇敢地毀壞吧，殺盡一切底人吧，如果我們打了勝仗，我們都富裕了。落到余底手裏的東西，你們都是有所得的。我所獲得的東西，就是你們的獲得。如若我能夠有土地，則你們也有土地。”（註一）在這個場合，征服不是目的自身，而是一定底實質的，即經濟的利害關係成爲征服底基礎：這是明白不過的。於是就起了疑問，即：其當時底利害關係爲什麼是這樣的狀態呢？何以土著人民和征服民都特別有着封建的土地領有底傾向，而沒有其他底或種土地領有底傾向呢？征服在這個場合，也不能成爲什麼說明。

（註一）“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等等 Paris, T, .

I, P. P. 295 et 300.

在這齊埃爾底“Histoire du tiers état”及他底英法底內部的關係概略史底一切中，布爾喬亞底歷史的運動之圖，已經被描繪得十分完全了。要知道使一定底社會組織底起源及發達歸於征服之所爲的見解，是不充分到什麼程度，只要知道這幅圖就夠了。社會組織底發達，是完全反對着封建貴族即征服者及其末裔底利害及希望而行的。

我們可以不用一點誇張地說，齊埃爾本人是辛辛苦苦從事了用自己底歷史的研究去打破自己對於征服底歷史的脚色之見解的。(註一)

在密尼埃也有同樣的混亂。他說土地底領有影響到政治形態，但他不懂：土地底領有形態是依存於什麼呢？爲什麼牠向着或種方面進化呢？結局，他也以土地底領有形態歸諸征服之所爲。(註二)

他也感知在民族間底衝突底歷史上不是以“征服者”“被征服者”這樣的抽象概念爲問題，而活生生的肉體，及具有一定底法律及社會關係的人類，才是問題的事。但是，在這種場合他底分析也不充分。他說，“兩個國民生活於同一底素地之

上而互相混和的時候，他們互相感通的不是他們自己底弱點而是其所長。(註三) 這種意見是淺薄的，而且是不十分明瞭，

(註一) 聖西門派已發見了齊埃爾這種歷史觀底弱點，這是很有趣的事。例如，巴沙爾在上引的論文中，指摘了在事實上，征服及于歐羅巴社會底發達上之影響，是比齊埃爾所想像的要小得很多。“理解人類進化底法則的人，誰也知道征服底脚色全不是主要的，”他說。但是，這一場合，齊埃爾比着巴沙爾，更加接近于自己舊時底先生聖西門底意見。聖西門是從經濟關係底進化底見地去觀察十五世紀以後底西歐歷史，對於中世紀社會組織則單作為征服底產物而說明的。

(註二)請閱“De la féodalite” 50 頁。

(註三)請閱“De la féodalite” 212 頁。

在財產關係底起源底問題上碰頭的上述底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史家，都和基佐一樣，的確嘗試了依着多少巧妙地引用“人性”去突破難關了。十九世紀底著述家，則從前世紀底啓蒙主義者，通通繼承了他們把“人性”看做解決法律，倫理，政治，經濟方面底一切“特殊事件”的最高審判之見

解。

假若人類在出現於世界的時候，沒有帶來天賦的“道德觀念”；又如若和洛克所主張一樣，德行被尊敬的，不是因為牠是人類所本有的，而是因為有利益；又若像愛爾伯秋斯所說，社會底功利底原理就是最高底法則；或如果在人類底交互關係被看做問題的時候，無論在那裏人類都是事物底尺度；則可以判斷或種事是有利的呢，有害的呢，合理的呢，無意義的呢的見地，就是人性底見地的事；完全是當然的。十八世紀底啓蒙主義者，也由這種見地去判斷存在當時的社會組織及他們所願望的改革的了。在和論敵底論爭，他們底最重要的論據，就是人性。這一論據在他們是有着怎樣重大的意義呢，只要看看例如孔德爾色底如次底推論就可十分明白了。他說，“在一切賦受感覺能力及觀念能力的人必定一樣地可以形成公平及正義底觀念。因而這些觀念是一樣的。”人類有毀損(Le salterent)這些觀念的事，這是事實。“但是，下着正當的判斷的人，都一定會和在數學上到達了些什麼觀念一樣到達於一些倫理的觀念。這些觀念就

是從人類爲有感覺，思維的生物這個不可爭的真理而來的必然的結果。”那法蘭西啟蒙主義者底社會的見解，不消說是不由這樣的更加空虛的真理導出，而是爲圍繞着他們的環境所唆示的東西。他們置諸念頭的“人類”不但是以感覺能力及思維能力爲其特色，卽：他們底所謂“人類性”是要求着一定底布爾喬亞的秩序的（霍爾巴哈底著作是包含着剛是後來依着憲法會議而實現的那種要求）。卽：人性命令了商業底自由，國家對於市民底財產關係之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等等。啟蒙主義者雖然通過一定底社會的必要及社會關係底 Prism 去觀察人類性，但對於歷史把一定底 Prism 置於他們底面前的事，却都不覺得奇怪。他們這樣地空想了：“人性”自身也是借着他們底口而發言的，結局是爲人類底文化的代表者所代表所估價的。

（註一）固然，這不能常是這樣的。哲學者屢以同樣的人性之名忠告立法者“應該使財產底不平等平均化”。這是法蘭西底啟蒙主義者底許多矛盾之一。但是，這不是我們底問題。在我們看來，唯一重要的事，就是抽象的“人性”在各

一個場合，成爲社會底，而且專是布爾喬亞社會底，或一社會層底完全具體的志向之論據的事。

十八世紀底著述家關於人性非必抱着同樣的概念。關於這點，他們屢有極爲相異的意見。但是他們都一樣地相信對於這種人性要有正確的見解，然後纔能把握着說明社會現象底祕鑰。

許多法蘭西啟蒙主義者，像前邊說過一樣，已在人類底理性底發達之中，認到了一定底合則性。第一，使他們起了這種合則性底思想的就是學藝史。他們起了疑問了；“究竟，怎樣的國民，不是初是詩人，後是思想家呢？”（註一）這樣地，初是詩人後是思想家這樣一定的繼起性可以用什麼來說明的呢？啟蒙主義者答：——這是可以依着社會的必要——那是連語言底發達還決定了的——來說明的。“會話底技術，也和一切底技術一樣，是社會的必要及社會的利益底成果”——剛纔在前面底注解之中引用過的講話裏面，僧院長亞爾諾證明了。社會的必要變化着，因而“技術底發達行程也變化着。但是，社會的必要是爲什麼所決定的呢？社會的必要，即構成社會的人類底必要物，是爲人性所

決定的；因而應該在這種人性之中尋求智的發達底一定底行程底說明。

(註一)格林。一七七四年八月中底“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格林雖然提出了這個問題，但這不過反覆着在法蘭西學士院的講話中展開了的僧院長亞爾諾底思想吧了。

要人性演着最高底尺度底脚色，就當然地應該把牠看做只有一次地給與的，不變的東西。讀者諸君可以從上引底孔德爾色底話中知道一樣，啓蒙主義者實際上是把人性看做這樣的。但是，如果人性是不變的，則依着這個，怎樣地能夠說明人類底智的進化底，或社會的進化底，行程呢？一切進化的行程，究竟是什麼呢？那是變化底系列。依着只有一次地給與的，或種不變的東西，能夠說明這樣的變化麼？因為不變量依然是不變的，所以可變量就是變化着的東西麼？啓蒙學主義者以為不是這樣的；而且爲要打開困難，指出了不變量這種東西在某種領域是可變的了。人類經驗着幼年，青年，壯年等種種的年齡，而在這些種種底年齡中，人類所必要的不是一樣。即：“人類在幼年時代依

着感情，空想及記憶而生活，只求遊戲，只是以唱歌及故事談爲必要。其次，到了憧憬熱情底年齡，精神就要求着激動和傷感。其次，思考能力發達起來，理性也發達起來。這種理性也要求着實演。理性底活動，便被擴大到一切能夠引起智識慾的東西上去。”

各個人，這樣地發達起來。這等推移，是爲人類底本性所制約的。而且這些推移，因爲牠在人類底本性之中，所以也可于全人類底精神的發達之中被認到的。諸國民之以詩出發而以哲學終結的事，是可以這樣的推移來說明的，(註一)云云。

(註一)Suard, loc. cit, P. 38

這是容易明白的，這種“說明”全然不成什麼說明，不過附上幾分色彩於人類底智的發達行程底記述吧了(比較這種東西，常使其可描寫的對象底性質更加鮮明的)。這也是同樣地容易明白的。十八世紀底思想家下着這樣的說明而復歸到你在上面所知道的咀咒之輪的，即：環境造人類，人類造環境。事實上，成爲一方面人類底智的發達換言之即人性底發達爲社會的必要所說明；他方則社

會的必要底發達是爲人性底發達所說明的。

這種矛盾，如上面所見一樣，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史家也沒有把牠除去。這在他們不過是取着新的形態吧了。

第三章

空想的社會主義者

如若人性是不變的東西，而且又能夠知道人類底根本的性質，而從其中導出倫理及社會科學方面之數學般地確實的命題來，則不難想出完全適應於人性底要求的，因而成爲理想的社會組織的，社會組織。十八世紀底唯物論者，已經喜歡埋頭於完全的立法 (Législation parfaite) 這個中心問題 (Thema) 底研究了。

這些研究就是啓蒙的文獻上的空想底要素。

(註一)

(註一) 愛爾伯秋斯在也著書“De l'Homme”中詳細地

示着這樣的‘完全的立法’之原案。拿這種烏託邦和十九世紀前半的烏託邦比較一下，是一件極有興味的而又受益很多的事。但是遺憾的，是社會主義史家和哲學史家直到現在為止還絲毫沒有想到做這樣的對比。專門的哲學史家，順便說一句，是最不法的虐待了愛爾伯秋斯的。甚至在溫和的蘭格，也只可以發見對他加以‘皮相的愛爾伯秋斯’這種特色。絕對觀念論者黑格爾看待絕對的唯物論者愛爾伯秋斯，是比誰也要更公平一些。

十九世紀前半底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傾注着全精神而埋頭於這樣的研究。這時代底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都完全擁護着法蘭西唯物論者底人性論的見解。他們完全和唯物論者同樣底把人類看做圍繞着他的社會的環境之成果。(註一)又完全和唯物論者同樣地依着人性底不變底性質去說明環境底可變的性質而陷於咀咒之輪。

(註一) ‘是的，所謂人類，就是具有絕大的力量之社會或教育以人類為基礎而作出的東西。在這場合，教育這個名詞是指最廣義的教育。即：不僅指學校或書本上的教育，而是指人類，事物，事件及諸種事情所附與我們的教育，即從子宮裏開始，沒有一瞬間停止地影響着我們的教

育。”卡伯(Voyage en icarie, 1804版, 402頁。)

現世紀前半底許多烏託邦，都不外要以人性爲最高底尺度而想出完全的立法的嘗試。例如傅利埃是從人類底慾情（人欲——重譯者）底分析出發，羅巴特·歐文則在其著書“Outline of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之中，從“關於人性的根本原理（First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出發着。而且歐文主張着：“合理的政府’第一步就應該規定人性是怎樣的東西（Ascertain what Human Nature）。又聖西門派說，“我們底哲學是把基礎置在人性底新觀念上面的東西（Sur 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 la nature humaine）（註一）傅利埃派說，“我們底先師所想出的社會組織是從人性底不變的法則而來的不可爭的一系列底歸結。”（註二）

（註一） 參閱“Le Producteur”T.I, Paris 1825, Introduction。

註二） “我底目的，在於給與傅利埃從人類性底法則演繹出來的社會組織，以明快而且簡單的敘述，使人容易理解。”（V. Considerant, Destinée Sociale T.I, 3-me

édition Déclaration) 早已是關於這點可以一致的時
候吧，即：爲使依其自體可以變更的法律，和不動而又至
上的人性調和，在制作法律之前，先詮索人類底真的本
性，是適合機宜的事體吧？”(Notions élémentaires de
la science sociale de Fourier, par l'auteur de la
Défense du Fourierisme) (Henri Gorsse, Paris
1844, P. 35.)

種種的社會主義學派，都把人性見做最高底
尺度了。在人性底性質底規定問題上，這些學派之
間，也發生了很相異底意見。例如依着聖西門派底
意見，“歐文底 Plan 是和人類底傾向甚相矛盾的，
因而他底 Plan 在現代(這篇文章做於1825年)外觀
上，其從世人所受的人望，驟然一看是不能解釋
的。”(註一) 在博利埃底論戰的小冊子 “Pièges et
charlatanisme des deux sectes Saint-simon et
Owen qui promettent l'association et le progrès”之
中，也有頗多聖西門派底學說也和人性底一切傾
向矛盾這樣的辛辣的話句。於是，像孔德爾色底時
代一樣，在人性底定義上發見一致點的事，比着在
幾何學上來下某種圖形底定義，還要困難得很多。

(註一) 'Producteur' T. 1, P. 139.

十九世紀底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在擁護人性底見地的範圍內，不過反覆着十八世紀底思想家底謬誤——那又是和他們同時代底一切社會科學所犯了的過失——吧了。(註一)但在十九世紀底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可以看到一種強烈的志向，即要逃出抽象概念底狹隘的領域而依據於具體的地基之志向。在這一點最可注目的就是聖西門底勞作。

(註一)這事已在關於王政復古時代底歷史家那裏指出了。

關於經濟學者也極易可以說着同樣的事。經濟學者反對反動家及社會主義者而擁護布爾喬亞的社會秩序，並且把牠作為最適合于人性的秩序而擁護了。想發見抽象的人口法則的努力——不管那是從社會主義者底陣營來的，抑從布爾喬亞底陣營來的——與把“人性”看做社會科學底基礎概念的見解，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把一方，和這裏有關係的馬爾塞斯說，和他方，郭德文說或惹·埃斯·穆勒底註釋者之說，比一比較，便可充分了解這一點。馬爾塞斯和其反對者都一樣地探求着單一底所謂絕對的人口法則。和我們同時代底經濟學底見解，便和這個不同。而知社會會進化底各階段具有其自己特殊的人口法

則。但關於這一事，留在後段再述。

在一方面，法蘭西啓蒙主義者（註一），作為多少僥倖地發生了的偶然的系列，而於許多場合觀察了人類的時候，聖西門派於歷史之中第一探求了合則性。關於人類社會的科學，應當是和自然科學同樣的正密科學。我們為要於人類底過去底生活事實之中，發見人類底進步法則，就應該研究這諸種事實。只有理解過去的人，才能够預見未來。聖西門就依着這樣的方法而設定社會科學底課題，特別把眼光移到羅馬帝國沒落以後底西歐歷史底研究了。

他底見解，嶄新，廣汎到什麼程度呢，這可以依着他底弟子阿·齊埃爾在法蘭西史底研究，差不多能够完成了一變革的事而明白的。基佐也從西聖門所擁護的意見，借用了自己底見解來。這種學說的財產之問題，姑讓牠保有未解決底形態，我們且在這裏指出下面一事：就是聖西門在研究歐羅巴社會底內的發展底動力這一點，能够比和他同時代底專門的歷史家更進一步。例如，在齊埃爾，密尼埃及基佐，把財產關係作為一切社會組

織底基礎而指出的時候，始使新歐羅巴的財產關係底歷史成爲很明白的聖西門更比他們進一步而自問道：這樣地一定了的財產關係爲什麼演了那樣重要的脚色呢？依着他底意見，這個解答是應該在產業發達底必要之中去尋求的。他說，“到十五世紀止，地上權力是在貴族底掌中了。而且那是有利的。爲什麼呢？因爲貴族在當時是最適當的產業家的緣故。他們管理勞動者了，但農業勞動在當時是唯一的重要的產業的職業，”（註二）對於爲什麼產業底必要在人類史上具有決定的意義呢？——這個問題，聖西門答道，那是因爲生產是一切的社會的結合的目的的緣故（Le but de l'organisation sociale, c'est la production）。他附與生產以這樣的意義，因而他把有益的東西和生產的東西同一視了（l'utile — c'est la production）而且斷定地聲明了，La politique...c'est la science de la production（政治……那就是生產底科學）。

（註一）關於這一點愛爾伯秋斯對於孟德斯鳩底非難，極有特色。“在關於羅馬強大的原因及其沒落的原因的著書中，孟德斯鳩沒有充分批評這個國家的僥倖的偶然性處

意義。他陷于要說明世上萬事的思想家最易陷入的謬誤，陷于忘却人類底本性，而把不變的政治狀態及一樣單一的主義原則歸于國民底代表者之所爲的書齋派學者底謬誤了。在一方面，屢有一個人把稱爲元老院的重要的會議隨着自己底意見支配着。”（“Pensées et réflexions” CXL, 第三卷底 “œuvres complètes de Helvétius,” Paris MDCCCXVIII.）這不使讀者諸君想起目下俄羅斯流行的英雄與衆愚底理論麼？

但是，等一等呀，因為依着下面底說明，便可時時明白在俄羅斯“社會學”之中獨創的東西是多麼鮮少的呢。

（註二）“Opinions littéraires philosophiques et industrielles” Paris 1825. P. P. 144, 145; 同樣地比較着“catéchisme Politique des industriels”吧。

以上底見解底論理的展開，當然要使聖西門到達下面底結論：即生產底法則結局就是決定社會的發達底法則，這種法則底研究，便成爲想努力豫見未來的思想家底課題。一看他底著書，便處處可以看到他有接近這種思想去的形跡。但是，這也只是處處見到而已，只是接近而已。

生產必要有勞動要具。這種勞動要具，不是作

爲全然完成的東西而由自然所給與，而是爲人類所發明的，或種勞動要具底發明及甚至單純的使用，也要以勞動者底智識有幾分發達爲前提。故“產業”底發達，是作爲人類底知識底發達之無條件的結果而出現的。在這場合，意見和“教化”（Lumières），仍然被覺得支配着世界似的。產業底重要的脚色，越被闡明，十八世紀底哲學者底這一見解在表見上便越成更加確實的東西。聖西門比着法蘭西啓蒙主義者更加澈地擁護了這種見解。爲什麼呢，因爲他把感覺底起原說看做已經解決的問題，而不大有機緣想及環境對於人類的影響的緣故。知識底發達，在他看來，是歷史的運動底根本動因。（註一）他努力去發見這種智識發達底法則。例如，他設定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實證的三個發達階段。後來阿鳩斯特·孔德很巧妙地裝成自己所“發見”的，就是這一法則。（註二）可是，在聖西門，這種法則結局也是爲人性底性質所說明的。他說，“社會由個人而成立，因而社會的理性底發達，不過是個人的理性底發達之大規模底複製”。他由這個根本命題出發，而每於個人底發展之中，

能够發見和他自己所主張的社會發展底“法則”底說明之適切的類似，便把這個“法則”看做完全地可被說明而且已被說明了的“法則”。例如，他主張社會生活上的權力底任務，時候一到便等於零。這種任務之漸次的，而且恆常的減少，是人類底發展法則之一。他怎樣地證明這一法則呢？爲這法則底主要的論據，就是人類底個人的發展法則底援用。即在小學校，小孩子是負有絕對地聽年長者說話的義務，在中學校及高級學校，從順底要素便可完全和中年的獨立行爲交替而徐徐地退却下去。縱使誰個對於“權力”底歷史下着怎樣的觀察，到如今這種場合和在一切的場合一樣誰都會同意於比較是不成爲證明的吧。一切一定底個體底胎生學的發達（個體發生）都很像這個體所屬的“種”底歷史。即個體發生，是關於系統發生給與許多的重要的指示的。但是，如果有生物學者企圖着可以斷定系統發生底決定的說明應該求諸個體發生之中，則我們現在會怎樣批評牠呢。近代底生物學，是恰和這個反對，而依着“種”底歷史來說明個體底胎生學的歷史。

(註一) 阿鳩斯特·孔德說 是聖西門說底抄襲的事爲休巴·爾所指摘的時候，律特魯便猛烈地反對了他。律特魯以爲只有“智識底二個進化階段即智識之神學的及科學的階段底法則”是聖西門底創見。傅林特引用着律特魯這種意見之後附加着說，“智識進化底三階段底法則在聖西門底任何著述之中都沒有說述過——他這一說是正當的”。“(‘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nce and Germany,’ Edinburgh and London MDCCCLXXIV, P. 158) 我們對於這個附說，就把下面所示的聖西門底拔萃來和牠對照。“在天文學者，物理學者，化學者，或生理學者之中，會有人不知道下面的事麼？即：有人不知道在科學底各部門，人類底智性從純神學的觀念移到實證的觀念之前，許久之間，在擁護着形而上學的事麼？研究過諸科學底歷史的人，誰都確信着這種間隙狀態對於智識進化底階段底轉移，是有益的東西，是絕對不可缺少的東西。”(‘Du système industriel’, Paris MDCCCXXI, préface, P. VI-VII) 聖西門甚重視着三階段底法則，所以他再進一步用牠來說明純政治的現象，例如法蘭西革命時代中的“法學者及形而上學者”，底支配。倘若傅林特注意地通讀了聖西門底著作，就不難于“發見”這一點吧。但是這

憾的，是執筆去寫人類思想科學的歷史，總比研究人類思想發展現實的行程，要容易得多。

(註二) 後來蒲魯東從他借用了這種思想而把牠歪曲了。

蒲魯東就把自己底Anarchy底理論在這種思想上面建立起來了。

爲要訴於人性而依以解決問題的緣故，聖西門自身及他底弟子所公式化的社會發展底“法則”便都取了獨特底姿態了。而且把他們迷進人類底歷史是爲人類底本性所說明的這種咀咒之輪中去了。究竟，我們怎樣地知道人性呢？那是依着歷史而知道的。雖然是很明白的事體，但一復歸於這輪之中，便成爲人性也不能理解，人類底歷史也不能理解了。最上乘的，就是關於或一方面底社會現象，多少能夠爲深刻的或種各個底觀察，聖西門下了幾分銳敏的，有時完全是天才的觀察，但是他底主要的目的，即爲“政治學”發見鞏固的科學的基礎這個目的，是仍然沒有到達的。

聖西門說，“人類的理性底進步之至上法則，是使世上一切東西從屬的，又是當然可以支配牠們的。從這至上法則看來，人類不過是單純的工具

……，縱使這種力量(即這種法則)是由來於我們的東西(Derive de nous)我們是不能逃脫這種力量(法則)底影響，或使這種影響隸屬於自己的。那恰如不能把使地球繞着太陽底周圍的力底作用，依着自己的意思而變化的一樣。我們底力量所能及的，只有不盲目地服從這一法則，反而專心考慮這一法則所命的運動而意識地服從這一法則(我們底真正的預見)而已。順便再說一句，惟有這樣地纔有進步，依着這種進步，現世紀底哲學意識，必為所完成。”(註一)

(註一) “L'organisateur”聖西門底著作，第四卷119頁。第

四卷是相當于聖西門及安鳳坦底著作全集底第二十卷的。

這樣地，人類是完全地服從着自己底智的發達底法則，縱欲避開這種法則底影響，也是不可能的。為要把這個命題更加注意深微地觀察而弄明瞭一些起見，現在試取智識進化底三階段底法則來看吧。人類由神學的思維而移到形而上學的思維，再由形而上學的思維移到了實證的思維了。又這個法則是依着重學的法則之力而作用的。

這樣的事雖是很可以發生的，但在這裏就生

起疑問來。就是：不管你希望着逃開這個法則底作用，那在人類是不可能的這種思想，應當怎樣地理解的呢？這一事是在神學的思維底時代之末期，甚至於在人類已經意識到實證的思維底支配的場合，人類也不能逃開形而上學的這種意味麼？顯然不是這樣的。如果不是這樣，則在聖西門對於‘人類底智的發達底合則性’的見解自身之中，還是顯然含有或種不明瞭性。然則這種不明瞭性在於什麼地方呢？那是從那裏生出來的呢？這種不明瞭性，就在於把法則去和想把法則底作用變化着的希望對立這一事自身之中。這樣的希望一度在人類中出現——希望自身便成爲人類底智的發達史中底一事實，法則是包攝這個事實的東西，不是和這個衝突的東西。在容認這樣的衝突底可能性的範圍內，我們就連法則底概念這種東西也沒有究明，一定要陷於兩個極端之一。就是：拋棄合則性底見地而立於願望的東西底見地呢，不然的話，便從我們底視野願望的東西，正確點說，爲一定底時代底人們所願望的東西——完全地除掉而附與或種神秘的陰影於法則，使牠變成一個宿命。聖西門及一般

限於以合則性爲問題的空想論者之所謂法則，是這樣的宿命。順便說幾句，俄羅斯底“主觀的社會學者”爲擁護“個性”“理想’及其他底美善的東西而做着戰鬥準備的時候，他們實在就和關於“事物底自然行程”的空想的，不明瞭的，不完全的因而又是無能的學說在鬭爭着的。我俄羅斯底社會學者是鬚鬚沒有聽到關於社會即歷史的過程底合則性之現代科學的概念在什麼地方似的。合則性底概念上的空想的不明瞭性是從那裏來的呢？那是由空想論者——不，這是剛纔已經說過的，不僅他們——所支持的人類進化觀底根本的缺憾（上面我們所指摘的根本的缺憾）而生的。他們依着人性說明人類底歷史了。這種本性（人性）一度被給與着，則歷史的發展底諸法則和一切底歷史都像黑格爾所說一樣，都An sich（元來）地被給與着。人類不能夠干與自己底發展行程。恰像不能停止其爲人類似的。發展底法則是作爲預見而出現的。

這是一種史的定命論，而作爲把知識底進步，因而又把人類底意識的活動，看做歷史的運動底根本動力的學說底結論而呈現出來。

那末，再進一步看看吧。

假若研究人性的事能够給與我們以理解歷史底祕鑰，那末，對於我們緊要的，不是歷史底實際的研究，而是正當地理解這種人性的事。一經體得對於人性的正確的見解，對於現實底社會生活便差不多沒有什麼關心，一切的注意都被集中到可適合於人性的社會生活上去。史的定命論，在實踐上是絲毫不妨其對於現實取着空想的態度的。反而史的定命論是切斷了科學的研究底線索而助長對於現實的空想的態度。定命論，一般地和最極端的主觀主義提携的事並不稀罕。定命論常把自己構成的東西稱爲不可避的歷史法則。關於定命論者，可以用如次的詩人底話來說他。

Was sie Geist der Geschichte nennen

Ist nur der Herren eigener Geist,

(他們所稱爲歷史底精神的東西，不過是自己底精神之主吧了。)

聖西門派斷定社會的生產物其入於搾取他人底勞動者手裏之部分，徐徐地減少着。依着他們底見解，這樣的減少，是人類底經濟的發展之最要

的法則。他們拿出利率及地租底水準底漸次減少之事，來做地底證據。在這種場合，他們如若擁護着嚴正的科學的研究態度，他們當然可以發見這樣的現象之經濟的原因吧。爲要發見這經濟的原因，他們只要注意深微地研究着生產物底生產，再生產及分配就夠了，假如這樣做去，縱使事實上利率或地租底水準有低落的事情，他們或許可以知道那決不是證明有產者底減少的東西吧。而且在這種場合，不消說他們所主張的經濟“法則”就會全然成爲別個底公式。

但是，他們還走不到那裏。由人性而生的幽玄的全能的法則之信仰，使他們底思考的勞作全然朝着別底方向了。他們說，在歷史上，今日以前在支配着的傾向，將來只有更加有力起來，榨取者底減少，必定作爲這傾向之完全的消失，即榨取者階級自身底消失而告終。我們預見這事，現在就應該想出早已全然沒有榨取底餘地的新形態底社會組織來。這樣的社會組織形態，在根據人性底其他諸性質而看的時候，顯然應當是這樣的東西。……這樣地社會改造案極其急速地被準備着，關於社會現

象底合則性的極重要的科學的思想，遂以兩張空想的驗方箋而被解決着……

當時底空想論者，把這樣的驗方箋認為思想家最重要的課題，經濟學底一些命題，重要不在其自體。經濟學上的命題，因其所生的實踐的結論而獲得意義。讓·巴智斯特·賽伊 關於商品底交換價值爲什麼所決定的問題，和理嘉圖論爭着。這從專門家底見地看來自然是重要的問題，但是，尤其重要的還是知道價值應該爲什麼所決定的事。但可惜專門家沒有想及這件事。於是我們（空想論者——譯者註）代替着專門家來想吧。人性用着清晰的聲音，同我們囁嚅着如此這般的事。一經聽到人性底聲音，我們便喫驚於專門家所重視的論爭，其實並不是大重要的事。我們可以贊成賽伊。爲什麼呢，因爲從他底命題，生出完全一致於人性底要求的結論。我們也可以贊成理嘉圖。爲什麼呢，因爲一把他底見解正當地引申，補足，却可以鞏固這些人性底要求的緣故，云云。這樣地，空想的思想雖不客氣地擠入學問上的論爭，但這些論爭底意義，空想的思想是依然不懂的。天分豐厚的

有教養的人們，例如安鳳坦，是這麼樣地把當時底經濟學上底論爭問題解決了。

安鳳坦再三執筆寫了經濟的研究。但他底研究不能認爲對於科學底重要的贈物。可是也不能像今日以前底經濟學及社會主義底歷史家一樣把牠抹殺。安鳳坦底經濟學的勞作，作爲社會主義思想發達史上底有興味的階段，具有特殊底意義。但是，他對於經濟學者們底論爭，取着什麼態度，這可用下面底例來證明而有餘。

這是周知的，馬爾塞斯固守着自己底學說。順便地說一句，馬爾塞斯對於理嘉圖底地租論的反對論，是極拙劣的。安鳳坦本來以爲真理是在於前者（馬爾塞斯），不在於後者（理嘉圖）的。但是他也不反對理嘉圖底理論。即他以爲沒有反對的必要。依着他底意見，關於地租的議論，關於所有者從勞動者掠奪的部分之相對的增減底議論之一切，可以還元於下面底一個問題，即可以還元於不勞動的生產者（安鳳坦這樣地稱着地主）和勞動着的生產者（即農民）之間，爲着社會而存在的諸關係底性質底問題。這種關係一明白，則設定這樣

的關係的手段就充分地被說明着。在這種場合，現代底社會關係雖也有加入考慮的必要，可是其他的一切問題（即上舉底問題以外）則爲爲第二義的東西，而反妨害着補助上面底手段之實行的Combination”。（註一）

（註一） 論文“*Considération sur la baisse progressive du loyer der objets mobiliers et immobiliers*”
“*Propucteur*” T.I,P. 564.

安鳳坦所歡喜稱爲“產業哲學史”的經濟學之最主要的課題，在於表示生產者底種種社會層底交互關係，及全生產階級對於其他社會階級底關係。依着他底意見，要表示這個，必須置其基礎於產業階級之歷史的發達底研究，而在這樣的基礎上，不能沒有“關於人類種族的新概念”換句話說，即關於人性的新概念。（註一）

（註一） 特別參閱論文“*Considération sur les Progrès et l'economie Politique*”“*Producteur*,”T.IV.

馬爾塞斯對於理嘉圖底地租論之反對論，——像我國目下所說一樣——是和對於甚有名的勞動價值說底論爭有密切的關係的。安鳳坦不深究

論爭底本質，只對理嘉圖底地租論加以空想的補足（目下我國之所謂修正）而要急急地解決這一論爭。他說，“若我們充分地理解理嘉圖底地租論，就應該附加上下面這一點吧……即：勞動者是把自己所享受的休息底代價，使用生產手段的權利底代價支付於或人的（以地租底形態支付）。”

安鳳坦所謂勞動者的場合，在這裏是專指農業企業家而言。

關於地主和農業企業家底關係，他所說的話完全是對的。但是，他底“修正”底一切，結局不過把理嘉圖也充分地知道的現象，表現得更加明確吧了。加之，這種明確的表現（亞丹斯密底表現得比他更加明確），不特沒有解決價值問題和地租問題，還要從安鳳坦底視野完全地把這些問題除去。但是，在他看來，甚至沒有這樣的問題存在。只有未來底社會組織可以引起他底興味。在他以為重要的，就是使讀者理會生產手段底私有不可存在。安鳳坦率直地說，如若沒有這樣的實踐的問題，則關於價值的學問上底論爭都是單純的言語之爭吧。這就是所謂經濟學上的主觀的方法。

空想論者無論在那裏都沒有公然推獎過這種主觀的“方法”。但是他們頗傾倒於這種方法，這，就中可依安鳳坦非難馬爾塞斯（1）太偏於客觀性的事而證明。在安鳳坦底見解，以為客觀性就是馬爾塞斯底主要的缺點。這是通曉馬爾塞斯底著作的人所知道的，客觀性（例如理嘉圖所固有的），這是“關於人口法則底嘗試”底著者，（馬爾塞斯）所常不與知的。我們不曉得安鳳坦讀過馬爾塞斯自己底書沒有（從種種方面看來，他好像是依着例如法蘭西底經濟學者們所編的理嘉圖底拔萃纔知道理嘉圖底見解似的）——但縱令他是讀過馬爾塞斯自己底著書，是否估量了理嘉圖底見解底真價還是疑問，他是否能夠指出事實和馬爾塞斯說矛盾着的事還是疑問。在熱中於思索當有的東西的安鳳坦，是沒有餘暇很注意地去考察現實的東西，而且也沒有那樣的意志的。

他常向曲學阿世之徒說，“諸君是對的，在現代底社會生活上，事物是恰如諸君所想像一樣地進行着。但是諸君是太過於客觀的，諸君應該從人道底見地去觀察問題，這麼一來，就知道我們底社

‘會生活是應當從新改造的。’空想的 Diletantism (以學問爲消遣者) 對於一切底布爾喬亞的秩序之略爲博學的擁護者，不能不爲理論的讓步。空想論者爲要打消生起於自己底無力底意識；便去非難敵人底客觀性以自慰。他們說：假令諸君比我更有學問，然而我這方面是更善良的。空想論者不從事於論駁布爾喬亞底博學的擁護者，不過對於這些擁護者底理論加以“註釋”和修正而已。注意深微的讀者，可以在“主觀的”社會科學者底著作裏面，隨處發見對於社會科學的這樣的完全空想的態度吧。

我們關於這種態度還應該多說一些，這裏就引用二個明白的例。在1871年，故英·治倍爾底論文“在和最近底補足與說明底關聯上的理嘉圖底價值及資本理論”出版了。著者在序文中所說固屬穩健，但對於優·柔可夫斯基底論文“經濟科學上的斯密的傾向與實證主義”(這篇論文已見於1864年底“索樸列美尼克(近代人)”)只是辯解地說及吧了。密海羅夫斯基關於這個辯解的批評指摘着說，“在論文論優·格·柔可夫斯基底學術

的活動”之中，我一回顧到把我國經濟學者底功績很公平地處理着的事，就不勝愉快。我在很昔就指出柔可夫斯基氏發表過下面底思想：即要正當地解決科學上底根本問題，就應該回到經濟學底本源來，在這本源之中雖為現代底學派的經濟學所毀損，但可為解決上面底根本問題底資料還是都存在着。——但是，我在那時就說了這樣的話：“最初使用這思想——後來依着卡爾·馬克思底非凡的手腕成為那麼有益的這種思想之名譽底權利，在俄羅斯底學界則不屬於柔可夫斯基而屬於其他底著述家，即屬於論文“經濟的活動與立法”（“索樸列美尼克”1859年）“資本與勞動”（1860年）及“穆勒底註釋”等底著者。這著述家和柔可夫斯基氏之間底相異，除開時代新舊以外，尙可以明白地表現如次：例如，柔可夫斯基氏是詳細地而且嚴密地科學的地，還有幾分銜學地論證着，勞動為價值底尺度，一切價值都為勞動所生產；上述論文底著者則抹殺問題之理論的方面，而專一高調着由這方面而生的論理的實踐的結論。即：一切價值，如若牠為勞動所產生所測定的東西，就應該屬諸勞

動。”(註一)就是不大曉得經濟學的人，也可知道“穆勒底註釋底著者”完全沒有理解後來“依着馬克思底非凡的手腕”完成了偉大的發展的價值理論。知道社會主義底歷史的人，誰也可以理解，爲什麼“穆勒底註釋底著者”不管密海羅夫斯基氏底保證，“抹殺問題之理論的方面”而只埋頭於生產物在組織完全的社會應當依什麼規準而交易的呢。

“穆勒註釋底著者”是從空想論者底見地觀察經濟問題。這在他底時代完全是當然的事體。但是最不可思議的，是密海羅夫斯基在1870年代還不能和空想論者底見地斷絕關係，(即密氏在1870年後還不能和這種見地斷絕關係，不然底話，他在其自著底新版，當然要修正自己底謬誤)在當時從通俗的著作中尙且可以容易看到比密海羅夫斯基氏正當的見解。密海羅夫斯基氏是沒有懂得“穆勒註釋底著者”關於價值所說的話。這也是因爲密氏“抹殺問題之理論的方面”而“埋頭於從這方面而生的論理的實踐的結論”，即：因爲埋頭於“一切價值應該屬諸勞動”這種思想的緣故。

如已經知道一樣，對於實踐的結論底心醉，在空想論者底理論的判斷上，常給與有害的影響。使密海羅夫斯基氏惑亂了的結論是多麼腐舊的呢，只依着二十年代(1820年)底英國底空想論者已經從理嘉圖底價值論作出這種“結論”一事也可知道。但是，在作為一個空想論者底密海羅夫斯基氏烏託邦底歷史尙且引不起他底興味。

(註一)英·卡·密海羅夫斯基氏底著書 第二卷，第二版，1888年，聖彼得堡。239—240頁，

其他底一例。衛·衛氏在1882年這樣地說明了其所著“俄羅斯中的資本主義底運命”之出現。

“這合本(指“俄羅斯的資本主義底運命”——譯者註)是由在種種底雜誌發表過的論文所編成。在這裏把這些論文作為單行本而出版，不過僅給牠以外面的統一而已。此外，略略把材料整理，刪去重複(決不是刪去全部底重複，在衛·衛氏底著書中還留下頗多——格·蒲列哈諾夫)；至於論文底內容則仍從前底舊觀，引用新的事實及論證是很少的。其所以決心把這些勞作重行問世者，因為有

個唯一的目的：——即因為有提着種種底武器而攻擊讀者底世界觀，同時使智識分子注意於當面底問題(這是一幅畫圖，衛·衛氏“提着種種底武器”攻擊着讀者底世界觀，嚇破膽的智識分子則降服而注意於當面底問題云云……格·蒲列哈諾夫)而且使資本主義及拿羅德尼查斯特保底博學的俄羅斯御用批評家，研究俄羅斯底經濟的發展法則——即國家之其他一切生活現象底基礎——這個唯一的目的的緣故。不懂這一法則，便不能從事有系統的有效的社會的活動。然而目下支配着我國的關於俄羅斯底近的將來底表象，能否稱為法則是個疑問，(所謂表象能夠稱為法則，就是不可思議?)而且也差不多不能給與實踐的世界觀以強固的基礎。”(序文，一頁)

可惜呀!雖未能成為“拿羅德尼查斯特保底博學”的文明批評家，但已經成功了“御用”的文明批評家的衛·衛氏，在1893年早已和經濟的發展法則成為“國家底其他一切底生活現象底基礎”這種思想隔得很是遙遠的了。如今，衛氏對於抱有這樣的“見解”的人們底“世界觀”“提着種種底武

器”來攻擊牠。如今，衛氏以為，依着這種“見解”，歷史的過程不是由來於人類，而轉化為實行的力，人類則轉化為這種歷史的過程底稱手的工具”。（註一）如今，衛氏把社會的諸關係看做“人類底精神的世界底派生物。”（註二）而且使着社會現象為合則的之學說和“史學教授英·伊·卡列埃夫底科學的歷史哲學”對立，而甚致疑於這種學說。（異端者喲，理解吧！而且降服吧！為什麼呢，因為史學教授尚且為我們底朋友！）（註三）

（註一）“我們底傾向”，聖彼得堡，1893年，138頁。

（註二）同書，9，13，140頁及其他許多頁。

（註三）同書，143頁以下。

多麼厲害的變化呵！！是什麼惹起這種變化呢？那是這樣的。在1882年，衛·衛氏探求着“俄羅斯底經濟的發展法則，衛氏空想着這一法則不過是自己底，即衛·衛氏底，“理想”之科學的表現吧了。而且衛氏相信是發見了這種“法則”即俄羅斯底資本主義是死產的這種法則的。但是，後來，衛氏空待了整整十個年頭，總之不能不承死產的資本主義越加發達了，縱令沒有公然地承認。資本主

義底發達大體成爲“最不可爭的俄羅斯底經濟的發展法則”了。於是衛·衛氏趕快把自己底“歷史哲學”顛倒了。曾經探求了“法則”的衛氏，說出這種探求全是無益的消遣了。這位俄羅斯底空想論者對於依靠法則的事並不參加異議。但是一到“法則”和“理想”——那是不僅爲着責任而且也爲着良心自然不能不力說的理想——背馳的時候，他便立即把“法則”取消了。恰如伯約特爾取消逸斯似的。雖然，衛·衛氏就在現在也不是一定和“法則不對的。他說，“要把意見弄出體系來的當然的努力，必使俄羅斯智識分子作出適應於我國底要求和條件的經濟關係進化底獨自底圖式來。而且這樣的事業，無疑地可以在最近的將來成就的吧”。（“我們底傾向”114頁。）明明白白地，俄羅斯，智識分子要“構成”“獨自底圖式”，而且會埋頭於和衛·衛氏在其著書“資本主義底運命”中曾經埋頭於探求“法則”的事業同樣的事業吧。

圖式被發見的時候（衛·衛氏誓言着這種圖式在最近的將來必被發見）衛氏將如福音傳道教父與其放蕩的兒子和解似的，大堂皇而特堂皇地

與合則性和解吧。多麼奇態的人呵！這是自然的事，衛·衛氏，當他還在探求“法則”底場合，對於這個法則底名詞，適用於社會現象上面能夠有什麼意味這一點，也不能給與明白的答覆。衛氏和1820年代底空想論者一樣地觀察着“法則”。依着這事情，衛氏所要發見的一個國家底發展法則，即俄羅斯底發展法則纔可以說明。但是，爲什麼，衛氏以自己底思索態度爲俄羅斯 Marxist 底思索態度呢？假如以俄羅斯·馬克斯主義者在關於社會現象底合則性的概念上，沒有比空想者進步，衛氏就錯了。但是衛氏是抱有這樣的思想的事，他底一切對於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的反駁，都可證明。而且並不祇是衛氏一個人這樣想。“史學教授”卡列埃夫氏尙且這樣想呢。“馬克思主義”底反對論者都抱着同一的思想。他們第一着先把對於社會現象底合則性底空想的見解，來誣馬克思主義者，然後用着有點辛辣的手腕來攻擊這樣見解。這真是和風車底戰鬪！！（無的放矢的意思。出於西班牙底塞爾溫鐵斯（Cervantes）底“吉訶德先生（Don Quixote）”故事——譯者註。）

順便一說博學的“史學教授”。他用如次的話推獎對於人類底史的發展的主觀的見地：‘若我們在歷史哲學上關心到進步的問題，則依這事自身，可以選擇科學底本質的內容，科學的諸事實，及此等諸事實底分類。但是事實，不是可以從人類底頭腦絞出的，也不是可以被置於所想出的諸關係之中的（故無論在選擇上，無論在分類上，不是沒有什麼任意的東西麼？故分類不是完全適合於客觀的事情麼？是的！！聽吧！！）而由一定底見地底歷史行程底描出，只要其描出是正確的，則依然是客觀的。在這裏其他底種類底主觀主義就出現於舞臺。即：創造的綜合（Synthese）能夠創造着完全的規範的理想世界，不可不的東西的世界，真實及公平底世界。（和這個世界對比的就是現實的歷史）即能夠創造着現實的歷史行程底客觀的描寫，那是從人類生活上的本質的變革底見地用着一定底方法所分類的。於是以規範的理想世界和現實的歷史底的比較為基礎，生出歷史過程底評價。但是，這種評價也不得是任意的東西。我們應該證明下面底事。就是毫不更動的所與的分類的諸事實，其

在現實上所有的意義，就是我們站在一定底見地，爲評價這些事實，採用一定底規準，而賦與這些事實的意義”。

在司智埃德林，“純粹底莫斯科底史家”誇着自己底客觀性說，“在我自己看來耶羅斯拉夫將殺伊治斯拉夫，和伊治斯拉夫將殺耶羅斯拉夫，都是同樣的事。”（耶羅斯拉夫和伊治斯拉夫都是古代俄羅斯底公爵之名——譯者註）創造了“完全的規範的理想世界，不可不的世界，真實及公正的世界的卡列埃夫氏，和這樣的客觀性是無緣的。假令氏同情於耶羅斯拉夫，就使不把耶羅斯拉夫底敗北當做勝利而描寫（“事實不是可由頭腦想出的”）而對於耶羅斯拉夫底悲慘的運命流着友情底眼淚這種貴重的權利，是保留着的。他不得不咀咒戰勝耶羅斯拉夫的伊治斯拉夫。對於這樣的“主觀主義”要加以什麼反駁是困難的。但是，卡列埃夫氏徒然地把這種主觀主義作爲頗公平的，因而也是無害的東西表示着。這就意味着不懂主觀主義底真性，而把牠沉到傷感的Phraseologie（熟語用法）底水中去。事實上，“主觀的”思想家底特徵如下：即在

他們，不可不底世界，真實及公平底世界，是與歷史的發展底客觀行程全然無關係的。就是這裏有不可不的東西，那裏就有“現實的東西”。而且這二個方面是被以完全的渠溝相互地分離着，這條渠溝就是二元論者把物質界從精神界切開的東西。十九世紀底社會科學底課題，就中，就是在這道渠溝上架橋的工事。在不能築成這條橋的範圍內，我們必然地是集中注意於“不可不的東西”（例如聖西門派是這樣做了）而對於現實的東西閉着眼睛。不消說，這麼一來，倒使這種“不可不的東西”底實現遲延了，爲什麼呢，因爲很難獲得對於這個的正當底見解的緣故。

這已是周知的，王政復古時代底歷史家和十八世紀底啓蒙主義者不同，他們是把一切一定底國家底政治制度作爲其國底市民狀態底結果而觀察了。這種新見解，在當時大爲普及傳播而得了勢力。所以在適用這個到實踐的問題上的場合，就走到現在底我們差不多不能理解的那麼奇怪的極端。例如讓·巴智斯特·賽伊這樣地主張了，政治問題不是可以引起經濟學者底關心的東西，爲什麼

呢，因為國民經濟就是在完全地對立着的政治的秩序之下，也同樣地能夠充分地發達的。聖西門對於賽伊這種思想與以稱讚之辭。固然，聖西門把些更加深刻的內容加進這種思想，是一件事實。極其少數底例外姑且不說，十九世紀底一切空想論者，都共通地抱着這樣的“政治”的見解。

這種見解，在理論上有兩點錯誤。第一，擁護這種見解的人們忘却了下面一點。即：在社會生活上和在不以個個底現象為問題而以過程為問題的一切的場合一樣地，結果自身也成為原因，原因也作為結果而出現。簡單地說，空想論者在這一場合是很拙劣地放棄了交互作用底見地這種東西的。然在其他底場合，他們底分析研究也是拙劣地為這種交互作用底見地所界限。第二，政治的關係若是社會的關係底結果，則極端相異的結異（具有正反對底性質底政治制度）怎樣地能夠為同一底原因，即為“富”底同一狀態，所惹起呢，這就不可解了。如已明白地理解一樣，關於一國底政治制度與其經濟狀態底因果關係這個概念，在這裏還是依然甚為曖昧。事實上，指示這種概念在一切底空

想論者是怎樣曖昧的事，並不困難。

這種曖昧，在實踐上伴着兩種結果。即：一方，把勞動底組織說成種種之空想論者，屢喜反覆着十八世紀底舊標語 (Motto)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自由放任)。例如：把產業底組織看做十九世紀底最重要的課題的聖西門說，“l'industrie a besoin d'être gouvernée le moins possible” (產業是以儘可能地少給與制御的事爲必要) (註一) 他方，空想論者——在這裏也還有若干屬於再後底時代的例外——對於現前底政治，當面底政治問題，是全無關心的。

(註一) 十八世紀底啟蒙主義者也完全陷於自家矛盾了。固然這個矛盾是由別底方面現出的。他們雖贊成着國家之非干涉，然而往往向立法者要求了詳細的法規之制定。啟蒙主義者實並不懂“政治” (他們把這個看做原因) 和經濟 (把這個看做結果) 底關係。

政治組織是結果，不是原因。結果終歸是結果，其自身不成爲原因。由這一點生出幾乎可以稱爲直接的結論底結論來：即政治是不能夠用爲社會即經濟的理想底實現手段。依着這一事，可以理

解着嫌惡政治的空想論者底心理狀態。但是，他們在自己底社會改造案底實現問題上以什麼為憑藉呢？在他們底實踐的烏託邦底根底，橫着什麼呢？那是橫着所有的一切東西和虛無的。所謂所有的一切東西者，就是指着他們都一樣地期待着甚至於第一底反對者方面底援助而言。所謂虛無者就是說他們底希望都沒有根據。

空想論者空想着他自己是極為實踐的人，他們厭惡“空想家”。他們並沒有什麼深邃的思想，自己底最重要的原理都為自己底 *Idées fixes*（固定觀念）所犧牲。他們不是自由主義者，不是保守主義者，也不是帝政主義者或共和主義者。

他們都一樣地只為要實現自己底“實踐的”而又為他們所認為極其實用的方案，無論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帝政主義者，及共和主義者，都要進而與之提攜。在舊的空想論者之中，在這一點尤其值得注目的，就是傅利埃。作為郭哥里底康士坦約格羅（郭哥里底作品中底地主之名——譯者註）底他，努力實行着一切的 Nonsense。有時他說在將來底社會，資本有獲得莫大的利息底預期，去

魅惑放重利的；有時又以將來底社會有很好的胡瓜和朝鮮薊去誘惑這些東西底愛好者；有時又向魯易·菲立普斷言“目下爲親王們所蔑視的奧爾列安家底皇女們，在新的社會組織之下，不患沒有求婚者吧。”他把一切的人隨手抓住了。但是，可悲呀！放重利者，胡瓜和朝鮮薊底愛好者及所謂“市民之王”都不聽他底說話，對於一見很像有理的他底成算絲毫也不與注意。他底實行力，早已是終於不成功底運命，是對於僥倖的偶然底絕望的追求了。

十八世紀底啓蒙主義者，還是熱心地追求着僥倖的偶然。他們把一縷底希望屬於這樣的偶然，而且盡着好歹種種底手段，努力想和當時開通一點的“立法者”及貴族締結親善的關係。世人通常這樣地想着：意見若一朝支配着世界，則人類早已沒有憂慮未來底機緣，*la Raison finira pas avoir raison*（理性底終局是正當的事）。但是，這不是這樣的。理性是什麼時候，依着什麼纔可獲得勝利呢？啓蒙主義者說，在社會生活上，世上底一切事，結局都是爲“立法者”所決定的。因此，他們就注意到

立法者。但是，這啓蒙主義者是熟知着人類底性格和見解是依存於教育的，而且一般地說，“立法者”所由體得啓蒙的學問底素因，不是教育的事的。

因而，他們不能不意識到對於立法者不能有很大的期待了。於是，他們只期待着僥倖的偶然，現在，諸君想像着有一只盛了許多底黑珠和兩三顆白珠的大箱子吧。然後把那些珠子一顆一顆地取出來。在每一個場合，諸君取出白珠機會是要比黑珠少的。但是儘管反覆着這種動作，一到充分的回數，遂也可以取出白珠來。關於“立法者”也可以這樣說。在各個底場合，立法者是時常免不了有取着和“哲學者”反對的行動的。但是，最後也有同意於哲學者的立法者出現，而實行着理性所命底一切。愛爾伯秋斯一如文字地這樣地推論了。（註一）主觀的即觀念論的歷史觀，——那是表面上對於人類的自由分與頗爲廣泛的場所的——（“意見支配着世界”），實則使人類成爲偶然性底玩具。故這種見解在本質上是一種極爲絕望的見解。

（註一）賢人們說，在少爲長一點底時日之中一切底可能是一

定要實現的，爲什麼對於人類未來底幸福要絕望的呢？

這樣地，沒有像十九世紀底空想論者，即俄羅斯底人民派及主觀的社會學者底見解那麼絕望的見解。他們誰都有着救濟農村共同體及農民一般底成案，有着獨自底“進步公式”。但是，可悲呀！！生活對於他們底公式看也不看地自行進展下去。他們底公式，除開在抽象，幻想及論理的不幸之領域中，開拓着不依存於生活的獨自底道路之外，沒有方法。聽聽例如主觀派底英雄密海羅夫斯基氏所說吧。

他說，在歐羅巴的勞動問題，就是革命的問題。爲什麼呢，因爲在那裏，這個問題是要求着勞動條件(?)移轉到勞動者底掌中和收奪現代底有產者的緣故。在俄羅斯的勞動問題則爲保守的問題。爲什麼呢，因爲在俄羅斯只有保持勞動條件於勞動者底手中及對於現代底有產者保證其財產的事是必要的緣故。我國，在這彼得堡底近郊……工廠，公園，及別墅散在的地域，村落存在着，其住民靠着自已底土地生活，燒着自已底薪炭，喫着自已底穀物，穿着自己用自己底羊毛所手製的“亞爾美耶克”(農民底外套)和“諸魯普”(一種皮外

套)。爲他們強固地保證着這些所有物吧，這麼一來，俄羅斯底勞動問題也可以解決了。如果正當地理解着這種強固的保證底意義，就可以爲這個目的提供一切底東西。世人說犁及三次耕種是不能永遠維持的，“亞爾美耶克”及“諸魯普”底腐舊的製作方法是不能永遠保存的。完全如此。有二條出路可以避開這種困難。其一是從實際的見地看來可以贊成的，極其簡單而又便利的。即：提高關稅，解散農村共同體。怕就很充分了。俄羅斯底產業就會和英國底產業一樣，像菌似的生長起來吧。但是，產業是吞蝕及掠奪勞動者的東西。以上底方法之外還有其他底方法，這自然是困難得多的方法。但是，問題之容易解決不一定就是正當的解決。所謂其他底方法，就是振興着現存的勞動及所有底諸關係，那雖然是極其粗雜的原始的形態。不消說，這種目的，沒有國家底廣大的干涉是不能達到的。而且這種國家干涉之第一件事，就是應該以法律鞏固農村共同體。”(註一)

在分裂的世之間，
爲着自由底心情，

有着二條道路。
振起嚴肅的力量吧。
振起堅固的意志吧。
無論取着那一條道路！！

(註一)英。密海羅夫斯基氏著作，第二卷，第二版，102-103頁。

密海羅夫斯基底一切議論，都似乎很帶一些胡瓜和朝鮮薊底味道。這怕不是因為嗅官欺騙我們吧。傅利埃氏在胡瓜和朝鮮薊底問題上究竟爲着什麼開了錯誤呢？他底錯誤，是因為埋頭於“主觀的社會學”的緣故。客觀的社會學者會這樣地自問吧，胡瓜和朝鮮薊底愛好家可以爲我所繪出的未來圖所誘惑麼？

其次他又將自問吧，胡瓜和朝鮮薊底愛好家，能够變化現前底社會的諸關係及其一定底發展行程麼？客觀的社會學者，對於這樣的問題底任何一個，必定給與否定的答案，因而就不會特意費了時間去和這等底“愛好家”對話了。但是，客觀的社會學者，即以社會發展底合則的一定行程爲自己底一切評價考慮底基礎的人，其所爲是這樣的。主觀

的社會學者，以“願望的東西”之名，排除着合則性，因此在他除把一縷底希望繫於偶然性以外，沒有逃免的血路。事若反乎預期就用棒打開——這就是善良的主觀的社會學者所能够憑藉的唯一的慰藉。事若反乎預期則用棒打開。但是棒有兩端。用那一端打開呢，這是不明瞭的。我國底人民派及主觀主義者（這是作為可以使用主觀主義者這名詞的話）是已經試過很多的棒了。（關於在農村共同體中的土地領有制之下，所行的滯納金徵集底便利之思想，也屢以魔法杖底角色出現了。）許多的場合，懂得棒是完全不適當拿來做鎗礮用的了。而且偶然地用棒打的時候，彈丸是命中着人民派及主觀主義者諸君自身了。現在，在這裏回顧農民銀行一下吧。人民派及主觀主義者，把一切的希望屬於農民銀行，以為牠可以強大着國家底支柱（指農村共同體——譯者註）！！想到農民銀行的時候，人民派諸君實在是高興得很。而事情怎樣了呢？棒子是把這些滿面喜悅的人民派打了，就是，現在他們自己承認着對於一切場合極其有益的設施的農民銀行，反使國家底“支柱”解體的事了。但是，這

個承認，就是滿面喜悅的他們也是意識着至少在某一期間是徒說了廢話了。

人民派說，——但是，農民銀行使國家底“支柱”解體底唯一的原因，在於農民銀行底構成及實踐沒有完全適合於我們底思想。假如通通採用我們底思想，則其結果將全然兩樣吧。——否，第一，結果，全不會是另樣的東西。銀行在那一個場合，都是助長貨幣經濟底發達，而貨幣經濟必定是毀壞國家底“支柱”的。第二，這樣地不斷地聽到“假如這樣這樣則”的說話，我們怎能不感到像小販在窗子下面叫着“很好的胡瓜和朝鮮薊呀！”

在現世紀底二十年代，法蘭西底空想論者，已經不倦地把他們所想出的改革底保守的性質說過了。聖西門以人民一揆威嚇了政府和在我們俄羅斯所謂社會了，人民暴動，是作為在誰底記憶裏還是生動的存留着的可怕的山克洛特（法蘭西第一革命時代底激烈共和黨——譯者註）的運動而可以反映於當時底“保守主義者”底腦裏的。但是，從這種威嚇，不消說什麼東西也沒有生出來。如果歷史真地給了我們一些什麼教訓，則其最教訓的東

西中底一個，就是一切似是而非的實踐的空想論者底全計畫底不能實行性底證明。

空想論者，在指出自己底計畫底保守的性質，而努力使政府實現牠的時候，爲確證自己底思想起見，常以示着多少之間繼續了的本國底歷史的發展的概觀爲通例，依着這個概觀，在什麼時候什麼時候，做了“過錯”，而全然新的而且甚不願望的姿容被附與全社會關係的事：是很明白的。政府，爲要把差不多可以稱爲天國的東西立即在地上建設起來起見，只要意識到這樣的“過錯”而把牠修正就好了。

例如，聖西門也向布爾益王家斷言說，“直到革命前底法蘭西底國內發展之主要特徵，是 Monarchy 與產業家底同盟。這一同盟在兩方面都是一樣地方便的。但是，在革命時代，政府由於誤解反對着產業家底合法的要求，產業家由於甚可悲的誤解對於 Monarchy 翻着反旗了。後年底一切罪惡都是從這裏生出來的。但是，到了惡底根源被發見了的現在，問題是極容易被修正的，因爲只要產業家以一定底條件，和政府妥協就好了的緣故。”這就

是解決政府及產業家雙方底許多困難問題的最合理的保守的解決策。在這裏附言下面這事，是一種蛇足。即布爾盆王家和產業家都沒有聽從聖西門底完善的忠告。

“我們底努力：不在於固守我們底長久間底傳統；也不使直接生產者和生產手段底密切的結合底原則——我們所繼承的原則——發展；也不利用西歐底學問上底收穫，而把牠適用於基於農民領有生產要具的產業形態底發達；又不使生產手段集中於農民之手，以增大農民底勞動底生產性；也不如西歐一樣，不利用生產形態，而利用生產組織自身；……而在於我們是全然站在其反對底道程，不管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是以掠奪農民為其基礎，我們不但不去妨礙這種發達，而且反對地舉全力以幫助俄羅斯底全經濟生活底根本的破壞——導出 1891 年底饑饉的破壞。”(註一) 尼古拉氏是這樣地悲嘆着過日子的。他勸告社會應當解決“極其困難的”可是一些也“不是不能解決的”課題，即“不是不足道的少數者而是全國民所得享有似的使住民底生產力發達”這個課題，而訂正上面

底“過錯”。(註二)一切底問題，都在於訂正“過錯”。

(註一)尼古拉，“我國底改革後底社會的經濟概觀”聖彼得堡。1893年322—323頁。

(註二)同書，343頁。

有趣的是尼古拉氏空想着自己是絲毫沒有烏託邦底分子的。他始終引用着在對於空想的社會主義下了科學的批判之點給與我們恩惠的人們。他追隨着這等人們，有時完全適切地，有時完全不適切地，反覆着說：一切底問題，在於一國底經濟之中，一切底惡從這裏發生，“因而排除惡的手段，牠只要是可以發見的，也當然是被包含於生產條件自身底變化之中的”。爲要說明這事，一位對於空想的社主義底批評家又被引用了。即：“這些手段不是可以用人類底頭腦發明的東西，而是可以借助於思想，而於現前底物質的生產底條件之中發見的東西。”

但是，尼古拉氏所提出的問題底，即促進由社會去解決或單純的提起底，“物質的生產條件”究竟是被包含在什麼底裏頭的呢？這件事不但讀

者看來，依然是不明白，就在尼古拉氏自己也不消說是不明白的。尼古拉氏，不管他引用了完全非空想的述著家底著作，但在歷史的見解上，依着他自己底“課題”，依然極適切地表示了他是個純空想論者了。(註一)

(註一)和這個相應，尼古拉氏底實踐的計畫，也幾乎不過依樣畫葫蘆地反覆了我人民派空想論者，例如蒲爾嘉賓氏很早所表明了諸“要求”，那不待言是無意義地表明了。“社會，國家的活動底終局的目的及任務，(你看，在這裏也沒有忘却社會和國家)在一方工廠經營底方面，是為國家收買全部勞動要具，一時地把牠貸與國民而取其租錢；在他方面，應當使一國經濟力對於不以商品即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的市場，販路，及競爭底利益為基礎，而是以國民和國家底要求為基礎的生產條件底組織之建設，有所貢獻”。(蒲爾嘉賓雖意只欲說生產，但卒學着一切以密海羅夫斯基氏為首領的俄羅斯著作家底習慣，而使用着“生產條件”這個名詞了。然而那是什麼意義呢，在蒲氏是不懂的)(伯·埃斯·蒲爾嘉賓，“俾斯達夫卡(教會管區底一種)的手工業者”莫斯科，1882年，15頁)讀者請把這個去和上面由尼古拉氏底著書所引用底拔着

比較一下吧。

傅利埃底計畫可以說是和那時代底生產底“物質的條件”矛盾的麼？不，他底計畫，不但不和當時底生產底“物質的條件”矛盾，甚至於其缺點，也都有這等底條件上底基礎。話雖如此，傅利埃還是一個空想論者。因為他在“借着思想底幫助”在當時底生產底物質的條件上面找到其計畫底基礎的時候，却不知道利用這種物質的條件來現實其計畫的方法，因而他又以這種物質的條件之故，全無意義地提着這個“大問題”去迫沒有決解“大問題”底傾向和沒有解決的可能性的社會層及社會階級的緣故。尼古拉氏是和傅利埃及尼氏所嫌惡的洛德伯爾達斯同樣地陷入這樣的邪道。尼古拉氏第一就特別地使人想起洛德伯爾達斯來。爲什麼呢，因為他剛以和這位保守的著述家（洛德伯爾達斯）同樣的精神，提出國家底“永遠的支柱”來的緣故。

尼古拉氏爲啓“社會”底蒙，舉出西歐底可怕的例子。俄羅斯底空想論者，爲努力示人以自己不陷於幻想，反而是能夠利用“歷史底教訓”起見，

從古以來就舉了這樣的例子。但是這樣的態度，也決不是新鮮的。法蘭西底空想論者，也曾引着“企業家與勞動者底懸隔有天淵之差”，“特殊的專制政治把勞動者壓迫了”的英國底事例，而企圖警醒當時底世人而啓其蒙了。“Producteur”裏說，“其他追隨英國之後而步產業發展底過程的諸國，應該理解不能不妨阻本國底地盤上發生這樣的事態。”(註一)在其他諸國，能够妨阻英國的事態之發生的唯一真正的妨礙物，就是“勞動及勞動者之聖西門的組織。(註二)隨着勞動運動在法蘭西發達起來，德意志便成爲關於迴避資本主義的幻想之重要的舞台，德意志在許久之間是以其空想論者爲代表者而執拗地和西歐(Den westlichen Ländern)對立的。德意志底空想論者說過：“新的社會組織底思想底擁護者，在西歐爲勞動階級，在我國則爲有教養的階級(俄羅斯所謂知識階級)。”德意志底“知識階級”被視爲爲從德意志之手奪去資本主義底酒杯而選出的人們了。(註三)資本主義，在德意志底空想論者看來，是一種極可怕的東西，所以他們爲要迴避這個起見，極端的場合，即與無爲主

義妥協也所不辭。他們推論着說：“立憲政治底勝利是導於金融貴族政治底支配的，所以寧可立憲制度不至實現。”（註四）德意志終於沒有迴避着資本主義了。現在，俄羅斯底空想論者還在說着這種資本主義底迴避云云。這樣地，空想的思想，作為其自己所非難攻擊的資本主義自身之勝利底先兆，到處出現，且從西歐而東漸於東歐。

但是，空想論者越發東漸，他們底歷史的意義還是越加變化。法蘭西底空想論者，在當時是大膽的天才的改革論者。德意志底空想論者，則比法蘭西底空想論者劣得很多。至於俄羅斯底空想論者如今不過只能夠以其時代落伍底容姿去使西歐底人們驚嘆吧了。

（註一）第一卷，140頁。

（註二）關於這種組織可閱1831年——1832年底“Globe”。

在那裏這種組織和準備的，過渡的，改革一同被詳細地說明着。

（註三）“我國底經濟學者用着全力在努力把德意志拉上工業的階段。英國是依着工業今日在支配他國的。英國就是他國底理想。事實上，英國真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英國和世界底一切部分都有着關係，把自己底勢力及於一切的地方，擁有最多的貿易船隊及艦隊，而且英國在一切商業交易上常欺騙着契約的對手人。又英國有投機商人，最有力的資本家，及經驗豐富的智能者；有最偉大的鐵路，最巨大的機器底基本設備。事實上，英國若從這一方面觀察，就是一個幸福的國家，但是還有其他的觀點可以評價英國。如若從這些觀點觀察，則英國底幸福，也很爲其不幸所減殺。英國也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就是貧困在英國達到了最高點，爲那有名的饑餓年年要死掉數百人，五萬底勞動者在拒絕工作。因爲他們雖備嘗一切的勞苦艱難，爲了報酬底鮮少還是很難繼續着貧寒的生活的緣故。英國是不能不把依着救貧稅而行的慈善，作爲特別法的國家。世上底經濟學者呀，諸君不是看見在工廠內顛搖着的鵝形曲背的身軀，蒼白衰弱的肺病患者似的臉孔麼？不是看見一切底精神的，肉體的不幸麼？爲什麼諸君還要使德意志成爲第二底英國呢？英國今日在工業上所處的高的地位，是依着不幸和苦難達到其的。德意志也是也供着同樣的犧牲纔能到達同樣的結果吧。這就是說，在德意志結局也是富者要變成更富，貧者要變成更貧吧”。“Triersche Zeitung” 1846 年五月四日。

這是在英姆·黑斯編輯之下，以“Der Gesellschaftsspiegel. Die gesellschaftliche Zustände der civilisierten welt.”(Band I, Isierlohn und Elberfeld 1846)之名所發行的評論第一卷，被再錄入了。

(註四)彪夫涅爾說“如若立憲主義者成功了推倒德意志諸政府而建設共同的君主國或共和國，則在這裏就會得到像法蘭西的金融貴族政治吧，而且那將會像現代似的繼續着吧。”請看夫蘭楚芝編輯之下所出版的格阿爾格·彪夫涅爾底著作集122頁。

有趣的事就是在法蘭西啓蒙主義者，也已有迴避資本主義的思想。例如霍爾巴哈很惋惜英國的立憲制度底勝利導出了 de l'interêt sordide des marchands (商人階級底卑劣的利己心)底完全的支配；很惋惜了英國人不倦地搜探着市場。爲什麼呢，因爲這樣的市場底追求，要使英人離反哲學的緣故。霍爾巴哈也非難着英國國內財產底不平等。在他和愛爾伯秋斯看來，希望的事，不是商人底利己心底勝利底準備，而是理性和平等底勝利底準備。

霍爾巴哈，愛爾伯秋斯，及其他任何啓蒙主

義者，關於“亞爾比翁底人民”(du peuple d'Albion) (亞爾比翁是對於大不列顛底詩的稱呼——譯者註)除稱讚其理性及爲道德的說教之外，對於當時事物底運動，什麼也說不出來。在這一點，他們也和我們同時代底俄羅斯空想論者同樣地無力。

關於空想論者，再加一個觀察就擱筆吧。“人性”底見地，在十九世紀底前半，喚起了生物學的類推底惡用。這種惡用，直到今日，還在西歐底社會學的文獻，尤其在俄羅斯底準社會學的文獻之中，很可以強烈地感到的。

如若一切歷史的社會的運動底解決，應該求諸人性之中；又若還像聖西門所正當地指摘過似的，社會由個人而成立；則個人底本性，就應該給我們以解說歷史的秘鑰。研究個人底本性的是廣義的生理學，即包含着人性底探求的科學，也就是聖西門及其弟子所正當地指摘了似的社會學底基礎的，他們所稱爲社會物理學的，科學。

在聖西門底“Opinions philosophiques, littéraires et industriels”(關於哲學，文藝及產業的意

見),那是在他還生存中出版的而且是他最用力的著作;之中,發表了一篇標題爲“De la physiologie appliquée à l'amélioration des institutions sociales”(關於應用於社會制度底改善的生理學)的匿名醫生底論文,那是極有興味的,但是可惜沒有完結。這篇論文底著者,把關於社會的科學看做“一般生理學”底構成部分。但是,這種一般生理學底內容,是依着對於個人的“特殊生理學”底發見和經驗而豐富,而且是“專運用高尚的考慮”的東西。個人,在關於社會的科學看來,不過是“社會體底器官”,關於社會的科學,是研究這種社會體底機能的,那恰像“特殊生理學之研究個人底機能一樣。”一般生理學,研究着(論文底著者用了‘表現着’)社會的存在底諸法則。而且被記述了的法則,應該適合於這諸法則。後來像斯賓塞那樣布爾喬亞的社會學者,爲要作成最保守的結論起見,就利用着社會有機體說了。但是,這裏所引用的匿名醫生,却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他之所以研究“社會體”者,是因爲想要改造社會。爲什麼呢,因爲依着“社會生理學”及和牠有接切關係的“衛生學”

纔“能給與強固的基礎，纔能於其上面建設文明世界底現狀所要求的社會組織體制”的緣故。但是，這是很明瞭的，社會生理學及衛生學，對於上舉論文底著者之改革者的幻想，是不大給與養分的。這樣說的，結局，也因為他勢不得不靠仗醫生，即處理個人底器官的人們，而懇望他們可以授與作為“衛生的驗方箋”底社會組織的體制於社會的緣故。這種“社會物理學”觀，後來，阿鳩斯特·孔德，在其種種底著作之中反芻了；如果諸君希望的話，就說孔德使牠展開了也是可以的。他在向聖西門派底“Producteur”寄稿的青年時代，關於社會科學這樣地說過：“作為人類的現象底社會現象，無疑地是應該算入生理學的現象之中的。因為這個緣故，縱使社會物理學應該於個人生理學之中有其出發點，並且和牠保持着聯繫，但是，我們不可不把社會物理學，當做一個完全的個別的科學來觀察和研究。理由是因為種種底人類世代是順次地互相影響的緣故。要是固持着純生理學的見地，便不能夠正當地研究這種影響。（所以）應該把社會物理學上底主要的地位，分與這種影響底評價。”（註一）

(註一) “Producteur” 第一卷,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savants” 355—356頁。

現在請一考察由這樣的見地觀察社會的人們怎樣地陷於碰壁的矛盾吧。

第一,在以個人的生理學爲“其出發點”底當中,“社會物理學”便在純唯物論的基礎之上被構成着。在生理學上,沒有觀念論地觀察對象的見解存在底餘地。但是,社會物理學底主要任務應該評價着世代相互地順次的影響。一定底世代影響着其次底世代,把從前世代承繼的知識和自己所獲得的知識,授與其次底世代。因而“社會物理學”遂從知識及一般所謂“教化”(lumières)底發達這種見地去觀察人類底進化。這已是十八世紀底純觀念論的見地,即意見支配世界這個見地。依着孔德底忠言,使這種觀念論的見地和個人的生理學底純唯物論的見地“密切地聯繫的時候”,我們遂成爲純粹底二元論者。而且沒有比吟味對於社會學的見解——例如對於這種孔德的見解——的這種二元論底惡影響再容易的事。但不僅此。十八世紀底思想家們,也看到知識底發達之中,有一定

底合則性。孔德大主張着這種合則性，而提出了有名的知識發達底三階段底法則，即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實證的階段底法則。

但是，爲什麼知識底發達特別要通過這樣的三個階段的呢？孔德答道：“人類底智性底本性，是這樣的。”即“人類底知性，其本性上（par sa nature），在其所作用的一切處所，是經由三個相異的理論的狀態而進行的。”（註一）這是好的，爲要研究智性底“本性”應該靠仗個人的生理學，但是，個人的生理學，不能給與我們以充分的說明，於是又再提出“世代”，但是這種“世代”還是使我們回轉到“本性”去。把這個稱爲科學。但是，其實，這並不是什麼科學。而且連科學底痕跡也沒有。只是在沒有出路的輪中無止境地運動着吧了。

（註一）前引書，304頁。

我國底似是而非的獨創的“主觀的社會學者”完全站在廿年代底法蘭西空想論者底見地上。密海羅夫斯基氏曾說過自己身上底話：“我還受過諾仁底影響，又有幾分受這影響底支配，而於生物學及社會學底界限，及兩者底接近底可能性底問題，

有了興味。……我和諾仁派底思想團體交通所得到的利益，大得難以筆墨形容，但是諾仁底思想之中，還是有許多隨便的東西。一個原因是這些思想在諾仁自身之中剛剛開始展開，他一個原因，就是他於自然科學方面不大清楚。實在說來，我不過從諾仁得到向於一定傾向底刺激。可是，這種刺激，是一種有力的決定的而且有益的刺激。我雖不想專門地研究生物學，但是依着諾仁底教導，比方說他底遺言，讀得許多書了。讀書這種新的潮流，對於我從前所貯藏下來的無秩序的，而且一部分是全無用的，但是在量上是多量的，實際的及思想的材料，投給了獨特的而且在我是極有興味的反響。”(註一)

(註一)“文學與生活”“魯卡耶·姆伊斯利(俄羅斯底思想)”

1891年，第四冊，195頁。

密海羅夫斯基氏在其概論“夫伯列美柔克”中，於布哈爾查夫底名下引用諾仁了。布哈爾查夫“夢想着依自然科學去改革社會科學，而且已經完成了廣汎的改革案了。”這種改革的活動底方法是怎樣的呢，可以依下面底事而知道。即

布哈爾查夫計畫着關於動物學的浩瀚的拉丁語論文底俄譯，而於其翻譯加以自己底註釋。他打算着該“把自己獨自底全勞作底結果插入”於什麼地方，而且於其註釋中從事“社會學的”新的註釋。密海羅夫斯基氏很親切地把一個排列了贅冗的辭句的這樣的註釋示給讀者。即：“我當補足班·德爾·格伯恩說之際，不能埋頭於一般理論的思考，又不能埋頭於關於一切這樣的純解剖學的問題之應用到社會經濟的問題底解決上的結論。所以，我還不過只能使讀者注意到下面一點吧了。即一切我底解剖學上及胎生學上底理論，是以探求社會生理學底諸法則爲其主要底目的，因而我今後底一切著作當然要根據我在本書之中所敘述的科學的資料。”(註一)

(註一)英·卡·密海羅夫斯基氏底著作，第四卷，第二版，265

——266頁。

解剖學上及胎生學上底理論，是“以探求社會生理學底諸法則爲其主要目的”！！這句話是極不合條理的，但却很能把空想的社會學者底性質表現出來。空想的社會學者，作成解剖學上底理論，

而依據牠以企圖記述對於圍繞着自己的社會的許多“衛生學的驗方箋”。布哈爾查夫底社會“生理學”，本來不是“生理學”，而是我們所既知的“衛生學”。牠不是關於現實存在的東西的科學，而是關於根據同一布哈爾查夫底“解剖學的，胎生學的理論”而應該這樣這樣的東西的科學。布哈爾查夫，就是諾仁的寫照，但是還有幾分是密海羅夫斯基底藝術的創造底產物。（這只是作為可以說密海羅夫斯基底概論是藝術的創造底說話）所以，布哈爾查夫底不合條理的註譯，恐怕在現實之中也決不會存在的。在這樣的場合，布哈爾查夫底註釋，更加把大稱讚着這註釋的密海羅夫斯基表現出來。“然而我在文獻之中遇到不能忘的同事教員底思想底直接的反映了”鐵姆金說——（故事以他底名進行了）。密海羅夫斯基曾經反映着布哈爾查夫即諾仁底思想，而且現在還在反映着。密海羅夫斯基是有獨自底“進步公式”的。在這個公式中說：“進步者，就是使個體漸次地接近於完成，向着器官間的儘量地完全的，儘量地全面的分工，及人類間的儘量地僅少的分工，底漸次地接近。凡

阻止這種運動的，都是非道德的，不正的，有害的，不合理的。只有使社會底複雜性減少，而使各個的社會成員底複雜性增大的東西，是道德的，公正的，合理的，有益的。”(註一)

(註一)前引書，186——187頁。

這個公式，能夠有怎樣的科學的意義呢？這個公式，可以說明社會底歷史的運動麼？這個公式，可以說出歷史的運動怎樣地進行，又何以不能不以一定底狀態進行麼？不，是一點也不說的。而且，這個公式底“主要目的”也不在於從事這樣的事。這個公式之所以被密海羅夫斯基氏所稱讚，不是因為牠說出歷史在過去怎樣地進行，而是因為說出歷史不可不怎樣地進行。這個公式，就是空想論者基於“有機的發展法則底正確的研究”所想出的“衛生學的驗方箋”。這個公式，就是聖西門派底醫生所探求了的公式。

“我們這樣地說過：在社會學上，專用客觀的方法，就是依着以“亞爾新”(俄羅斯底尺度)去乘“普德”(俄羅斯底重量)——假如這樣的事能夠的話——而取其均衡。這不是說客觀的方法，應該

完全由這個研究領域被驅逐出去，而只是說在社會學上，度量衡最高審查局應該屬於主觀的方法吧了。”(註一)

所謂“這個研究領域”即是希望的社會底“生理學”，就是烏託邦底領域。在這個領域，若是使用主觀的方法，則“研究者”可以大省其勞，是不消說的。但是，這種主觀的方法底使用，是全然不基於一些什麼“法則”。牠是基於“美麗的虛言底魅惑”的。一度為這種魅惑所捉住的人，對於沒有軒輊地使用主觀的及客觀的兩方法於同一底“領域”底事——雖然這樣的方法論上底混亂纔是真的“以亞爾新去乘普德”的——還是不反對的。(註二)

(註一)前引書，185頁。

(註二)又，“客觀的方法”“主觀的方法”這名詞自身，最少在用語法上已是甚為混亂。

第 四 章

德意志觀念論哲學

十八世紀底唯物論者，堅信能够給與觀念論以致命的打擊。他們把觀念論見做陳腐的，永遠被棄了的理論。但是，一到了這世紀底末葉，對於唯物論的反動已經開始了。在十九世紀底前半期，唯物論這種東西底體系，陷入於爲一切人們視爲陳腐的，澈底地被葬送的體系那樣的苦境。觀念論，不但復活，而且實在到達了未曾有的偉大的發展。

不消說，這件事是有特殊的社會的原因。但是，我們在這裏，不涉及牠底原因，只來考察十九世紀底觀念論，比着前時代底唯物論有什麼優長

的地方麼？若有，那是在於那一點？這件事吧。

法蘭西唯物論，一到不能不涉及自然或歷史上的進化底問題，無論什麼時候，都曝露了可驚的無力，在今日到底不能相信的無力。就是人類底起源也好，就拿牠來看看。人類種族底漸次的進化之思想，在唯物論者不認為“矛盾”的東西。但是唯物論者把這樣的“臆測”看做甚難置信的東西了。“*Système de la nature*”（看第一篇第六章吧）底著者們說：縱令有誰反對這種臆測，又有誰反駁“自然依着一般的，不變的，法則之一定底總和而作用着”的事，而附言“人類，四足獸，魚類，昆蟲，植物等是從太古就存在而且永遠不變的”，我們“對牠也不反對”。——他們不過注目於這樣的見解也不矛盾於他們所說的真理吧了。“人類是不許知道世上一切的事的。人類是生成不能知道自己底起源的”。——這就是關於這個重要的問題，“*Système de la nature*”底著者們所述的一切底結論。

愛爾伯秋斯似乎對於人類漸次地進化了這種思想傾向得最多。“物質是永遠的，但其形態是可

變的”。——他把人類種族現在還是依着氣候底作用而變化的事置在念頭，這樣地指示着。(註一)他再進一步，一般地承認動物底一切底種之可變性。

但是，他把這種正確的思想，極爲奇妙地公式化了。他以爲種種動物底種間底“差異”底原因，既經，有的存在於那些種底胚胎底性質之中，有的是存在於圍繞着這些種的環境底不同之中，存在於其“教養”底不同之中。(註二)

(註一)“De vrai sens du système de la nature,” a
Londres 1774, p.15.

(註二)“De L’homme” Oeuvres complétee Helvetius,
Paris 1818, t, II. P. 120.

這樣地，遺傳性就排除着可變性，又成爲其反對。若採用可變說的時候，便當然不能不預想着，若把各一定底胚胎置於適當的境遇之下，隨後便可以得到所愛好的動物或植物，例如從柏木底胚胎得到牛及麒麟。不消說，這樣的“臆測”對於種底起源底問題不能投給光明。就是愛爾伯秋斯自己也只偶然一次發表了這種臆測，以後就不再說第二次了。

法蘭西底唯物論者，關於說明社會進化底現象，也是同樣的拙劣。他們把種種底“立法”體系看做專屬於“立法者”之意識的創造的活動底成果，把種種底宗教體系作為僧侶底奸策而說明。

法蘭西唯物論對於自然及歷史的進化底問題之這樣的無力，使其哲學的內容成為甚貧弱的東西。法蘭西唯物論底哲學的內容，關於自然的學說，歸根是對於二元論者底一面的物質觀念的鬥爭，關於人類的學說，則不過是胡亂學舌了洛克底命題——沒有天賦的觀念的東西，並且幾分把牠變形吧了。縱使這種學舌在和陳腐的道德論及政治論鬥爭的場合，是怎樣有效的東西——但牠只有在唯物論者能夠適用自己底思想來說明人類底精神的發展的場合，纔能夠獲得重要的學問上底意義。這是上面已經說過的，在這方面，法蘭西底唯物論者（尤其是愛爾伯秋斯）已經做過極可注目的若干企圖。可是結局，他們都終於不成功了。（假若成功了，則法蘭西唯物論在進化問題上就將成為甚有力的東西）法蘭西唯物論者，在其歷史觀上是站在純觀念論的見地，即意見支配世界這

種見地上的。

法蘭西唯物論者之在史的評論上的唯物論，雖是極少，却是埋頭於下面底問題。就是，跑進“立法者”底腦裏而使腦機能生起錯亂的某種容易動搖的原子，可以變化着全世紀底歷史行程。這樣的唯物論，其實就是宿命論，而且不認有預見事件的餘地，換句話說，就是不承認有思維的個人之有意識的歷史的活動底餘地。

於是在不被捲進社會的諸勢力底鬥爭——在這種鬥爭上，唯物論是極左翼底可怕的理論的武器——的有才的人士看來，這種學說是一種乾燥無味的，曖昧的，值得失望的學說，也不為無理。例如歌德就對於這種學說下了這樣的評批。唯物論，要避免這樣的非難，就應該決然拋棄乾燥無味的抽象的議論，而以自己底見地去理解和說明“活生生的生命”，具體的現象底複雜的多種多樣底連鎖。但是在當時的狀態，唯物論是沒有解決這個大問題的力量。於是，觀念論哲學遂霸取了這個大問題了。

在觀念論哲學底發展上，其主要的最後的連

環就是黑格爾底體系。所以在本章底說明，我們第一步就專示黑格爾底體系。

不問是觀念論者，抑爲唯物論者，不能理解現象底發展過程，而不本意地把那現象看做凝固了的，無聯繫的，而且某一東西不能轉移於他東西的，並且還要使他人這樣想的思想家底見地，黑格爾就叫牠做形而上學的見地。他使正從現象底發展，因而又從其相互聯繫去研究牠底辯證法和這種形而上學的見地對立了。

依着黑格爾，辯證法是一切生命底原理。世上，不少喜歡去承認自說是錯誤或其正反對底見解是正當的人。這是自頂至足都滲透着“寬大性”的上品的人。你生着吧，而且也使他人生着吧——他們向着自己底悟性這樣地說。辯證法是和上品的人底懷疑的寬大性，絲毫也沒有共通的地方。但是，辯證法可以使正反對地對立着的抽象的命題調和。

作爲在外部的事情之中有着根據的東西，作爲和活着的人類底本性全然無關係的東西，而觀察着死，我們對於人類底死有所言說。人類有二個

性質，第一是活着，第二是死掉。但是一經最細密地觀察的時候，便可知道生命這種東西在自己之中包藏着死底萌芽，又在現象，早晚使現象底存在絕滅而轉化於其自身底對立之要素，從其自身之中發展這種意味上，可以懂得一切底現象一般是矛盾的。

萬物流轉着，變化着。世上並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停止這種常川不斷底流轉，阻止這種永遠底運動。世上並沒有能夠對抗現象底辯證法底力量。歌德這樣地把辯證法具體化於精神形態之中了。

In Lebensfluthen, in
Will'ich auf und ab,
Webe hin und her!
Geburt und Gral-
Ein ewiges Meer,
Ein wechselnd weben,
Ein glühend weben,
So schaff'ich am sausenden Webstuhl der Zeit,
Und wirke der Gottheit lebendiges Kl-
eid, (註一)

(註一)

在行爲底狂瀾之中——在所業底大波之中，

我將上昇，

我將下降，……

生和死——

永遠底海，

永劫沒有窮期，

生命的運動……

坐在流轉着的時光底機上，

我織着神底活生生底衣裳。

(英·霍羅德可夫斯基譯)

運動着的物體在所與的瞬間，在於所與的一點之中。但牠同時也在於那一點之外。爲什麼呢因爲這一物體，若只在於所與的一點之中，最少在這一瞬間，牠便成爲非運動的東西的緣故。一切運動，都是辯證法的過程，是活的矛盾。當說明自然現象之際，結局沒有一個現象不可用着運動來說明的。所以，我們不能不和那說過辯證法是一切底科學的認識之精神的黑格爾一致。黑格爾底話，不僅是適合於自然底認識。

例如古諺“Summum jus summa injuria”(最高底正義是最高底不正義),是表示着什麼呢?這是在對於正義爲所當爲,同時對於不正義也盡了義務的場合,我們底行動是最正常的這種意味麼?不不,這樣推論的人,只是“凡俗的經驗,癡人之智”。這古諺是意味着:一切抽象的正義,且到達於自己底論理的歸結,且轉化於不正義——即自己底對立的。莎士比亞底“威尼斯商人”就是很好的這種例證。

現在來一瞥經濟現象吧。“自由競爭”底論理的歸結是什麼呢?各個企業家努力打破自己底競爭者,而留自己爲市場的獨占的支配者。不消說,往往有像羅特司爾德及溫達伯爾一樣,很幸地達到這個目的。但是,這一事就證明自由競爭導出獨占,即競爭底否定,換句話說就是導出自己底對立來。或者,再來考察我國人民派底文獻所稱讚不已的所謂財產勞動說會導出什麼吧。只有依着我底勞動所造成的東西,是屬於我的東西,他們說。這是最正當的事。但是,如次的事,其正當也不劣於這個。即我把自己所作的物品,隨着自己底自由裁

定而使用，即我自己使用牠，或和我所願望的其他物品交換。最後，我把自己所交換得來的物品，再隨着自己底自由裁定而利用於在我看來更爲願望，更爲適宜，更爲有益的事，也是同樣正當的。假定我把我自己底勞動底成果賣成金錢，而爲勞動者底雇傭使用了這些金錢，即假定購買了他人底勞動力。

我利用了這些他人底力之後，就成爲價值底所有者。但這種價值比我爲購買他人底勞動力所消費的價值，大得很多。這件事，從一方面看來，是極其正當的事。爲什麼呢，因爲我可以在我看來更爲適宜地更爲有益地利用交換物的事已經被是認了的緣故。但是從他方面看來，這件事甚不正當。爲什麼呢，因爲我榨取了他人底勞動，而且因此成爲否定着在我底正義觀念底根柢之原則的緣故。依着我個人的勞動所獲得的財產，便爲我生出依着他人底勞動所作出的財產。

“Summum jus Summa injuria”（最高底正義是最高底不正義）。injuria（不正義）是在幾乎一切底有福的手工業者，幾乎一切底富裕的鄉村當

家人底經濟之中，爲事物之力自身所產生的。(註一)

(註一)辯證法底這樣永遠的，普遍的支配，在密海羅夫斯基

氏是以爲不可解的。辯證法的運動底法則以外底東西都變化着——他用着惡意底懷疑心這樣地說。我們就把這是完全如此的事指示在這裏。如若諸君不承認這一點，諸君欲反對這種見解，諸君要牢牢記住那就不能不反對近代底自然科學底根本見地這一事。諸君要懂得我這說話，只想起萊埃爾作爲其有名的著書“Principles of Geology”底題辭所採用的蒲列懷亞底話就充分了。即：“在地球底諸革命之間，自然底經濟也是一樣的。而在這裏反抗了一般的運動的只有自然底法則。河川與岩石，海洋與大陸，都在其一切部分變化了。但是命令着這些變化的法則及這些變化所從屬的規則，還是依然如舊的不變的”“Amid the revolutions of the globe, the economy of Nature has been uniform, and her laws are the the only that have resisted the general movement. The rivers and rocks, the seas and the continents have been changed in all their parts; but the laws which direct these changes and the rules to which they are subject, have

remained invariably the same.”

這樣地，各個現象，依着制約着自己底存在的力這種東西底作用，或遲或早，但是必然地要轉化於自己底對立的。

我們在先說過德意志底觀念論哲學，是從現象底發展底見地觀察一切底現象，及這樣的觀察是現象底辯證法的觀察。這裏應該注目的，就是形而上學者也懂得歪曲進化底學說自身之道。他們斷言着，飛躍無論在自然，抑在歷史都不存在。他們在論某種現象或社會制度底發生的場合，把這種現象或制度看成髮髯起初是極其微小的，完全為眼睛看不到的，後來纔徐徐地成長起來的東西似的。而在以這種現象及制度底消滅為問題的場合，他們就反對地假定着現象及制度底漸次的減少，繼續到成為顯微鏡的分量，完全不能認知為止。這樣地被理解了進化，是全然不能說明什麼的。那是假定着應該說明的那種現象底存在的。而且只把現象中所行的量的變化加入考慮的。形而上學的思維底支配，在自然科學上，曾經是極為有力。所以，許多自然科學者只能夠有着應該研究的

現象之這樣的量的漸次的增大或減少就是進化這種思想。自哈柏底時代以來，“一切底生物是由卵進化”的事已經被承認了，但是正確的觀念完全沒有和這種由卵底進化的事結合着。於是，以精虫底發見為機會立即生出了一個理論了。依着這種理論，雖顯微鏡的動物，但既成的，充分發育的動物已被包含於仁細胞之中，因而這種動物底一切底“進化”都歸着於生長這件事。例如關於政治制度底“進化”，聰明的老人們——其中有許多歐羅巴底進化論的社會學者——現在完全同樣地判斷着。就是歷史是不飛躍的，*Va piano*……

德意志底觀念論哲學，斷然反對了這樣的不完全底進化概念。黑格爾譏諷地嘲笑着牠了。而且把飛躍，無論在自然抑在人類社會，也和漸次的量的變化同樣地，成為進化底必然的契機這一事，證明得無可非難的了。他說，“存在底變化，不僅由一量轉移於他量而成立，而且也由質之轉移於量，及量之轉移於質而成立着。這後一種類底轉移底各個，就成為漸次性底中斷（*ein Abbrechen des Allmählichen*）的東西，而附與和以前異質的新的姿容

於現象……，例如水，把牠冷卻的時候，其凝固不是漸次的而是急激的。已經被冷卻到瀕於結冰點的水，只要保着靜止狀態，就依然保存液體底形態，在這時候，要使水急激地固結，只要加上最小底一點就充分了……。在道德的現象底世界，也行着這樣量的東西向着質的東西的轉移。換句話說，就是，在道德的現象底世界，質底相異也是依據於量底相異。例如，小了一點點或大了一點點，成功着一個界限。一逾越這種界限，輕卒便不是輕卒，而是轉化於完全另樣的東西，即轉化於犯罪。……這樣地在其他底點相同的條件之下的諸國家，也因量上的相異底結果，始得到種種底質的性質。一定底法律及一定底國家的構成，跟着國家領土及其市民數底擴大，全然獲得別個底意味。”(註一)

(註一)“Wissenschaft der Logik”第一版，第一冊，第一篇，313——314頁。

量的變化怎樣地屢屢成爲質的變化呢，這是現代底自然科學者之所熟知的。太陽的 Spectrum 底甲部分使我們生起赤色底感覺，乙部分使我們生起綠色底感覺，這是什麼緣故呢？物理學答道：

在這種場合，一切底問題在於“以太”分子底振動數。這是周知的，在各個底 Spectrum 底顏色上，這個數目是變化的，就是由赤色向着紫色增加起來。但這不是全部。在 Spectrum 上，溫度底上昇，跟着接近赤色帶底外緣而增大。而且出了 Spectrum 之後，在某一距離達於其極限。於是在 Spectrum 之中有着早已不發光而只發熱底特殊底光線。在這種場合，物理學也說，光線底質是依着“以太”分子底振動數底變化而變化。

但是，這不是全部。太陽底光線，例如依太陽而變色的物質所證明一樣，是發生某種化學作用的。紫色光線及早已不使我們生起光明底感覺底所謂紫外線，尤其有最大的化學的力量。說明太陽底光線底光學作用上的差異的，還不外是“以太”分子底振動數底量的差異。即：不外量之轉移於質。

化學也確證着同樣的事情。“阿戎”（Ozone）具有和普通的酸素不同的其他底性質。這種差異是從那裏來的呢？“阿戎”分子之中底原子數，和普通底酸素分子中的原子數不同。

試取三個炭素化合物， CH_4 （一碳烷）， C_2H_6 （二碳烷） C_3H_8 （三碳烷）來觀察吧。

凡這些化合物都是依着下面底公式而成立：
（炭素原子 n + 水素原子 $2n + 2$ ）。 n 等於一就成爲一碳烷； n 等於二，就成爲二碳烷； n 等於三，就成爲三碳烷。這樣地作成一切底系列。關於這些系列底意義，只要稱爲化學者的人，誰都可以說給諸君吧。一切這些系列，都一齊地確證着舊觀念論的辯證論者底命題，即量轉移於質這個命題。

我們雖然已經知道辯證法的思維底重要的特異底表徵，但讀者諸君會感到不滿足吧。像周知一樣，黑格爾之含有辯證法底一切本質的那有名的‘諸利亞達’（三分法）在那裏呢？——諸君要質問吧。諸君呀，請恕一恕。我們是以如下的簡單的理由，沒有說述‘諸利亞達’的。即‘諸利亞達’在黑格爾，完全沒有演着這樣的脚色的，像一點也不理解這位思想家（黑格爾）底哲學，而依着例如斯巴塞維奇氏底“刑法教科書”那種書籍，來研究黑格爾哲學的人們所想一樣脚色的。（註一）

真的神聖的老實人，這些輕率者，都相信德意

志觀念論者黑格爾底一切所論，結局都歸着於‘諸利亞達’底引用。他們又相信着，黑格爾縱使遇着怎樣的理論的難題，也是泰然微笑，而以這種難題一任他人去絞其“不知祕密”的貧弱的腦汁，他自己却立即拿出三段論法來，說道：一切底現象依着‘諸利亞達’而行，我所以爲問題的，就是現象，因而我就訴於‘諸利亞達’。(註二)這，像卡羅林底一嬖人所說一樣，是沒有錯地類於狂人的愚事，或者喜歡司智埃德林的表現，則稱這個爲耳食也可以。黑格爾底著作十八卷之中，沒有一卷有“諸利亞達”在裏頭演了論據底脚色的場合。就是只懂得一點他底哲學的人，也可以理解‘諸利亞達’決不能演着這種脚色。在黑格爾，‘諸利亞達’所具有的意義，還是和在費希特——他底哲學在本質上是和黑格爾相異的——的‘諸利亞達’所具有的意義一樣。最少，能够把二個全然相異的體系所附帶的表徵，認爲一方底哲學體系底重要的特徵的，不消說只是完全的無學。

(註一)密海羅夫斯基氏說，“我在腦裏描繪着辯護士底生涯，雖是隨手抓來，却熱心地讀了種種底法律書。其中有

斯巴索維奇氏底刑法教科書。在這著作之中，有和犯罪學有關係的種種底哲學體系之簡短的概說。我尤其爲黑格爾底有名的‘諸利亞達’所驚愕。依着這“諸利亞達”刑罰是極美妙地成爲法與犯罪間底矛盾底調和。最多種多樣地應用了的場合底黑格爾之三分法公式底魔力，是世人所周知的。……我在斯巴索維奇氏底教科書中，爲這種魔力所吸引，也不爲無理。其後，我爲黑格爾及其他的許多人們所吸引了去，也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魯士耶·姆伊斯利”1891年，三卷，二部，188頁。）這是很遺憾的，密海羅夫斯基氏沒有告訴我們使他底“黑格爾心醉”滿足到什麼程度。但從一切底點看來，密氏在這種關係上明白的是進出不遺的。

（註二）密海羅夫斯基氏確言着，故英·治倍爾氏在和密氏底論爭中，主張着俄羅斯的資本主義底不可避免性，說：“雖用着一切的論證，但一少有危險便躲避到也不能變更也不能反駁的三分法的辯證法的發展底蔭庇之下去。”（“魯士耶·姆伊斯利”1892年，六卷，二部，196頁。）密氏又斷言關於密氏之所謂資本主義底發展底出發的馬克思之一切預言，都專依據於‘諸利亞達’。關於馬克思的，我們等後面再說，關於英·治倍爾的，就在這裏指出下面

一事。即：我們雖曾再三和故人治倍爾談過，但一次也沒有聽過他引用“辯證法的發展”他自己再三說着完全不懂在最近底經濟學的發展上底黑格爾底意義。自然，死人是沒有嘴巴，所以不能夠反駁密海羅夫斯基底話。

關於‘諸利亞達’底事，不能加進本章底論述底範圍之中，這是很遺憾的。但是，既經說開頭了，就不能不與以結末。那末，就來考察這是一種怎樣無聊的東西吧。

一切底現象，發展到其極限而轉化於自己底對立。但是和第一現象對立的第二現象，如今也轉化於自己底對立。因而發展底第三相，在形式上是類似於第一相的。這樣的發展行程適應於現實到什麼程度的問題，現在姑置勿論。我們認為相信這個是完全地適應着的人們是錯誤的。總而言之，‘諸利亞達’不過是由黑格爾底諸命題中之一而生的東西，及‘諸利亞達’在黑格爾完全沒有盡着根本命題底任務的事，是很明白的。這件事是極其本質的相異點。爲什麼呢，因爲若是‘諸利亞達’演着根本命題底脚色，則把根本命題底脚色配給諸利亞達的人們，事實上，就能夠於這種諸利亞達底“蔭

庇”之下求着保護的緣故。但是，‘諸利亞達’並沒有演着這樣的腳色，所以，能够躲藏在‘諸利亞達’背後的人，只有那聽着鐘聲而不知那是從那裏來的人了。

這是不待言的，縱使辯證論者，“當形勢稍為壞了一點的時候”不避難到“諸利亞達”底背後，而躲藏到一切底現象轉化於自己底對立這個命題底“庇護”之下，問題底本質，絲毫也沒有變化。但是，他們決不做這樣的事。理由是因爲上面底命題不能包盡他們對於現象的一切見解的緣故。例如，他們在發展過程上，除說量之轉移於質之外，也說質之轉移於量。因爲這個緣故，他們就不能不考慮過程底質的方面和量的方面。但是，這件事是以對於過程底現實的，事實的，行程採用注意深微的態度爲前提的。這件事就意味着，他們不滿足於由抽象的命題而來的抽象的推論，或最少意味着，爲欲澈頭澈尾忠實於自己底世界觀是不當滿足於這種推論。

“黑格爾在自己底著書底每頁之中常不倦地說了，哲學和經驗底集成是同樣的事，及哲學除

向着經驗科學深化之外什麼東西也不固執的事。事實上，抽去思想的質料，只有相對的意義，抽去事實的質料的思想，只是單純的妄想……所謂哲學，就是關於自己的經驗科學所到達的意識。哲學不得是這以外的東西，”

拉沙爾研究了黑格爾哲學底結果，對於有思索的研究家底任務導出了如上的見解。(註一) 卽：哲學家在科學——欲用爲到達“自己意識”底補助的科學——上應該是一個專門家。我想對象底專門的研究和禮讚“諸利亞達”底輕率的茶餘酒後的閒談，是完全不相肖的東西。

不要說拉沙爾不是“純正”的黑格爾學徒，而是屬於“黑格爾左黨”，他痛烈地非難了以抽象的構成爲事的“右黨”云云。拉沙爾不是自己直接向諸君說過他是直接地從黑格爾借用了自己底見解麼？

(註一)請閱拉沙爾底“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既得權體系) 第二版, Leipzig, 1880年, 序文, 12—13頁。

但是，諸君或許要用着和法廷拒絕親族底證

言同樣的筆法，連“既得權體系”底著者底證言也欲拒絕的吧。我們在這裏並不打算從事論難攻擊。於是請把完全底局外的證人，“郭哥里時代概觀”底著者拉來。

諸君應當注意這位證人長長地而且照例聰明地陳述着的地方。

“在我們之中，信奉笛卡兒及亞里士多德的人很少，同樣地黑格爾底信奉者也並不多。黑格爾在現在早已是歷史上底人物。現代是具有別個底哲學的。而且黑格爾底體系之不備是可以充分洞見的。但是黑格爾所提出的原理，事實上是極近於真理的東西，諸真理底某一方面，依着這位思想家之賜，纔真具有了可驚的有力的姿容，這是應該承認的。黑格爾底個人的功績是從諸真理之中發見了幾多底真理。這許多底真理，雖不是專屬於黑格爾底體系，而屬於自康德，費希特時代以來底全德意志哲學，但在黑格爾以前，沒有像在黑格爾底體系那樣地由誰明白地公式化，而且強力地敘述過。”“第一先把使當時（十九世紀之初）支配着法蘭西人及英國人之間的虛飾的懦怯的見

解，和一般德意志哲學及特別是黑格爾底體系，區別得極爲明白鮮明底有益的根本（一切進步底根本）指出吧。‘真理是思維底至上的目的，探求真理吧，因爲真理之中具有福祉的緣故。無論怎樣的真理，牠是優於一切非真理的。思想家底第一義務，就是在怎樣的歸結之前也不退縮。思想家應該具有爲着真理便可以把自己所最愛的意見也犧牲底雅量。謬誤是一切破滅底根源，真理是至上底福祉。又是其他底福祉底根源。’爲要評價康德時代以來底全德意志哲學所共通的，但是爲黑格爾所特別勇敢地發表的，這學說底非常的重要性，就應該想起當時其他學派底思想家用着怎樣奇怪的怎樣偏狹的條件去局限了真理。其他學派底思想家之所以研究哲學，不外爲要“正當化着自己底尊貴的所信。”就是說他們不是找求真理而是找求自己底偏見底擁護。他們坦然自白了從真理之中取出自己所喜歡的東西，討厭的真理一切給與排斥，中意的謬誤，在他們看來比公平的真理還要願望。這樣不爲真理勞心而爲是認自己所中意的偏見而苦心勞形的態度，德意志底哲學者（尤其是黑格

爾)就稱牠爲“主觀的思維”了。(實在!我國主觀的思想家諸君把黑格爾當做煩瑣哲學者而罵倒的，怕不是因爲這個緣故?——著者)又把牠叫做不是爲真理底活的欲求底哲學的思維，而是爲個人的滿足底哲學的思維。黑格爾嚴厲地詰責了這種空漠的有害的遊戲。(聽呀!!)有名的“思維底辯證法的方法”作爲救濟這種迴避真理而遁逃於個人的希望和偏見底滿足的傾向所必要的準備手段，而爲着黑格爾所提出了。“思維底辯證法的方法”底本質由次點成立。即：思想家不可滿足於任何肯定的結論。他應該於思維底對象之中探求着有沒有和這對象在最初一瞥的時候所表示的東西矛盾的質和力。這樣地，思想家就不能不從全面去觀察對象。真理，在他看來，不外是一切可能的對立的意見底鬥爭底結果。而且依着這樣的方法，漸次地完全的全面的^{研究}可以出現，關於對象底一切現實的質之活的概念可以被構成，而代替從來底一面的對象概念了。現實底說明，成爲哲學的思維底本質的義務，而且極力注意於現實了。從來是對於這種現實不加研究，只圖便利自己底一面的偏見

地，把牠隨便地歪曲了的。(de te fabula narratur!)

“這樣地，認真不屈不撓底真理探求，遂取以前底很隨便的解說而代之了。但是，在現實上，萬物是依存於事情之如何，依存於時間和處所底條件的。——於是，黑格爾認為：不考察使一定底現象發生的事情和原因，只用從前判斷善惡所用的一般的修飾文句，一般的抽象的口頭禪，是不足以濟事的。即：各個對象，各個現象，都具有自己固有的意義。於是，在對於這些下着判斷的時候，就不能不把圍繞着牠底存在底環境加入考慮。這種規則，依着“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這個公式而表現了。即：一定底判斷，是應該在考察了一定底事實所依屬的一切事情之後，纔可以下的。”

(註一)

(註一) 查爾內謝夫斯基“俄羅斯文學底郭哥里時代概觀”。

聖彼得堡，1892年，258 —— 259頁。“概觀”底著者，特別地註釋着，那把考察所與的現象所依屬的一切事情的事，本來是什麼意思，說明得很清楚。所以，一並把這註釋引在這裏：“例如‘是有益的呢，還是有害的呢？’——這

個問題是抽象的。對於這，不能給與決定的答覆。雨往往是帶來利益的，有時，雖是很稀，也帶來害惡。於是，就不能不這樣地提出明晰的問題：‘在播了種之後，繼續連下了五個鐘頭的雨，這雨對於穀物是不是有利益的呢？——在這種場合，回答纔能明晰，成爲有意義的。‘這雨是非常好的雨’——‘但是在秋天收穫穀物的時期開始的時候，整整一個星期，繼續下着大雨的場合——這雨對於穀物是不是好的？’對於這的回答就是‘不不，這雨是有害的’，這也是明瞭而且至當的。在黑格爾底哲學，一切底問題都用着和這同樣的方法，被解決着。‘戰爭是有益的呢，還是有害的呢？’一般地對於這，不能與以決定的回答。應該先知道那是以什麼戰爭爲問題。萬事依存於時間和處所底事情。野蠻民族不大感到戰爭底害惡，而更深感到其利益方面。在文化民族看來，普通，戰爭是帶來利益的事少，帶來害惡的事多。但是，例如，1812年底戰爭，是救助俄羅斯民族底戰爭，馬拉頓底戰鬥是人類史上最有益的事件。‘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這個公理底意味就是這個。即：對象和其一切底質及特性一起被表象着，並且在圍繞着那對象底存在的環境被表象着，而不在這種環境及活的特性底抽象，被表象着的場合，關於這種對象的

概念，就是具體的。(抽象的思維，是把對象從其環境及活
的特殊性抽象而表象的，因而，這種抽象的思維所下的判
斷，在現實的生活看來，是無意味的。)”

這樣的，依着一方底陳述，黑格爾哲學底特徵，
就是，最注意深微地研究着現實；對於所與的一切
底對象取着最認真的態度；及考慮着那些制約着
或隨伴着對象底存在的時間和處所底一切事情，
而於其活的環境之中研究對象的。英·格·查爾內
謝夫斯基氏底陳述，在這一場合，是和埃夫·拉沙
爾底陳述同一的。但是其他底人們却欲使我們相
信黑格爾哲學，是空虛的煩瑣哲學，其一切底祕密
都在於“諸利亞達”底詭辯的引用。密海羅夫斯基
氏底陳述，在這一場合，和衛·衛氏及其他許多現
代俄羅斯著述家底陳述，是完全一致的。證人們底
這樣的證言底不一致，可以用什麼來說明呢？用什
麼來說明，這隨諸君底方便，但是諸君應該記着拉
沙爾和“郭哥里時代概觀”底著者是通曉着自己所
研究的哲學，而密海羅夫斯基氏及衛·衛氏及其
同事諸君，却的確對於黑格爾底著作連一冊也沒
有勞心去研究過的。請注意“概觀”底著者，在辯證

法的思維底說明之中，連一句說及‘諸利亞達’底話也沒有。密海羅夫斯基一派，那麼頑固地，那麼誇勝似的爲遍示一切觀客而抬出的話語，他（“概觀”底著者——譯者註）爲什麼沒有注目到呢？諸君只要再回想一次“郭哥里時代概觀”底著者是通曉着黑格爾哲學，而密海羅夫斯基一派是一點也不懂得牠的事就好了。

或者讀者喜歡想起“郭哥里時代概觀”底著者以外的關於黑格爾的說話也未可知。

讀者許要舉出有名的論文“對於土地共有的哲學的偏見的批判”吧？‘諸利亞達’在這篇論文的確被論列着。而且在外觀上，‘諸利亞達’被寫成觀念論者黑格爾所最愛的東西，但是那不過是外觀吧了。著者論着財產底歷史，而斷定財產是在其發展的第三底最高階段復歸於自己底出發點的，就是對於土地及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讓席於社會的財產。這樣的復歸——著者說——是出現於發展底一切過程之中的一般法則。著者底論據，在這場合，實際上不外是‘諸利亞達’底引用。其中包含着著者底論據底本質的缺憾。就是說著者底論據是

抽象的。財產底進化，沒有和具體的歷史條件關係地被考察着。所以，著者底論據，雖是銳利的，光輝的，但是難於首肯的。那是只使人驚愕，使人感嘆，而不是使人領會的東西。但是，黑格爾是要負“哲學的偏見底批判”底著者底論證上之這種缺陷之罪麼？如著者自身所說一樣，黑格爾是忠告了在考察一切底對象的場合，熟考着一切底具體的條件，時間及處所底一切事情，而把握現實底根柢。所以，若是依照其忠告去考察對象，著者底論據，也是抽象的麼？恐怕不會是抽象的吧。在那樣的場合，這論文裏的確不會有如我們所指摘那樣的缺陷吧，我想。那末，著者底這樣的缺憾，是因什麼而起的呢？那是因為“對於土地共有的哲學的偏見底批判”底著者，一邊反對着自己底論敵底抽象的論據，一邊却忘了黑格爾底正確的忠告，不忠實於自己所引用的思想家自身底方法的緣故。他熱心於論爭而做了這樣的錯誤的事，這是我們所以為遺憾的。但是關於“哲學的偏見底批判”底著者，在這一場合，不懂利用黑格爾底方法，也是黑格爾之罪麼？究竟，從什麼時代起，成了評價哲學體系，

不依其內面的內容，而依着引用其體系的人所偶爾犯了的謬誤而評價的呢？

又無論這論文底著者怎樣用力於‘諸利亞達’底引用，就在這一場合，著者也不是把‘諸利亞達’作為辯證法的方法底最愛的東西而指示的。在這場合，‘諸利亞達’，在他看來，不是基礎，而是某種明白的結果。辯證法底基礎，其主要的特徵，在他底下面底話語之中被表示着。“某種傾向強大起來，或某種內容發展得更高的結果，由其內容或傾向不斷地生着形態底交替，鱉蛻……理解了這種永遠底普遍的大法則的人，研究了適用這種法則於一切現象的人，這樣的人們就能够完全泰然地把握着那使他人周章狼狽的機會”云云。

“依着某種內容所生出的形態之不斷的交替，不斷的鱉蛻……”辯證論者把這樣的“形態的鱉蛻”看做實際上永遠底普遍的大法則。在現代，沒有得着辯證論者底這種確信的，只有沒有勇氣去正視真理，（雖是依着謬誤之助）而努力固守自己底尊貴的偏見的社會科學底某一部門底代表者而已。

我們更不能不稱道德意志底觀念論者們底功績。他們從現世紀底初頭就已不倦地反覆着說了：形態是不斷地交替，蠶蛻的，牠又是生出這種形態的內容底強大化底結果。

我們，恰如德意志底觀念論者即辯證論者所思想的一樣，已把一切底現象轉化於自己底對立這個問題，“一時”無考察地說過了。在這裏希望讀者同意於我們底意見，看做這個問題元來是可以全然不考察地濟事的。在應用辯證法的方法於現象底研究的場合，諸君就不可不記憶着，形態是因爲“其內容底更高的發展底結果”，不斷地變化着的。若要知盡對象，諸君便不能不於其整個上去追跡形態底這種蠶蛻的過程。但是新形態是不是和舊形態對立的呢？這是經驗可以示給諸君的。預先知道這件事，完全不是重要的事。自然，理解了問題的一切法律學者，會立脚於人類底歷史的經驗而告訴諸君以一切底法律制度遲早要轉化於自身底對立吧。即：法律制度在現在可以滿足某種社會的必要。而且因爲這些必要，所以現在，是有益的而且必然的。但是，後來，法律制度益發不能

滿足這些必要，遂轉化而爲這些必要底充足之妨礙，由必然的東西一轉而爲有害物——而且於這時候被揚棄着。無論什麼東西都好請拿來看看吧。就是文學底歷史也好，就是植物底種底歷史也好。這麼一來，凡有進化底地方，無論何處都可看見和這同樣的辯證法吧。但是，還欲再進一步研究辯證法的過程而從關於在進化底各一定過程併立着的現象底對立性的學說之檢核出發的人，由不正確的目的也可以接近問題。

當選擇爲這樣的檢核底見地之際，常有極多底自由意志的東西出現。這個問題應該從具體的方面去觀察。換句話說，就是應該究明着所謂爲所與的內容所制約的形態之不可避的交替，畢竟是怎樣的東西。這不過是用別的話語來表現同樣的思想。但在檢核這種不可避的交替的場合，早已沒有自由意志存在的餘地。爲什麼呢，因爲研究家底見地是爲形態及內容底性質自身所決定的緣故。

依着昂格思底話，黑格爾底功績在於他始由現象底發展底見地，始由其發生及消滅底見地，觀察了一切現象。密海羅夫斯基氏說，“黑格爾是不

是在這個着了先鞭還是問題，但總之，不是最後的人。現代底進化論——即斯賓塞底進化論，達爾文主義，及心理學，物理學，地理學等上的進化底觀念——和黑格爾主義並沒有何等共通之點。”(註一)。

(註一)“魯斯可挨·保額特保，1894年，第二冊，二節，150頁。

在自然科學一步一步地確證着關於量之轉移於質的黑格爾底天才的思想的時候，能夠說黑格爾主義和現代底自然科學沒有何等共通之點麼？不錯，黑格爾不是發表了這種“轉移”底“最後”的人。但是，縱令可以這樣說，那也只和達爾文不是發表了種底可變性的“最後”的人，奈端不是最後的奈端主義者底說話依着同樣的理由吧了。諸君欲什麼呢？人類底理性底發達行程，是這樣的東西呢！例如，發表正確的思想吧。這麼一來，諸君必不會成爲那思想底最後底擁護者。說着愚劣的事吧——縱令——人們很愛好牠，諸君還是要成爲擁護着支持着那種愚劣的事底最後的人的危險。

這樣地，就是從我們底謙遜的思想看來，密海

羅夫斯基氏似乎大有成爲“社會學上的主觀的方法”底“最後”底信奉者之危險。但是，說句實在話吧，我們並沒有悲觀着理性底這樣的發達行程的原因的。

我們要向能够對於世界中底所有一切還有許多的東西和此外“抗辯”着的密海羅夫斯基氏，提議請他來反駁下面的命題。即：到處有着進化底觀念，在“心理學，物理學，地理學等”上面，這種觀念必定和“黑格爾主義”有共通之點；即無論在最近那一種進化學說必定要反覆着黑格爾底某種一般命題。被反覆着的只某種一般命題，而不是全部。爲什麼呢，因爲許多現代底進化論者，沒有適當的哲學的素養，而只抽象地一面地理解着“進化”這一事的緣故。例如像上面所舉的紳士諸君，都斷言着自然和歷史都不飛躍。這樣的人們，如若知道黑格爾底論理，必定可以獲得許多的利益。密海羅夫斯基氏可以以反駁我們。但是，密氏若忘記了只依斯巴索維智氏底“刑法教科書”及魯優伊斯氏底“哲學史”上的知識是不能反駁我們的事，那就麻煩了。密氏應該花點工夫去研究黑格爾自身底著

作吧。

我們雖說進化論者們底現在底學說常“與黑格爾主義有多大底共通點”，但我們却不是主張着現今底進化論者是從黑格爾借用自己底見解。事實適得其反。他們，關於黑格爾主義，屢抱着和密海羅夫斯基氏同樣的錯誤的觀念。但是，他們底理論，縱使是一部分，若是成爲正當的理論，而爲‘黑格爾主義’底新的證例，那末，這只是表示着這位德意志觀念論者底思想之可驚的力量。即：不啻讀過黑格爾著作的人們依着事實之力，依着“現實”底明白的意義，勢不得不依照黑格爾所說一樣地說話了。對於黑格爾要望這個以上的勝利，那是困難的。讀者許會蔑視他，但是，生活却在確證着他底見解。

德意志底觀念論者們底見解，在剛纔所示的方面，直接地影響德意志底自然科學到什麼程度呢，直到今日還是苦於不能明言。固然，現世紀底前半期，在德意志，自然科學者尙且要在大學底課程裏涉及哲學，像赫克爾那樣的生物學大家，現在是無疑地對於自然科學者底進化理論表示着

敬意。但是，自然科學是德意志觀念論底一個死對頭。德意志觀念論底長處，是包含於關於史的進化底種種方面的理論之中。關於這些理論，密海羅夫斯基氏應當記着下面底事——如果密氏在些什麼時候知道這件事——即對於宗教，美學，法律，經濟學，歷史，哲學等底研究，給與完全新的姿容的思想家及研究家之輝耀的“蒲列耶格”（七星），實都輩出於黑格爾學派之中。又當收獲最多的幾時代之間底一切“訓練”之際，幾多底大家之中，在其學問上底新見解及進步之點，沒有一人不受黑格爾底影響。密海羅夫斯基氏，對於這件事也以爲“能够抗辯”麼？如以爲能够，就請隨便反駁好了。

密海羅夫斯基氏，爲要使不知道對於黑格爾翻了叛旗的伯林斯基底失禮的話柄“哲學的蠢貨，埃哥爾·夫埃德羅維奇”底祕密的人理解起見，一邊論着黑格爾而努力企圖斯樣的反駁。

密氏“爲了這個”從昂格思底著書“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倭更·丟林氏底科學底變革）舉出兩個例來。（何

以不從黑格爾自身舉例呢？在“知道祕密”的這位著述家看來，這樣做是更方便的吧……)

昂格思說，“燕麥底穀粒，一遇着便利的條件，穀粒便發芽。而且依着這一事，作為這樣的東西底，即作為穀粒底穀粒，便被否定着，莖便代替穀粒而生。這莖就是穀粒底否定，植物發育而結實，即結成新的燕麥底穀粒，而且在這些穀粒成熟了的時候，莖便枯朽。即：為穀粒底否定之莖，其自身也被否定着了。其後，“否定”及“否定底否定”底同一底過程，不計幾回無數(看呀!!)地被反覆着。在這種過程底根柢就有矛盾。即：燕麥底穀粒，是穀粒，同時也不是穀粒。為什麼呢，因為牠常在現實的或可能的，發展之中的緣故。”不消說，密海羅夫斯基氏對於這件事也是能夠抗辯的。於是，在密海羅夫斯基氏，這種魅惑的可能性就變為如次的現實性。

“第一底階段，即穀粒底階段，是特治斯 (thesis) (命題)，到被形成為穀粒底第二底階段是安智特治斯 (Antithesis) (反對命題)，第三底階段是新特治斯 (synthesis)，即是綜合。(密海羅夫斯

基氏決意通俗地寫。所以把說明及翻譯及希臘語並存。)這些合在一起而構成‘諸利亞達’(三分法),即構成‘諸利霍特米耶’。這是生物一切底運命,即:生物發生,發育,而且作成自己反覆底端緒而死滅。不消說,這種過程底各個底現象,在讀者底記憶裏無論怎樣多也可以立即浮現出來。黑格爾底法則,在全有機界是正當的(我們目下就不再往前說)。但是,倘把上面底例少爲綿密地觀察一下,就可知道這種歸納是極淺薄的,靠不住的。在先是穀粒,莖,及再爲穀粒,或說正確一點,就是穀粒之羣。但是,植物在結實之前,是不開花的麼?在說及燕麥及其他含有經濟的意義的草木的場合,我們是把播下的穀粒,莖,收穫的穀粒置諸念頭的。但是,沒有何等底根據可以認爲植物底生活盡於這等底三個契機。在植物底生活上,開花底契機是伴着極度的而且特殊的努力的。花不是直接地由穀粒而生。因而若進而用黑格爾底用語來表現牠,就不是‘諸利霍特米耶’,最少是‘查特拉霍特米耶’(四分法)。莖否定着穀粒,花否定着莖,實否定着花。就從這一點看來,忽略着開花底契機的事,已

有重大的意義。在黑格爾時代以穀粒爲植物底生活底出發點的事，許是可被容許，又若從經濟的見地看來，就在今日，這件事或許也可容許吧。即：經濟年度是由播種始的。但是，植物底生活不是從穀粒開始。今日，如我們所熟知一樣，穀粒底構造是極其複雜，穀粒自身也由細胞底進化而成的東西。又植物底增殖所必要的細胞，也剛在這開花底時期被形成着。所以，在植物底生活之例，世人隨便地不正確地選定其出發點。他們就人爲地而且隨意地把一切的過程推進‘諸利霍特米耶’底圈內去。”(註一)

於是，結論就是“現在已經不是可以相信燕麥是照着黑格爾所說一樣地生長着的時期了”。

(註一) 引用“魯斯可愛·保額特保”第二節，154——157頁。

萬物流轉而變化。在我們底時代，即在寫着這些文章的本人在當學生而從事於自然科學的時代，燕麥是“黑格爾流”(如黑格爾所說一樣——重譯者註)地生長了。但在目前，“我們熟知”着這是無常識的事。在現在，“Nous avons changé tout ce-

la”（我們完全地把這個變更了）。但是，“我們”所說着的東西自身“我們”是充分地“知道”得很清楚的麼？密海羅夫斯基氏從昂格思所借來的例底說明方法，和昂格思自身底說明，是完全相異的。昂格思說：“所謂穀粒這種東西被揚棄着，被否定着。而且從穀粒發育了的植物，即穀粒底否定和穀粒交替着。究竟，這種植物底生活底正常的循環是怎樣的呢？植物生長，開花，受胎，最後再生燕麥底穀粒。（註一）穀粒成熟了的時候，莖便枯死，這時，莖被否定着。而這一否定底結果，就是再生燕麥底穀粒。但是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同樣的東西成爲十，二十，三十了。”（註二）在昂格思，穀物底否定是一叢底植物全體。而且在植物之這種生活循環之中，就中開花和受胎是算在裏頭。密海羅夫斯基氏，“否定着”植物，而以莖這個名詞來替代牠。這是週知的，莖不過是構成植物底一部分的東西，明顯地是爲植物底其他底部分所否定的。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全肯定是否定的）。但是，全然是因爲這個緣故，密海羅夫斯基氏“否定”着昂格思底話語而以自己底話語代替牠，即：

莖否定着穀粒，花否定着莖，實否定着花，所以最少是‘查特拉霍特米耶’（四分法）——密氏悲叫起來。這是不消說的事，密海羅夫斯基君，但是，一切這種事在足下和昂格思論爭的場合……（怎樣說纔是更穩當的說法呢？）……只是證明足下尙且不辭變更着論敵昂格思底話語這個“契機”而已。這種態度是有一點……“主觀的”。

（註一）本來，昂格思是論着大麥底穀粒，沒有論及燕麥底穀粒，但是這不消說可以隨便。

（註二）“倭更·丟林底科學底變革”，第一版，第一篇，111—112頁。

一度置換底“契機”一完成了牠底工作，討厭的‘諸利亞達’便像卡片底屋子似的飛失了。足下把開花底契機忽略了，但是“忽略了開花底契機的事是有重大的意義的”——俄羅斯底社會學者（密海羅夫斯基）這樣地非難着德意志底社會主義者（昂格思）。但是這是讀者所知道的，開花底契機，不是昂格思把牠忽略了，而是密海羅夫斯基氏在說明昂格思底思想之際忽略了。在學術上，這種“忽略”，雖是全然是消極的，但有重大的意

義，這也是讀者所知道的。密海羅夫斯基氏，就是在這裏也許醜惡的“契機”加進問題之中了。但是怎樣說纔好呢？“諸利亞達”是那麼可厭的東西，戰勝論敵是那麼中意的事體，有名的“蠢貨”底“全然不知祕密的人士”是那麼輕信的！

我們生來都是無垢。

我們尊重我們一切底名譽。

但是，世上却有全然不本意而犯着的衝突。

花是植物底機關。作為這樣的東西的花其不會否定植物的事，恰如密海羅夫斯基氏底頭腦不否定密海羅夫斯基氏的一樣。但是，“實”，說正確點就是受胎胚球，把牠看做新生活展開底出發點的時候，便是所與的有機體底事實上底否定。昂格思在植物底生活循環底觀察上，第一着，就觀察着由受胎胚球底植物底發育，到受胎胚球底再生產。密海羅夫斯基氏板起博識家底博學臉孔說，“植物底生活是由穀粒開始的。我們如今充分地熟知着”云云，總之我們如今知道胚球在開花底時期受胎的。不消說，昂格思底深知這件事並不劣於密海羅夫斯基氏。但是究竟這可以證明什麼呢？如果密海

羅夫斯基氏希望的話，就把穀粒來代替受胎胚球也是可以的。但是，無論如何，植物底生活循環底意義是不變的。“諸利亞達”不是被放棄的。燕麥還是“黑格爾流”地生長的。

順便附說一句，假定“開花底契機”可以顛覆黑格爾學徒底一切論據。這麼一來，密海羅夫斯基氏將怎樣處理隱花植物呢？密氏果將置牠於‘諸利亞達’底範圍裏麼？那是亂暴的說話。爲什麼呢，因爲在這樣的場合，屬於‘諸利亞達’的東西，要莫大地增加起來的緣故。

但是，我們本來只爲研究密海羅夫斯基底思想而提起着這個問題。我們自身依然確信着，雖說有“開花”底契機，也不能拒絕‘諸利亞達’的。但是單是我們這樣想麼？不，不是這樣。試舉一例，專門底植物學者埃夫·班·智格姆說，“某種植物底形態，無論是怎樣的，而且無論牠是依着這種形態而屬於怎樣的部類，那植物底軀幹是由其他底軀幹發生的。後者是比前者先存在，前者是從牠分支的。這種植物底軀幹，現在，又於或一時期從其塊團之中使某一部分分支，這些部分就成爲新的軀

幹底出發點，成爲芽……。總而言之，軀幹是如其生長一樣地被再生產的，卽是分離。”

(註一)“Traité de Botanique” par ph. Van-Tieghem,
2-me édition première partie, paris. 1891. P.24.

請你看一看。可尊敬的博學者，學會底會員，博物館底教授下着和真正底黑格爾學徒同樣的判斷，說：植物底軀幹第一始於分離，又再歸於牠。關於“開花底契機”是一句也沒有說！我們自己也很知道：密海羅夫斯基氏不能不因此甚爲失望。但是，這是無法的。如周知一樣，真理是比柏拉圖還要緊要的。再讓一步，假定“開花底契機”是顛覆‘諸利亞達’的。這麼一來，若要固持“黑格爾底用語”就成爲不是‘諸利霍特米耶’，最少要成爲‘查特拉霍特米耶’（四分法）。“黑格爾底用語”使我們想起“他底英智克羅拍第（Enzyklopädie）百科全書）”來。一打開“英智克羅拍第”底第一篇，我們就從那裏知道下面的事。卽：諸利霍特米耶多有轉化於查特拉霍特米耶的場合，一般上，諸利霍特米耶本來是支配着精神界的。（註一）所以，燕麥雖如班·智格姆所確證一樣，是“黑格爾流”地生長着，但黑

格爾在思索燕麥的場合，如“Enzyklopädie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drisse”所保證着一樣，是密海羅夫斯基氏流的。這不是多麼不可思議的麼？“她上他那裏，他上我這裏，我上廚子彼得爾謝那裏。”

(註一)“Enzyklopädie” erster Teil, S. 230. Zusatz.

密海羅夫斯基氏爲着啓蒙“不知祕密的人們”起見，從昂格思借來的其他一例是和盧梭底學說有關係的。

“依着盧梭，未開人及在自然狀態的人類，是動物般地平等的。但是人類底特徵，就是具有完成化的能力。這種完成化是跟着不平等底發生一齊開始的，爾來，文明之其後的步伐，無一不是矛盾。‘在表面上，這是各個人之向着完成化底一步，但在事實上，却導出了人類底破滅……鍛冶和農業——依着其發見而帶來大革命的就是這兩種技術。從詩人底見地看來，金和銀，由哲學者底見地看來，鐵和穀——使人類文明化着，使人類墮落了。’不平等繼續發展而達到其最高點之後，再於東方諸國底專制政治上變化成普遍的凡人底普遍

的平等。即：復歸於自己之出發點。爾來，其後底過程，就以同一底秩序導來社會契約底平等。”

密海羅夫斯基氏這樣地傳達昂格思底引用例。縱使這是怎樣當然的事，在這一場合，密氏也是“能夠抗辯”的。

密氏說，“我們關於昂格思底說明能夠指摘出一些(缺點)來。但是在我們看來，重要的事只是知昂格思對於盧梭底論文(“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關於人類不平等底起原和根據的講話)底評價。他不涉及盧梭是正確地理解着歷史行程呢，還是不正確地理解着呢這個問題。他只關心着這事：即盧梭“在辯證法地思維着”的事，就是盧梭看取了進步底內容這種東西，而企圖可以適用黑格爾底公式——否定及否定底否定——來說明牠這件事。但是，縱使盧梭不知道黑格爾底辯證法的公式，這也是實際上可以有的事體。”

這些話不過是對於昂格思所奉持的“黑格爾主義”之最初底前哨的攻擊。攻擊更在一切的戰線(sur toute ea linge)……行着。密氏又說：

“盧梭是不知道黑格爾地，黑格爾流地。辯證法地思維了。何以不是保爾特爾及其他任意的人，而特別是盧梭這樣的呢？因為一切底人類，由其本性這種東西看來是辯證法地思維着的，但不僅在其天稟底才能之點——在這一點不弱的人很多——而由其智的傾向及世界觀底性質看來，盧梭也比同時代底儕輩遠出一頭地，於是盧梭遂被選出了。但是，這樣的特殊底現象，不是可以拿來做普遍的規則底證明的。但是這也是神底事業。我們對於盧梭有着興味，重視他的第一個理由，是在於他始行深刻地充分地曝露文明底矛盾性，在一方面矛盾就是辯證法的過程底必然的條件。但是盧梭所發見的矛盾和黑格爾的意味上的矛盾，並沒有何等底共通點：這是應該注目的。黑格爾底所謂矛盾，就是由在運動，變化底不斷的過程之中的（即順次地依着三個道程的）各個事物，於各個底所與的時間底單位，是“這事物”同時“不是這事物”這件事而成立的。若把發展底三個妥當的階段，分別地考察，則在黑格爾，矛盾宛然是成爲變化，運動及發展底基礎。盧梭也說及變化過程。但

是，他決不在變化底事實自身之中看見矛盾。無論在“Discours de l'inégalité”，抑在其他底著作，他底論究底大部分，可以要約於知的進步伴着道德的退步這一點。在那裏明顯地是和辯證法的思維全然沒有何等關係的。在這些論究之中，沒有“否定底否定”，不過指出在某種現象羣上的善及惡底同時的存在而已。而且和辯證法的過程底類似，都是依據於“矛盾”這一語。但是，這一事不過是問題底一面。此外，昂格思在盧梭底所論之中，看到明白的‘諸利霍特米耶’三分法)。即：在原始的平等之後，生起否定牠的不平等，其後，又生起了否定底否定——即在東方諸國底種種專制政治，在漢，斯爾坦，謝夫底權力之前，萬人都成爲平等的。‘這最後底不平等底階段，是一個極限點。這個極限點完了一個週期之後，又使我們復歸於出發點’。但是歷史不停留於這件事，‘而展開着新的不平等云云……’。括弧之中所引用的話語就是盧梭底真實底呼聲。這作爲盧梭是黑格爾流地思維着這一事底明白的證據，在昂格思看來，是很重要的話語。’

(註一)

(註一)一切這些底拔萃是由上面引用過的“魯斯可愛·哥
額特保”所引出的。

盧梭是“比同時代底儕輩嶄然露了頭角的。”
這是對的。他是在那一點嶄然露了頭角的呢？那是在於同時代底儕輩差不多都是形而上學者，而他却是辯證法地思維了的人這一點。他對於不平等底發生的見解，的確是辯證法的見解，縱令密海羅夫斯基氏否定着。

依着密海羅夫斯基氏底話，盧梭不過指出了文明史上底智的進步，隨伴着道德的退步的事。否否。盧梭不僅指摘了這件事。在他看來，智的進步就是道德的退步底原因。這件事，就是沒讀過盧梭的人也能領解。即：完成了大革命；破壞了原始的平等的鍊金和農業，在盧梭演了怎樣的腳色呢，這只須想一想上面底拔萃文就充分了。但是讀過盧梭的人，不消說不會忘記他底著書“Discours sur l'origine de l'inégalité”中底下面的話語。

“我所當爲的事，就是評價着種種底機會，即依着齋與變質於人類之中的事，能够使人類的理性完全化着，又依着使這種叫做人類的動物成爲

社會的動物的事，可以使人類變成邪惡的東西的種種機會’。

這種話語，是應當特別注目的地方，因為牠使盧梭對於人類底進步能力底見解鮮明的緣故。關於這種特性——進步能力，和盧梭同時代的人也說了不少。但是，在他們底思想上，這種特性就是從其自身之中創造出理性底進步來的幽幻的一種力。依着盧梭底意見，這種進步能力，“其自體決”不是“能夠進步”的東西。牠爲着自己底發展，需要着外部的不斷的刺激。和形而上學的見解比較，盧梭底這種見解，是辯證法的見解（對於智的進步之辯證法的見解）之最重要的一特殊性。關於這種特殊性，我們後面還不能不來討論牠。現在在這裏我們所認爲重要的，就是上面所引用的話語把盧梭底關於智的進步與道德的退步的因果關係的見解，表現得再明瞭不過的事。（註一）要說明盧梭底對於文明底行程底見解，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由密海羅夫斯基氏看來，盧梭不過單只指出“矛盾”而爲之垂了一掬上品的眼淚而已。但是，其實盧梭是把這種矛盾看做文明底史的發展底原

動力的。依着他底學說，市民的社會底開拓者，因而又是原始的平等底掘墓人，就是在自己底分下的土地圍起柵子而說“這是我的”的人們。換句話說，就是至於傷毀人類底道德性為止地，在人類之間捲起紛爭，唆動貪心的財產在演着市民的社會底基礎底脚色。但是財產底發生是以有幾分底“技術與知識”(de l'industrie et des lumières) 爲前提。這樣地，原始的諸關係，就全因這種技術與知識底發達之賜而沒落了。但是這種發達，導出私有財產底勝利，同時也使人類底原始的諸關係陷於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狀態。這就是盧梭學說。(註二)若把盧梭所指出的“矛盾”照着密海羅夫斯基式說明，而用以判斷盧梭，那末，至多使人覺得這位有名的日內瓦人不過是一位能夠想出治療人類底不幸的高級的道德的“進步的公式”的人，而且是一位多淚的“主觀的社會學者”吧了。但是，其實，盧梭是最厭惡這種“公式”的，一有機會他便把這個打破了。

(註一)對於懷疑的人們還有一節拔萃文：“J'ai assigné ce premier degré de la décadence des mœurs au

premier moment de la culture des lettres dans
tous les pays du monde” Lettre à M. l’abbé Ray-
nal, Oeuvres de Rousseau, Paris 1820. t. IV, P.
43.

(註二)請閱“Discours sur l’inégalité”底第二篇底最初。

市民的社會，在不能再存續下去的原始的諸
關係底廢墟之上發生了。而且這些原始的諸關係，
包藏了自身底否定底萌芽。在證明着以上底命題
的場合的盧梭，比方說，就是預先把黑格爾底思
想，即一切底現象揚棄着自己而轉化於其對立這
種思想，說明了。盧梭關於專制政治之所論，可以
看做黑格爾底思想之新的說明。

密海羅夫斯基對於黑格爾及盧梭表示着什麼
程度底理解，諸君可以自行判斷。密氏說“盧梭底
所說明顯地和辯證法的思維全然沒有何等底關
係。”又密氏還豫想着，“昂格思僅以盧梭使用了
‘矛盾’‘週期’‘向着出發點底復歸’等等底言辭為根
據，而隨便地把盧梭算入了辯證法底管轄去，”這
是多麼幼稚呵。

但是，昂格思爲什麼引用盧梭而不引用任意

的人呢？密海羅夫斯基氏說，“爲什麼不引用任意的人及保爾特爾，而引用盧梭呢？因爲一切人類，由其本性自身看來是辯證法地思維着的緣故”…

密海羅夫斯基呀，足下錯誤了。全部的人決不都是辯證法地思維着的。昂格思未嘗把足下所謂任意的人認爲辯證論者。昂格思只要通讀了足下底論文“被優·柔可夫斯基氏所裁判的卡爾·馬克思”，就會永遠地把足下歸入難於濟度的形而上學者底伴侶中間去吧。

昂格思關於辯證法的思維，說：“人類在未知道辯證法是什麼東西以前，許久之間，就辯證法地思維下來，那恰和散文這個名辭未出現以前，人類已說了許久的散文，同一情形。否定底法則，無論在自然上，在歷史上，又同樣地——在牠依然未被認識的範圍內——在我們底頭腦之中，都無意識地被實現着，但牠是依着黑格爾始被嚴密地公式化的了。”（註一）這是讀者所見到的，這裏所論，就是無意識的，辯證法的，思維，從這種無意識的，辯證法的，思維到意識的，辯證法的，思維，前途還很遼遠。當我們說着“極端是一致着”這個時候，實在，

我們自身就發表了對於事物的辯證法的見解，雖然自己並不覺得。當我們運動的時候，實在，就涉及實踐的辯證法，雖然也是沒有什麼懷疑。（所謂運動者就是實現化了的矛盾——這在前面已經預先說過。）但是，在運動及辯證法的警句，則未能脫離體系的思考方面形而上學底範圍。相反的，如人類底思想底歷史所證明一樣，在悠久的時代之間，形而上學是以幼稚的原始的辯證法為犧牲而越發有力的。而且其所以如此，也可以說是必然的。

“把自然分解為其各個的部分，把自然底種種現象及對象依着一定底部類而區分，把有機體底內面的性質聯繫於其多樣的有機的構造而研究，這些事情都是最近四世紀中自然科學底象徵之巨大的進步底基礎。但是同時，又依着這同一的原因而生出這樣的習慣，即：於其大的總體的聯繫之外的特殊性，去把握自然現象及自然對象，而且不於其運動去把握而於其不動的狀態去把握，不作為本質地可變的東西而作為永久地不變的東西去把握，又不作為有生命的東西而作為死物去把握，

的習慣。依着倍根及洛克，從自然科學移入哲學之中的這種方法，招來了最近數世紀底特異底一面性——即招來了形而上學的思維。”

(註一)“Herrn Eugén Dührings Umwälzung etc.”

2. Aufl., P.134.

昂格爾說過上面底話。我們又由他知道下面底事。即：“在近代哲學，辯證法也有偉大的代表者（笛卡兒及斯賓挪莎）。但其辯證法特別受了英吉利哲學底影響而越發傾向於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了。而且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又風靡了十八世紀底法蘭西人，最少在其專門底哲學的勞作上差不多沒有例外。但是，法蘭西人，在哲學以外底方面，能夠留給我們以辯證法底偉大的模範。浮上我們腦際來的，只有治德羅著‘拉模之甥’和盧梭底著作‘關於人類之間的不平等底發生’而已”。(註一)

(註一)同書，4—6頁。

昂格爾爲什麼說及盧梭而不說及保爾特爾及其他底任意的人呢？我想依着這個就可以明白。我們不能說密海羅夫斯基氏沒有通讀昂格爾底著書，那是密海羅夫斯基氏自己所引用而且爲密氏

所選擇的“舉例”底出典的。如果密海羅夫斯基氏要以“任意的人”云云的事來攻擊昂格思，那末，我們就只除了如次地推測以外沒有別種方法了。即：密海羅夫斯基氏在這種場合也在運用着我們在前面所知道的“契機”即故意歪曲自己底論敵底話語這種“契機”的。利用着這樣的契機的事，因為昂格思底書沒有俄譯，又因為對不懂德文的人說話那是有用的緣故，在密海羅夫斯基氏是更為便利的。那裏就有神底事業。那裏就有新的誘惑，又是“不本意地而犯罪了。”

諸神呀，你們果然快樂呀，

當我們底名譽顛翻而消逝的時候。(註一)

(註一)讀者諸君呀，請勿責備着這樣地引用了“蒲列克和拿耶·愛列拿。”我們是最近讀了密海羅夫斯基氏底論文

“達爾文主義及哩夫英巴哈底阿列特卡”而受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

關於密海羅夫斯基氏的就此結束，讓我們回頭來觀察德意志觀念論者們自身 (An und für sich) 吧。

像前面所說一樣，自然科學是德意志底思想

家底短處。所以，他們底主要的功績應該求諸哲學及歷史底種種方面。現在，在這裏預先附說一句，這樣的事，在當時是不得已的事體。自稱為科學底科學的哲學，常包含着許多底“世俗的內容”。就是說，常涉及許多自然科學上底問題。但是哲學底這種“世俗的內容”也隨着時代之不同而相異。例如現在，若只從近代哲學史上取例來觀察，則在十七世紀，哲學者專主是涉及數學和自然科學底問題。十八世紀底哲學，爲着自己底目的，雖利用了前時代底自然科學上底發見和理論，但是這一世紀底哲學自身也以康德爲代表者而涉及自然科學。在法蘭西，當這個時候，社會問題出現於前舞台了。十九世紀底哲學者，也專主地繼續着處理同一問題，雖然是從別一方面去接近。例如謝林格率直地說，“我把歷史問題底解決認爲先驗哲學底最大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怎樣的問題呢，現在馬上就可以明白。

假如萬物是流轉着，變化着，一切底現象是否定着自己的，就是說假如沒有像不至于最後成爲有害物而轉化于自己底對立那樣的方便的制度，

則求“完全無缺底立法”就是愚蠢。在一切時代，一切民族看來，思索更好的社會組織，是不可能的事。一切底東西，在其處所，在其時候，都是善的。這樣地，辯證法的思維，排除了一切底烏託邦。

證辯法的思維，因為“人類底本性”（這種一見髣髴是不變的標準的“人類底本性”如我們所見一樣不斷地為十八世紀底啓蒙主義者及十九世紀前半底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所利用。蒙了和一切的現象共通的運命，即因為“人類底本性”這種東西被認為可變的東西的緣故，更加不能不把一切底烏託邦排除了。

同時，啓蒙主義者及夢想家所一樣地擁護的，而且被表現于理性即意見支配着世界的話語之中的，素朴的觀念論的歷史觀，也被一掃了。黑格爾說，不消說理性是支配着歷史，但是那不是理性支配着星底運動的意味。即：那是合則性底意味。星底運動是合則的，但是不待言星關於這種合則性是沒有何等底觀念的。關於人類底歷史的運動也是一樣。在人類底歷史的運動之中，有其自己底法則，這是一點疑問也沒有的。可是這不是人類意識

着這種法則這種意味。也不是說這樣地，人類底理性，我們底知識，我們底“哲學”就成爲歷史運動底主動力。米涅爾巴底貓頭鷹，入夜纔開始飛翔。在哲學開始描着灰色底構造圖于灰色底素地之上的時候，在人類開始反省着自己底社會組織的時候，不能用着確信說，這個社會組織已經是時代落伍而要新的秩序交替。而且這種新的秩序底真正底本質，是在耗盡了自己底歷史底使命之後，始可知道而且再明白地知道的。米涅爾巴底貓頭鷹還是入夜纔飛翔的。這聰明的鳥底週期的空中旅行，不消說是極有益的旅行，並且那也全然是必要的旅行。但是，就使要依這種空中旅行去說明一些什麼，那是全然不可能的事情。這種空中旅行自身是需要說明的。的確是等待說明的，爲什麼呢，因爲其中有特殊底合則性的緣故。

米涅爾巴底貓頭鷹底飛翔之中的合則性底認識，全然成爲對於人類底智的發達史的新見解之基礎。一切時代底，一切國民底，一切傾向底，形而上學者，一度體得某種哲學體系，便認牠爲真理，無條件地把其他底一切體系看做虛偽。他們不過

知道抽象的觀念之間底抽象的對立即真理與謬誤吧了。所以，在他們看來，思想底歷史不過是一部分悲慘的謬誤和一部分滑稽的謬誤底混沌的混合底東西，這種謬誤底愚劣的跳躍終于要繼續到真的哲學被思索得的光榮的時代為止。

形而上學者中底形而上學者讓·巴智斯特·賽伊也這樣地看了自家之學底歷史。他以自家之學底歷史中除了謬誤之外什麼也沒有為理由，不勸人去研究其歷史。觀念論者即辯證論者，就不這樣地觀察問題。他們說，“哲學是其時代底智的表現。各個底哲學在其自己底時代是真理，在其他底時代就是謬誤。”

但是，假若只在現象是合則的這種意味上，理性支配着世界，又比方說假若在人類底社會的統制及歷史的運動上，理念，知識及“教化”都不是人類底指南針，那末，人類底自由在那裏呢？人類不像小孩子一樣喜歡無益的遊戲地，又縱使不為盲目的力所愚弄，不為被和自己無關係的力所愚弄的玩具底任務地，“判斷着，選擇着”的領域在于什麼地方呢？

雖是舊有的，但是永遠是新的，自由與必然這個問題，在十九世紀底觀念論者之前出現了。這個問題，同樣地也在前世紀底形而上學之前出現，也在埋頭于思維與存在底關係底問題的一切哲學者之前明晰地出現了。這個問題，像 Sphinx 似的，向着這些思想家底每個人說，“向我解着謎吧，不然的話，就要食盡你底體系啦。”

謝林格把解決適用於歷史的場谷之自由與必然底問題，認為先驗哲學底最大的重要任務。先驗哲學，解決了自由與必然的問題麼？又怎樣地解決了牠呢？

諸君應該注意，無論在謝林格看來，抑在黑格爾看來尤其在適用於歷史的場合，這個問題都成了一個難問題。而從純人性論的見地看來，則這個問題可以看做已經解決了的。

這一點是不能不說明的，所以現在就來說明，希望諸君充分注意。因為這，是極其重要的論題的緣故。

磁針向北傾斜。這是起于特殊底物質底作用，而這種特殊底物質自身則從屬於某種法則，即物

質界底法則。但是磁針並不覺知這種物質底運動。磁針關於這種物質底運動，些少的觀念也沒有。向北傾斜，是由於在自己是便利這個簡單的理由，自己全然和外部底一些原因無關係地指着北方。磁針是這樣想的吧。磁針是把物質的必然性作為自己底精神的自由而表象的。

萊蒲尼志欲以這例來說明自己底對於意志底自由的見解。斯賓挪莎也以同樣的例說明着全然和萊蒲尼志同樣的見解。

某種外部的原因，一傳幾許運動量於石頭，不消說，運動在其原因已不作用之後，還繼續了一些時間。這種運動底繼續，必然地依從着物質界底法則。但是諸君可以這樣想像，即：石頭是能思維的東西，雖然意識着給與自己滿足的運動，但不知其原因，又在拋自己，尙不知道有一些外部的原因一般地存在着。在這樣的場合，石頭怎樣地表象着自己的運動呢？石頭一定是把自己底運動作為因為自己底希望底結果，作為因為自己底自由選擇底結果，而表象的吧。即：石頭要獨語吧：“我願意運動，所以運動。”“一切人類所誇耀着的人類的自由

也是這一類的東西。人類雖意識着自己底志向，但不知道使這種志向生起的外部的原因——人類底自由的本質，是歸着於這一點的。所以小孩子把成爲自己底食料的牛乳想像做可以自由地希望的東西。”……

今日底讀者諸君底多數，還要認爲這樣的說明是“粗雜的唯物論的”說明吧。而且要驚訝着純粹底觀念論者萊蒲尼志怎樣能夠說出這樣的說明吧。讀者底多數要這樣地附言吧，“在一般上看來，比較也是不成爲說明的，而且縱使把磁針或石頭與人類從幻想上比較，那更不成爲證明。”關於這件事，我們預先指出下面一事。即我們一想起人類底腦裏每日所行的現象，這種比較便不是幻想的而成爲事實。十八世紀底唯物論者，已經把腦纖維底一定底運動順應着頭腦底各個任意底運動指出了。對於磁針及石頭而被看做幻想的事，在對於頭腦的場合，就成爲不可爭的事實。依着必然這種定命的法則而行的物質運動，其中事實上伴着所謂思想底自由活動。在一看觀念論者萊蒲尼志底唯物論的所論的時候，奇異之感極其當然地要湧現

起來，關於這種感覺，不可不記憶着下面這一點。即：如我們已經預先說過一樣，一切澈底的觀念論者都是一元論者。換句話說，像二元論者底見解一樣，把精神和物質區分着的難越的深淵，在他們底世界觀中全然沒有存在的餘地。依着二元論者底意見，物質底一定底集成體，所以能夠開始思維的，就在這集成體之中，被安置了精神分子的場合。二元論者所見到的物質和精神，是相互之間沒有什麼共通點的全然獨立的實體。萊蒲尼志底比較，在二元者看來，其所以覺得是粗雜的東西，只是因為磁針並不具有何等靈魂的緣故。現在想像這裏有人判斷着磁針在事實上是某種完全的物質的東西。但是，究竟物質這種東西是怎樣的東西呢？物質底存在，可以被想為精神底蔭庇。但是，這不是物質為精神所創造的意味；而是物質這種東西就是同樣的精神，只是存在底形態相異而已的意味。這種形態，和精神底真的本質並不一致。還有和牠正反對底事情。可是不能因此就說，這種形態就說是精神底存在形態也無妨礙。為什麼呢，因為精神依着牠底本性自身，可以轉化於自己底

對立的緣故。這樣的考察也會使諸君驚訝吧，但是，無論如何，諸君可以同意於下面一點吧。即：承認這種考察是很對的人，只在物質之中發見“精神底他在”的人，這樣的人們，對於把物質看做精神機能底所為的說明，及或者使精神機能密接地依屬於物質底法則的說明，一點也不驚訝。這樣的人們，能夠採用心底現象底唯物論的說明，同時，還可以對這種說明附加着嚴密的觀念論的意味。（附加得勉強呢，抑附加得不勉強呢，這是別種問題。）德志意底觀念論者也這樣地做了。

人類底心的活動，從屬於物質的必然之法則。但是，這絲毫也不減少人類底自由。物質的必然之法則這種東西，不外是精神活動底法則。自由是以必然為前提，必然悉轉化於自由，所以，人類底自由，比着二元論者所想像的，事實上還要廣泛得不能比較。二元論者要努力局限着自由的活動於必然的活動之外。而且依此使必然底領域（即使依着他們底意見看來，也是極廣泛的領域）從自由底王國分離。

觀念論者即辯證論者，這樣地判斷了。如讀

者所見一樣，他們十分贊成萊蒲尼志底“磁針”，但這磁針却依他們之手全然變了形狀；比方說，就是注入了靈魂了。

但是就使磁針變了形狀，而糾纏着必然對自由底一切難題還是沒有解決。縱使各個人不因從屬於必然底法則而減少自由，却進一步因為這種從屬底結果，自由纔能完全；但我們在社會上，因而又在歷史上，都不以個人為問題，而是以個人底全集團為問題。於是就生出各人底自由不會被他人底自由所破壞麼？這個疑問來。我要企圖成功這樣這樣的事。例如企圖實現真理和公平於社會的諸關係之中。我自由地計畫着這種企圖。我要依着己自底行動，努力實現我底企圖，我底這種行動也同樣地是自由的。但是，我底鄰人妨礙着我追求己自底目的。他們自由地反對着我底企圖，恰如我計畫着我底企圖一樣地。他們對我所為的行動，也同樣地是自由的。我應該怎樣地克服他們所為的妨礙呢？

我不消說要和他們論爭，要說服他們，或進而懇請或威嚇。但是怎樣地可以知道這種結果底趨

勢呢？法蘭西底啓蒙主義者說，la raison finira par avoir raison (理性底結局就是正當的事)。可是在我看來，要我底理性獲得勝利，就必須鄰人承認我底理性爲他自己底理性。但我有什麼根據可以希望這樣的事呢？在鄰人底活動是自由的(他們底活動全然是自由的)範圍內，又在物質的必然用着我不知道的方法轉化於自由的範圍內，(依着前提，則物質的必然都轉化於自由)，則我底同事的市民底行動，就全然不可豫見地不知幾時逃去了。只要我能夠觀察同事的市民底行動像觀察自己底環境底其他一切現象一樣，即只要能夠作爲我所既知的，或可以知的，一定原因底必然的結果而觀察他們底行動，我纔可以預見他們底行動。換句話說，只有我意識着自由和理解着使我底鄰人自由行動的原因同伴了的場合，即我能夠由其必然性方面觀察鄰人底自由活動的場合，我底自由纔不至於成爲一句空話。我底鄰人關於我底行動也可以這樣地說。但是，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人類底自由行動底根據，沒有當事者所能理解的必然之場合，一切所與的人類之自由的(意識

的) 歷史的活動底可能性，就等於零。

如我們所見到的一樣，形而上學的法蘭西唯物論，當然地到達了定命論。如果事實上，全人民底運命是依存於一個性情易變的原子，那末，我們只有袖手傍觀而已。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既絕對不能豫見各個原子底這樣的好策，也絕對不能先着牠一鞭，而且今後無論什麼時候，都是如此的緣故。

如今我們看到觀念論可以到達這樣的宿命論。如若我底同事的市民底行動之中並沒有什麼必然的東西，或我不能從其必然性方面去理解這同事的市民底行動，那末，我就除了期待可感的神意之外別無方法。即我底最合理的計畫，我底最高尙的希望，就要和全然不可豫見的數百萬底他人底行動衝突而被破壞。那時候——依着魯克列支亞底話——一切的東西得由一切的東西而生。

有趣的是觀念論越在理論方面描出自由，牠在實踐的活動方面，越不能不否定自由。在這種實踐的活動方面，觀念論不能把具備一切的自由之力的偶然性克服。

觀念論者即辯證論者很理解着這一點。在他們底實踐哲學，自由之最確實的唯一底安全的擔保就是必然。謝林格說過，就是道德的義務，在我底行動底結果只依據於自由的場合，關於這等結果，我殊不能坦然。“自由之中不能不有必然。”

但是，究竟怎樣的必然得為這一場合底問題呢？就是儘管反覆着某種任意的運動，必定和腦物質底某種運動對應着的這種思想，我是不大放心的。縱令要依着這樣的抽象的命題而建立實踐的成算，到底是不能夠的，而且在我看來，也是不能夠由這方面進展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底鄰人底腦袋，既不是玻璃製成的蜂窩，他底腦纖維也不是蜂的緣故；而且因為縱使我確知着某種神經纖維一有運動，同事的市民底心裏就生起這樣這樣的意向——這樣的事雖很不易有……可是我不能觀察鄰人底腦纖維底運動的緣故。於是，就不能不從他方面着手去研究人類底行動底必然性。

這件事，如我們所知一樣，依着米涅爾巴底貓頭鷹入夜纔行飛翔這種事情，即人類底社會關係為人類底意識的活動底成果這種事情，更加必要

起來。人類意識地追求着自己底部分的個人的目的。縱使各人是意識地努力於完成自己底地位，然而他們或許全不希望的，說正確點，或許沒有豫見的，某種社會的結果，却由他們底個個底活動底總體而生。羅馬底富裕的市民買收了貧農底土地。他們自然知道受了他們底行動之賜，如“諸利亞斯”及“優利亞斯”等要變成沒有田地的普羅列塔利亞。但是“拉智方治姆”使共和國及伊大利破滅的事，他們之中誰能見得到呢？他們之中誰能推測他們收買土地底歷史的結果呢？能夠推測這個的人是一個也沒有的了。誰都不知道這個。但是，結果是有了，即受了‘拉智方治姆’之賜，共和國和伊大利都沒落了。

由各個人底意識的自由行動之中，必定產生他們所不預期和不豫見的結果。這種結果，就關係於全社會；即作用於這些人們底相互關係底總體。這樣地，我們就由自由之國轉移到必然之國。

由人類底個人的行爲產生而不爲人類所意識的社會的結果，一帶來社會組織底變革，（這雖決不一樣地急激地生起，但是常常生起的事）在人類

底面前就生出了新的個人的目的。人類底自由的意識的活動，必然地要一新其面目。我們就再由必然之國轉移到自由之國。

一切底必然的過程，都是合則的過程。人類所不豫見，但是必然地示現於人類底行動底結果之中的社會變革，明顯地在依着一定底法則而行。理論哲學，就應該指示出這些法則。

變化了的社會在人類底生活目的及自由活動之中所惹起的變革，也明白地和上面一樣。換句話說，由必然到自由底轉移，也同樣地依着一定底法則而行，理論哲學，可以而且應該發見這種法則。

理論哲學，一經盡了這種任務，便對於實踐哲學附與完全新的不易動搖的根據。社會的即歷史的運動底法則一經闡明，我便可以隨着自己底目的，對於社會的即歷史的運動起着作用，而不為性情易變的原子底奸策所煩惱，不患作為稟受自由意志的人底我底同胞，不斷地在準備着給我以甚可驚的一切意外的打擊之類的事體。不消說，我不能保證各個同胞都是這樣的。其人屬於“知識階

級”底場合尤其是這樣的。但是，在大體上，我知道社會的勢力底傾向，而且只依據着社會的勢力底合成力，便可實行自己底目的。

這樣地，縱使不由他國舉例，如若在俄羅斯，能夠到達“支柱”（指農村共同體——譯者註）占了勝利這種可喜的信念，則那只是限於能夠把勇敢的“魯斯族”底行爲作爲合則的行爲理解，而且不由於自由底觀點而由於必然的觀點觀察這種行爲的場合。黑格爾說，“世界史就是自由底意識上的過程，即我們不能不於其必然性來理解的過程。”

又無論我們怎樣詳細地研究着“人類底本性”，我們還是不易理解由個人的行爲而生的社會的結果。假令我們和舊派底經濟學者一樣，承認營利的志向爲人類底本性底主要的特徵，我們就能夠豫見這種志向所取的形式麼？這種形式，事實上於既知的一定底某種社會關係之下的。但是，這等是決定既知的一定底某種社會關係自身，是或受“人類底本性”底壓迫，或受市民底射利的活動底影響，而變化的。然則這種社會關係向着那一方面變化着呢？這件事其不明瞭底程度，在我們看來，

剛和變化了的新社會關係之下的營利的志向所取的新傾向一樣。如若我們和德意志底講壇社會主義者一樣地反覆着：人類底本性不是盡於營利的志向，此外人類還有一種社會感Gemeinsinn，我們還是連什麼也全然不知道的。還是依然的舊我。爲要避免多少爲學問的用語所隱蔽的曖昧起見，我們就不能不由人類底本性底研究移到社會關係底本性研究。即不可不把這等關係作爲合則的，必然的，過程而理解。但是，這就是復歸於社會關係底本性依屬於什麼，爲什麼所決定呢？這個問題。

我們看到前世紀底唯物論者和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都不能給與這個問題以滿足的解答。觀念論者的辯證法在這個問題底解決上成了功麼？

不，他們也沒有成功。而且是因爲他是觀念論者這個理由而不成功的。爲要究明他們底見解起見，就來回想上述的組織依屬於道德風習呢？還是道德風習依屬於組織呢？底論爭吧。關於這個，黑格爾正當地指摘了這一論爭的問題之構成是不正確的。爲什麼呢，因爲在實事上，縱使某種人民底道德風習無疑地影響於其組織，組織影響於其人

民底道德風習，然而道德風習和組織都是某一“第三者”底結果的緣故；即都是產出影響於組織的道德風習和影響於道德風習的組織之或種特殊的力底結果的緣故。但是，黑格爾底所謂特殊的力，人類底本性和社會底本性所依據的這種最後底根柢是怎樣的東西呢？種這力就是“概念”或——雖是同樣的——“Idee”（理念）。所與的人民底全歷史就是“理念”底實現。各個底人民，實現自己底特殊底理念。各個特殊底理念，各個個別底理想，就是絕對理念底發展上的階段。這樣地，所謂歷史者，髣髴就是一個具體的論理。說明某一歷史的時代，就是表明那時代是和絕對理念底論理的發展底什麼階段一致着的事體。那末，所謂“絕對理念”是怎樣的東西呢？那不外是我們自身底論理的過程底具體的表現。一面盡悉觀念論派底奧義，很傾倒於觀念論，一面又“最先看取黑格爾底哲學的傾向之根本的缺憾在於什麼地方”的人（指馬克思——譯者注）關於絕對理念如次地說着：

“當我以現實的蘋果，梨，莓，扁桃底知識為根據而作出果實這個表象的時候，更進一步，當我假

想着我底抽象的表象“果實”，存在於我底外部而且是構成梨，蘋果等底真的本質的時候，我——用着思辯哲學底話語來表現——是指示“果實”爲梨，蘋果，扁桃底“實體”的。梨以梨底形態出現，這，在梨看來不是本質的事體。蘋果就是蘋果，這在蘋果看來不是本質的事體——我說。在牠們之中，成爲本質的東西，就是我从牠抽象了的“果實”這個表象。我說，蘋果，梨，莓，扁桃等不過是單純的存在底形態，——“果實”底 *modi*。我之以外的感官爲依據底有限的悟性，不消說，區別着蘋果與梨，區別着梨與扁桃。但是，我底思辯的理性，不謂這等區別爲重要的東西，本質的東西。思辯的理想，在蘋果之中則發見梨之中的東西，在梨之中則發見扁桃之中的東西，即是發見“果實”。思辯的理性，只把現實的種種底果實作爲果實即現象而觀察。這種果實即現象底真的本質“實體”，就是“果實”。

“這樣地進行下去，不大能够獲得豐富的知識是很明白的。一切的鑛物以其本質而成爲鑛物——只能反覆着這的頭腦的鑛物學者，只在其自身底

空想之中是個鑛物學者。……故從現實的種種果實作出唯一底抽象的“果實”的思辯哲學，爲要到達一些積極的內容，就不能不依着某種方法再由“果實”——“實體”，移於種種底現實的罪底果實即蘋果，梨，扁桃等等。但是，在“果實”這個抽象的表象上生出現實的“果實”，其困難剛和立脚於現實的“果實”底知識而作出這種表象底容易，同一程度。只要不棄却抽象，是不能到達其正反對物的。所以思辯哲學者要棄却抽象。但是，在這一棄却，就帶着特殊底思辯的神秘的調子……思辯哲學者不過只在外觀上超越着抽象吧了。他如次地推論着，如若蘋果，梨，扁桃，莓等，在事實上不過是“果實”這個“抽象”，那末爲什麼果實在我看來，或成爲蘋果，或成爲梨，或成爲莓呢？和我底思辯的表象的統一，“實體”，“果實”甚相矛盾的多樣底幻想，是從那裏來的呢？這個疑問就生起來。

“思辯哲學者答道：這是起於果實不是死的無差別的東西，而是由其自身之中發展着的，活的可動的東西。現實上底罪底果實之多樣，不特對於我底有限的悟性有着意義，而且對於“果實”自身，對

於思辯的理性，也有意義。種種底罪底果實，爲唯一底果實底生命之種種底顯現。……果實在蘋果則給與蘋果的存在，在梨則給與梨的存在。果實是把自己置於蘋果，梨，莓這種形態之中。在這些果實之間存在着的差異，不過是“果實”底自己差異。而且就又因爲這個原故，種種底果實，就是“果實”底生命過程底種種底構成部分。……”上面所引的著作底話語，是極其譏諷的，同時也是絕對正當的。觀念論使我們自身底思維過程體現爲絕對理念，而於其中找求一切現象底解答；而且因此走入朦朧的岐路。要脫出這一岐路，只在放棄了“理念”之後，即和觀念論決裂之後，纔有可能。例如下面所舉的謝林格底話語，是否可以爲諸君說明幾分磁氣底性質呢？“磁氣是靈感底一般的作用，是注入統一於數多之中的一般的作用，又是在差別上的概念底一般的作用，在觀念的東西上，主觀的東西對於自己意識的客觀的東西之侵入，其自身在這裏就是存在上的表現物。”這等話語，全然並不成爲什麼說明。在歷史方面，這樣的說明是不充分的。例如，希臘底沒落是從何而來的呢？那是由

於成爲希臘的生命底原理的理念，即希臘精神（美的東西底理念）底核心，不過只得成爲世界精神之發展上的極短期間底階段而來的云云。”

這種解答，只是以積極的而且誇張了的形式把問題舊事重提而已。黑格爾——剛纔所引的希臘沒落的說明，就是他所爲的說明——自己似乎也感到這一点，所以急急地引用古代希臘底經濟的事實，來補足自己底觀念論的說明。他說“拉喀德們，主因財產底不平等的結果而沒落了。”

他不僅在問題關係到希臘的場合，纔取這樣的態度。這可以說是他底歷史哲學上的一貫的態度。試看他底所說，起初是幾分曖昧地拉出絕對理念底性質來，但不久他就關於成爲評論底對象的民族底財產關係底特徵及發展，做了更加廣泛的，而且自然是更加足以使人首肯的陳述。在這後一類底說明當中，雖說是當然的，早已沒有觀念論的東西了。說了“觀念論就是唯物論底真理”的黑格爾，一方乞靈於這種說明，同時保證了觀念論底貧弱性底證明了。他在事實上，恰像默認了事情全然是反對的事，即唯物論就是觀念論底真理的事

似的。

但是，這個場合，黑格爾所接近的唯物論，是全未發達的端初的唯物論，一到不能不說明某種財產關係是從那裡而來的時候，馬上就再轉化於觀念論了。固然，就在這裏，黑格爾在發表完全的唯物論的見解上也是屢屢成功了的。但是，一般地說，他是把財產關係作為依着自己底內在的力而發展的法的概念底實現而觀察的。

這樣地我們關於觀念論者即辯證論者知道了什麼呢？

他們放棄了人類的本性底見地。而且因此脫離了對於社會現象的空想的見解，作為具有自己特有底法則的必然的過程，而開始觀察着社會生活了。但是，他們繞着我們底論理的思維底過程（即人類的本性底一方面）底具體的表現這條迂路，再回歸於不充分的見地了。所以在他們，社會關係底真的本性，還是依然作為不可解的東西而留下了。現在再少為回轉到故國俄羅斯底哲學方面來。

密海羅夫斯基氏從菲立坡氏聽到黑格爾底哲學全體是歸着於“額爾巴尼森（Galvanism）流

動電氣的神秘主義”的話了。而菲立坡氏又是從阿美利加人夫列惹爾聽到了這話。從我們關於德意志底觀念論哲學所提起的課題所述的話看來，讀者已經可以知道夫列惹爾底意見是多麼無聊的東西。菲立坡氏及密海羅夫斯基氏自身，也覺得夫列惹爾是“過於極端的”。密海羅夫斯基氏說，“只要想起古代人以後底，即赫拉克里特以後底，過去底形而上學底繼續過程和（對於黑格爾的）影響，便可充分地知道夫列惹爾說是極端的。但密氏又附言着，“但是夫列惹爾底話，是極有興味的，明顯地包藏着幾分底真理。”這是應該認識的公式，雖然是不能夠承認的。……司智埃德林已經老早就嘲笑過這個“公式”了。對於着手於只會聽聽風說的“不知秘密的哲學者”底說明的密海羅夫斯基氏——司智埃德林氏底舊友密海羅夫斯基氏——諸君期待着什麼呢？恐怕密氏會板起博識的臉孔半吞半吐地反覆着無意味的空言吧……。

我們還要想起德意志觀念論底“繼續的發展過程”。密海羅夫斯基氏說，“額爾巴尼森底經驗給於歐羅巴底全部思想家以影響了。當時，年青的德

意志哲學者黑格爾也是受了影響底一人。——黑格爾創造了使全世界震動的巨大的形而上學的體系。所以幾乎連通於從這個體系到莫斯科河邊的道路也沒有。”……依着密氏底話，髣髴黑格爾是直接地從物理學者感染了“額爾巴尼森的神秘主義”似的。但是黑格爾底全體系，不過是謝林格底見解底更加發展了的東西，所以，傳染病（額爾巴尼森——譯者註）應該在黑格爾以前，影響着謝林格，是很明白的。傳染病實際上是影響了，——密海羅夫斯基氏或夫列惹爾氏很容易地回答。“謝林格及其弟子尤其是幾位醫生，把兩極性底學說推進到牠底究極了。”好吧。但是，這是周知的，謝林格底先進是費希特。額爾巴尼森怎樣地影響了費希特呢？關於這一事，密海羅夫斯基氏一言也沒有說過。密氏一定以為什麼影響也沒有吧。如若實際密氏是這樣想，那麼這種思想是完全正當的。只要一讀費希特初期底著作之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 lehre” Leipzig 1784。就可以充分領會這件事。縱使用着怎樣的顯微鏡，在這著作之中也找不出“額爾巴尼森”底影響。但是

依着密海羅夫斯基底意見，在這書中有着成爲黑格爾哲學底主要的特徵的頗有名的‘諸利亞達’。又夫列惹爾從“Galvani (額爾巴尼) 及 volt (保爾特) 底經驗”，比方說以“大的真理”，導出類似這種“諸利亞達”的東西了。縱使勢不得不承認黑格爾云云的事，但不能不認爲一切這樣的事是奇怪的。謝林格對於磁氣下了怎樣的觀察，這是讀者所已經知道了的。德意志觀念論底缺點，全然不在於以對於當時底自然科學上底發見的多餘的，皮相的，神秘的心醉爲其基礎這一點。剛剛是其反對，就是在於德意志觀念論要努力依着思維過程底具體化去說明一切的自然現象及歷史的現象這一點。

最後還有一個有趣的報告。密海羅夫斯基“發見了形而上學和資本主義相互地有着最密切的關係。即：發見了縱使資本在一方面將以經驗和觀察爲其基礎的，又和形而上學對立的，科學吞下，而從一切方面把牠應用及利用到技術上去，可是，用着經濟的唯物論底用語來說，則形而上學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底“上部建築”之必然的

構成部分。密海羅夫斯基氏“關於這種奇妙的矛盾”，預約過幾時還要講說一次。密海羅夫斯基氏底研究必會成爲“奇妙的”東西吧！首先應該思考的，就是密氏把古代希臘及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前半期在德意志完成了偉大的發展的東西名爲形而上學的事。直到今日爲止，在世人底思想上，古代希臘，全然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又在前述的時代底德意志，資本主義也是纔開始發達的。依着密海羅夫斯基氏底研究，由“主觀的社會學”底見地看來，這是完全不正確的，古代希臘及費希特·黑格爾底時代底德意志，就是古典的資本主義國家。諸君現在可以知道“這事何以是重要的”吧。讓密海羅夫斯基氏急急地發表其可驚嘆的發見吧。可愛的東西喲！歌呀，一點也不用害羞！

第 五 章

近代唯物論

當說明自然現象及社會進化底現象之際，因為觀念論的見地破產了的原故，有思維的人們，（即不是折衷主義者和二元論者的人們）不能不復歸於唯物論的世界觀。而且事實上，他們也復歸於唯物論的世界觀了。但是，新唯物論早已不能單把十八世紀末底法蘭西唯物論者底學說舊事重提的了。於是唯物論復活了，但那是依着觀念論底一切的收穫把內容豐富了的唯物論。在這些收穫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辯證法的方法。就是在其發生，發展及消滅上觀察現象的方法。這一種新的傾向

底天才的代表者，就是卡爾·馬克思。

馬克思並不是首先反對觀念論的人。反叛之旗，首先揭起的就是魯德衛希·費爾巴哈。其次，比費爾巴哈稍為遲了一點，鮑埃爾兄弟也出現於學問的舞台了。他們底見解，都值得現代俄羅斯底讀者特殊的注目。

鮑埃爾兄弟底見解，就是對於黑格爾底觀念論的反動。但是，話雖如此，他們底見解却始終一貫着極譏諷的一面的折衷主義的觀念論。

如已說過一樣，德意志底偉大的觀念論者們，不能理解社會的諸關係底真的本性，也不能發見其真的基礎。他們在社會進化之中看到必然的，合則的過程。在這一場合，他們是完全正當的。但是，問題一反於歷史進化底根本動力，他們就不能不乞靈於絕對的理念依着這種理念底諸性質而給與歷史底進化過程之最深刻的決定的說明。在這一點就含着觀念論底弱點，哲學上底革命，第一就向着這個實行。就是說：黑格爾學派底極左翼，斷然反對了“絕對的理念”。

絕對的理念（不消說是假定牠存在着的場合

的話)，存在於時間和空間之外，並且無論在那種場合，也存在於各人底頭腦之外。人類，在其歷史的發展上，再現着理念底論理的發展行程，而服從於和自己無緣的而且立於自己之外的力。青年黑格爾學徒，反對着絕對的理念，而首先以人類底獨立的活動之名，以有限的人類理性之名，反抗了。

埃德嘉·鮑埃爾這樣地寫着，“把理性說成某種抽象的，絕對的力似的思辯哲學底學說，大是錯誤。……理性不是客觀的，抽象的力。對於這樣的客觀的，抽象的力，人類不過只成爲某種主觀的，偶然的，一時的東西。不不，支配的力，簡直就是人類這種東西，就是人類底自己意識。理性不外是這種自己意識之力。因而絕對理性並沒有什麼存在。存在着的東西，只有隨着自己意識底發展而不斷地變化的理性而已。這種理性，是永遠地變化着的，決不以完成了的形態而存在。”(註一)

(註一) “Der streit der Kritik mit Kirche und staat”

von Edgar Bauer Bern 1844. P. 184.

這樣地，就成爲絕對的理念，抽象的理性並不存在。存在着的東西，只有人類底自己意識，永遠

地變化着的有限的人類理性而已。這是完全正當的。就是像密海羅夫斯基氏那樣的人對於這也不會抗辯吧。密氏，如我已經知道一樣，手法雖有點不大高明，却是一個對於所有一切的東西都能够“抗辯”的偉大的人物……。

但是，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們越發表示這種正確的思想，我們底立場就越發困難起來。依着舊的德意志底觀念論者底見解，自然及歷史上的一切過程的合則性，都可以歸因於絕對理念之所為，於是就惹起這樣的質問，即破壞了這種合則性底支持者即絕對理念之後，將使這種合則性歸因於何物之所為呢？假定對於自然能夠以僅少底話給與滿足的回答，即假定自然，結局就是物質底諸性質底所為吧。但是，對於歷史，問題就決不夠那麼簡單。即：在歷史之中，支配了的力，就是人類底自己意識，永遠地變化着的有限的人類理性。在這理性底發展之中，有一些什麼合則性麼？不消說是有的，埃德嘉·鮑埃爾要這樣答吧，為什麼呢，因為在他看來，人類，因而其理性，如我們所知道一樣，全然不是某種偶然的東西的緣故。但是，若諸君都

請這位鮑埃爾先生說明他底關於人類的理性底發展上的合則性之概念，若諸君又問他例如在一定底歷史時代，何以理性有了一定底發展，那末諸君當然不會從他獲得什麼解答吧。他將和諸君說，“永遠地變化着的人類底理性創造着社會形態”，“歷史的理性就是全世界史底動力”，因而理性一達到新的發展階段，一定底社會組織便都變成陳腐的東西。(註一)但是，這些斷言及類似這個的斷言，都不是對於問題底解答。這只是徘徊於為什麼人類的理性要到達新的發展階段呢？為什麼要向着一定底方向而進展的呢？這種問題底周圍而已。諸君使他特別對於這個問題不得不自行清算的埃德嘉·鮑埃爾，就會空空洞洞地引用着不斷地變化着的有限的人類理性底性質，急急地來粉飾，像古舊的觀念論者抬出絕對的理念底性質來粉飾一樣。

把理性看做全世界史底動力，及依着內屬於其自身的某種特殊底內面的諸性質去說明理性底發展，這就意味着使理性轉化於某種無制約的東西了。或者換句話說，就是意味着他們現在剛剛宣

言永遠地把牠葬去了的的絕對的理念自身，又以新的形態復活了。這樣地復活了的絕對的理念之重要的缺憾，就是絕對的理念和絕對的二元論這種東西和陸地共存着；說正確一點，就是牠必定預想了後者。自然底諸過程是不爲不斷地變化着的有限的人類理性所制約的。因而在我們現存着二種力。即物質現存於自然上，人類的理性現存於歷史上。而且連絡着物質底運動和理性底發展，必然底王國和自由底王國的橋梁並不存在。所以，我們說，“鮑埃爾底見解是始終一貫着極譏諷的一面的折衷主義的觀念論。”

(註一) L. c., p. 185.

意見支配着世界——法蘭西底啓蒙主義者這樣說了。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反對了黑格爾底觀念論的鮑埃爾兄弟也說了同樣的話。但是，若是意見支配着世界，則成爲歷史底主動力的就是人類，這種人類底思想，就批判着舊的意見而創造新的意見。鮑埃爾兄弟，事實上這樣想了。在他們看來，歷史底本質，是歸着於“批判精神”完成着現存的蘊蓄及爲這種蘊蓄所制約的共同生活形態。鮑埃

爾兄弟底這種見解，依着“歷史的書簡”底著者，都輸入於俄羅斯底學界了。可是，這位著者早已不說及批判“精神”，而只說及批判的“思想”了。這也是因爲，述說精神的事，爲“索蒲列美尼克”雜誌所禁止的緣故。

一度空想着自己是歷史底主要的建設者，創造者；“批判地思維着的”人，便依着這樣的事，把自己及類似自己的人，作爲人類中底特殊的變種以自別。和批判的思想無緣的大衆，就與這種人類底最高的變種對立着。大衆，不過只能演着“批判地思維着的”個人底創造的手中之粘土底腳色而已。——“英雄”和“衆愚”對立着。無論英雄怎樣地愛着衆愚，又無論怎樣地熱心同情於衆愚之永遠底困苦缺乏及其不斷的苦難，他不由得不蔑視衆愚。又他不能不意識着萬事以英雄爲其根本，而且意識着在一方面所謂衆愚者就是全然沒有創造的要素的大衆，是要受“批判地思維着的”偉大的人底親切的領導纔有所成就的無數無用者。鮑埃爾兄弟底折衷主義的觀念論，就是“批判地思維着的”1840年代底德意志底知識階級之極端的，或

可嫌惡的自負心底基礎。但是，在現代，這種折衷主義的觀念論，經過其在俄羅斯的信奉者之手，在俄羅斯知識階級之中，也生了同樣的缺憾了。作為這種自負心底不俱戴天的敵人及罪狀的摘發者而出現的，就是我們現在接着要來討論的馬克思了。

馬克思說，使“批判地思維着的”個人和大衆對立的事，不外是黑格爾底歷史觀——即不過精神和物質對立着這個舊學說底思辯的歸結之見解——底滑稽的繪畫而已。“在黑格爾，歷史底絕對精神^(註一)已關聯着作為質料底大衆，而且牠只在哲學之中發見了自己底真的表現。但是依着他底見解，哲學者不過是一個機關。經過這個機關之手，歷史底創造者即絕對精神，在運動底完結後，始到達於自己意識。哲學者參與之歷史就為這種在運動完結之後纔出現的意識所局限。為什麼呢，因為絕對精神是無意識地喚起了現實底歷史運動的緣故。^(註二)這樣地，哲學者就由事後 Post festum 跟上去。黑格爾在次點是二重地不澈底的。第一，立了絕對精神在哲學上始到達自己意識，因

而又到達存在這種學說的他，拒絕承認現實上底哲學者，個人爲絕對精神。

第二，在他，絕對精神不過只在表面上製作歷史。事實上，絕對精神，只以哲學者爲代表者，只在事後（Post festum）作爲創造的精神而認知自己。因而依着絕對精神的歷史底製作，只存在於哲學者底意識，意見及表象之中，即只存在於思辯的構想之中。布爾諾·鮑埃爾氏排除着黑格爾底不澈底性。（註三）第一，鮑氏宣言批判爲絕對精神，宣言自己爲批判。像從大衆之中驅逐了批判底要素一樣地，從批判之中驅逐了大衆底要素。

因爲這個緣故，批判不被具現於大衆之中，而具現於精選的少數者即鮑埃爾氏及其諸弟子之中。鮑埃爾氏又排除了黑格爾底他一不澈底性。即：鮑氏早已不滿足於只在幻想底領域及 post festum 創造着歷史的黑格爾式精神底脚色。反之，鮑氏是和其他底人類大衆意識地演着世界精神底脚色。鮑氏是已在現代和人類大衆有着劇的關係。在思想成熟之後，鮑氏使用着預先熟思過的企圖組織着歷史，創造着歷史。這樣地，在一方面站着

大衆，即歷史底資料的，受動的，無生氣的，非歷史的，要素；另一方面就站着作爲精神，批判，活動的要素底鮑埃爾氏一派。而且從這種活動的要素，產生一切底歷史的作用。社會變革底作用，歸着於批判的批判底腦髓活動。”(註四)

(註一)這是和絕對的理念同樣的東西——格·蒲列哈諾夫。

(註二)讀者不會忘記上面所引的黑格爾底話，米涅爾巴底貓頭鷹入夜纔開始飛翔吧。

(註三)布爾諾·鮑埃爾是前邊的埃德嘉·鮑埃爾之兄，爲當時有名的“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底著者。

(註四) 夫利德律希·昂格思及卡爾·馬克思底著作“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s Bauer und consorten” Frankfurt a. main 1845, P. 126-128.

本書是昂格思及馬克思對於“批判的批判”底種種底見解所作的論文之集錄。本文中所引用的話語是從對於布爾諾·鮑埃爾底論文的馬克思的論文借用了的。在馬克思採用了前章所引用的頁。

一讀了上面所引用的數行底文章，不可思議

的幻想就生起來了。就是髣髴覺得這些文章不是寫於五十年前而是寫於二三個月前的東西似的，又覺得不是對於德意志底左翼黑格爾學派而是對着俄羅斯底“主觀的”社會學者而寫的東西似的。這種幻想，一讀到昂格思底論文之中的如次底斷片，還要更加強烈。

“自己滿足的批判，不可一如過去實際所行一樣承認歷史，這是當然的。因為要是這樣，就等於在正應把大眾從其多數性放免的場合，却於其完全的多數性上承認這種下賤的大眾。這樣地歷史就從其多數性解放了。而且自由地應對自己底對象的批判，向着歷史叫道：你是應該是這樣這樣！批判底諸法則，是有一切的反作用的。在沒有批判底指令底時代，歷史是不追隨指令，全然走着別途的。因而所謂現實的，多數性的歷史，就和批判的歷史很是不同。”（註一）

（註一）前引書，六頁。

昂格思底論文底這一斷片，是論着誰呢？是論着 1840 年底德意志底著述家呢？還是論着和我們同時代底某“社會學者”呢？我們同時代底社

會學者就是板起矜誇的臉孔來議論着如次的主題 (Thema) 的人們。卽加特力教徒把歷史的事件底行程, 表象成甲樣, 清教徒則表象成乙樣, 帝政主義者表象爲丙底樣子, 共和主義者又表象成丁底樣子, 因而優秀的主觀主義者爲了自己, 爲了自己底精神的必要, 不僅能夠想出, 而且不能不想出, 完全地適應於最上底理想的歷史云云。昂格思果然豫見了我們俄羅斯底丑脚們麼? 不, 絲毫也沒有這回事! 他不消說連想也沒有想及俄羅斯底丑脚們。如若他底諧謔經過了半世紀之後, 還切中着俄羅斯底主觀的思想家, 那末, 這只能依着主觀的思想家底主觀的無常識之中全然沒有什麼獨創的東西這個簡單的事情來說明的。卽: 主觀的無常識不會比把無論如何也勝不了的“黑格爾主義”這種東西戲畫化了的, 粗惡的“斯資達爾的”(斯資達爾是俄羅斯底街名。這條街底商人以賣贗品出名——譯者註) 寫本更好的東西。……

由“批判的批判”底見看地來, 歷史上底大衝突都要歸着於理念底衝突。馬克思指摘着說, 一定時代底歷史的過程之支持者的社會層, 在其實

在的，經濟的，利害和理念不合致的場合，無論何時，理念就“成了世間底笑柄”。理解了這種利害的時候，纔能夠把握着理解歷史進化底現實的行程底鑰匙。

我們已經知道，法蘭西底啓蒙主義者也不能默過這種利害。他們對於用這種利害來說明一定社會底一定底狀態的事，也不提異議。但是，對於利害底決定的重要性的這種見解，在他們看來，不過是意見支配着世界這個“公式”底變形。依着他們底意見，人類底利害這種東西也依存於人類底意見，跟着意見底變化而變化着。把利害底意義這樣地解釋的事，就是表示適用於歷史的場合底觀念論底勝利。這樣的解釋，也使德意志底辯證法的觀念論大爲瞠若。依着德意志底辯證法的觀念論底思想，絕對的理念，在其論理的發展上，每有重新踏出一步的必要的時候，人類間就現出新的物質的利益。馬克思全然和這個不同地理解着物質的利益底意義。

在普通底俄羅斯底讀者看來，馬克思底歷史理論，好像是一種污辱人類的的誹謗底話語似的。

如若我們沒有記錯，在格·伊·烏斯賓斯基底著書“拉佐列尼埃”之中，寫着一個老年的官吏底夫人，她在快要斷氣的臨終底幻覺中還執拗地反覆着自己底全生涯底污辱的規則。“窺着衣袋吧！窺着衣袋吧！”

俄羅斯知識階級，多麼幼稚地以為馬克思，比方說，要把這種污辱的規則歸屬於全人類。而且斷定人類之子無論幹着什麼事，只管下意識地無論何時都“窺着衣袋”。清廉潔白的俄羅斯，知識階級，當然“不能夠同感”於這樣的見解。那剛和達爾文底理論在某一高位的參事官底夫人看來，“不能夠同感”的一樣。依着參事官底夫人底見解，達爾文底理論之全意義，就是歸着於可尊敬的官吏底夫人和戴了“查蒲支克”(婦人用帽子)的猴子一樣這個不穩當的命題。但是，其實，馬克思，像達爾文沒有誹謗高位的參事官底夫人一樣，沒有誹謗着“知識階級”。

要理解馬克思底歷史的見解，應該回顧直接地先行於他底出現的時代底哲學及社會即歷史的科學已達到怎樣的結果。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

史家，如大家所知一樣，已到達了“市民的狀態”——“財產的諸關係”——成爲全社會組織底根本的基礎這個信念。這也是我們所知道的，以黑格爾爲代表的德意志底觀念論哲學，也到達了同樣的結論——只是，那因爲歷史底觀念論的說明是不充分不澈底的緣故，違背了自己底精神，反逆了自己底意志而達到了這樣的結論的。

體得當時底科學的智識及哲學思想底一切結果的馬克思，關於上述的結論，是完全和法蘭西史家及黑格爾一致着。他說，我領會了次點，即“法律的關係及國家形態，不能依其自身底性質來說明，也不能依所謂人類精神底一般的發展來說明，那是在物質的，生活的，諸關係之中長了根株的東西。黑格爾依着十八世紀底英國人及法蘭西人之例，把這諸關係底總體，稱爲“市民的社會”了。市民的社會之解剖，不能不於其經濟學之中求之”。

但是，一定社會底經濟，依存於什麼呢？法蘭西史家，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及黑格爾對於這事都一點也不能與以滿足的解答。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地持出人性來。馬克思底偉大的學問上底功績，

就在於他從全和這個反對底方面去接近問題，而把人性自體當做在人類之外另有原因的歷史的運動之不斷地變化着的結果，而觀察了。人類爲了生存，不能不從圍繞着自己的外部的自然，借用自己所必要的物質，而擁護自己底 Organism (有機體)。這種借用，以人類對於這種外部的自然的一定底作用爲前提。但是，“人類對於自然加以作用，同時使自己底本性變化”。在上面底僅少的話語之中，包含着馬克思底全歷史理論底本質。自然，這些話語自體，關於馬克斯底歷史理論，是不會給與適當的概念的。對於這些話語還有說明的必要。

弗蘭克林稱人類爲“製作工具的動物”。工具底使用和生產，實爲人類底特徵。達爾文反對着只有人類能夠使用工具這種意見。他引用了許多表示着許多哺乳類所固有的僅少的工具底使用的例子。不消說，由他底見地看來，他全然是正當的。即在下面底意味上是全然正當的。有名的“人性”之某一特質，皆存在於某一動物種之中，因而全然沒有何等根據可以認人類爲某種特殊的生物，或分出特殊的“界限”。但是忘記量的差異轉移於質的

差異的事是不成的。在A動物種作為僅少的濫觴而存在的東西，也可以為B動物種底特異的表徵。關於工具底使用尤其不能不這樣說。象折下樹底小枝，而且用以驅蠅而防衛自己。這是有興味而可以得益的事實。但是，在“象”種底進化史上，為和蠅鬥爭底小枝底使用，其實沒有演過何等本質的腳色。即象不是因為牠們底多少有點似象的祖先用着樹枝防衛了自己之故而成為象的。(註一)

(註一)工具底使用全然只限於人類底特性。所以或在堆積物或在角礫狀洞窟之中，只要發見一個人工的燒石，就可成為那裏有過人類的充分的證據了。”——“Prehistorique man,” by Daniel Wilson. vol. 1, p. 151—152 London 1876.

濠洲底未開人底全生存，繫於他們所有的“布美蘭格”。那剛和現代底英國底全生存依存於其機器一樣。如從濠洲人奪去其“布美蘭格”而使牠們成為農業人民，則他一定要變更其全生活形式，全習慣，全思考形式，及其全“本性”吧。

剛纔說過如使成為農業人民，但依着農業人民底例，人類對於自然的生產的作用底過程不僅

以勞動要具爲前提，這是很明白的。勞動要具不過是成爲生產所必要的諸手段之一部分而已。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若不說關於勞動要具底發達而說一般關於生產手段，生產諸力底發達，就要更加正確。固然在這種發達上最重要的脚色特別是屬於勞動要具，最少到今日爲止（到重要的化學的生產底出現爲止）是這樣的了，這是全然沒有懷疑的餘地的。

人類因爲使用勞動要具，而令自己底解剖學的組織變化，比方說，獲得新的器官。人類發展而至於能夠使用勞動要具以來，就使自己底進化底歷史完全一變。其前，人類底進化實是歸着於人類底自然的器官底變化，和其他一切底動物一樣，如今，那，第一就成爲人類底人工的機關底完成史，人類底生產力底生長史了。

人類——即製作工具的動物——又是社會的動物。這種社會的動物，在悠久底世代之間，由多少成爲大的羣而生活的先祖而發生。在這裏對於我們重要的，不是何以我們底先祖開始成羣而生活呢的問題——這一事是應當由動物學說明的，

而且現已說明了——而由歷史哲學底見地看來，最重要的就是要注目於，自人類底人工的機關在其生存上開始演着決定的脚色以來，人類底社會生活自身，應於他底生產諸力底發達行程而開始變化了這一點。

“在生產物底生產之下，人類所立(於其中)的種種雜多底諸關係，就不能限於人類對於自然的關係。生產是在生產者底行為底一定底結合及相關聯之下纔有可能的。人類爲要生產，就進入于一定底相互的聯繫及關係。而且在這種聯繫及關係之內，又以這個爲媒介，始行發生人類對於自然的作用(生產所必要的作用)。”(註一)

(註一) 卡爾·馬克思，“工錢勞動與資本”。

人工的機關，勞動要具，就這樣地與其成爲個人底機關，寧成爲社會的人底機關。唯因爲這個緣故，人工的機關底本質的變化，就都隨伴社會組織上底變革。

“生產者相互底社會的諸關係，及在生產底全行程上生產者底調和的活動及參與底關係，都依存于生產手段底性質而變化。隨着新的戰爭工具

即槍砲底發明，軍隊底內部組織底全部必然地發生了變化。同樣地，構成軍隊的個人之交互關係，使軍隊成爲組織的全一體的交互關係，也起了變化。最後，全軍隊底交互關係也變化了。所以生產者底社會的諸關係，生產底社會的諸關係，隨着生產底物質的手段即生產諸力之變化及發達而變化。生產的諸關係，以其總體構成所謂社會諸關係，社會，而且是在一定底歷史的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即具有一定底性質的社會。生產的諸關係之這樣的特殊底總體，就是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布爾喬亞社會。而且這些各種底社會組織又和人類史上的一定底發展階段相適應。”(註一)

(註一)同上。

人類進化底初期也是生產的諸關係底一特殊底總體，是不須再說的。在人類進化底初期，生產諸力底狀態，也對於人類底社會的諸關係與以決定的影響，這也是不須反覆的。

爲要考察二三外觀上似乎足以使人首肯的反駁論起見，我們不能不在這裏停留一下來觀察牠。

第一底反駁論由次點而成立。

即：世人屢向馬克思主義者這樣地說，在人類底歷史的運動上，勞動要具有重要的意義，生產諸力有偉大的腳色，沒有誰個反對。但是，勞動要具是爲人類所發明而供于實用的。如諸君自己所承認一樣，勞動要具底利用，是以人類底智的發達比較的達到甚高度的階段爲前提的。要使勞動要具一步一步地改良起來，就必須人類的智性底新的努力。智性底努力是原因，生產諸力底發達是結果。就是說，智性是歷史的過程底主動力。即斷定了意見支配着世界，換句話說，斷定人類底理性支配着世界的人，是正當的云云。

這固然最是當然的說話，可是不可說就是不曖昧的說話。

勞動要具底使用是以人類的動物的智性底高度底發達爲前提，這不須爭論。但是，請看一看現代底科學是以怎樣的原因來說明這種智性底發達。

“人類只要不使用那麼不可思議地順從于自己底意志的工具，即不使用手，就決不會到達於世界上的支配的地位吧。”——達爾文說。(註一) 這不

是新的思想——而是愛爾伯秋斯已經發表過的思想。但是不能確立進化底見地的愛爾伯秋斯，不能把自己底思想看做幾分可以確信的思想了。達爾文爲了擁護這種思想，持出了一切論據底武器來。不消說，這些論據都不過是具有假說的性質，是在其總體上足以充分地首肯的東西。達爾文底所說，究竟是什麼呢？在“理性”底進步上給了那麼顯著的影響的，像現在所見這樣地完全的，人類的手，在類人猿是怎樣地生起了呢？那恐怕是受了使前足和後足間底生理的分工成爲有利的地理的環境之某種特殊性之賜，而生出的東西。“理性”底進步就是這種分工底迂迴的結果。理性底進步，再遭遇到適宜的條件，也成爲人類的人工的機關之出現及工具底使用之最近的原因。這些新的人工的機關，對於人類底智的發達有新的貢獻；“理性”底進步又再反映於機關。這樣地，在我們底面前就有很長很長的過程。在那過程中，原因和結果常交替着。

但是，若從單純的交互作用底見地觀察着這種過程，那就錯誤。人類，爲着完成自己底人工的

工具，即爲了增大着自己對於自然的權力，爲着可以利用已經到達了的自己底“理性”底進步，他便不能不居於能夠提供下面的東西的某一地理的環境之中。（一）人工的工具底完成所必要的材料；（二）物體，對於物體底加工，是以完成的工具爲前提。在沒有金屬的地方，社會的人類底固有底理性，無論怎樣也不能夠引入類出於“磨石器時代”。完全同樣地，要由游牧狀態移於農業狀態，必須有某種動物和植物，如若沒有這些動植物，“則理性就會依然如舊地不動吧”。但是，這不是全部。諸原始社會底智的發達，這些社會之間底交互關係越發增多，進展就不能不越發急速。不消說，依着原始社會所占的地方底地理的條件越是雜多，因而甲地方所生產的生產物和乙地方所生產的生產物底類似越是少，則這等交互關係就頻繁得那麼多。（註二）最後，如誰也知道一樣，在這種交互關係，重要的就是自然的交通方法。黑格爾已經說過，山使人類分離，河和海使人類接近。（註二）

（註一）“La desendance de l'homme etc.” Paris 1881,

P.51.

(註二)在關於巴西底原始的住民風·馬律斯底某書中，可以找出若干有興味的例，那表示了表面上甚不足取的地方的特性，在其地方底住民間底交互關係底發展問題上是多麼重要的事。

(註三)但是，海不一定無論什麼時候都使人接近，是應該注目的事。拉查爾（“*Antropo-Geographie*” Stuttgart 1882, 九二頁）正當地指出了：在進化底某下級階段之下，海是絕對的境界，即在為海所分離的民族之間，什麼交通也因海而成爲不可能的了。交通的可能性在本原上是主受地理的環境的性質所制約的，這種交通又對於原始種族底生理與以痕跡。島嶼的住民和大陸的住民甚不相同。“島嶼底住民，在少數底場合，和最接近的大陸，或最接近的大島的住民，全然相異。但是，這等住民，就使在本原上是屬於同一底人種或人民羣的場合，也有時和其人種或人民羣甚是相異。而且——可以這樣附加着說——大抵這種相異，要比這種人種或人民羣之住於大陸的各分派底相互底差異更大”。(Ratzel, 1, c. P.96.)在這裏，和動物底種或變種底生成上的法則同樣的法則，被反覆着。

地理的環境，對於更大的社會底運命，即對於在原始的血族團體底廢墟上發生了的國家底運

命，也是給與決定的影響的。“形成社會的分工之自然底基礎，不是土地底絕對的豐饒程度，而是由其土地自然地產生的產物底差異和多樣，而且因為圍繞着人類的自然的條件是多樣的；這種差異多樣就使人類使其自己底要求，及生產底能力，手段及方法多樣了。爲要大規模地收奪某種自然力，爲要以組織化了的人類底努力爲媒介而使自然力屈從於人類，這種加社會的統制於自然力的必要，在產業底歷史上演着最決定的脚色。在埃及，倫巴爾治亞，和蘭，或波斯及印度，治水底意義就是這樣的東西。在這些地方，依着人工的運河的灌溉，不僅把必要的水輸到土地去，同時又把從山裏流出來的礦物性肥料帶到泥土中去。在阿剌伯人之下的西班牙及西西利底產業繁盛底秘密，就在於開鑿運河之中。”(註一)

(註一)馬克思“Das Kapital” Dritte auflage, P. P. 524

—526.馬克思在註中(526頁)附說如次：“國家權力對於

失了相互底連絡的印度底小生產者團體之自然的根據之

一，就是治水。印度底摩哈默德教主們比繼承他們之後的

英國人更加理解這事了。”請把本文中所引用了的馬克思

底意見，和成於最近的研究的如次的意見，在這裏對比一下：“在對於人類的活的自然的天惠之中，最可尊敬的东西，不是物質的材料底富，而是力底富，或說得更好一點，就是喚起力的富。”(Ratzel 1. cit., P. 343.)

這樣地，因為地理的環境底某種特殊底性質底蔭賜，我們底人類的先祖，纔能夠躋登於使他們變化成 toolmaking animals (製作工具的動物) 所必要的智的發達底高級地位。和這完全同樣地，只有地理的環境底某種特性能夠把這種新的“作成工具”能力供於實用，能夠給與不斷地完成化的餘裕。在生產諸力發達底歷史的過程中，人類底“作成工具”能力，第一應該把牠作為不變量觀察；而使這種能力供於實用的外圍的條件，則應該把牠作為不斷地變化着的量觀察。(註一)

(註一)埃爾·該格爾說，“我們應該警戒着產生了工具的，就是人類再三熟慮的結果這種思想。最初底極重要的工具底發見，不消說是和近代底許多大發見同樣地，起於偶發的。這些工具，自然不是被發明的東西，寧是被發見的東西。我特別從如次底事情到達了這種見解。即工具底名稱，決不是從其製作而生來的。這些名稱，決不是具有發

生的性質的東西。那是由於工具底使用而生的。例如德語底 Scheere (剪) Säge (鋸) Hacke (耙) 就是剪着 (schneiden) 鋸着 (sägen) 鋤着 (hacken) 事物的意味。這種言語底法則，從次點看來，是更值得注目的東西。即：不是工具的什器底元來底名稱，是受動地由這種什器底材料，或作出什器的勞動而構成的。例如作為酒底容器底皮囊，在許多底國語中，元來就是由動物剝取的皮底意思。英語底 slough (蛇皮) 是和德語底 schlauch 相當。希臘語底 ascds 兼着作為容器底皮囊和野獸底皮兩個意思。故由語言看來，稱為皮囊的什器是怎樣地產生，又由什麼製成呢，是極明瞭的。但是，工具就不是這樣。工具，根據語言考察的時候，本來就不是完全的既成物。例如偶然發見的尖石或半遊要地使用的尖石，能夠成為最初的小刀。”

(L. Geiger, Die 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in Lichte der Sprache. mit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die Entstehung des Werkzeugs, p. p. 36—37. 集錄,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Stuttgart 1873.)

種種底人類社會所到達的結果（文化發達底程度）上為什麼相異呢？這可以依着爲了外圍的

條件，種種的種族，不能使其“發明”能力在一樣底程度上實施的事情來說明的。世間有一派人類學者以爲這樣的結果之所以相異是由於人種底性質之相異。但這一派底見解，已脆弱地失敗於批判之前。這種見解，不過是持出“人性”（即在這裏是持出人種底本性）而以之說明現象的舊方法底再度底變形，由學問上看來，其深邃和出現於模利埃爾底著作中的醫生底見解相去不遠。模利埃爾底醫生多麼意味深長地說：“鴉片是以具有催眠底性質之故，使人被催眠的。”（於是，若由這種見解類推便成爲“人種之退化是因爲具有退化的性質。”）

人類作用於在自己底外部的自然，而同時使自己底本性變化。人類使自己底一切能力發達，就中使“製作工具”能力發達。但是在一定底各個時代，這種能力底程度是爲已經到達了的生產諸力發達底程度所決定。

勞動要具一度成爲生產底對象，則製作勞動要具底可能性這種東西，也恰如其製作底完成程度底好壞一樣，全依使用於這勞動要具底製作的勞動要具之如何而決定。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就使

一點也不加說明。但是，例如下面一事，也爲一見不能首肯的事情。即布爾達克記述在羅馬人包圍司拉克沙時代亞爾基美德斯所爲的發明，而以爲這個發明家可以寬恕。他這樣地論着：“哲學者染手於發明，自然是不大好的，但是亞爾基美德斯除去祖國的危機。”我們欲質問一句，究竟今日有人這樣想麼，愛迪生因犯了發明的罪，怕沒有輕減的情形吧？今日我們不以人類實施了發明機器的能力，就以爲這是不體面的，全然是其反對！但是，希臘人（如若喜歡，就說羅馬人也行）如諸君所見一樣，關於這一點的見解，是完全相異的。所以，在他們那裏，機器底發見及發明底進步，比着我們，不能不遲緩得不能相提並論，而且在事實上也是這樣的了。

在這裏也似乎還是意見支配着世界。但是，希臘人何以生起了這種奇妙的意見呢？這種意見底起原是不能以人類的“理性”底性質說明的。於是除把希臘人底社會的諸關係置諸念頭之外，沒有方法，希臘及羅馬底社會，大家都知道，是奴隸所有者底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切底筋肉勞動，

一切底生產事業，都是奴隸所担任。自由民恥於從事這樣的勞動，故；這雖是當然的事體，對於和生產過程有關係的最重要的發明，就中對於機器底發明，尙且取着蔑視的態度。布爾達克之視亞爾基美德斯，不如我們今日之視愛迪生，就因為這個緣故。（註一）但是，為什麼希臘設定了奴隸制度呢？不是因為希臘人自己底理性發生了什麼錯誤，所以認奴隸組織爲最上的東西麼？不，不是因為這個緣故。在希臘人也有沒有奴隸制度存在的時代，而且在那個時代，他們決不以奴隸所有者底社會組織爲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東西。其後奴隸制度在希臘人中發生，而且在他們底生活上徐徐地開始演着益發重要的脚色了。那時候，希臘市民對於奴隸制度底見解也變化了。即他們開始認這個爲很自然的而且絕對必然的制度而固守起來。但是，為什麼奴隸制度在希臘人發生和發展了呢？其原因的確和在到達了一定底社會的發展階段的其他的諸國使這種奴隸制度發生和發展的原因是同樣的吧。這種原因，是很明白的，即在於生產諸力底狀態之中。事實上，要使把被征服的敵人作爲奴

隸，比把他燒而食之更有利益，必定要以這敵人底強制勞動所生的產物不但能夠維持敵人自身底生計，最少還有一部分可以維持征服者底生計。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自己所統制的生產諸力達到了一定底發展階段。奴隸制度正是潛過這個關門而進入歷史之中的。奴隸勞動差不多是不助長生產諸力底發達。即在奴隸勞動之下，生產諸力底發達底增進，是極度遲緩的。但是現實是前進着，終於奴隸勞動底榨取比自由勞動底榨取不利的時機到來了。那時候，奴隸制度，被替代着，或徐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下去。於是把奴隸制度導進歷史之中的生產諸力底發達這種東西，就把奴隸制度驅逐了。(註二) 這樣地回顧布爾達克的時候，便可懂得他對於亞爾基美德斯底發明的見解，是為其當時生產諸力底狀態所制約的。這一種類底見解，無疑地是給與其後底發見及發明底進行上以巨大的影響，故我們更可以如次地說：即各個一定底國民，由其各個一定底歷史時代看來，其國民底生產諸力底其後底發達，是為那被觀察着的時代底生產諸力底狀態所決定的。

(註一)“(這種Mechanics)底創始者……是愛布德克斯和亞爾希特，他們給與幾何學以種種更有趣的內容，而且爲要適用這一科學於直接地可以觸知的東西及技術上底重要的東西起見，蔑視了不能繪成圖的幾何學上底抽象的問題……‘愛布德克斯和亞爾何特，除掉幾何學底優長的地方。幾何學被他們除掉無形的抽象的對象，而使牠轉向於必須粗野的匠人的加工之感官的對象。’在柏拉圖憤慨着這樣地指摘着兩者的時候——見逐於數學的Mechanics，就和數學分離了，而且許久之間，哲學方面也不給與何等底注意，而終於成爲戰爭技術底一種補助學。”

“Plutarchi vita marcelli edit. Teubneriana, Lipsiae 1883, cap. XIV, P. P. 135 —136.)

如讀者所知一樣，布爾達克底見解，在當時決不是新鮮的。

(註二)如周知一樣，在很久的時代之間，俄羅斯底農民就能夠自有農奴，而且事實上也已屢有農奴了。農奴的地位，在農民看來，不能成爲希望的東西。但是，在俄羅斯底生產諸力當時底狀態之下，任何農民也不能把這種地位看做變則的東西。小有貯蓄的“農民”也自然想購買農奴，簡直和羅馬底得到解放的奴隸，努力於購買奴隸一樣。爲

斯巴達卡斯所領導而叛亂了的奴隸，雖和自己的主人戰鬥了，但沒有和奴隸制度戰鬥過。假若成功而獲得自由，他們就會在良好的條件之下，極其泰然地躬自成了奴隸所有者了。這個場合，謝林格底下面的說話不覺地帶着新的意味浮上腦裏來了。他說，自由應該是必然。歷史指示着：在自由成爲經濟的必然的時候，始能有一些什麼自由。

在人們以發見及發明爲問題的場合，又必定以“理性”爲問題，這是當然的事。若沒有理性，就不能實行發見和發明。那剛和在人類出現於地上以前，發見發明都是不可能的一樣。我們所祖述的學說，決不是蔑視理性底脚色的。牠只是要努力說明爲什麼理性在各個一定時代有着一定底作用吧了。我們所祖述的學說，不特不輕視理性底進步，反而要努力發見這種進步底充分的原因。

對於這一學說，世人近來喜歡開始別樣的反駁了。我們就讓卡列埃夫氏來說明這一反駁吧。

卡列埃夫氏對於昂格思底歷史哲學加以文不對題的說明道：“跟着時光底經過，昂格思以新的思想補足了自己底見解，這些思想給與他底見解

以本質的變化。假如以前他只承認社會底經濟的構造底研究爲唯物史觀底基礎，那末，後來他在家族制度底研究也認到同樣的意義。這是因爲他受了關於夫婦關係及家族關係底原始的形態之新觀念底影響。而且受了這種新觀念之賜，他不僅把生產物底生產過程，而且連人類的世代底再生產過程，也加入考慮。他在這一點特別受了摩爾昂所著“古代社會”底影響”云云。(註一)

(註一)請閱“歷史上的經濟的唯物論”——“衛斯特尼克·愛布羅佩”1894年，八月。

這樣地若以前昂格思“承認了社會底經濟的構造底研究爲唯物史觀(?)底基礎，”則後來他是“在家族制度底研究上也承認了同樣底意義。”若從本來說，他不是一個“經濟的”唯物論者。卡列埃夫氏以公平的批評家底態度說明着這一事件。密海羅夫斯基氏則關於這一事件“滑稽跳躍着”但是他們倆在本質上是說着同樣意思的話。兩人都是重提起極淺薄的德意志底著述家，隈仁格留恩底著書“*Entwicklungsgesetze der menschheit*”(人類底進化)中底舊話。

像昂格思那樣偉大的人物，整整十年之間注意深微地追跡着他當時底學問上底運動，而加了一大“補足”於自己對於人類底歷史的根本的見解，這完全是一種當然的事體。但是，像“一見似是同一，而性質，價值則有差異”（fagot et faggt）一樣，補足也有種種。

這一場合，一切底問題，都在於昂格思底見解是不是爲了應當附加的“補足”發生了變化。即在於他是否當真不得不於“生產”底發達之外，並承認其他同等的動因底作用。只要稍有點意志想注意深微地而且真摯地研究這個問題，無論誰也可以容易答覆這個問題。

象屢用小枝防禦着蠅底襲擊——達爾文說。關於這一事像預先說過一樣，這些小枝在象底生活上還是沒有演着何等本質的腳色。即象不是因爲利用了小枝而成其爲象。象底數目增殖起來。雄象與雌象之間，有一定底關係存在着。又雌雄象和子象之間也有一定底關係存在。這些關係不是小枝所作出的，這是很明白的事體。即這些關係是這一種屬底生活底一般的條件——在這條件之中

“小枝”底作用是很細小很細小的，縱使把牠看做零也無妨礙——所作出的。但是，試想像小枝，對於象底一切習慣，及對於最後決定象底生存自身的一般條件底傾向，益發開始給與大的影響，小枝在象底生活上益發開始獲得重要的意義吧。又假定末後小樹枝在作出這些一般條件上，獲了決定的勢力。這麼一來，就不能不承認雄象對於雌象及子象的關係結局又為小枝所決定。又象底“家族”關係（在對於小枝底意味上）也有獨立地發展的時代，但不能不承認其後這等“家族”關係為“小枝”所決定的時代之到來。

在這樣的承認之中，有什麼不能首肯的麼？什麼完全也沒有。不可思議的，只是小枝在象底生活上意外地獲得決定的重要性這個假說。我們自己也知道——把這個假說適用於象，就不得不成為不可思議的事體。但是，——把這個假說適用於人類底歷史，情形就不同了。

人類只是緩緩地由動物界分離出來。工具在我們底人類的祖先底生活裏，有一個時代演着微細得不足取的角色，那恰和小枝在象底生活裏——

樣。在這一極長的時代之間，牡類人猿對於牝類人猿的關係，又同樣地牝牡類人猿對於子類人猿的關係，都是依着這一種屬底一般的生活條件（和勞動要具沒有何等關係的一般的生活條件）而決定。在其當時，我們底祖先底“家族”關係是依存於什麼的呢？自然科學者應該說明這個問題。這個場合，還不是歷史家登臺的時候。但是，勞動要具在人類底生活上益演起重要的腳色來，生產諸力益行發達。而這生產諸力對於社會的諸關係，就中對於家族的諸關係，底全傾向獲得決定的重要性的時機，終於到來了。

歷史家底工作，於是開始。歷史家應該指示出：我們底祖先底家族關係，和他們底生產諸力底發達關係着怎樣地而且爲什麼，變化了呢？家族依存着經濟關係而怎樣地發展了呢？但是，在一度着手於這種說明底工作而研究原始的家族的場合，歷史家就不可只以經濟加入考慮，這是很明白的。人類，在勞動要具在人類生活上獲得決定的重要性以前，也增殖了。即在獲得這樣的重要性以前，有一種爲本質的種屬——*homo sapiens*——底一

般條件所決定的家族關係存在。那末，歷史家本來應該做什麼呢？

他第一應向自然科學者要求這種種屬底經歷表。自然科學者就把人類進化底再深的研究移讓於他。第二，他就應該依着“自己底手段”去補足這種經歷表；換句話說，就是他應該把握着在人類進化底動物的時代，“家族”怎樣地被作出了，然後指示着；經濟關係變化了的結果，在有史時代之間，家族之中受了生產諸力發達底影響，起了怎樣的變化。

昂格思畢竟也不過是說了這一件事。於是，或許有這樣的質問：這樣地說的昂格思，一點也沒有變更自己對於人類史上的生產諸力底重要性麼？他於生產諸力這個動因底作用之外，並沒有接受其他同等的某種動因麼？我想他是並沒有變更什麼，並且也沒有接受一些這樣的東西的。若果這樣，那末，爲什麼隈仁格留恩氏及卡列埃夫氏要說昂格思變更了見解呢？爲什麼密海羅夫斯基氏要滑稽跳躍呢？那是他們自身底輕率所使然——這是的確的。

“在諸君所謂有史時代，還把家族底歷史還元於經濟關係底歷史，不是奇怪的麼？”——反對論者衆口同聲地叫起來。這也許是奇怪的，又不是奇怪的。即關於這一事是可以有異議的——我們借着密海羅夫斯基氏底話這樣地說。我們對於和諸君爭論的事也沒有什麼異議，但有一個唯一的條件：即是諸君在論爭之間應該真摯，應該注意深微地省察我們底說話底意味，不可慌慌張張地胡亂在我們發見我們及我們底教師所不會有過的矛盾。諸君對於這個同意麼？如若同意，那是很好，就請你大大地來討論罷。

諸君說“用着經濟關係底歷史說明着家族底歷史的事，是不可能的，這樣的說明是偏狹的，一面的，非科學的。我們底主張恰和這個相反，我們是訴諸專門的研究家底媒介的。”

治羅·查倫底著書“*Les origines de la famille*”(家族底起原)，諸君不消說是知道的。一翻這本諸君所習熟的書，就在那裏發見下面底幾句話。

“在原始的種族底內部(治羅·查倫原來作“保爾特(羣)底內部”——*de la borde*)誘發孤立的家

族團底發生之諸原因，表面上是和這個種族底富底增大有關係的。某種穀草底利用或發見，某一新種類底動物底馴化，在未開社會能夠成爲根本的變革底充分的原因。文明上底大進步，都常和住民底經濟狀態底深刻的變化同其時期。”(138頁)(註一)

(註一)這是引用自1874年底法蘭西版的。

再過數頁還有如次的幾句話。

“這是很明顯的，從母系制度到父系制度底推移，是特別作爲基於所有權的法制上底衝突而出現了。”(141頁)又，“我想，爲男子底權利所支配的家族團體，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爲這麼單純而且是元素的作用——即所有權底作用所誘發的。”

(146頁)

麥克·列南對於原始的家族底歷史上的殺戮女兒賦與了怎樣的意義，不消說也是諸君所知道的。如周知一樣，昂格思對於麥克·列南底研究，很取着否定的態度。所以，知道對於誘發給與那麼決定的影響於家族底歷史的殺戮幼兒底現象之原因，麥克·列南抱着什麼見解，此際在我們看來，是更有興味的事。

“在因為被敵人包圍着而且技術又不發達，只能勉強支持自己底生存這樣的種族看來，男兒無論在防禦底意味上，抑在採取食料底意味上，都是力底源泉，女兒則為弱點底源泉。”(註一)

(註一)“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Primitive marriage, by John Ferg. mac-Lennan P.75.

原始的種族之殺戮女兒，因何而起呢？依着麥克·列南底意見，那是起於生存資料底不足，生產諸力底微弱。因為在原始的種族若是食物充足，他們許不會由現在將要被襲來的敵人殺害或捕虜的恐怖心而殺死其女孩吧。反覆着說，昂格思，和麥克·列南對於家族底歷史的見解，是不同意見的。就由我們想來，麥克·列南底見解也是極不充分的。但是，在我們看來，重要的事就是麥克·列南也同樣地犯了世人用以非難昂格思的罪名。即：他也是在生產諸力底狀態之中找求家族關係底歷史底解釋。

我們還應該繼續引用拔萃。引用律伯爾特及摩爾昂麼？我們認為沒有這個的必要。讀過律伯爾特及摩爾昂的人，都知道律伯爾特，摩爾昂也犯

了和麥克·列南及昂格思同樣的罪名。如周知一樣，在這場合斯賓塞也不能說是無罪，固然他底社會學上底見解和“經濟的唯物論”全無何等共通之點。

這一點，不消說反對論者諸君可以利用於論爭底目的，而且諸君依此可以這樣地說：“看這個吧！所以，縱使在某種各個的問題可以贊成馬克思，昂格思底意見，但對於他們底一般的歷史理論是可以反對的！”不消說，是這樣的。但是，一切底問題，只在這一場合論理在於那一方面的問題。

再向前進吧。

家族底發達是為所有權底發達所決定的——治羅·查倫說，他並在這裏，附說了文明底一般的進步都和人類底經濟狀態一致着。或許讀者自己也會注意到治羅·查倫是全然支持着不正確的用語。在他，“所有權”這個概念，比方說，是為“經濟狀態”這個概念所隱蔽的。但是，權利是權利，經濟是經濟，把這兩個概念混同是不對的。一定底所有權是怎樣地生起了呢？牠或者受了一定底社會底經濟底影響（市民權不過是常盡着表現經濟關係

底任務——拉沙爾說)。或者或全然由別的什麼原因而發生也未可知。在分析這樣地獲得特別深刻的，最有生氣的興味的時候，應該把這種分析再繼續下去，不可使牠中絕。

如既知一樣，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底史家，對於所有權底起原底問題，沒有發見可以滿足的答案。卡列埃夫氏在其論文“歷史上的經濟的唯物論”中，言及德意志的歷史法學派。我們也受其賜可以想起這學派的見解來。

史學教授卡列埃夫氏關於這一學派這樣地說：“所謂“歷史法學派”不是像從來底法學者所表象那樣，把法律看做法律的規範底不動的體制，而是把牠看做動的，變化的，發展的一種東西，當現世紀底初期這學派發生於德意志的時候，在這學派之中，出現了一種強烈的傾向，認為歷史的法律觀是唯一無二的正確的見解而把牠和關於這一方面的其他一切見地對立。歷史的見解決不許有可以適用於一切時代的科學的真理存在，即不許近代科學底所謂一般法則底存在。更進一步，就明白地否定了這等法則。而且由法律依存於地方的條

性這思想，並把一般法理論連同一般法則一起否定了。——這種聯繫不消說在一切的處所無論何時都存在着。但是牠並不連一切底國民所共通的原則也加以排除。(註一)

(註一)“衛斯特尼克·愛布羅佩”1894年，七月，12頁。

在卡列埃夫氏底論文這僅少的數行之中，包有許多——該叫什麼呢？——可以稱爲不正確性之點。歷史學派底代表者及支持者對於這種不正確的點要抗議吧。例如這些代表者及支持者將說，若卡列埃夫氏以“科學上底所謂一般法則”底否定誣我們，那不是卡氏故意曲解我們底意見，就是因爲他“甚”不合式於“爲歷史哲學者”，致把關於歷史及法律的“法則”和決定諸國民底歷史的發展的法則混同，而陷於概念底錯亂。歷史法學派決不想否定諸國民底史的發展法則底存在。歷史法學派，雖得不到相副於其努力的成功，却正在努力於發見這樣的法則。

但是，這一學派底不成功的原因，其自身就是一種極好的教訓。假若卡列埃夫氏費些工夫探究了這個原因——成功不成功雖成疑問，或許卡氏

可以究明“歷史的過程底本質”。

十八世紀，有了以“立法者”底行爲去說明法律底歷史的傾向。歷史法學派痛切地反對了這種傾向。沙比尼早在 1814 年完成了這種新的見解：“這種見解底全體，歸結於下面一點。即一切的法由於不充分正確的日常用語之所謂習慣法而發生。換句話說，法，起初是產生於國民底習慣和信仰，及後始漸由法理學而產生。這樣地法是到處爲眼看不到而作用着的內部的力所產出的東西，不是隨意自由地所創造的東西。”(註一)

沙比尼後來把這種見解在自己底有名的著書“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 (今日底羅馬法體系)之中，展開了。他在這著述中說，“人定法在國民底一般意識之中生存着。因而我們也可以名這個爲國民法……但決不可因此便把這個解釋爲法是國民底各個成員，隨着他底自由意志所創造這種意味。……人定法是爲在國民底各個成員之中生存着作用着的國民精神所創造的。因爲這個緣故，人定法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和個人底意識上的法一致。”(註二)

沙比尼又繼續說，“若以國家底起原爲問題，我們就應該，如法底起原一般底場合一樣，努力依着最高底必然性，依着內部的構成力底作用，來研究這個。這樣地說，不僅是一般關於國家底存在，關於國家在個別的各國民所有的特殊形態，也是同樣的。”(註三)

法像語言一樣，“眼看不到地”發生着。法雖生存於國民底一般意識之中，但是牠不是作爲抽象的規則而生存，而是作爲法律制度底活的表象，關聯着這制度而生存的。故必要一出現，抽象的規則便在其論理的形式上，顯著地和這種一般的表象相異。而且牠是以某種人工的過程爲媒介而行的(durch einen künstlichen Prozess)。(註四)

(註一)“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von D.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Dritte Auflage, Heidelberg 1840. P. 14. (第一版是1814年)

(註二) Erster Band, P. P. 14—15 (1840 年底柏林版)

(註三)前引書, 22頁。

(註四)前引書, 36頁。

歷史法學派底實踐的志向，在這裏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關於歷史法學派底理論，以上面所引的沙比尼底話語為根據，我們可以說這一學派指出下面的諸事。

(一) 歷史法學派底理論，是把法看做個人(“法者”)底自由意志底創造物的十八世紀普遍的見解之反動。又這是想發見法底歷史之科學的說明，而把這歷史作為必然的，因而又是合則的，過程而理解的企圖。

(二) 歷史法學派底理論，是由把“國民精神”“國民意識”看做終審判決——歷史法學派訴諸這個了——的完全的觀念論的見地出發，而說明這個必然的，合則的，過程之企圖。

在蒲夫塔，這一學派底見解底觀念論的性質，呈現得更加明白。

無論在蒲夫塔或沙比尼，都以為原始的法是習慣法。但是，習慣法怎樣地發生呢？習慣法是為世俗的實踐(Uebung)所創造的這個意見，屢被發表着。但是，這不過是把國民所有的概念底起原，唯物論地觀察着的見解之特殊底場合吧了。“和這

個立於正反對底見解是正當的。即：世俗的實踐不過是最後底契機。在一定國民底小兒底信念之中存在着，發生着的法不過在世俗的實踐之中被表現被具現着吧了。習慣雖影響到信念之上，但那只是信念受了習慣之賜，更成爲意識的東西，更成爲強固的東西這個意味。(註一)

(註一)“*cursus der Institutionen*”, *Erster Band*, Leipzig 1841, P. 31. 在本書底註中，蒲夫塔猛烈地反對着努力調和關於法底起原處對立底見解的折衷主義者。一看他所使用的反駁的言辭，他怕不是已豫見到卡列埃夫氏底出現麼？這個問題，不覺地就發生起來。但是，在一方面應當預先說在這裏的，就是在蒲夫塔時代底德意志折衷主義者也頗不少的事。其他姑且勿論，這種智者是無論何時都是到處多有的。

這樣地，關於某一法律制度的國民底信念，就和比“習慣”更古舊的世俗的實踐無關係地被作出了。那末，這種信念，是從那裏來的呢？那是由國民精神底深處而生的。在一定底國民，這種信念底一定底傾向，要依一定底國民精神底特性來說明。這是極不明瞭的。在那裏曖昧得連科學的說明底表

徵也不存在。蒲夫塔自身，在這一場合，也十分感到問題沒有適當地進行而努力依着下面的推論來修正牠。“法以眼睛看不見的方法發生着。沒有誰個能夠着手於導出一定底信念之發生，受胎，生長，開花，及顯現的方法之研究。着手於這種研究的人，大概是從錯誤的表象出發了。”(註一)

(註一)前引書，28頁。

“大概是從錯誤的表象出發……”這就是說從正確的表象出發的研究家自然也有。這些研究家關於國民底法的見解底發生，到達了怎樣的結果呢？這在蒲夫塔不能不認為依然不明的。爲什麼呢，因爲他除開無意味地引用國民精神底性質以外，也不再進一步的緣故。

“法不是作爲抽象的規則而生存於國民底一般意識之中的東西，而是作爲法律制度底活的表象，有機地關聯着這制度而生存着”上引的這個沙比尼底觀察，也不成什麼說明。本來要理解着什麼東西使沙比尼做了這樣有些混亂的報告，並不是困難的事。若以法在國民之中，作爲抽象的規則而存在爲前提，這麼一來，第一，我們就和熟知着國

民多麼固執着這種抽象的規則的法學者底“一般意識”相衝突。

第二，關於法底起原，我們底理論，就過於曖昧。即構成一定底國民的人，在相互地進入一些實踐的關係之前，在獲得一些世俗的經驗之前，完成一定底概念。又像旅行者準備乾麵包似的，準備着這種概念，然後向着世俗的實踐之領域出發，走上歷史的道途。不消說，誰也不會相信這樣的事。於是，沙比尼也排斥着“抽象的規則”——說：法在國民意識之中，不是作為一定底概念而存在，法不是既成底結晶體底集合，而是稍為飽和的溶液，而且“應於必要”即在和世俗的實踐發生衝突的場合，這種溶液就生起沉澱，而產出必要的法制這種結晶體來。這種理由，也有其相當銳利的地方。但是，縱使以此去接近現象之科學的理解，不消說是要失敗的。

試舉例來觀察吧。

依着林克底話在愛斯基摩人差不多是沒有叫做正當的財產。但是，林克在可以成為問題的範圍內舉出三種財產來。

(一)屬於若干家族底同盟的財產，例如冬天底住居……

(二)屬於包含着—家族至三家族的血緣的家族的財產，例如夏天底天幕及一切和家計有關係的東西，即洋燈，桶，木皿，石壺等，又運搬天幕及這些一切物品的“烏美阿克”或小舟，犬拖的橇……最後，冬天底食料底貯藏物。……

(三)個人底私有財產，就是衣服，武器，工具或一切供個人實用的東西。這些物品被賦與了一種對於其所有者的神祕的關係，使人想起靈魂和肉體的關係。習慣上，這種物品不能借與他人。
(註一)

(註一)“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skimo” by Dr. Henry Rink, P.P.9 and 30.

現在試由舊歷史法學派底見地，努力想像這三種所有形態底起原。

依着蒲夫塔，信念先行於世俗的實踐，牠不是基於習慣而生長的東西，於是就不能不以下面的事情之發生為前提：愛斯基摩人在住居於冬天底房子以前，更在開始冬天底房子底建築以前，就違

到如次的信念。即在建築冬天底房子的場合，就相信這房子應該為數家族底同盟底所有物。又和這個完全同樣地，這種未開人，在完成夏天底天幕，桶，木皿，小舟，壺，櫂的場合，就相信這些一切的東西應該成為自一家至三家底血緣的家族底財產。最後，他們又抱着衣服，武器，工具是私有財產，不可把這些物品貸借他人這個同樣底堅固的信念。我們在這裏附說一下：恐怕一切這些“信念”不是作為抽象的規則而存在，而是“作為法律制度底活的表象而有機地和這一制度關聯着”而存在的。又從法底概念底溶液，後來“應於必要”即應於因和冬天底房子，夏天底天幕，石壺，木皿，小舟，櫂及犬衝突着的程度，愛斯基摩人底普通底法的規範，多少取着“論理的形式”而凝固起來。而且這種法的溶液底性質，是為愛斯基摩人底精神底神祕的性質所決定的云云。

這全然不是科學的說明，而是德意志人底所謂單純的 Redensarten (成句)。

這就可以知道歷史法學派底信奉者所支持的一種變種的觀念論，在說明社會現象這一點，比着

謝林格及黑格爾底遠爲深邃的觀念論更加無力。

科學怎樣地逃出出現了觀念論的薄暗的霧路呢？請聽一聽現代比較法學底最可注目的一位代表者英姆·可哇列夫斯基氏底所說吧。

可哇列夫斯基氏指出了原始的種族底社會生活存着共產主義底痕跡之後，（聽聽吧，衛·衛氏呀，這位也是“大學教授”喇！）就說：

“若我們自問這樣的秩序（原始的種族底社會生活）底真基礎是什麼呢？又若欲知道我們底原始的祖先及現代底未開化人爲什麼支持了或在支持着稍爲明顯的共產主義呢？則我們尤其應該知道原始的生產方法。爲什麼呢，因爲富底分配和消費，是要依着生產富的方法來決定的緣故。關於這一點，人類學這樣地說，在狩獵民族及撈漁民族，其取得食物，通常依着大集團（en hordes）而行……在濠洲，狩獵袋鼠（Kangaroo），常依着數十人或數百人底土人所組成的武裝隊而行。同樣的事情，在北部諸國的鹿狩也可以看到。……顯然人類是不能單獨維持自己底生存的。……這樣地我們可以看到當社會進化之初，是社會的生產及其必

然的，自然的結果底社會的消費。在人種學上有許多事實證明着這一件事。”(註一)

(註一)英姆·可哇列夫斯基“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stockholm 1890, P. P. 52—53. 在故英·治倍爾底著書“原始的經濟文化底概觀”之中，讀者可以發見許多明白地指示佔有方法爲生產方法所決定的事實。

可哇列夫斯基引用了把私有財產看做由個人底自己意識發現了的東西的列爾明底觀念論，繼續着說：

“不，不是這樣的。原始人不是因爲這個緣故，纔到達了個人地占有有武器之用的削了的石，或包裹身體的獸皮這種思想。原始人是因爲適用自己個人的力於物品底生產的結果，而到達了這種思想的。在他看來，作斧用的石片是他自己所手削的。在同着許多伴侶而舉行的狩獵中，他一給與動物以致命傷，這動物底皮便因此而成爲他底私有財產。未開人底習慣法，關於這一點尤其是極正確的。未開人底習慣法，例如思慮深微地豫見着被追擊的動物爲兩個狩獵者所擊斃。這一場合，審判底

結果，獸皮就歸於用矢射穿其心臟更深的狩獵者。未開人底習慣法又預見了負傷的獸爲不意碰到的狩獵者所捕獲的場合。這樣地個人勞動底適用途論理地使個人的占有發生。我們可以通觀一切的歷史而追跡這種現象。……種植果樹的人成爲果樹底所有者。……下至後世，獲得什麼捕獲品的武人成爲其捕獲品底獨占的所有者，因而武人底家族對於捕獲品早已沒有何等底權利。全然和這個同樣地，祭司底家族，對於信者持來的犧牲沒有權利，犧牲就是祭司底私有財產。這種事體，都爲印度底法律，及南部斯拉夫人，董·哥薩克人，或古代愛爾蘭人底習慣法，一樣地明白地所確證，尤其重要的，就是不要錯認作爲個人的努力之對於某種物件底取得底適用之結果而出現的這樣的占有底真正的原則。事實上，人類底個人的努力，加上鄰人底援助的時候，其所取得的物件，早已不成爲私有財產了。”(註一)

(註一)前引書，95頁。

從上面所述的種種看來，可以明白最早成爲個人的占有底對象的，就是武器，衣服，食料，裝飾

品等等。“從象養犬，馬，貓這樣的動物底初期，勞動家畜已成為個人的及家族的占有底最重要的根幹。”(註一)但是，「到什麼程度為止，生產組織對於占有方法繼續地給與其影響呢，下面的事實表示着這個。愛斯基摩人底捕鯨，是大隊的人乘着大的獨木舟而行的。用於這種目的的大的獨木舟雖為社會的財產，但用於搬運家族底財產的小的獨木舟，則或屬於個個底家族，或屬於“家族同盟中最大的血緣的三家族”。

隨着農業底出現，土地也成為占有底對象。大小的血緣同盟就成為土地的財產底主體。這自然是一種社會的占有底形態。這一起原應當怎樣地說明呢？可哇列夫斯基氏說，“我想這個原因是在於曾經隨伴了大部分底動產底占有的社會的生產這種東西之中。”(註二)

(註一)前引書，57頁。

(註二)前引書，93頁。

這是不消說的，私有財產一度發生，牠便和好的舊的社會的占有方法矛盾。生產諸力底急速的發達對於“個人的努力”益發展開着廣泛的分野

的場合，社會的財產，便很急速地消滅，或成爲所謂殘廢的制度而繼續着牠底存在。我們可以在後段見到原始的社會的財產底這種分解過程。在種種的時代，種種的地方，依着自然的，物質的，必然性而成爲極其多種多樣的事。在這裏只指出近代法學底一般的結論：即法的概念，蒲夫塔底所謂法的信念，是到處爲生產方法所決定的東西。

謝林格曾說，磁氣底現象，應當把這個作爲“主觀的東西”對於“客觀的東西”底注入而理解。一切爲法律史發見觀念的說明的企圖，不過是對於觀念論的自然哲學底補足“Leitenstück”。這種企圖都是對於自己滿足的，自己發展的，精神底主題的判斷，這種判斷往往是銳敏而且放着異彩的。但是常是亂七八糟而且是沒有根據。

如果法的信念不是由世俗的實踐而生長的，則牠完全成爲無因的東西。所以，就從這一點看來，法的信念已經不能先行於世俗的實踐了。愛斯基摩人贊成個人地占有衣服，武器及勞動要具。這是依着個人的占有在他們看來，是很有利的東西，而且個人的占有是爲事物底性質自身所促進

的這個單純的理由。原始的狩獵人，爲要學習自己底武器，自己底弓，或“布美蘭格”底巧妙的使用法，就不能不一一充分地研究這種武器底各自底特性而順應於武器，又不能不儘可能地使武器順應於自己底各自的特性。(註一)

在這裏私有財產當然要比其他底某種占有形態更多。因而未開人“相信”私有財產底優越。未開人，像我們所已知一樣，便以爲個人的勞動底要具及武器和其所有者之間有一些神秘的關係。但是，未開人底信念，是基於世俗的實踐而生長的東西，不是先行於牠的。而且信念不是依未開人底“精神”底性質而發生的。那是依着未開人所關係的事物底性質而發生，依着在未開人底生產諸力底一定狀態之下的他們底不可避的生產方法底性質而發生的。

(註一)在一切原始的種族，狩獵人和其武器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的事，是世人所周知的。“狩獵人不可使用他人底武器”——馬爾諾斯說明未開人底這樣的“信念”是從那裏來的之後，關於巴西底土人這樣地說。“用吹筒射擊鳥獸的那些野蠻人特別固持着他人一使用這彈丸，牠傾腐

壞了，而且不使彈離開自己底手。”（“Von dem Pechtszuslande unter den Ureinwohnern Brasiliens” München 1832, P. 59.）

“使用這種武器（弓和矢）必須很大的熟練和不斷地練習。依着旅行者底報告，在野蠻人使用這種武器的地方，從小孩子時就已使他練習着射擊法。”（Oscar Peschel Völkerkunde, Leipzig 1874, P. 190.）

世俗的實踐先行於法的“信念”到什麼程度呢，在原始的法律之中有許多象徵的動作可以表示這個。生產方法變化了，在生產過程中的人類底交互關係也跟着其生產方法而變化了。世俗的實踐變化了，但是“信念”還依然保着舊態。信念與新的實踐矛盾着。於是，擬制，象徵的表徵及動作就出現了。這種擬制，象徵的表徵及動作底唯一的目的就在形式地排除這種矛盾。隨着時間底經過，矛盾終於本質地被排除了。即在新的經濟的實踐底基礎之上，新的法的信念被構成了。

要決定私有制度底性質，只證明某種物件底私有，在一定底社會中出現是不充分的。私有財產，常是有界限的東西，而其界限則全然依存於社

會底經濟狀態。“在未開狀態，人類只占有直接地對於自己有用的東西。剩餘物，縱使牠是自己動手所獲得的東西，普通是無償地讓與他人，即家族底，或氏族底，或種族底成員。”——可哇列夫斯基氏說。林克也關於愛斯基摩人說過完全同樣的事。在未開民族，這樣的規則是從那裏生來的呢？依着可哇列夫斯基氏底話，這種規則是生於未開人不知道貯藏。^(註一)貯藏這一語，其意味不必明瞭，尤其是甚爲俗學的經濟學者所惡用之故，是一種拙劣的表現。但是，可哇列夫斯基氏是以怎樣的意味使用這個却是很明白的。“貯藏”在事實上是非原始民所知道的。那只是依着實行貯藏的事，在他們看來，是不利益的，或率直地說是不可能的這個簡單的理由。捕得的野獸底肉，只能“貯藏”得一點點。即肉就要腐敗，而且這麼辦在使用上很不方便。不消說，在能夠賣肉的場合，“貯藏”着因此得來的貨幣是很容易的。但是，在經濟的進化底這個階段，還沒有貨幣存在。因而原始的社會底經濟這種東西，遂大大地制限着“貯蓄”心底發達。此外，未開人是今天運氣好捕得大的動物便把其肉分配

他人，可是明天（因為狩獵是不可靠的事業）空手歸來，就要受着其他親屬底分配。這樣地，分配底習慣，便成爲一種像保險的東西，沒有這個，狩獵種族底生存就全然成爲不可能的了。

最後不可忘却的，就是在狩獵種族私有財產只在萌芽的狀態，而且在那裏社會的財產還在支配着的事。基於社會的財產而生長的習慣，也制限着私有者底自由意志。就在這裏，信念也是追隨經濟。（註一）前引書，56頁。

人類底法的概念與人類底社會的狀態底聯繫，依着羅德伯爾塔斯屢喜引用於自己底著述之中的例子，可以得到很好的說明。如周知一樣，古代羅馬底著述家，強烈地反對了高利貸業。古羅馬底政治長官，發見了高利貸者二重地比盜賊還壞（羅德伯爾塔斯也說過高利貸者全然是二重地壞的）。在這一點，基督教會底教父們是全然和異端的著述家一致了。但是，下面的事很可注目！即兩者都是反對貨幣資本所生底利息，對於貸與現物及其所生的暴·利，所取的态度却溫和得不可同日而語。爲什麼有這樣的差異呢？那是因爲高利貸底

貨幣資本在當時的社會惹起可怖的破滅，“滅亡了伊大利”的緣故。法的“信念”在這裏也和經濟攜着手而前進。波士特說，“法是必然性底純產物，或者說正確一點，法是必要底純產物。縱使於法之中去找求一些理想的根據，也是徒勞無功的。”（註一）假若這位學者不暴露其從結果看來頗為有害的而且很甚的概念上底混亂，那末，我們就要說，這幾句話是完全適合於最新底法學底精神。

（註一）“Der ursprung des Rechts. Prolegomena zu einer allgemeinen verglichenen Rechtswissenschaft,” von Dr. alb. Herm. Post. Oldenburg 1876.

概而言之，一切社會的結合體，都努力完成那最能使自己底必要滿足，而於當時底自己為最有利的法律體系。法的制度底某種總體在社會看來是有利還是有害的事，決不得依存於一些“觀念”或誰底“觀念”底性質，牠是如我們所見一樣地依存於生產方法，依存於這種生產方法所產生的人類底交互關係。在這個意味上，法是沒有理想的根據。也不得有理想的根據。為什麼呢，因為法底根據常是實在的。但是，縱說一定底法的體系，都有

實在的根據，然對於這一定底法的體系，其社會底成員却無妨取着理想的態度。作為整個觀察的社會，若社會成員對於法的體系取着理想的態度，却可以獲得利益。反之，在存在於社會的法的體系，因為生產諸力底後來底發達底結果，早已不能滿足生長着的社會的必要之社會的過渡時代，人民底前衛的部分，可以而且應該，把更相應於“時代精神”的制度底新體制理想化起來。——翻法蘭西底文獻，把新興底事態這樣地理想化了的例到處充滿。

只有在使“必要”歸於卑野的物質底領域，而使這種領域與和“必要”沒有什麼因緣的“純”“精神”對立的習慣的人們底表象之中，法底“必要”起原說排除着法底“理想的”根據。事實上，所謂“理想的”的東西，在人類看來只是有益的事。而且一切的社會，當完成其理想的時候，只為自己底必要所指導。這種沒有議論的餘地的一般的規則底似是而非的除外例，可依因為社會進化的結果，其理想屢為社會底新的必要所遺棄這一事而得到說明。(註一)

(註一)波士特還是屬於頗不容易和觀念論絕緣的人底伴侶。例如，在他的見解，血族團體是適應於狩獵的及遊牧的生活的。隨着農業及和牠有關係的定住地底出現血族團體，就讓席於“Gaugenossenschaft”(許是指鄰人的團體)。波士特在生產諸力底發達之中求找社會的諸關係底歷史底說明底鑰匙，這是很明白的。在各個底場合，波士特差不多常是忠實地守着這種傾向。可是，他還是把“in menschen schaffend ewigen Geist”(人類之中的永遠的創造的精神)看做法底歷史底根本原因。這個人，比方說，似乎特意爲使卡列埃夫歡喜而創造的人似的。

許多學者，雖信奉着其到底不能避免的折衷主義，拘囿於觀念論的偏見，但是社會的諸關係底依存於生產諸力底狀態這種意識，却益發浸透於現代底社會科學之中。“像比較解剖學把拉丁底諺語‘依爪而知獅子’提高至於科學的真理底階段似的，人類學是能夠依一定國民底武備，而正確地推論其文明程度’，——上面引用過的奧斯卡·伯色爾說。(註一)“社會底分化和食料底取得方法最有關係。在人與人結合着的地方，無論那裏都有一種權

力出現。在巴西底放浪的狩獵民羣，社會的羈絆最是微弱。……游牧種族，大部分是在家長的統治之下。爲什麼呢，因爲家畜羣，普通是屬於一個支配者，對於這個支配者——有以前雖是獨立有着家畜羣後來却貧困了的同族者奉事着的緣故。在游牧的生活樣式，如在舊世界底北部及南阿非利加一樣，沒有例外地，主是伴着民族底大移動。反之，在阿美利加底歷史之中，狩獵的未開種族，只有於時時襲擊了垂涎不置的文明民族所有的田圃的記事中出现而已。在一切民族放棄其從來的住居地的場合，只有帶同可供行軍途中所必要的食料——自己底家畜羣，始能舉行繼續的大行軍。加之，草原底牧畜這種東西；又誘發牧場底更替。利用奴隸勞動底傾向，隨着土著的生活樣式及農業，就立即出現……奴隸制度，遲早要導出壓制來。爲什麼呢，因爲擁有最多數底奴隸的人能夠藉着那些奴隸底幫助而使最微力者服從自己底意思的緣故……人類分爲自由民及奴隸的事，就是社會底身分的分離底端緒。”(註二)

(註一)前引書，139頁。我們一這樣地引用拔萃，密海羅夫斯

基氏就要跳起來如次的叫囂：“我對於這一事能夠抗辯，
即支那人能夠用英國製底武器來武裝。但是支那人底文
明程度，究竟可以由這英國製底武器來判定麼？完全是這
樣，密海羅夫斯基氏的，用英國製底武器去推論支那底文
明，是不合道理的。可是看到英國製底武器，就可以推論
英國底文明。

(註二)前引書，252-253頁。

伯色爾很多這種考察。其中，有的全是正當的，而且是極多教訓的地方。有的就不是密海羅夫斯基也能夠“抗辯”的。但是在這裏對於我們重要的，不是伯色爾底思想底各部分，而是其一般的傾向。這種一般的傾向和我們已對於可哇列夫斯基氏指摘過的東西完全一致，即他是找·求·法·底·歷·史·底·說·明·及·進·一·步·全·社·會·的·構·成·底·說·明·於·生·產·方·法·之·中·，·於·生·產·諸·力·底·狀·態·之·中·的。但是這已是自昔馬克思就向社會科學者切勸了的。這其中，“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經濟學批判)底有名的序文底趣旨，雖不是完全的(讀者在後段可以知道爲什麼我們說牠不是完全的)，但其所包含已達於頗可以的程度了。這篇序文在我

們俄羅斯碰到那麼不幸的機會。在原書或拔萃文中讀到這篇序文的俄羅斯底大多數著述家，那麼極端地那麼奇妙地，不完全地把牠理解了。

“人在自己底生底社會的生產中，接受一定的，必然的，從他們底意志獨立了的諸關係即生產關係。這一生產關係，適應於他們底物質的生產諸力底發達底一定底階段。這些生產關係底總體，形成着社會底經濟的構造底真基礎，而於其上聳立着法制的，政治的，上部建築。”

黑格爾論着謝林格說“在這位哲學者，體系底根本命題仍然未曾發展，在那裏像絕對精神像手鎗底發射似的 (Wie aus der Pistole geschossen) 不意地出現着。”聽到在馬克思“世上一切的東西可以還元於經濟的基礎（現在世人單說“經濟的東西”）這件事的時候，俄羅斯底普通底智識分子恰像不意地給手鎗打着耳朵似的吃了一驚。“爲什麼可以還元於經濟的東西呢？”——他在煩悶和疑惑之中質問着。“經濟的東西也是（尤其在貧困的農民及勞動者看來）重要的事是不待言的。但是智的東西不是也（尤其是在我們智識階級看來）同樣地

重要的麼？”他說。依着以上底說明，或許讀者會知道下面的事吧。即普通底俄羅斯知識分子之生起這樣的疑惑，是因為他常有幾分不注意于在自己底“知的東西”看來“尤其重要的東西”。馬克思之說“市民的社會底解剖，應該求諸其經濟學之中”，決不是出于要以不意底發砲來搗亂學界底陰謀。他不外對在滿一世紀之間惱了思索家底頭腦的“討厭的問題”與以明確的解答罷了。

法蘭西底唯物論者，澈底地展開自己底感覺論的見解，而到達了人類及其一切的思想，感情，志向都為圍繞着他們的社會的環境之所產這個結論。要把唯物論的見解更大地適用到關於人類的科學去，就應該解決社會的環境底構成為什麼所制約呢？又社會的環境底發展法則是怎樣的東西呢？這種問題。法蘭西底唯物論者不能與這種問題以解答。所以，他們不能不變節了，而且復歸于他們所曾經那麼辛辣地非難過的舊的觀念論的見地了。他們說，環境是人底“意見”所作出的。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史家不滿足于這種皮相的解答，而以分析社會的環境為其目的了。他們分析社會

的環境底結果，成爲政治的組織是植根於社會的諸關係，而社會的諸關係則爲財產底狀態所決定——這個在科學看來最爲重要的結論了。和這個結論一起，下面底新的問題也在科學之前發生起來。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科學便不能向前進展。財產底狀態是依存於什麼呢？這個問題底解決不是王政復古時代底史家之力所能及。於是，他們不得已持出人性底性質這種全不成爲說明的意見而說着解決底遁辭了，而和他們同時生活着，同時活動着的德意志底偉大的觀念論者謝林格及黑格爾，已經很理解人性底見地之不充分了。黑格爾辛辣地嘲笑了這種見他。黑格爾及謝林格理解了不能不於人性之外另求說明人類底歷史的運動底鑰匙。這就是他們底功績。但是，要使這種功績對於科學成爲完全有效的東西，就不能不示明這個鑰匙正應求諸那裏。黑格爾及謝林格是在精神底性質之中，在絕對的理念底發展之中去找求牠了。這是這些偉大的觀念論者底根本的謬誤，爲了這個謬誤，他們就取了迂迴之路而復歸於人性底見地了。其所以然就是因爲絕對的理念——如已說

過一樣，不外是我們底思維底論理的過程底具現的緣故。馬克思底天才的發見，修正着觀念論底這種根本的謬誤，而給與觀念論以致命的打擊。即財產底狀態及同時社會的環境底一切底性質（在論觀念論哲學章中，我們已看到黑格爾尚且不得已承認了“財產底狀態底決定的重要性）不為絕對精神及人性底性質所決定。那是為“在人底生底社會的生產過程中的”即在人底生存競爭中的，交互關係——他們在這中間必然地對立着——所決定的。人們屢以馬克思去和達爾文比較。密海羅夫斯基及卡列埃夫及其同僚以為這種比較是滑稽的。我們待後面再來說述這種比較應該怎樣地解釋。固然，或許我們就不說明，許多讀者也已知道這件事吧。在這裏就不損害主觀的思想家諸君底感情地，從事別種底比較。

在哥白尼以前，依着天文學所指示，地球是個不動的中心體，太陽及其他的星都在其周圍迴轉着。依着這種見地很多的天文學的現象就不能說明了。天才的波蘭人哥白尼對於這些現象，全然從正反對的方面進行其說明底步驟。他就以不是

太陽迴轉於地球底周圍，反而是地球迴轉於太陽底周圍這一事爲前提了。這樣地發見了正當的見地。在哥白尼以前許多不明瞭的東西明瞭起來了。在馬克思以前，社會科學者從人性底概念出發，而且因此人類進化底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未曾解決地留下來了。但是馬克思底學說，全然給這個問題開拓了一種新生面。即馬克思說，人類爲了維持自己底生存對於在自己之外的自然加以作用，同時使自己底本性發生變化。因而要科學地說明歷史的發展，就不可不從反對之一極出發。即：不可不說明人類對於外部的自然底生產的作用底這個過程怎樣地實行。這一發見，從其對於科學的偉大的重要性觀察牠的時候，不會劣於哥白尼底發見。並且也可以和最重要的而又最有效的科學的發見一般地比較着。

元來，馬克思以前底社會科學，比哥白尼以前底天文學，其基礎還要薄弱得多。法蘭西人，現在和昔時都把以人類社會爲問題的一切底科學稱爲“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倫理及政治學），以與於過去及現在被認做唯一底精密科學的

固有的意味之“sciences”（科學）區別。

這是應該預先知道的，即是在馬克思以前，社會科學並不精密，也不能夠精密的事。在鑑定人性爲最高審判而倚賴牠的範圍內，學者必然地不能不以人類底見解，人類底意識的活動來說明人類底社會的關係。但是，所謂意識的活動，在人類看來，必定是不能不作爲自由活動而表象的人類活動。自由活動是排除着必然性底概念——合則性底概念的。但是，合則性却在科學地說明現象的場合無論何時都不能或缺的基礎。自由底表象，隱蔽了必然性底概念，而且因此阻害了科學底發達。這種錯誤的傾向，直到今日爲止在俄羅斯“主觀的”著述家底“社會學的”著作之中表現得極爲明白。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自由應該成爲必然。自由底表象，隱蔽着必然性底概念，而其自身就成爲極端曖昧的東西，成爲甚少希望的東西。被驅出大門的必然性又從窻口跑進來，就是說研究家雖從自由底表象出發而始終和必然性衝突了。結局終於怪可憐地承認必然性底定命的，難於取勝的，無

論如何也不能征服的作用了。於是研究家吃驚了。自由是一爲盲目的必然性所翻弄的無力的玩具，是一被棄的，無希望的，永遠的奴隸。最明晰的最高尚的觀念論的頭腦底所有者所往往陷入的絕望，真是咄咄迫人的東西。格奧爾格·彪夫涅爾說，“已經有好幾天了，我始終握着鋼筆，一句也寫不出來。我研究了革命底歷史。我感到髣髴被歷史底可怖的宿命壓潰似的。我在人性之中看見可厭的平凡性，在人的關係之中看見有屬於世上一切而不專屬於任何人的難於取勝的力。個人不過是大波中底一點泡沫，即不過是偶然的。天才底權威不過是傀儡喜劇。那不過是一種和至多能夠知道而不能使其從屬於自己底意志的鐵則底滑稽的努力吧了。”註一)這裏可以如次的說。即要全不生起這種當然的失望，就應該乞靈於嘲弄自由的必然。這種東西，縱令只有一時，也應該放棄舊見地而試行解放自由。就是說這裏有把辯證法的觀念論者所提的問題——自由不是從必然生來的麼？必然不是人類的自由底不可避免的條件，唯一底強固的基礎，唯一底強固的保證麼這種問題，再行檢討

一番的必要。

這裏就來考察馬克思底這樣的企圖導出什麼來。但爲避免誤解起見，就讓我們預先來究明馬克斯底歷史的見解吧。

(註一)這是1833年寫給未婚妻的信中底文句。特地爲密海羅羅夫斯基註在這裏，這位彪夫涅爾不是說法了“一般=哲學的意味上的”唯物論的彪夫涅爾，而是他的早夭的兄弟，有名的悲劇“丹頓底死”底作者。

某種生產關係，基於生產諸力底一定狀態而構成。這些生產關係觀念地表現於人類底法的概念之中，又表現於多少有點“抽象的規則”之中，及表現於不成典律習慣及成文法之中。在我們早已沒有證明這件事底必要。這是如已知一樣，現代底法學已經代我們證明了。(讀者宜想起密海羅夫斯基論及這事的話)。但是，這個問題也可以從其他方面即如次的方面考察。一度究明了人類底法的概念怎樣地爲他們底生產關係所作出，則馬克思下面的幾句話：“不是人類底意識決定他們底存在(即他們底社會的生存形態)，反而是他們底社會的存在決定他們底意識”——在我們看來，早

已成為當然的事體。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最少關於意識方面，這件事，事實是這樣，並且知道為什麼這樣。在我們剩下的工作只是決定：那果常是這樣麼？若是這樣，那末為什麼常是這樣呢？——這一件事。現在暫且把這種法的概念討論一下。

“社會底生產諸力，在其發達底某一階段，和存在於這個社會的生產關係，如用法律上的用語來說就是所有關係——這些生產諸力就在這種關係內部發展着——矛盾着。這些社會關係由助長生產諸力的形態一變而轉化為其發達底妨礙。社會的變革底時代，就在那時開始。”

動產及不動產底社會的所有，其在原始的生產過程，發生有利或必要的結果。又牠維持着原始的社會底存在，助長原始的社會底生產諸力底後來的發達。而且原始人支持着這種社會的所有，以為是自然的必然的東西。但是生產諸力就因這種所有關係，而且在這種所有關係底內部，發達了。因而足以用個人底努力的分野展開了。於是，社會的所有在某一場合，在社會看來，成為有害，並且

妨礙社會底生產諸力底後來底發達。因為這個緣故，社會的所有就和個人的占有交替。即在社會底法的制度之中，多少行着急激的變革。這種變革必定伴着人類底法的概念底變革。即從來僅以社會的所有為良好的東西的人，現在開始以某種場合底私人的占有為最好了。但是，我們底用語是不正確的。我們把下面那樣的同一過程底完全不可分的單純的二方面，作為二個底個別的過程而抽出了。說是：因生產諸力發達了的結果，在生產過程中，人類底實際的關係不能不發生變化。而且這種新的關係又被表現於新的法的關係之中。

卡列埃夫氏向着我們斷言：在適用於歷史的場合，唯物論也和觀念論一樣，是一面的。依着卡氏底意見，唯物論和觀念論都不過是完全的科學的真理底發展上的“契機”。“第一及第二底契機之後。第三底契機不能不到來。定立及反定立底一面性，就在作為完全的真理而表現底綜合之中發見自己底調和”。(註一)這是極有趣的綜合。卡列埃夫氏說：“這樣的綜合，被包含於什麼之中呢？——我現在還不說及這一點。”這是多麼遺憾的事！但

是幸而“歷史哲學者”卡列埃夫氏，不大嚴守這種自課的沉默之戒。卡氏不久就使人們理解完全的科學的真理——那是終歸要爲一切受了教化的人們所理解，但在現在只有卡列埃夫氏一個人懂得的。這種科學的真理是由於如次的思想生長來的。卽：“由肉體和精神而成的各個人，營着肉體的和心的底二重生活。各個人不是僅具備了物質的要求的肉體，也不僅具有智的及道德的要求的精神。人底肉體和精神，都有其各自的要求。這種要求，找求自己底滿足，把各個底個人置諸對於外界，卽自然及他人，換句話說就是社會，的種種底關係。而這種關係有二種類。”(註二)

(註一)“衛斯特尼克·愛布羅佩”1894年，七月。6頁。

(註二)全上，7頁。

人由精神和肉體而成，這是正當的“綜合”。固然這不能說是甚新的東西。假若史學教授卡列埃夫氏懂得近代哲學史，則卡氏應該知道近代哲學不能適當地處理這種綜合自身，而於數世紀之間常是舉鼎絕臚的。假若卡氏空想着這種“綜合”可以示給‘歷史的過程底本質’，則衛·衛氏自身也

不能不同意於“歷史教授”有些錯誤，運命注定卡氏不得不成爲“歷史哲學”上底斯賓娜莎了。

在生產底社會的過程中導出人類底交互關係底變化的生產諸力發達之結果，全所有關係就發生變化。但是，基佐已經向我們說過：政治的組織是植根於所有關係之中的。這件事可以依着最近底科學得到充分的確證。

血緣團體，因所有關係發生變化的結果，就和地域團體交替。又稍爲強大的地域團體，就合流於稱爲國家的有機體。牠也是在所有關係之中已經實行了的變化底結果，或社會的生產過程底新的諸要求底結果。這件事，可以東洋底強大的國家，得到很好的說明。(註一)又對於古代國家，這件事也明白地被闡明着。(註二)關於一切國家底起原若有充分的智識，則對於其國家一般也不難指出這件事。這時候，最要緊的，就是不要把馬克思底見解偏狹化，不管是故意不是故意。我們想如次地說。

(註一)請看故埃爾·美智尼可夫關於“有史以後底大河川”的著書。在這書裏，著者其實不過對於像列諾爾曼那樣的

最有權威的專門的歷史家所到達的結論做了一個總結算
吧了。埃利慈·劉克留在本書底序文中，說了美智尼可夫
底見解，是科學史上劃時代的。在美智尼可夫底見解不是
新的這一意味上，劉克留底說話並不正確。還有黑格爾最
明晰地發表了這種見解。但是，在澈底地支持着這種見
解時，科學無疑地可以得到極大的利益。

(註二)參照摩爾底著書“古代社會”及昂格思底著書
“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原”。

生產諸力底一定底狀態，被制約於所與的社
會底內的關係。但是，這種生產諸力底一定底狀
態，也制約着一定社會對於其他社會的外的關係。
在社會中，基於這種外的關係而出現新的必要，
為滿足這種必要，就生長新的機關。若皮相地觀
察問題，個個底社會底交互關係便髣髴是和經濟
沒有直接關係的“政治的”作用底系列似的。但是，
事實上，社會之間底諸關係底基礎，實橫着種族內
及民族間底諸關係之真正底(不僅外的)起因，作
為其諸關係底結果而規定着自己的經濟。在生產
諸力發達底各階段，有其特殊底武裝制度，特殊底
戰術，特殊底外交策，特殊底國際法，與牠相適應。

不消說，可以舉出許多民族間底衝突沒有和經濟有直接關係的場合。馬克思底追隨者，誰都不想反對有這樣的場合之存在。他們不過如次地說着吧了。就是說：不要只停止於現象底表面，更深一層地洞察着現象吧，一定底國際法在怎樣的基礎之上生長了呢？什麼是造成了民族間底一定種類底衝突底可能性呢？——這樣地自問吧，這麼一來，結局遂到達於經濟。誠然，經驗着經濟的發達底不齊一的階段的諸社會屢陷入鬥爭底旋渦之中，因此個個底場合底觀察，就困難起來云云。

但是，說到這裏，聰明的反對者的合唱隊就要打斷我們的話頭：“好吧——他們喊着——就假定政治關係是植根於經濟關係之中吧。但是，政治關係一被造成，那政治關係——不管從那兒來——自身又給與影響於經濟。所以在那裏就有交互關係存在着；而且除了交互關係以外什麼東西也不存在。”

這種反對論，不是我們憑空捏造的。這種反對論受“經濟的唯物論”底反對論者尊重到什麼程度呢，可以用下面底“明顯的事件”來證明。

馬克思在其所著“資本論”之中，引用了英國貴族爲要成就一些關於領有土地的事利用了自己底政權的事實。在“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s Hegelianer”（黑格爾及黑格爾學徒底歷史哲學”的名目之下做了“批判底嘗試”的波爾·巴爾特博士，企謀非難馬克思底矛盾了。博士說，馬克思自身已經承認着交互關係底存在了。但爲證明這種交互關係真實地存在着起見，我們底博士就引用了對於德意志底經濟史底研究多所貢獻的著述家修鐵爾涅希底著書來。卡列埃夫氏以爲“幾頁割愛而用於經濟的唯物論底批判的巴爾特氏底著書，可以把牠舉出來作爲經濟的動因在歷史上所演的角色這個問題底解決方法底模範。”這是當然的事，但卡氏忘掉了把巴爾特底反對論及伊·修鐵爾涅希底有權威的聲明告訴讀者。伊·修鐵爾涅希，是“把政治和經濟之間底交互關係爲一切國家及一切國民底發展底根本的特性這個一般的命題，公式化了的”人。於是現在就不能不略略分析一下修鐵爾涅希底這種混亂。

第一，伊·修鐵爾涅希本來說了什麼呢？他如

次地觀察着德意志經濟史底卡羅林更王統時代：
“一切國家，一切國民底發展底根本的特性——政治和經濟間底交互作用，在這個場合是最能夠精密地追跡的。一定底國民所分擔的政治的脚色，對於那國民底勢力之後來底發展，對於其社會的制度底形態及完成給與決定的影響。完全同樣地，國民所具有的內的力及其力底發展底自然法則，決定着國民底政治的活動底程度及種類。卡羅林更底政治的體制完全是這樣地影響於社會組織，而且影響於那掩蓋着當時底國民生活的經濟關係。這種影響底方法，比着國民底本原的力，國民底經濟生活之影響於卡羅林更底政治的體制底傾向而給牠捺上獨特底刻印，並不加劣。”（註一）只有這一點。這是僅少的幾句語。但是，這幾句僅少的話語，被看做可以充分推翻馬克思了。

（註一）“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bis zum Schluss der Karoligenperiode” Leipzig 1889, Band I, P. P. 223-224

第二，試想起馬克思關於經濟對於法律及政治的關係所說過底話吧。

“法律的及政治的制度，是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中，基於人類底實際的關係而被形成的。在某一期間，這些制度助長國民底生產諸力底後來底發展，助長國民底經濟生活底繁榮。”這是馬克思底真實的話語。於是無論誰也要向認真的人質問吧，這些話語之中含着否定經濟的發展上的政治關係底重要性麼？又馬克思忘掉了這種重要性——這樣說的人果是論駁了馬克思麼？的確的，馬克思沒有否定經濟的發展上的政治關係底重要性。而且說着馬克思忘却了這種重要性的人們——其實完全沒有反駁着什麼。這全然是的確的。所以，與其去找他們果能夠駁倒馬克思說麼？這個問題底着落，毋寧去找爲什麼他們那樣地誤解馬克思呢？這個問題底着落。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只用法蘭西底格言“la plus belle fille du monde ne peut donner que ce qu' elle a.”（就是世界最美的姑娘也只能夠以自己所有的與人）來做答覆。馬克思底批評家不能逾越這個親切的人所許與的理解底程度。

（註一）

（註一）馬克思說，“一切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因而——巴爾特推論道——依着足下底意見，政治是對於經濟全然不給與影響的，然而足下自身却引用了表示着不是這樣的事實。”“完全是這樣的——卡列埃夫氏叫起來道——這就是我所稱爲和馬克思的爭論底的範本的。”卡列埃夫氏底“範本”，一般地呈露着可驚的思索力。這個範本說：“盧梭是生存於身分的差別及特權達到極度，而使萬人屈服於具有絕大的力的專制主義的社會之中。但是由古代人借來的國家底合理的建設方法——也曾爲霍布士及洛克所利用的方法——使盧梭創造了基於人民底普遍的的平等及自主的社會底理想。這種理想，全然和支配着法蘭西的組織矛盾了。盧梭底理論，依着孔本特在實踐上實現了，故哲學影響於實踐，也經由實踐而影響於經濟。”（前引書，58頁。）

這種對於貧窮的日內瓦底共和主義者之一子盧梭是貴族社會底產物的事有着興味的偉論，是怎樣地合於諸君底口味呢？反對着巴爾特氏的事，就是徒然反覆着同樣的事。但關於對巴爾特氏拍手喝采的卡列埃夫氏該說些什麼呢？啊啊，衛·衛氏囑，足下底“史學教授”完全是不行的。我們全然沒有一點私心地忠告足下——請你再找一位新的“教授”吧。

政治和經濟之間，存在着交互關係。這件事無疑地是很明白的，恰像卡列埃夫氏沒有理解馬克思的一樣的明白。但是，交互作用底存在，果妨礙着社會生活底分析底進步麼？不，沒有這麼一回事。假若認為有礙，那就和想像卡列埃夫氏所暴露的無理解，是有妨我們到達正常的“歷史哲學的”概念的東西，差不多是同樣的。

政治制度影響於經濟生活。政治制度，或助長或阻止着經濟生活底發達。前一場合，從馬克思底見地觀察的時候，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爲什麼呢，因爲一定底政治的體制是爲了助長生產諸力底後來底發達而作出的緣故。（意識地作出呢，還是無意識地作出呢，在這一場合，無論是那一種都好。）第二底場合也絲毫不和馬克思底見地矛盾。爲什麼呢，因爲如歷史的經驗所指示一樣，一定底政治的體制，牠一度不適應於生產諸力底狀態，一轉而爲生產諸力底後來底發達底妨礙，牠便開始取着沒落底傾向，而終於被廢除的緣故。這第二種場合，不但沒和馬克思底學說矛盾，而且更爲馬克思說最好的確證。爲什麼呢，因爲經濟在怎樣的

意味上支配着政治呢？生產諸力底發達，怎樣地爲國民底政治的發達底先驅呢？這種問題，尤其可以依着這第二種場合來說明的緣故。

經濟的進化伴着法的變革。在形而上學者，理解這一點不是容易的事體。……他雖然大聲疾呼着交互作用底存在，但是他底習慣是順次地觀察現象，並且把A現象從B現象分離而觀察着。反之，稍爲懂得辯證法地思維着的人，就容易理解上面這一點。他知道量的變化徐徐地積疊起來，終於齋到質的變化，而這種質的變化，就是飛躍底，即漸次性底中斷底契機。

這樣一來，我們底反對論者早就不固守着或陳述着自己底“言論及行爲”。他們喊道：黑格爾不是那樣地推論了麼？於是，我們就要答道：一切自然，都是這樣地行動的。

說話容易，實行很難——把這句格言適用於歷史，便被變成下面的形態 即：說話是極簡單，實行則極爲複雜。生產諸力底發達，伴着法的制度底變革這件事，嘴裏是容易說的！但是，其實，這種變革是複雜的諸過程，而在這種過程底進行中，社會

底各個成員底利害關係底排列，則是變轉無極。在A以擁護舊秩序爲有利。A便以屬於自己的一切手段固守着這個。在B，則舊秩序早已成爲有害的東西，成爲可厭的東西。他們便盡着儘可能的全力來攻擊這個。然而這不是全部。改革者們底利害，也決不能說常是一樣的。即：在甲改革者看來A底改良是重要的，而在乙改革者看來則B底改革成爲重要。論爭就在改革者底陣營自身之中發生，鬥爭就變成複雜的東西了。依着卡列埃夫氏底正當的觀察，人是由肉體和靈魂而成，爲最明白的物質的利害底鬥爭，必定在鬥爭者之前，提起着極明白的精神的問題，即正義的問題。舊秩序是怎樣地和正義矛盾的呢？新要求 and 正義一致到什麼程度呢？這些問題，不可避免地就在鬥爭者底頭腦之中發生起來，固然鬥爭者不必單叫正義做正義，或使牠具現爲似人的女神，或似獸的女神。例如違背着卡列埃夫氏課諸鬥爭者底命令，“肉體”產生着“靈魂”，經濟的鬥爭誘發着道德問題，“靈魂”，一經最精密地觀察牠，牠便成爲“肉體”，凝固的舊信仰者底“正義”屢成爲擷取者底利益。

極其巧妙地以否定着政治底重要性厚誣馬克思的這些同樣的人們，如次地斷定：馬克思到處只看到“經濟的東西，對於人類底道德的觀念，哲學的概念，宗教的概念，審美的概念，都完全不附與什麼意義。這也像司智埃德林所表現一樣，是不自然的空談。馬克思並不否定這些“概念”底“意義”。他至多不過闡明了這些概念底起原而已。

“電氣是什麼？——是特殊底運動。熱是什麼？——是特殊底運動。光是什麼？——是特殊底運動。其他云云！這樣地，諸君對於光，熱，電氣，什麼意義也不附與。在諸君底見解，一切的東西，只是一個運動而已。多麼是概念底一面的，偏狹的呵！——他們說。實在是那樣，實在是偏狹。諸君是充分地理解着 Energy 變化說，

生產諸力底發達底一定底階段，都必然地伴着社會的生產過程的人類底一定底排列，即一定底生產關係，也即全社會底一定底構成。但是，社會底構成一度決定着，其性質就一般地反映到人類底一切心理，一切習慣，道德風俗，感情，見解，志向及理想之上：這是容易理解的。習慣，道德風

俗，見解，志向及理想，必然地不能不順應於人類底生活樣式，人類底食物底取得方法（依着柏色爾底話）。社會心理，對於社會底經濟，常是合目的的，常適合於經濟，常為經濟所決定，這是希臘底哲學者們在自然中所已發見的現象底反覆。即合目的的東西獲得勝利的單純的原因，就在於非合目的性的東西，其性質上具有沒落底宿命。若社會心理適應於社會底經濟，適應於社會底生活條件，牠在行着生存競爭的社會看來就是有利的麼？是大大有利的，為什麼呢，因為不適應於經濟，而和生存條件矛盾的習慣及見解，妨礙着這種生存底防衛的緣故。合目的的心理，在社會看來是有利的。那恰和充分適應於自己底目的的器官在有機體看來是有利的一樣。但是，動物底器官，不能不適應於動物底生存條件這件事，就是器官在動物沒有意義這種意思麼？全然是其反對。這是認識動物底器官底巨大的重要的意義。只有頭腦極為衰弱的人，纔能夠另樣地理解這個問題。諸君！這件事關於心理也是可以這樣說的。馬克思認識心理順應於社會底經濟，同時依着這，認識了心理底巨

大的，不能替換的重要性。

馬克思和卡列埃夫氏之間底差異，歸着於卡列埃夫依然是個純粹的二元論者，雖然他在這裏還有所謂‘綜合’底偏向。在卡列埃夫氏，方以爲這裏有着經濟，那裏又有着心理，方以爲一個衣袋擱着靈魂，他一個衣袋又藏着肉體。而且這種靈魂及肉體的實體之間雖有交互作用存在着，但牠們各自又營着自己獨自底存在，其存在底起原則爲不分明的雲霧所隱蔽。(註一) 馬克思底見地，排除着這種二元論。在他，社會底經濟及心理，就是人類底“生底生產”這個同一現象底二方面，人類底生存競爭底二方面。而且，在這種生存競爭之中，人類受了生產諸力底一定狀態之賜，取着某一形態而作成集團。生存競爭創造人類底經濟，而人類底心理又基於這種經濟生長起來。經濟這種東西，和心理都是同樣的某種派生的東西。唯因爲這個緣故，一切底進步的社會底經濟變化着。生產諸力底新狀態，像牠伴着新的心理，新的“時代精神”完全同樣地，伴着新的經濟的構造。那末，僅在俗說上，可以說經濟是一切社會現象底本原的原

因：這就很明白了。經濟其實不是本原的原因，經濟自身就是生產諸力底結果，就是‘機能’。

(註一)諸君勿以爲我們是誹謗這位可敬的教授。他用了大稱讚之辭引用巴爾特底意見。依着巴爾特底意見：“法雖不營獨立底存在但是營着獨自底存在。”這種“不是獨立性而是獨自性”遂妨礙卡列埃夫氏對於“歷史過程底本質”底認識。怎樣地妨礙了他呢，馬上就可以在本文之中看到其語句(phrase)。

這就是註中所約的文句：“肉體和精神，都有其各自底要求，都找求着自己底滿足，而使各個底個人對於外界，即對於自然及他人，立於種種底關係。……因爲這個緣故，人類對自然底關係，是依存於個人底肉體的，精神的要求，由一方面是創造着以保證個人底物質的生存爲目的的種種技藝，由他方面則創造着智的及道德的全文化。”人類對於自然的唯物的關係，是植根於肉體底諸要求，物質底諸性質，之中。“狩獵，牧畜，農業，精製工業，商業及貨幣運用底原因”，不能不求諸肉體底諸要求之中。由健全底判斷看來，這不消說是這樣的。如若我們沒有肉體，則我們怎樣地會有家畜，野

獸，土地，機器，商業及黃金底必要？但是，一方，所謂沒有靈魂的肉體，應該叫什麼呢？那不過是物質吧了，但是物質是死物。如若物質自身並不是由靈魂和肉體而成，就什麼東西也不能創造。故物質，狩獵着野獸，馴養着家畜，耕種着土地，經營着商業，執行着銀行事務，也不是依靠自己底智性而是依着靈魂底指示。因而人類對於自然的唯物論的關係，其發生底最後底原因，不能不求諸靈魂之中。故靈魂也有二種底要求。故物質也由靈魂和肉體而成立的。但是這件事有着一些很大的矛盾。而且不止這個，關於其他的某事也自然要發生疑問。依着卡列埃夫氏，人類對於自然的唯物的關係該是基於肉體的要求而生長的。但是，這的確是這樣的麼？只是對於自然底話麼？或許卡列埃夫氏還記憶着僧院長基伯爾怎樣地咀咒着想逃出封建的桎梏的都市共同體吧。而依着基伯爾底見解，這種都市共同體是一種“卑污的”制度，而以迴避封建的賦役底誠實的實行爲其唯一底生存目的的。在這一場合究竟是什麼東西和僧院長基伯爾耳語了呢？是“肉體”呢？還是“靈魂”呢？若是“肉體”，那末，

我們就要說，故肉體也是由“靈魂”和“肉體”而成立的。若是“靈魂”，我們也要說，故靈魂是“靈魂”和“肉體”而成立的。因為靈魂在這一場合對於構成卡列埃夫氏底所謂“靈魂底顯著的特性的現象，差不多不表示着無私恬淡的態度。諸君應當研究這一點！或許卡列埃夫氏要說，“本來和僧院長基伯爾耳語的，是靈魂，但是，那是在肉體底命令之下這樣做了的，而且同樣的事在狩獵及銀行底事務底場合也可以生起的云云……。”

但是，第一，要下命令，肉體也是不能不由肉體和靈魂而成。第二，粗野的唯物論者可以如次地指摘出來，即靈魂在肉體底命令之下說着話，假若如此，縱使人類是由靈魂和肉體而成，那還是完全不成什麼保證。恐怕在一切的歷史，靈魂不過實行了奉着肉體底命令而說話的事吧？不消說，卡列埃夫氏要非難這樣的前提而加反駁着“粗野的唯物論者”。我們是堅信勝利底旗幟在於這可尊敬的史學教授方面。但是究竟，就說有人是由靈魂和肉體而成這個不可爭的事實，但在和唯物論鬥爭底場合，那對於史學教授卡列埃夫果是大有用處的

麼？

這還不是全部。依着我們在卡列埃夫氏底文章所讀到的是：基於個人底精神的要求，產生“神話及宗教……文學，藝術”，又一般地產生着“對於外界（加上自己在裏頭）的理論的關係，對於存在及認識底問題的理論的關係”，同樣地又產生着“對於外的現象（加上自己底思想觀念）底無私恬淡的創造的再生產”。我們信用卡列埃夫氏。但是這裏有個相識的學生＝工藝家。他熱心地在研究精製工業底技術，這個工藝家無論對於史學教授卡列埃夫氏所列舉的那一點都不認為有“理論的”關係。於是就生起了我們這位朋友是不是只有肉體的問題。希望卡列埃夫氏能夠快一點解釋這種疑惑。因這種疑惑是使我們煩悶，而又侮辱着這位年青有為的，而且或許是天才的，工藝家的。

如若卡列埃夫氏底判斷有一些什麼意味，那只是人類底要求有上級和下級之分，有利己的志向，有愛他的感情而已。這是毫無議論底餘地的真理。却是全然不能用此來奠定“歷史哲學”底基礎。這種真理，比着關於人性底主題的，已經老早就被

論破的無內容的判斷，一步也沒有進展。這種真理自身不是比這樣的無內容底判斷更為高明的東西。

在我們和卡列埃夫氏對談的當中，聰明的批評家們能夠看取我們之陷於自家撞着，而且重要的是看取我和馬克思矛盾着了。我們說着經濟不是全社會現象底第一義的原因，同時斷定了社會心理順應於社會底經濟。——由批評家們看來，這是第一個矛盾。我們說社會底經濟及心理是同一現象底二方面，一方，馬克思自身說經濟是聳立於其上面的意德沃羅基的上部建築之真實的基礎。——這是第二個矛盾。第二底矛盾，在這個場合，就成功我們所要說明的意見底所有者（馬克思）和我們底意見相背馳，故在我們是更可嘆惜的矛盾。現在就說明下去。

社會即歷史的過程底根本原因，是生產諸力底發達，我們依照馬克思底話這樣地說；因而在這裏是什麼矛盾也沒有。所以，若是什麼地方有了矛盾，那就在關於社會經濟對於社會心理的關係底問題。那末，現在就來考察這矛盾是否存在。

讀者應該想起私有財產是怎樣地發生。生產諸力底發達把人類置於諸關係之中。在這諸關係之下，某種物件底個人的占有，在生產過程看來是更爲有益的。原始人底法的概念應於這而發生變化。社會心理順應於社會經濟。所與的經濟的基礎之上，宿命地聳立着和牠相應的意德沃羅基的上部建築。但是，他一方面，生產諸力底各自底發達，把每日在世俗的實踐中的人，置於新的相互的關係，這種相互關係是不適合於陳腐的生產關係的。這種新的未曾有過的境遇，反映於人類底心理上，使牠極顯著地變化起來。究竟使牠朝着怎樣的方向變化呢？社會底成員甲固守着舊秩序。這樣的人是落伍的人。對舊社會感到不便的社會底成員乙，擁護着進步的運動。這些人們底心理，早晚朝着和舊的陳腐的經濟關係交替着的生產關係變化着。如諸君所見到一樣，心理底對於經濟的順應是繼續着的。但是，徐緩的心理的進化先行於經濟的革命。(註一)

(註一)本來，這是現代歐羅巴底普羅列搭利亞特所經驗着的那種心理過程。即歐羅巴底普羅列搭利亞特的心理，

是已經順應着未來底新的生產關係了。

這種經濟的革命一度完成，社會心理和經濟之間便成立完全的一致。那時，在新的經濟的基礎之上，新的心理就十分地開花繁榮。在某一時期之間，這種一致依然是不可侵犯的東西。不，甚且更進一步益發強化起來。但是，新的不調和底萌芽，一點一點地呈現出來。即先驅的階級底心理，依着前述的理由，再凌駕着舊來底生產關係。這種階級底心理，一瞬間也沒有停止順應於經濟，而且順應於成爲未來底經濟底萌芽的新的生產關係。這不是同一過程底二方面麼？

到現在止，我們專從財產權方面取例來說明馬克思底思想。這種財產權無疑地也是一種意德沃羅基，但是，這種意德沃羅基是初等的所謂下級的意德沃羅基。然則馬克思對於高級的意德沃羅基即科學，哲學，藝術等等底見解，應當怎樣地理解呢？

爲要專心致力於學問上底研究或其他類似的事務的人類底一定底社會層分化出來，必須那個社會已達於某一程度底幸福狀態，在這一意味上，

高級的意德沃羅基底發展上底基礎就是經濟。又前面引用的柏拉圖及布爾達克底見解，也表示着社會上的智的勞作底傾向這種東西爲社會底生產關係所決定。關於科學，俾可已經說過，“科學是由社會的必要而生長的東西”。關於像經濟學這樣的科學，縱使由僅知道一點牠底歷史的人看來，這件事也是很明白的。

柏奇阿伯正當地指摘了，“特別是經濟學確證着實踐常隨處先行於科學這個規則”。（註一）不消說，這件事也不是不能解爲極抽象的意味。“不待言科學是必須經驗。而且”可以說“經驗越發豐富，科學就越發完全。”

但是，問題不在那裏。試把阿里士多德或克色諾風底經濟學的見解和亞丹斯密斯或理嘉圖底見解比較一下，這麼一來，一方古代希臘底經濟科學，和他方布爾喬亞社會底經濟科學之間，不僅可以看到量的差異，還可以以看到質的差異着，即可以看到對於主題是一種全然別樣的見地，全然別樣的態度，存在着。這種差異可以依着什麼來說明呢？是的，那只能依着現象自身變化了，即布爾

喬亞社會的生產係關不像似古代底生產關係的事來說明的。生產上的種種底關係，創造着科學上的種種底見解。不但如此。試把理嘉圖底見解和例如巴斯智亞底見解比較一下，這麼一來，便可知兩者對於具有依然不變的共通性質的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的看法之不同。那是爲什麼呢？因爲在理嘉圖底時代，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剛是有點繁榮，剛是有點固結而已，但在巴斯智亞底時代那已經開始向着沒落了緣故。同樣的生產關係底種種底狀態，必定要反映到擁護那些生產關係的人們底見解。

(註一)“在經濟學開始發生于十七世紀的時候，二三國民已依他們自身底經驗繁榮着了。經濟學差不多依着這種經驗啟發了牠底學徒”(“*storia della Economia Publica in Italia etc*” Lugano 1829, P. 11.)

J.B.穆勒反覆着說，“在人類的事件底一切部門，實踐要比科學先行得多……因而關於作爲科學底一分枝底經濟學的概念是極近代的。但是，多爲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在一切時代必定構成了人類底一種實利。”“*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8, t. 1. P. 1.

現在更拿國法學來觀察。國法學底理論怎樣地而且爲什麼發達了呢？那普羅維奇教授說，“國法底科學的研究，是在諸支配階級關於屬於其各自的權力底範圍到達了互相衝突的地方方纔開始。例如在歐洲底中世紀底後半，我們所遭遇的最初底政治的大鬥爭，又政權和教權間底鬥爭，皇帝和法王間底鬥爭，是對於德意志底國法學給與最初底刺激的。帶到二分作用於支配階級之間的，並且給與刺激於和牠相對應的一部底國法底公法學的研究的，第二個政治的論爭問題，就是選舉皇帝底問題。”(註一)

(註一)“Rechtsstaat und sozialismus” Innsbruck 1881,
P. P. 124-125.

所謂階級底交互關係是什麼呢？那是，第一，人類在社會的生產過程相互地對立着的關係，就是生產關係。階級底交互關係，是在社會底政治的組織，及種種底階級底政治鬥爭之中發見其自己底表現。而且這種政治鬥爭，可以刺激着種種底政治理論底發生和發達。在經濟的地基上面必定聳立着和牠相應的意德沃羅基的上部建築。

但是，縱使以上舉的都不是初等的意德沃羅基，總之也不是最高級的意德沃羅基。那末，例如關於哲學，藝術，事情是怎麼樣的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可不走回一點。

愛爾伯秋斯從 *l'homme n'est que sensibilité* (人只不過感覺而已) 這個命題出發了。由這種見地看來，人類努力於迴避嫌惡的感覺而接受愛好的感覺的事，是很明白的。這就是有感覺的物質所具有的當然不可避免的利己主義。但是，如果這樣，那末，人類怎樣地發生了全然無欲恬淡的志向，即真理底愛好及英雄主義呢？這是愛爾伯秋斯所應該解決的課題。他終於不能把牠解決了。但是，他爲打開困難，把自己企謀規定的最不明瞭的量，即X自身輕易地抹殺了。他終於如次地說了：“無論怎樣的學者，也沒有無慾恬淡地愛好着真理的人。無論誰，都是開始於真理之中發見到名譽底道路，於名譽之中發見到金錢底道路，於金錢之中發見對於自己提供快適的肉體的感覺底手段，例如購買甘旨的食物及“美麗的女奴隸” (*belles esclaves*) 的手段”。這樣的說明是多麼不中用的

呢，現在無須再贅。在這種說明之中不過告訴着不能處理發展底問題的法蘭西底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我們已在前面指摘過——底無力吧了。

世人所用以厚誣近代辯證法的唯物論之父的人類思想史觀，不過是愛爾伯秋斯底形而上學的所論之舊事重提而已。

例如，馬克思對於哲學史的見解，幾乎屢被解釋成下面的樣子。即：縱使康德研究着先驗的美學底問題，以悟性底範疇爲問題，或以理性底二律背反爲問題，但那在他看來不過是一個空言，事實上對於他美學，二律背反及範疇都全沒有興味。在他看來唯一底必要的，就是對於他所屬的階級，即對於德意志底小布爾喬亞，儘可能地提供着多大的美饌，儘可能地提供着“美麗的女奴隸”的事。在他看來，範疇和二律背反，好像爲這個底良好的手段，於是，他遂“計畫着”這些了。

這是滑稽得離奇的，現在可以無須再說。在馬克思說着一定底理論和社會底經濟的發展底某時代一致着的時候，他決不想說這個時代底支配階級底思想的代表者意識地使自己底思想適應於多

少有點裕福的多少有點度量的自己底恩人底利益

不消說阿諛者無論何時到處都有，但使人類底理性進步的不是他們。真正地使人類底理性進步的人們，爲着真理而勞苦了。但是，他們並沒有爲這世界底強者底利益而勞苦。(註一)

(註一)話雖如此，他們有時還有幾分害怕強者。例如康德關

于自己說；“誰也不能使我說着反乎自己所思想的話。但是我却沒有把我所思考的一切東西說出來的決心”。

馬克思說，“種種的獨特底感情，幻想，見解，及概念底全上層建築，聳立於種種底所有形態，生存底社會的諸條件，底上面。這些，都以階級底存在底物質的條件及對應着這的社會關係爲地基，而爲一個階級所創造，所形成的”。意德沃羅基的上部建築底發生過程，是人類不覺到地進行着。人類不把這上部建築作爲一時的狀態底一時的產物而觀察，而是由其身底本質看來，作爲自然的，妥當的某種東西而觀察。個人底見解及感情是受了教育及環境一般底影響而完成的，但這一個人，對於基於多少有些狹隘的階級的利益，而歷史地發生的見解及共同生活形式，也能夠充分地取着

最純真的完全地犧牲的態度。關於一切的黨派也可以說着同樣的話。法蘭西底民主黨，在1848年表現了小布爾喬亞底傾向。馬克思說，“但是小布爾喬亞底意識地努力固守利己的階級的利益——底思想是偏狹的。反之，小布爾喬亞底則以自己底解放底部分的條件爲很可以救濟現代社會，撤廢階級鬥爭底唯一的一般的條件。又不可以爲小布爾喬亞底一切底代表者是小販商人或是小販商人底崇拜者。他們在其教養及個人的地位之點和小販商人底相異，真有天淵之差。使他們成爲小布爾喬亞底代表者的，就是他們底思想不能超越小布爾喬亞底生活的境遇之界限這件事情，因而也是下面的事情。即他們在理論上對於小布爾喬亞底在實踐上依着自己底物質的利益和社會的地位所接近的問題，在理論上接近，而且在其理論的解決上接近。一方和他方即某一階級底政治的及學問的代表者和這一階級自身間底一般關係，就如以上。”(註一)

(註一)拉瑪爾克證明生活條件 (Le circonstances) 影響着動物底組織之後下了一個觀察，爲避免誤解起見此際

回想這個觀察，是很方便的。他說：“一步也不能出我底語言底意味的人將誣我以錯誤的見解。爲什麼呢，生活條件，無論牠是怎樣的東西，在動物底形態和組織之中不起什麼直接變化的緣故。”因爲生活條件很變化了，在動物就現出和前相異的新的必要。若這些新的必要在極長久之間沒有變動，牠遂導出新的習慣來。“新的生活一度使動物生起新的習慣，即新的生活條件使動物生起可以成爲習慣的新的行爲，其結果，遂只專用一個器官，成爲不利益的其他部分就屢完全歸于不用。”不使用器官，或不斷地使用牠，那便必定影響着器官底構造，因而又影響着全有機體底構造。(Lamarque, Philosophie Zoologique etc., nouvelle édition par Charles Martin, 1873 t.1. P. P. 223-224.)經濟的必要及由牠而生的其他必要之對於國民心理的影響，也可以和這同樣地理解。在這場合，使用或不使用底結果，發生着徐緩的順應底過程。但是我們底“經濟地”唯物論底反對者，如次地空想着。即：“依着馬克思底意見，人類自己一生起了新的必要，便立即意識地變更着自己底見解。”由他們想來，這樣的事當然是荒唐無稽的。但是那是他們自身想出了這種荒唐無稽，在馬克思是並沒有這樣的荒唐無稽的。若一般地觀

察這些思想家底反駁，便使人想起反對了達爾文的一位牧師底這樣的誇勝似的議論。牧師說：“達爾文說過若把牝雞放進水中，牠就會長起蹼來之類底話，我敢斷定在這樣的場合牝雞只有溺死而已。”

馬克思在關於拿破崙三世底 Coup d'etal (政變)的著書之中說過這件事。他在其他底一種著作更加明白地指示給我們諸階級底心理的辯證法。他在這裏論着各個階級屢屢不能不演的解放的脚色。

“無論什麼階級，不於自己及階級之中喚起一個熱情底時期，便不能演這種解放的脚色。在這個時期之間，演着這種脚色的階級，和全社會融和着。世人把這一階級認為一般的代表者，而且當做這樣的而同情於這個。在這時期之間，這個階級底權利和要求，事實上是作為全社會底權利及要求而出現，這個階級自身，成為全社會底頭腦，成為全社會底心臟。各個階級，只能夠以社會底一般的權利之名，要求對於其他一切階級底支配。要依攻擊而為自己奪取亘於全社會的解放的脚色及政治的擷取者底脚色，只有 Energy 及精神的自信是不

充分的。一個身分要作為全社會所擁護者而出現，社會底全缺憾，就不能不反對地被集中於某一他底階級，而且某一身分不能不成為世間一般所憎惡排斥的身分，不能不是一切底東西底壓迫者底化身。……一個身分要特別 (par excellence) 成為解放者底身分，反對地其他底某身分在一般的意識上不能不是隸屬者底身分。法蘭西貴族和法蘭西僧侶底消極的一般的意義，就是和他們關係很近的而且和他們對立了的布爾喬亞階級底積極的一般的意義底條件。”(註一)

(註一)“Deutsch 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Paris 1814, 論文“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 P. 82.

這樣地作了豫備的說明，究明馬克思對於高級的意德沃羅基，例如哲學及藝術，底見解便早已不是困難的事了。但是為使問題更加明晰起見，現在且把他底見解和伊·蒂努底見解比較一下。

蒂努說：“要理解某種藝術上底著作，某一藝術家，或一藝術家團體，就應該精密地研究那時代底智力及道德風習上底一般狀態。問題可以依此

決定地被說明着，決定其餘的一切東西的第一原因也可以依此而明白。這一真理為經驗所確證。事實上，我們一追跡藝術史上底主要的時代，便可知道藝術與其和牠有關係的智力及道德風習底一定狀態是同其興廢的。例如，希臘底悲劇——愛修拉斯，索阿克列斯，優利披德斯底悲劇——是和希臘人對於波斯人獲得勝利同時出現的。那時，是諸小都市共和國底英雄的時代，是一個大緊張的時期，而且小都市共和國是受了這種緊張之賜而獲得各自底獨立，確立了自己在文明世界的霸權的。

當希臘人底品性墮落馬基頓尼亞人獲得勝利而把希臘移渡於外國人之手的時候，希臘底悲劇也跟着小都市共和國底獨立及 Energy 一起消滅了。完全和這同樣地，哥式克建築和封建的秩序底完全確立，同時發達起來。那時代就是十一世紀底準文藝復興時代是從諾爾曼底入寇和強盜解放了的社會更加堅定地被確立了的時代。在多少有點強力的巴倫底軍事制度，和由牠而生的一切道德風習，一起受了近世 monarchy 底發生底結果，而於十五世紀末解體了的時候，哥式克建築也消滅

了。和這同樣地，和蘭底繪畫底花盛開於和蘭底光榮的時代。當時，和蘭受了自己底執拗和勇氣之賜，脫却西班牙底桎梏，和英國戰而成功，終於成了歐羅巴中底最富裕的，產業最盛大的，最繁榮的國家。和蘭在十八世紀之初葉沒落了。那時和蘭把主角底地位讓給英國而低降於配角底地位，而且不過成了秩序整然的平和的組織完備的銀行，商館。在這種銀行商館之中，人們可以過着既沒有野心的計畫，也不經驗深刻的心的激動的賢明的布爾喬亞的平和生活。最後，同樣地法蘭西底悲劇也確立了的 monarchy，在路易十四世底治世，在帶來了文雅風流之道，帶來了宮中生活，帶來了軟化貴族底壯麗和典雅的時代出現了。而且在貴族社會和宮中底習俗為革命所廢止的時候消滅了……像物理學者要理解某種植物，即燕麥，或玉蜀黍，松，或蘆薈底出現而研究物理的溫度一樣，同樣地要說明某種藝術，即異端的雕刻，或寫實的繪畫，神秘的建築，或古典文學，肉感的音樂，或理想的詩學底出現，就不能不研究道德的溫度；人類精神底產物，如活的自然底產物一樣，須依其

環境始能說明。(註一)

(註一)“Philosophie de l'art” deuxième édition, Paris
1872, P. P. 13-17,

無論那一個馬克思信奉者對於這些事都可以無條件地同意吧。是的，一切底藝術作品，和一切的哲學體系一樣，可以依着其當時底智力及道德風習底狀態來說明的。但是，這種智力及道德風習底一般狀態可以依什麼來說明呢？馬克思信奉者以爲：那是可以依着社會的環境，社會的環境底性質來說明的。“人類底環境的一切變化，就是導出人類底心理上底變化的東西”。(註一)——這位蒂努說。這一件也是正常的。但是，成爲疑問的只有社會的人類底境遇上底變化，即社會組織上底變化，是爲什麼所誘發的呢？這一件事。問題來到這裏，“經濟的唯物論者”始和蒂努底意見分歧。

在蒂努看來，歷史底問題，和科學底問題同樣，結局是“心理學的問題”。在他底見解，智力及道德風習底一般狀態不但作出種種底藝術，文學，哲學，也作出一定國民底產業，一定國民底全社會的制度。但是這件事就意味着社會的環境在“智

力及道德風習底狀態”之中，有其最後底原因。

這樣地，就成功了社會的人類底心理爲社會的人類底環境所決定，而這種環境則爲社會的人類底心理所決定。這就是我們已知道的二律背反，十八世紀底啓蒙主義者無論如何是不能處理這個的了。蒂努不能解決這種二律背反了。他在其許多可以注目的著作中，不過給了這種二律背反底第一命題——Thesis——即智力及道德風習底狀態爲社會的環境所決定這個命題底許多偉大的例證吧了。

和蒂努同時而對於他底美學理論主張了反對論的法蘭西人，提出反對命題了。(註一) 就是說：社會的環境底性質是爲智力及道德風習所決定的。(註二) 這樣的議論就鬥爭到救世主底第二次的降臨，這種宿命的二律背反，不特不能解決，甚至於還不能覺到二律背反底存在。

(註一) “Philosophie de l'art dans les Pay-Bas,” Paris 1869, P. 96.

(註二) “我們受着政治上及歷史上底環境底影響。我們受着社會的環境底影響。我們還受着物理的環境底影響。我

受着這種影響，然而我們能夠抗抵這個。而且諸君無疑地是知道關於這的可記憶實例，……縱使我們受着環境底影響，但我們還有不放任這個底力。再附說一句，就是還具有可以使環境這種東西，一致和順應于我們自身底需要的力。”(F. Brunetière, L'évolution de la critique depuis la renaissance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1820, p, p. 260-261.)

馬克思底史的見解，始行解決這種二律背反。而且依着這，纔給與論爭以幸福的結末。或對於有善聽事物的耳朵，熟考事物的腦髓的人，給與幸福地解決這種論爭的可能性。

社會的環境底性質，依着各個一定時代的生產諸力底狀態而決定。生產諸力一度被給與了的時候，社會的環境底性質也被給與，又和那（社會的環境——譯者註）相應的心理也被給與，而且一方環境和他方智力及道德風習之間底交互作用也被給與了。人類不單順應着環境，而且還使環境順應於人類底必要——說着這話的布留涅查爾全然是正確的。諸君對於和圍繞我們的環境不相應的必要是怎樣地生起呢這件事應該要發生疑問。這

樣的必要——而且這樣說時我們不僅把人類底物質的必要，並且以所謂一切底精神的必要置於念頭——是依着一切的歷史的運動，依着生產諸力底一切的發達，而在我們之中生出的。一定底社會組織，都受了這種生產諸力之賜，早晚成爲不滿足的東西，成爲陳腐的東西，成爲應該根本變革的東西，而且或許成爲容易立即被打倒的東西。我們在前面已經引用着法律制度底例，而指示了人類底心理，何以能先行於他們底共同生活底一定形式。

我們相信只要懷着好意的許多讀者讀了本書以上底文章的時候，腦裏一定浮現着由我們底見地看來驟見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明的許多例子，許多底歷史現象。讀者已進一步向我們說着如次的話，“諸君是正確的，但是不是完全正確的。支持着和諸君底見解反對的見解的人們，也同樣地是正確而不是完全正確的。諸君和諸君底反對論者，都只分得真理底一半”。但是，讀者喲，等一下吧，諸君不全部體得現代底一元論的，即唯物論的，歷史觀所能給與的東西而求救於折衷主義是不行的。

到現在止，我們底命題，不得已已極其抽象

的。但是，如已知一樣，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常是具體的。於是我們底命題，不能不附加更加具體的形相。

因為差不多一切底社會都受其近鄰社會底影響的緣故，在各個底社會看來，也可以說有影響於其發達的某種社會的，歷史的，環境存在。各個一定底社會從其近鄰社會所受的影響底總和，和同時他社會所經驗的影響底總和，決不能夠是同樣的東西。因為這個緣故，一切的社會，就在獨自底歷史的環境之中生存着。這種歷史的環境，是能夠和圍繞着他國民的歷史的環境極相似的東西，而且在實際上也屢相近似——但是決不能夠和牠同一，事實上也決不是同一的。這對於從我們到這裏為止所說底抽象的見地看來，甚為劃一的社會的進化過程，導入甚為有力的多樣底要素。

例。血族團體，是在一定底進化階段的一切底人類社會所固有的共同生活形態。但是歷史的環境底影響，使種種底人種中的種族之運命，變成很多樣子。歷史的環境底影響，對於種族自身附加着所謂個性的性質，或使種族底解體徐緩，或使牠急

速，又特別使這解體過程變成多樣。種族底解體過程上的多樣，就制約着共同生活形態底多樣，血族的生活就和這種共同生活形態交替。到現在為止我們說過生產諸力底發達誘導着私有財產底出現，原始共產主義底消滅，如今應該這樣地說：發生於原始共產主義底廢墟上的私有財產底性質，為圍繞着各個底一定社會的歷史的環境底影響所多樣化了。如果注意深微地研究着亞細亞底，尤其是印度底，共同的所有形態，就可以明白共同體底種種解體形式是怎樣地發生。例如羅馬及德意志底私有財產底種種形式，可以由印度共同體底種種形式誘導出來”。(註一)

(註一)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P.

10. Anmerkung.

圍繞着一定底社會的歷史的環境底影響，不消說也表現於其社會底意德沃羅基底發達上面。外來底影響，會使意德沃羅基的發達對於社會底經濟的構造的依存性薄弱麼？假如使牠薄弱，則牠底程度如何？

試把“愛涅伊達”和“奧迪賽”比較一下，或把

法蘭西底古典的悲劇和希臘人底古典的悲劇比較一下吧。又試把十八世紀底俄羅斯底悲劇和法蘭西底古典的悲劇比較一下吧。這麼一來，諸君可以在那裏看到什麼呢？“愛涅伊達”不過是“奧迪賽”底模仿，法蘭西人底古典的悲劇不過是希臘悲劇底模仿。又十八世紀底俄羅斯悲劇，雖出凡手，但那是以法蘭西底悲劇爲範本，模擬而創造了的。無論那裏都是模倣的。但是，模倣者和原型之間，有着距離，那距離恰如存在於生了模倣者的社會和原型所生活着的社會間所有的距離一般大。所以我們應該注意的事，不是討論作品底完成底工拙，而是討論什麼在構成藝術作品底精神。拉司努底“亞基列斯”，像着誰呢？那是像着剛脫了野蠻狀態底希臘人呢，還是像着十七世紀底侯爵——talon rouge——呢？關於“愛涅伊達”中底活動人物，那爲奧嘉斯特時代底羅馬人，是已知道的。固然，不能說所謂十八世紀底俄羅斯悲劇中底活動人物可以示給我們以當時底俄羅斯人。但是，依着這些人物是無價值的這一事，可以證明俄羅斯社會底狀態。他們把俄羅斯社會底未熟性示給我們。

第二例。洛克無疑地是十八世紀底大多數底法蘭西哲學者底先生。(愛爾伯秋斯稱他爲一切時代，一切國民底最大的形而上學者。)但是，洛克和他底法蘭西底弟子之間是有着懸隔的。而且那一懸隔，就是名譽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 時代底英國社會和到法蘭西國民底大叛亂 (great rebellion) 止數十年間底法蘭西社會之間的懸隔。

第三例。1840 年代底德意志底“真正底社會主義者”，是直接由法蘭西輸入其思想。但是，這等思想不久可以流布的社會底烙印，可以說從前就要捺印到這些思想底上面。

這樣地，一國底文學之對於他國底文學的影響，正比例於兩國底社會的諸關係底類似。在這種類似等於零的場合，影響就全不存在。例如阿非利加底黑人，直到今日爲止一點也不受歐羅巴文學底影響。在一國民因其爲後進國的緣故，無論在形式上抑在內容上不能給與什麼東西於他國民的場合，這種影響就是一方面的。例如前世紀底法蘭西文學，雖影響於俄羅斯文學，但絲毫不受俄羅斯文學底影響。最後，因爲社會狀態類似的

結果，因而文化底發達也相類似的結果，相互地交換着的兩國民之中，甲國民能夠從乙國民借用一些什麼的場合，這種影響就是相互的。例如法蘭西文學影響着英國底文學，同時牠自身也受了英國文學底影響。英國底似是而非的古典文學，大為其當時底英國貴族所歡迎。但是，英國底模倣者決不能夠和法蘭西底原型對抗。那是因為英國貴族雖然盡了一切的努力，但終不能夠把法蘭西底似是而非的古典文學之隆盛期當時底社會的事情移植於英國的緣故。

法蘭西底哲學者很喜歡着洛克底哲學。但是，他們跑過他們底先生洛克底前頭很遠了。這也因為他們所代表的階級在法蘭西，比在洛克底哲學的著述中表現了其傾向的英國社會底階級，對於舊制度鬥爭得更加劇烈的緣故。

例如，像在新時代底歐羅巴一樣，有很強的互相影響的全一體的社會體制存在着的時候，在這些社會底各自的意德沃羅基底發達，一如其社會底經濟的發達受了和他國不斷底商業的交換底影響而複雜化似的，顯著地變成複雜了。

在這樣的場合，比方說，當然就有文明的人類全體所共通的一種文學。但是，像動物學上底“類”，細分爲“種”一樣，這種世界文學也細分爲各個底國民文學。當休謨遊法的時候，法蘭西底“哲學者們”，把他當做一位有了和他們自己同一底思想者而歡迎了。但是，有一天，這位無疑的“法蘭西哲學者們”底同一思想者在霍爾巴哈家裏喫飯，會談着“自然宗教”的事。休謨說：“關於無神論者，我是不承認他們底存在的。我一次也未逢過他們”。於是“自然體系”底著者反對着他說：“足下以前甚是不幸。足下在這裏可以第一次目擊在席間的十七個無神論者”。這位休謨給與了決定的影響於康德。依着康德所自承，休謨是使康德從其獨斷的假睡醒覺了的人。但是康德哲學，很和休謨哲學相異。觀念底同一個基礎，或導出法蘭西唯物論底戰鬥的無神論，或導出休謨底宗教的無關心主義，或導出康德底“實踐的”宗教。問題就在於當時底英國的宗教問題所演的脚色和在法蘭西所演的脚色不同，法蘭西的宗教問題底脚色和在德意志的相異。宗教問題底意義之這樣地相異，就是因

爲這各國底社會的諸勢力底交互關係，和他國底社會的諸勢力底交互關係相異着的緣故。這種從其本性看來是一樣從其發展階段看來不是一樣的社會的諸要素，在歐羅巴底諸國被種種地結合了。而且以此爲原因，在這些國家中就有了“智力及道德風習”底極其“獨特的狀態”存在。這種獨特的狀態，表現於國民文學，哲學及藝術等之中。因爲這個底結果，同一底問題，在法蘭西人惹起很大的騷動，但在英國則可以淡然置之。對於同一的論據，德意志人底進步分子可以尊敬着牠，但是法蘭西人底進步分子却可以很憎惡着牠。德意志哲學底巨大的進步是受了什麼底蔭賜呢？黑格爾說，“那是德意志底現實之賜。法蘭西人是沒餘暇研究哲學的。生活驅着他們走向實踐的方面(zum Praktischen)。德意志底現實是比較合理的，所以，德意志人就能够靜靜地隱於理論底鑽研(bei'm Theoretischen stehen bleiben)。”本來，德意志底現實之這種假想的合理性，是歸着於德意志底社會的及政治的生活底貧弱的。因爲這種貧弱，當時有教養的德意志人不是爲官吏而服務於乾燥無味的“現實”

(獲得“實際的東西”)，不然就在理論之中求着慰安，而把慾望底全勢力，一切的思考能力都集中到這方面來，除此之外別無方法。但是，假若深進於“實際的東西”的更爲先進諸國沒有促進德意志人底理論的思考，沒有使德意志人從其“獨斷的假睡”醒覺，那末，由社會生活及政治生活底貧弱這種消極的性質，決不會產生巨大的積極的成果，即德意志哲學底燦爛的隆盛吧。

歌德底廢非時特匪劣司說“理性是無意味的，善行是災厄。”“Vernunft wjrl unsinn wohltat-Plage。”一把這個適用於德意志底哲學史，便幾乎可以作成如次的 Paradox(怪論)，即無意味生出理性，不幸成爲有益的東西。

但是，這一部分底說明，我覺得已經可以結束。所以，請把以上關於這一點所說的事總括一下。交互作用，像存在於國民底內部生活之中一樣，也存在於國際生活之中。那是很自然的，而且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但是，交互作用，在其自體還是決不能成爲什麼說明。要理解交互作用，就不可不研究交互地作用着的諸勢力底性質。但是，縱使

這種性質因交互作用之賜，是怎樣地被變化的東西，可是不能依着交互作用這個事實而可以得到決定的說明。在這個場合，交互地作用着的諸力之質，相互地影響着的社會的諸有機體底性質，結局是可以依我們所已知的原因而說明，即依着爲社會的諸有機體底生產諸力底狀態所決定的社會的諸有機體底經濟的構造，而說明的。

我們所說明的歷史哲學，或許幾分已成爲更加具體的東西，但是那還很是抽象的。即距離“實生活”還是很遠。於是我們不能不向這“實生活”底方向從新踏出一步。

我們最初講着“社會，其次移到社會底交互作用了。但是社會在其構成上不是同質的，即如既知一樣，原始共產社會底分解導出不平等，導出諸階級底發生，那種階級，有時有着全然相反那樣的種種底利害關係。諸階級相互地行着有時隱然的，有時明白的，有時徐緩的，有時急激的，差不多不斷的鬥爭：這是我們既經知道的。這種鬥爭也對於意德沃羅基底發達與以巨大的而且極其重大的影響。沒有誇張地說，只要不把階級鬥爭加入考慮，

對於這種意德沃羅基底發達，就不能有什麼理解。

布留涅查爾質問着說，“諸君是要知道保爾特爾底悲劇底真因——假定可以那麼說——麼？那末，諸君，第一步應該先求諸保爾特爾底個性之中，尤其是應該求諸使他創作着和拉司努及“基諾”底作品相異的作品，同時使他追隨兩者的必然性之中。我欲說浪漫派底戲曲，即囂俄及仲馬底戲曲底規定，悉數包含於保爾特爾底戲曲底規定之中。假若浪漫主義在舞台上不欲有所爲，那是因爲浪漫主義想欲創作反對古典主義底東西的緣故……

在文學上，也像在藝術上一樣，個性底影響之外，其最重要的影響，就是 B 作品對於 A 作品底作用。我們有時要努力和我們底先輩所固有的樣式競爭。這樣地，或種手法便確立，流派便興起，傳統就被作成了。我們有時又努力創作和先輩底作品相異的作品，在這個場合，發達就反着傳統而行，於是新的流派出現，手法也被改革了。”（註一）

（註一）前引書，262-263頁。

關於個人底脚色底問題暫時姑置不論，我們

想：如今已是可以考察“B 作品對於 A 作品底作用”的時候。在一切底意德沃羅基，其發達是決定地依着布留涅查爾所指出的方法而行的。某一時代底意德沃羅格（作家），追隨着自己底先輩，展開其思想，採用其方法，至多可以和先輩“競爭”；不然，就是反對舊來底觀念及方法而與之對立。批判的時代取着有機的時代而代之——聖西門要這樣說吧。尤其是上面一點是值得注目的。

無論什麼問題都好，試取一個例如貨幣底問題，來觀察吧。在重商主義者看來，貨幣尤其（Par excellence）是富。他們把誇大的，幾乎是特殊的意義歸屬於貨幣。而重商主義底反對論者則取了和重商主義者“反對”底行動。他們不特修正了重商主義者底排他性，最少他們中間底最激烈的反對論者還要躬自走於排他性即正反對底極端。於是他們說，貨幣不過是一種約定的記號，貨幣自身全然沒有何等底價值。例如休謨對於貨幣就下了如上的觀察。假如重商主義底見解可以依着當時底商品底生產及流通之未發達性而說明，則單依着商品底生產及流通底有力的發達來說明他們底反

對論者底見解，就是奇怪的事。商品底生產及流通之其後的發達，一瞬間也不使貨幣變為失掉了內的價值的約定記號。休謨底見解之排他性是從那裏發生了呢？那是從鬥爭底事實，即從其與重商主義者底“對立”而生的。他欲像浪漫主義者“欲創作”和古典派“反對的東西”似的，“作出”和重商主義者“反對的東西”。所以像布留涅查爾關於古典主義者底戲曲所說一樣，休謨底貨幣觀也可以說悉被包含於重商主義者底見解之中，而為其對立物。

另有一例。十八世紀底哲學者對於一切神祕主義者辛辣地果敢地鬥爭了。法蘭西底空想論者還含有多少的宗教心。這種對於神祕主義底復歸是因何而起呢？果是因為“新基督教”底著者，其“知識教化”“lumières”比“百科全書編輯者”少麼？不，他們底 lumières 並不劣於百科全書編輯者。而且一般地說，他們底見解極和百科全書編輯者底見解極有密切的關係。他們是百科全書編輯者底直系，但是關於若干問題，尤其是關於社會組織底問題，就和後者“對立”了。他們也有了“創作”和百

科全書編輯者“反對的東西”的志向。他們底宗教上底態度，就是“哲學者們”對於社會組織底問題的態度之反對物。他們底宗教觀，已被包含於這些“哲學者”底見解之中了。

最後可以拿哲學底歷史來觀察一下。在十八世紀後半底法蘭西，是唯物論獲得勝利的時代。而且法蘭西底第三階級 (tiers état) 底極端派，也參加在唯物論底旗下。在十七世紀底英國，則舊制度底擁護者，貴族，專制政治贊同者為唯物論所引誘。在這個場合，這事底原因也很明白。即和王政復古底英國貴族“對立”了的人們，就是極端的宗教的狂信者。反動家要“作出”和他們“反對的東西”，就不能不跑到唯物論去。可是在十八世紀底法蘭西，事情剛剛是其反對。即舊秩序底擁護者支持着宗教，極端的革命家走到唯物論了。在人類底思想史上這樣的例還有許許多多。而且這些例都實證了下面一事。即要理解各個一定底批判的時代底“智力狀態”，要闡明為什麼在這時代之間一定底學說會得到勝利，就必須預先了解先行於那時代的時代底“知力狀態”，知道前代是為怎

樣的學說和傾向支配着。沒有這，就使怎樣地詳悉一定時代底經濟，也是不能完全把握那時代底智力狀態的。

但是，這事也不可像俄羅斯底“智識階級”理解一切東西似的，抽象地去理解牠。一時代底意德沃羅格（意識形態者），關於人類底智識及社會的關係底一切問題，決不會亘於全線地和其先行者鬥爭。十九世紀底法蘭西空想論者關於許多底人性的見解是與百科全書編輯者全然一致的。又王政復古時代底英國貴族，和他們所厭惡的清教徒，在許多底問題上，例如市民權等，也是完全一致的。心理上底地域細分為州，州細分為郡，郡細分為“保羅斯奇”及共同體。可是這個共同體就是個人底（即個個問題底）結合。矛盾一發生，鬥爭一爆發，這種鬥爭之熱，不是抱擁着心理上底各郡，就是只風靡着心理上底各州，其鄰近底地方只為反作用所風靡吧了。

第一被襲擊的就是在前時代握着指導權（Hegemony）的心理的州。“戰禍”只徐徐地擴張到最接近的毗隣，即擴大到被攻擊的州底最忠實的同

盟者底上面去。因為是這個樣子，所以在這裏不能不略為附說一下；在說明一定底批判的時代底性質的場合，不僅應該知道其前底有機的時代底心理狀態之一般的特徵，還應該知道這種心理狀態底個性的特性。在歷史的時代A之間，指導權就屬於宗教，而在歷史的時代B之間，又屬於政治，等等。這種事情必定反映到和牠相應的批判的時代底性質上面。而且各個批判的時代，隨着事情，或依然形式地承認着舊指導權，而給與新的對立的內容於支配的觀念之中（例如英國底第一革命），不然就是全然否定着這等底觀念。於是指導權就移於思想上底新的州之手了。（例如法蘭西底啓蒙文學）。由心理上底各州底指導權而起的這種紛爭，也擴張於其近隣，而且如果把在各個場合其擴大底程度和方向，是多種多樣的事置諸念頭，便可明白在這裏，也和在一切的場所一樣，怎樣地不能停止於抽象的命題。

於是，反對論者反駁着這個道：“這一切底事或者如此也未可知，但是，我們不知道階級鬥爭在這裏有什麼關係。我們總覺得諸君底階級鬥爭說

是始終不一貫的。現在諸君自身是承認了：即人類底思想底運動，是依着某種特殊的法則，而這種法則和經濟底法則，或諸君所時常絮聒於我們的生產諸力底發達，並沒有什麼共通點了”。我們現在就來答覆這種反駁。

在我們所知道的範圍內，無論那個“經濟的”唯物論者都沒否定過：在人類底思想底發達之中，說正確一點就是在人類底概念及表象底結合之中，有其自己獨特的法則。例如，無論那一個“經濟的”唯物論者都沒把論理底法則和商品流通底法則同一視的。可是在這種變種底唯物論者之中，是沒有以爲人類底智力發達底最後底原因，即其根本的原動力能夠求諸思維底法則之中的。這就是“經濟的唯物論者和觀念論者，尤其是折衷論者最便於區別的地方。

一把一定量底食物喫進胃去，胃便依着胃底消化底一般法則而開始活躍。但是爲什麼諸君底胃每日攝取甘旨的滋養的食物，而我底胃却很罕遇到這樣食物呢？對於這個問題，能夠用着這種胃底消化法則來解答麼？爲什麼 A 食得很飽而 B 却

因爲沒有食物而餓死呢？——這個問題是不能用胃底消化法則來說明的。我想這種說明，是應該求諸別底方面卽其他種類底法則底作用之中的。關於人類底智性也是一樣。智性一度被置於一定底狀態之中，環境一給與智性以一定底印象，智性便把這印象依着某種一般的法則而結合（在這場合，這種結合底結果也因所受的印象底多樣而多樣化）。但是，究竟是什麼把智性置於這樣的狀態之下呢？新的印象底源泉及性質是爲什麼所制約的呢？這是任用怎樣的思考的法則也不能解決的問題。

又假定有一個有彈力的球從高樓落下。這球底運動，是依着誰也知道的極其單純的力學法則而行。但是球一和斜面衝突，牠底運動也同樣地依着極其單純的誰也知道的其他底力學法則而變化。其結果就成功了一條運動底曲線。這條曲線之所由生，可以說而且不能不說是因爲上述的二法則底結合作用。但是和球突衝底斜面是怎地生來的呢？這是無論用第一底法則，第二底法則，抑兩者底結合作用，都不能說明的。關於人類底思想也

完全和這個同樣。使人類底思想底運動從屬於某種法則底結合作用的事情是怎地生起的呢？這也是不能以人類思想底各個底法則，或這些法則底綜合的作用來說明的。

制約思想底運動的事態，應該求諸法蘭西底啓蒙主義者所找求的地方。但是，我們早已不滯留於他們所不能“逾越”的領域。人是其一切底思想及感情底產物，同時也是社會的環境底產物——我們不是單這樣地說就算了。我們努力理解社會的環境底起原。我們說，社會的環境底性質在人類底外部，而爲直到今日爲止不依屬於人類底意志的這樣這樣底原因所決定。在人類底實際的交互關係上的多樣的變化，必定伴着“智力狀態”底變革，伴着觀念感情及信條底交互關係上底變革。觀念，感情及信條是依着自己獨特底法則而被結合的。但是使這些法則生起作用的却是和牠們毫無共通點的外部的事情。在布留涅查爾只看見 B 文藝作品對於 A 文藝作品底影響的場合，我們却看見此外還有社會的團體，社會層及階級底深遠的交互影響。對立出現着，人類是欲作出和其先輩

底作品相異的作品——在布留涅查爾單只這樣地說的場合，我們可以如次地附加着說，人類之所以這樣，就因為他們底實際的諸關係之中出現了新的矛盾，即因為早已不能以舊時代底人們的生活方法生活下去的新社會層或階級出現了的緣故。

布留涅查爾只知道浪漫派欲和古典派對立，而勃蘭爹士則努力依着浪漫派之所屬的社會階級底狀態而說明浪漫派之趨於“對立”底傾向。例如他關於王政復古時代及路易·菲立普治下的法蘭西青年底浪漫的氛圍氣底原因所說底話。

“一個身分要特別地 (Par excellence) 成爲解放者底身分，則反對地必須其他底某種身分在一般的意識上成爲壓迫者底身分”——說過這話的馬克思，也指示了社會思想發達底特殊的而且極其重要的法則。但是，這一法則，是只在分裂了的社會作用着而且能夠作用的東西，在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社會裏則不起作用並且也不能作用。

現在就來考察這一法則底作用吧。一定底身分在其餘底人民眼裏映成一般的壓迫者的時候，則支配了這種身分之間的觀念，也當然作爲只對

於壓迫者爲有價值底觀念而表象於人民底腦裏。於是社會意識，就和支配了壓迫者的身分之間的觀念“矛盾”着。社會意識就爲和這種支配的觀念對立的觀念所引誘。但是，如上所述，這種鬥爭，決不是行於全線的東西。常殘存着一部爲革命家和舊秩序底擁護者都可以一樣地承認的觀念。而最受着攻擊的，就是那表現着當時最有害的老朽組織的觀念。革命的觀念形態者對於這些有害的方面，都抱着其先輩所要“對抗”的難於克服的希望。對於其他底觀念，他們往往全不關心，縱使那是生長於舊的社會的諸關係底地盤之上的。有時依着傳統也有依然擁護着這些觀念的事。例如法蘭西唯物者，雖和舊制度底哲學的及政治的觀念（即對於僧侶和貴族的monarchy）戰鬥着，但對於舊來底文學的傳統差不多都是置之不問。固然在這場合，治德羅底美學新論，也是新的社會的諸關係底表現，但在這裏鬥爭是極微弱的。爲什麼呢，因爲重要的力集中於其他底分野的緣故。（註一）在文學底傳統的分野，反逆之旗是經若干時之後纔被舉起。而且揭舉了這種反逆之旗的，是熱心同情於

該被革命所顛覆的舊制度的人們，是表面上當然也可同情於在舊制度底黃金時代完成了的文學的見解的人們。但是，這種一見好像不可思議的事，也可以依着“矛盾”底原理而說明。例如，如諸君所願望一樣，保爾特爾——可唾棄的極惡的保爾特爾!!——若是舊美學理論底一個代表者時，則謝陀勃利安就是這種舊美學理論底同情者。

“矛盾是前進底力”(Der widerspruch ist das Fortleitende) ——黑格爾說。意德沃羅基底歷史，可謂再度明示着這舊“形而上學者”(黑格爾)沒有錯誤。看來意德沃羅基底歷史，也確證着量的變化之轉化於質的變化。但是，我請讀者不要心痛地聽完我們底說話。

(註一)在德意志，如大家所周知一樣，很熱心地從事了文學的見解之爭，但是，改革者底注意却不為政治鬥爭所引誘。

我們以上說過：社會生產諸力一度被給與着，則社會的構造，因而社會底心理狀態也被給與了。若以這句話為基礎，便也可說我們具有這種思想：——可以由一定社會底經濟狀態，精密地推論那社會底觀念底傾向。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因為各

個一定底時代底意德沃羅基，常和先行於牠的時代底意德沃羅基有最密切的——積極的或消極的——連繫。各個一定底時代底‘智力狀態’，必和其前底時代底智力狀態連繫起來，纔可以理解。不消說，無論那一階級都不會爲和自己底志向矛盾着的觀念所引誘。各階級雖是無意識地却常巧妙地使自己底“理想”順應於自己底經濟的必要。這種順應底發生可以有種種的樣式。而且爲什麼順應要依着一定底狀態而行這件事，不能依着個別地所見到的一定階級底狀態來說明，而是可以依着一定階級對於其敵(或諸敵)的關係底全特殊性而說明的。和諸階級同時出現的矛盾，不僅成爲促進底原理，而且成爲構成底原理。(註一)

但是，個性在意德沃羅基底歷史上，其所演的脚色是怎樣的呢？布留涅查爾，把不依屬於環境的巨大的重要性附與於個人。囂俄斷定說：天才常創造着新的東西。(註二)

(註一)階級鬥爭和藝術底歷史，例如和建築底歷史，有怎樣的關係呢？人們懷疑着。但是，建築底歷史和階級鬥爭之間是有密切的關係的。請閱耶·可魯魯哀埃底“L'arc-

hitecture gothique,” 尤其是其第二篇“L’architecture civile.”

(註二) “他把新的典型底觀念和感情給與這個世界。”

(“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 paris 1889, P. 31)

在社會的觀念底領域中比其同時代底人早把握着新興底社會的諸關係底意味這種意味上，天才是比時代人先進的——我們說。因而這種場合不能說天才和環境無關係。天才在自然科學方面，發見諸法則。這諸法則底作用，不消說是不依存於社會的諸關係。但是社會的環境在一切大發見底歷史上的脚色，第一，表現於智識底貯蓄底準備之中，如若沒有這種智識底貯蓄，無論那種天才也是完全沒有辦法的。第二，這種社會的環境底脚色表現於使天才底注意向着某一方向的事之中。(註一)在藝術底領域裏，天才是最能表現支配了一定底社會或一定底社會階級之間的審美的傾向的。(註二)最後，在這三個領域裏，社會的環境底影響，表現於對於個人底天才的能力底發達提供多少底可能性之中。

(註一)雖然,影響底二重性質,是只存在於形式上。智識底一定底蓄積底實行,都是因為社會的必要驅着人類而使之蓄積智識,使人類底志向向着適當的方面。

(註二)一切一定底階級底審美的嗜好及判斷依存於這一階級底經濟狀態到什麼程度呢,這是“藝術對於現實的審美學的關係”底著者所已知的。他說,所謂美者就是生活。他依着下面的思索闡明了這種思想。

所謂美的生活(應當有的生活),在素樸的人民底見解,就是吃得滿腹,住居好的小屋,得到充分的睡眠。但是此外在農民所認為“生活”這個概念之中,常包含着勞動底概念,即不勞動便不能生存。而且不勞動而生存是無聊的。雖是努力勞動,可是不至於過勞而過着滿足的生活的結果,青年農民及鄉下姑娘底顏色,非常光澤,雙頰是紅潤的——這是由普通人底概念看來美的第一條件。爲了這,努力勞動底鄉下底小姑娘體格結實,養成十分強健的身體。這也是鄉間美人底必要條件。嬌生慣養的“半像空氣似的美人”農民是全然不以爲美,甚至惹起他們嫌惡的印象爲什麼呢,因為農民有把蒲柳之姿看做疾病底結果,“悲慘底運命”底結果之習慣。但是勞動就不會肥胖,所以,若是農家底小姑娘一肥胖起來,那就是一種病

症，是“衰弱的”體格底表徵。而且一般把太過肥滿看做一種缺憾。即鄉間底美人有充分的運動故手足不會纖細——這種美的特質在我們底歌謠中是看不到的。總之在出現于民謠的美人底描寫之中，沒有一種美的表徵不是表現飽滿的健康和有機體的力的均衡；沒有一種美的表徵不是也非半屢遊戲也非過勞地勞動着的，滿足的生活之不斷的結果之表現。事情全然和嬌生慣養的美人另樣。她底祖先已經好幾代不勞動而生活了。在無爲怠惰底生活樣式之下，血液底流通，結局減少起來，每一世代交替之際，手足底筋肉變成軟弱，骨骼變成細小。而其結果，手足就不能不纖細了。細小的手足，從社會底上層階級看來，就是其所認爲生活的生活底表徵，即沒有肉體的勞動的生活底表徵。所以若是上流社會底婦人手足粗大，那不是她底身段醜陋，就是她不是出身于名門世族底表徵。……固然，由人類看來健康無論何時都不失爲有價值的東西。爲什麼呢，就是沒有什麼不自由而且能夠耽于奢侈的身分，要是沒有健康，也不能夠過着美滿的生活的緣故——因爲這個緣故，由顏色紅潤及健康而來的生氣瀰滿的壯健，就在上流社會底人看來，也常爲之神往。但是一想及病弱，軟弱，萎縮，衰弱，都是奢侈的無爲的生活樣式

底結果，在上流社會底人底眼裏也具有美的價值的。蒼白，衰弱，病弱，在上流社會底人底眼裏，還有別底意義。一方面在農民求着休息及平安的場合，有教養的社會底人，雖沒有物質上底要求和肉體的疲勞，反之因為懶怠而且沒有物質上底擔心，因而屢感到無聊。所以他們要尋求“強烈的感覺及心的激動和情熱”。依着這，其生活上便附加上色彩，多樣及魅力。他們底生活上若是缺少這種色彩，多樣及魅力的時候，就成爲單調無奇了。但是，人類一強烈地使用感覺，過着熱烈的情熱的生活，馬上就要疲勞衰沈着。所以，在美人底衰弱和憔悴成了她以前底複雜的生活底表徵的場合，這種衰弱和憔悴就成爲一種魔力。（參照集錄“美學和詩學”6—8頁。）

不消說，我們決不能以環境底影響說明天才底全個性。但是這也還不成什麼證明。

彈道學能夠說明和規定炮彈的運動。但是彈道學無論如何不能告訴諸君：一定底彈丸剛破裂爲若干部分，各個破片將向何方飛散。但是，彈道學所到達的結論，絲毫也不因此而減少牠底確實性。在彈道學上沒有建立觀念論的（或折衷主義的）見地底必要，即完全可以力學的說明濟事。縱

使——誰個提出反對論呢？——依着力學的說明的時候，彈丸底各破片底“個別的”運命，大小及形態，依然曖昧，還是足以濟事。

是怎樣的運命底不可思議的譏諷呵！我們底主觀主義者當做“形而上學者”黑格爾底空虛的虛構，那樣地躍起而挑戰的矛盾底原理本身，可說是牠使我們接近於我們底親愛的友人的敵人 (ave^c nos chers amis les ennemis)。若是休謨因為要和重商主義者對立而否定貨幣底內的價值，又若是浪漫派只因為要“作出”和古典派底作品“反對底作品”而創作浪漫派底戲曲，則客觀的真理這種東西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在我看來，密海羅夫斯基氏看來及美司查爾斯基公爵及其他底人看來，是真的東西。所以，真理成爲主觀的東西，滿足我們底認識上底要求的，都成爲真理。

不，不是這樣的。矛盾底原理不是破壞客觀的真理的東西，反而是引導我們於真理的。固然，矛盾底原理使人類走去的道路決不是筆直的道路，但是，就在力學上也有在距離爲損而在速力爲益的場合。畫着擺線而進的物體，屢有比直線地進行

的場合，更爲快速地由甲點達於橫在下方的乙點的事。有鬥爭的地方，有運動的地方，而且只在那裏，現着“矛盾”。但是有運動的地方，思想就前進着，縱使取着迂路。和重商主義者底對立，引導了休謨向着錯誤的貨幣觀去。

但是社會生活底運動，因而人類思想底運動，牠並不停止於休謨底時代所到達之點。這種運動，使我們和休謨“對立”，而且這一對立結果上給與了對於貨幣的正確的見解。現實底全面的觀察底結果所得到的這個正確的見解已是客觀的真理。今後無論怎樣的矛盾也不排除這種客觀的真理。“穆勒的註譯”底著者也以感激說了如次的話。

一度爲生活所取出的東西，

雖天命也不能從我們把這個取去……

這一事適用於知識上，就是無條件地正當的。如今無論怎樣的天命，也沒有力量從我們奪去哥白尼底發見，Energy 變化底發見，種底可變性底發見，及馬克思底天才的發見。

社會的諸關係變化着。科學的理論也和社會的諸關係一起變化着。這種變化底結果，終於現出

現實底全面的觀察，因而客觀的真理也出現。克色諾鳳是和讓·巴智斯特·賽伊異其經濟的見解。賽伊底見解，在克色諾鳳看來必成爲荒唐無稽的東西。賽伊也宣言克色諾鳳底見解爲荒唐無稽的了。但是我們現在知道克色諾鳳底見解是怎樣地發生，賽伊底見解是怎樣地發生，及兩者底見解底一面性是怎樣地發生了。我們底這種知識，也已是客觀的真理，而且無論怎樣的“天命”也早已不會從最後所發見的這種正當的見地，除開我們。……但是，人類底思想不是停止於諸君底所謂馬克思底一個發見或諸種發見的吧？——反對論者說。自然，諸君，是不會停止的。人類底思想將從事新的發見以補足和確證着馬克思底這種理論，恰如天文學上底諸種新發見補足和確證着哥白尼底發見一樣。社會學上底“主觀的方法”是最大的荒唐無稽。但是，一切荒唐無稽都各有其充分的理由。偉人馬克思底謙遜的信奉者的我們，能夠用着自負來這樣說：我們是知道這種荒唐無稽底充分的理由的。其理由就是這樣，即：“主觀的方法”底最初底發見者不是密海羅夫斯基，也不是“學校底天

使”即“歷史的書簡”底著者。布爾諾·鮑埃爾及他底追隨者也支持着主觀的方法——這位布爾諾·鮑埃爾纔是產生“歷史的書簡”底著者的人，“歷史的書簡”底著者就是產生密海羅夫斯基氏及其同僚的本人。

“歷史家底客觀性，像一切底客觀性一樣，不是比單純的費話更高明的東西。這全然不是說客觀性是不到達的真理。歷史家不過是能夠下降到客觀性，即多數人的見解，大眾底世界觀吧了。歷史家一度取着這樣的行動，他便不是創造者。他是依着一點薪水而工作的，即成爲那時代底被傭人。”(註一)

(註一)Die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der menschenheit und Kunst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Schlosser's, Gervinus's, Dahlmann's und Bruno Baur's, von Szeliga. Charlottenburg 1846, P.6.

上面所示的幾行文章是成於錫利格之筆的，他是一位布爾諾·鮑埃爾底熱心的追隨者。馬克思及昂格思在其著書“神聖家族”極其辛辣地嘲笑了他。若把“社會學者”替換這數行文章中的“歷

史家”，把歷史底“藝術的創造”代替着社會的諸“理想”底創造，便可以得到“社會學上的主觀的方法”。

考察着觀念論者底心理狀態吧。在他看來，人類底“意見”是社會現象底最後底根本的原因。依着歷史之所證明，在社會的諸關係上，實現了不少最不合理的意見——他想。“爲什麼實現我底意見就不好呢？幸而我底意見決不是荒唐無稽的。在一定底理想一度存在以後，最少從這理想底見地看來願望的社會的變革底可能性也存在了。以一種客觀的尺度爲手段而檢證這種理想的事，是不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客觀的尺度之類是不存在的。即：大多數人底意見是不能成爲真理底尺度的”——觀念論者判斷着。這樣地一種變革底可能性存在了。爲什麼呢，因爲我底理想喚起這種變革，我把這種變革看做有益的東西的緣故。我把這個看做有益的東西，這是因爲我欲這樣看。客觀的尺度作爲例外，在我除了我底希求之外沒有什麼規準。勿妨害我底權利——這就是最後底主觀的論據。主觀的方法，是觀念論之向着背理底還元

(*reductio ad absurdum*)，但是那因而又是折衷主義之向着背理底還元。爲什麼呢，因爲在叫做折衷主義這種寄生虫底頭上，爲牠(寄生虫)所腐蝕的哲學的“好紳士”底一切謬誤都降下來的緣故。

由馬克思底見地看來，個人底“主觀的”見解對於作爲一種客觀的東西底“衆人”“大多數者”底見解之對立，是不能有的。“衆人”是由種種人而成立的。人底見解常是“主觀的”，因爲一種見解是構成主體底一性質的緣故。客觀的東西，不是“衆人”底見解，而是表現於“衆人”底見解之中的自然或社會上的諸關係。真理底規準不是在我底內面，而在存在於我底外面的諸關係之中。正確地表示着這些關係的見解就是真理的，歪曲着牠的見解就是謬誤。正確地把握着自然現象底交互關係的自然＝科學的理論，是真理的。即歷史的記述正確地描寫出存在於所記述的時代的社會的諸關係的場合，那種記述是真理的。在歷史家不能不描寫對立着的社會的諸勢力底鬥爭的場合，只要自己不變成槁木死灰的衒學者，他必定要同情於

這些勢力中底一個。在這一點，無論歷史家是同情於少數者，抑同情於多數者，總之都是主觀的。但是只要歷史家不歪曲着真底經濟的諸關係，那是成爲互相鬥爭的社會的諸勢力底生長底基礎的，這種主觀主義是不會妨礙他爲完全的客觀的歷史家的。“主觀的”方法底信奉者，忘却了這種真底經濟的諸基礎，所以他所能夠給與的東西，只是自己底尊貴的同情心，或是極度底嫌惡心而已。所以，反對論者一說及道德底力之不充分，無論何時，主觀的方法底信奉者都要大鬧起來以爲侮辱道德而非難之。

主觀的方法底信奉者，感到真底社會的諸關係底祕密是不能洞察的。故一暗示這種社會的諸關係底客觀的力，在他看來，那都成爲輕侮，成爲對於他自身底無力的嘲笑。他努力把這種社會的諸關係沉沒到自己底道德的義憤這水裏去。

這樣地由馬克思底見地看來，理想有種種，有低級的，有卓越的，有正當的，有錯誤的。和經濟的現實相應的理想是正當的。主觀主義者聽了這事，就要如次地說吧：“假若我使自己底理想順應於現

實，則我將成爲“征服者”底可悲的從僕。”但是主觀主義者這樣說的唯一的理由，在於作爲形而上學者底他們不理解一切現實底二重底對立的性質。“征服者”是依據着已漸老朽的現實，而在這漸漸老朽的現實之上，新的現實即未來底現實發生着。奉事未來底現實，就是幫助“愛底大事業”底勝利。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理想怎樣的意義也不附與——反對論者底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觀，是否適合於“現實”，讀者現在可以知道吧。這種觀念，完全反於“現實”。至若說到“理想”，則馬克思底理論，就是在人類底思想史上實現過的最理想的理論。馬克思底理論無論對於純科學的課題抑對於實踐的課題，這一事都是一樣地正當的。“若馬克思氏不理解自己意識及自己意識之力，怎樣纔好呢？若他把自己意識底被承認的真理那樣地評價得低，怎樣纔好呢？”這些話已在1847年爲一位布爾諾·鮑埃爾底信奉者所寫過的。（註一）在蔑視歷史上的思想和感情底要素之點，非難馬克思的諸氏直到今日一步也沒有比阿畢諸（Opitz）進

展，固然在現今，諸氏已不再用 1840 年代的話語。可是諸氏直到今日為止都確信着馬克思是把人類底自己意識之力評價得極低。諸氏都用着種種的說話反覆着同一底事。(註二) 其實，馬克思是把人類底“自己意識”底說明看做社會科學底最重要的課題了。

馬克思說過：“包含了費爾巴哈底唯物論的唯物論，其重要的缺點直到今日在於下面一點。就是說唯物論，只在客觀，或直觀底形式上觀察現實，觀察依着外的感官所知覺的對象的世界；而不在具體的人類的活動底形式，實踐底形式上觀察，又不主觀地觀察。因為這個緣故，今日以前觀念論就和唯物論對立而使實行的方面發展，但是，牠底促進發展底方法是抽象的。因為當然的，觀念論不承認具體的活動是這樣的東西。”諸氏考察過馬克思這幾句話麼？現在把這幾句話是什麼意義告訴諸氏吧。

(註一) “ Die Helden der masse. charakteristiken ,”

Herausgegeben von Theodor Opitz, Grünberg,

1848, P. 6-7. 這就是我們特地要勸密海羅夫斯基一讀

這一著作的原由。密氏可以在本書之中看到許多他自身所獨創的思想吧。

(註二)但是，不能說大家都是這樣。還沒有誰想提出“人由靈魂和肉體而成”這件事來使馬克思風服。卡列埃夫氏二重地是獨創的，(一)卡氏以前底人沒有和馬克思這樣地論爭過；(二)卡氏以後底人恐怕也沒有這樣地和馬克思論爭的吧。依這註釋，衛·衛氏可以知道我們還能夠答覆應當答覆于卡氏底所謂“史學教授”的東西吧。

霍爾巴哈，愛爾伯秋斯及其信奉者，都盡其全力於證明自然底唯物論的說明底可能性了。這些唯物論者雖是否定了天賦觀念，但還沒有達到把人類作為動物界底一成員，作為有感覺的物質(Matière sensible)，而觀察的地步。他們沒有嘗試過用自己底見地說明人類史。在嘗試了這的場合(愛爾伯秋斯)，其企圖也終於失敗了。但是，人類，只有在歷史上成為“主體”，因為人類底自己意識只在歷史上發展的緣故。把人類只當做動物界底一成員而觀察的事，就是意味着只把人類當做“客體”來觀察，意味着蔑視着人類底史的發達，人類底社會的“實踐”，即具體的人類的活動。

但是蔑視這些點就使唯物論變成“乾燥無味的”曖昧的，缺損的東西（歌德底話）。加之，這一事就意味着唯物論成爲定命論的唯物論。這是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的。而且定命論的唯物論是使人類完全從屬於盲目的物質。馬克思發見了法蘭西唯物論及費爾巴哈底唯物論底這一缺點，而以修正這個爲自己底任務了。馬克思底“經濟的”唯物論，就是對於人類底“具體的活動”怎樣地發展呢？人類底自己意識依着這種“具體的活動”怎樣地發展呢？歷史底主觀的方面是怎樣地被形成的呢？這些問題的解答。縱使一部分也吧，這些問題一得到解決，唯物論便不復是乾燥無味的，曖昧的，缺損的東西。唯物論在人類的生存之實行的方面底說明就不再把第一地位讓給觀念論。那時候，唯物論就從自己所固有的定命論被救出來了。

感情的，頭腦鈍魯的人所以反對馬克思底理論，是由於把馬克思底理論底最初底話想做最後底話。馬克思說，我們在主體底說明，觀察着人類受了客觀的必然底影響，而立於怎樣的交互關係。這種交互關係一經明白，便可以闡明受了那交

互關係底影響，人類底自己意識怎樣地發達。客觀的現實，幫助着我們對於歷史底主觀的方面的闡明云云。說到這裏，感情的，頭腦鈍魯的人，老是遮斷馬克思底話頭。說到這裏，不可思議地查芝基和范索夫（查芝基及范索夫是格利保埃德夫底名作“智慧底悲哀”之中的人物——譯者註）註底會話似的東西老被反覆着。——“人在自己底社會的生活底生產過程，接受着由他們底意志獨立了的，某種一定底諸關係，即生產關係”——啊啊，他是十足底定命論者！！——“在經濟的基礎之上聳立着意德沃羅基的上部建築”……他說什麼呢！是照着所寫說着的！！他全然不承認個人在歷史上的腳色！！——“就是一度也好請你聽聽吧，由前所述，可以歸結於下面一事”。我不聽，就打官司也不聽。在活動的＝進步的個性底道德的裁判之下！在主觀的社會學底公然底監視之下！是不聽的。

斯卡羅志普（前揭底“智慧底悲哀”中底人物——譯者註）底出現，如周知一樣，是把查芝基從窮境救了出來。在俄羅斯的馬克思底信奉者和對於他們的嚴格的主觀的評價者底論爭上，情形，到

今日為止取着別底方向了。斯卡羅志普塞住查芝基之口了。在那時候，主觀的社會學底范索夫們放開塞着耳朵的手指，而意識着自己底優越性而說話了。他們所說的話語是很簡單，他們底見解依然完全沒有說明。

黑格爾也說，若是只反覆着根本命題的哲學，則這樣的哲學都可以看做沒有內容的形式主義。但是馬克思並沒有犯着黑格爾所說的這種錯誤。他不過只反覆着生產諸力底發達橫於人類底一切歷史的運動底基礎吧了。像他那樣爲了自己底根本命題底展開盡了力的思想家是很罕有的。

——但是，究竟，馬克思在什麼地方展開了自己底見解呢？——主觀主義者諸君種種地歌唱着，悲鳴着，祈禱着而且說着——請看達爾文吧，他有著書，而馬克思沒有，所以必須使馬克思底見解復活。不消說，使馬克思底見解“復活”的事，是無味的難事業。在沒有“主觀的”資料可以正常地理解他人底思想，因而可使他人底思想復活，的人看來，尤其是這樣的。但是，沒有使牠復活底必要。主觀主義者諸君所以爲沒有而擔憂的著作，也老

早就有了的。

尙且還有闡明了馬克思底歷史理論的若干著書——其中底一書比着他書更闡明得透澈。

第一底著書就是由十八世紀底末葉開始的哲學及社會科學底歷史。諸君是應當親炙這部有興味的著書的。（不消說，“路易”——路易是哲學史底著者。譯者註。——是不足取的。）本書可以示給諸君：馬克思底理論爲什麼出現，並且爲什麼不能不出現呢，他底理論，解答了到當時止未解決的，而且不可解決的，怎樣的諸問題，因而他底理論底真正底趣旨是什麼呢等等。

第二底著書就是“資本論”即主觀主義者諸君都“讀過”，都“贊成”，而諸君之中誰也不能理解的“資本論”。

第三底著書就是從 1848 年即有名的“共產黨宣言”底出現的時代開始的歐羅巴之諸事件底歷史。諸君應該刻苦研究着這教訓和這許多優秀的書籍底內容。而且若是諸君底“主觀的”胸裏只有一片公平心，就宜以手撫胸而告訴我們：馬克思底理論果沒有給與對於事件的未曾有底確實的豫

見能力於馬克思麼？和馬克思同時代底反動的，停滯的或進步的空想論者，如今怎麼樣了？一和現實衝突，這些空想論者底“理想”便化成塵芥，這塵芥是飛上怎樣的灰泥上去呢？不是連塵芥底痕跡也不存在麼？但是馬克思所說的事，不消說，是在其主要之點，日益實現了。他底所說的，就在他底理想終於不能實現底範圍，也是不變地實現下去。

上面所舉的三種著書之所證明，我覺得十分夠了。這些著書底存在是不能否認的。自然，諸君要說，馬克思主義者雖讀這種書籍，但是不懂那裏頭所寫的事。說着這話的諸君是應該說出而且證明其所以然的理由的。我們姑待諸君底證明。但是，現在先把第二底著書底趣旨和諸君說明，使諸君底證明不至過於雜亂。

“諸君說：我們雖否定馬克思底歷史理論，但他底經濟的見解是承認的”。於是不能不認諸君底這句話底當中包含着種種的事。這句話可以證明諸君並沒有理解馬克思底歷史理論和經濟的見解。

“資本論”底第一卷論着什麼呢？在那裏論着

價值。論着所謂價值者就是生產底社會的關係的事，諸君同意於這一点麼？若不同意，則諸君就成爲否定着同意於馬克思底經濟理想的諸君自己底話。若也同意，則諸君雖是明顯地沒有理解馬克思底歷史理論，但諸君還是承認了牠。

在一度承認獨立而存在於人類底意志之外，在人類底背後作用着的人類自身底生產的關係，作爲經濟學底種種範疇即價值，貨幣，資本等而反映於人類底頭腦的場合，依着這一事，諸君就承認了在某種經濟的基礎之上必定生長着適應於其性質的某種意德沃羅基的上部建築。在這一場合，諸君底轉身，已經行了四分之三了。爲什麼呢，因爲諸君只把諸君“自身”底見解，即由馬克思借來的見解，適用於高級意德沃羅基的範疇即正義，公正，道德，平等等底分析就夠了的緣故。

或者諸君只就“資本論”底第二卷，同意於馬克思也未可知。諸君之中，有只在馬克思寫了所謂寄給密海羅夫斯基底書信的範圍內“承認馬克思”的人。

諸君不承認馬克思底歷史理論。所以，依着諸

君底意見，例如馬克思把1848年至1851年止法蘭西史上底事件，在自己底新聞“Neue Rheinische Zeitung”（新萊因新聞）當時底其他定期刊物，及其著“Der ach'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s”（路易·保拿拍爾特底布留美爾十八日）評價了的時候底他底見地，不是錯誤的麼？馬克思底這種見地底錯誤，諸君沒有指示出來，這是多麼遺憾的事。諸君底見解依然保留着其未發達底狀態，而爲了資料底不足甚至於不能使牠“復活”，這也是多麼遺憾的事。

諸君不承認馬克思底歷史理論。因而，依着諸君底意見，例如評價了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者底哲學的教義之意義時馬克思底見地，不是錯誤的麼？可惜在這場合諸君也沒有把馬克思論破。恐怕諸君連馬克思在那一本書中說過這個題目也不知道？如果是不知道，那末我們就不欲救出諸君於窮境，諸君應該知道所要討論的“題目底文獻”。諸君之中許多是——借着密海羅夫斯基底話來說——幹過大吹特吹着學問的普通事務，或特別事務的。固然，這種事務並不妨礙諸君特別研究“個

人的”科學，即主觀的社會學，主觀的歷史哲學等。

反對論者說：爲什麼馬克思不著作用着自己底見地說明從古代到現代底人類底全歷史的，並且考察進化底一切領域即經濟的，法制的，宗教的，哲學的及其他底進化領域的，書籍呢？

一切有教養的智者底第一特徵，就是懂得提起問題底方法，就是知道怎樣的解答可以向現代底科學要求，怎樣的解答不可以向牠要求。但是，馬克思反對論者雖具有非凡之才，有時又具有平凡之才，但是在他們一見找不到這種特徵。固然因爲他們具有平凡之才，所以找不到這種特徵也未可知。諸君果以爲在生物學的文獻中有着達爾文底見地說明了動植物界底全歷史的著書麼？諸君可以和任意的植物學者或動物學者談談。這麼一來，那位植物學者或動物學者就會先笑着諸君底小孩子似的幼稚然後教給諸君吧：用着達爾文底見地寫出長期間底種底全歷史的事，是不知何時到達的現代科學底理想。可以使人理解種底全歷史的唯一底見地，是如今纔被發見的云云。(註一)在近代底歷史科學，事情是全然和這同樣的。

(註一) “進化史的這些種種部門，今日還是互相分離着而從極其雜多的經驗的認識根源出發，但是今後隨着意識的提高將使其統一的連繫更加發達。這些進化史的部門，雖彷徨于極其雜多的經驗的進程，依着極其多種多樣的方法而作用着，但都是向着同一的目的，即普遍地，一元的，近代史的一大目的而努力的。”(E. Haeckel, Ziele und wege d. r heutigen Entwicklungsgeschichte. Jena1875, P.96)

“達爾文底全勞作是什麼呢？——密海羅夫斯基氏質問着——那是包蓋着多量底事實上底材料底，相互地最密切地關聯着的若干底普遍化觀念。和這相應的馬克思底勞作，在那裏呢？那是沒有的，而且不但馬克思沒有這樣的勞作，馬克思主義的文獻雖很廣泛地普及着，可是無論在那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之中也沒這樣的勞作……作為公理而無限地被反覆着的經濟的唯物論底諸原理自身，也直至今日依然是相互之間沒有什麼聯繫的東西，而且是未經實際上底證明的東西。這一點，在依據着實質的明白的事實底，就中具有“科學”這個名稱底，理論，原理上，尤其值得注意。”

(註一)

所謂經濟的唯物論底諸原理自身相互之間依然沒有何等底聯繫的事，這是完全的說謊。要知道這諸原理相互地整然而且緊密地聯繫到什麼程度為止，只要通讀“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經濟學批判)底序文就夠了。所謂這諸原理沒有十分地被證明着的事，也不是真實。即這些原理，依着分析社會現象，無論在馬克思底著書‘布留美爾十八日’，或在“資本論”上都十分被證明了。而且完全不是像密海羅夫斯基氏一樣，“特別地”在“資本論”中底原始蓄積一章十分地被證明了的，的確是在初章到末章的一切章中十分地被證明了。如若經濟的唯物論底理論，在和“多量”底事實材料底關聯上一度也沒有被說明，這一事，依着密海羅夫斯基底意見，多麼不妥當地使達爾文底理論和經濟的唯物論底理論分離——在那也是只有誤解。例如包含於“The origin of species”(種底起原)這書中的事實材料所證明的是以種底可變性為主。達爾文對於各個底種底歷史不過只順便地假說地說及吧了。各個底種底歷

史可以形形色色地進行——只有一事，即歷史是存在着，及種是變化了的事，是無疑的事實。於是我們要請教密海羅夫斯基氏：馬克思有證明人類不僅停止於一個地位，社會底形態在變化着，及人類底見解順次地交替着的必要麼？總而言之，馬克思有證明這樣的現象底可變性的必要麼？縱使爲着證明而把“事實材料底蒙布蘭山”底十倍堆積起來是很容易的事，不消說在馬克思也沒有證明這事的必要。那麼，馬克思有從事什麼的必要呢？在社會科學及哲學底從來底歷史，藏着多量不能不解決的矛盾。於是，馬克思，像達爾文底理論一樣，依着由“相互地最緊密地聯繫着的若干底普遍化觀念”而成的理論，而解決這些矛盾了。這種普遍化觀念”出現了的時侯，若借牠底幫助，則困惑了從前底思想家的一切矛盾就可以解決，這是很明白的。馬克思沒有堆積起其先輩所蒐集的事實材料底山的必要。他就中只利用着這些材料而以新的見地着手於人類底實際的歷史底研究就好了。馬克思着眼於資本主義時代底歷史底研究，而從事了這件工作。而其結果，“資本論”出現了。

(我們早已不說及“布留美爾十八日”那樣的Monograph—事底記錄)了。

(註一)“魯斯可愛·保額特保”1894年1月，第二節，105—106頁。

但是“資本論”依着密海羅夫斯基氏底註釋，是“只以一時代爲問題的，而且在這一方面，不消說還是很概略地沒有論盡論題。”這是一點不錯。但是，我們在這裏要再使密海羅夫斯基氏想起有教養的智者底第一個特徵在於知道可以向科學者提出怎樣的要求。馬克思，恰像達爾文不能寫出動植物底一切種底歷史全然同樣地，全然不能把歷史上底一切時代包攝於自己底研究之中。

對於歷史上底一時代尙且沒有論盡論題，縱使概略地是論盡了。——不，密海羅夫斯基氏喲，概略地那也沒被論盡的。但是，第一，足下應該示給我們，在達爾文，就是“概略地”論盡了怎樣的論題呢。第二，我們現今就來和足下說明在“資本論”怎樣地，而且爲什麼沒有論盡問題。

依着馬克思底新理論，人類底歷史的運動是爲那導出經濟的關係底變化的生產諸力底發達所

決定的。因為這個緣故，歷史的研究底事務都應該由所與的國家底生產諸力底狀態及經濟的關係底研究出發。但是研究當然不應停止於這事。研究應該指示出經濟這種乾枯的骨骼怎樣地為社會—政治的形態底活生生的肉，並且為人類底觀念，感情，志向及理想底活生生的肉所包裹呢？——這是問題底最有興味最惹人注目的方面。入於研究者之手的材料，可說是死的。（如讀者所見一樣，在這裏有幾分做照卡列埃夫氏底語）。充滿生命的有機體應該從研究者底手裏生出來。馬克思只成功了論盡和自己所選擇的時代底物質的狀態有主要關係的問題——不消說雖不過概略的。馬克思未達到高齡就死去了。若再假他二十年，他一定還繼續着論盡他所選擇的時代底物質的狀態之問題吧。（恐怕個個的 Monograph 還是例外吧。）密海羅夫斯基氏憤慨着這事。於是密氏攘臂而起開始非難這位有名的思想家（馬克思）了：“兄弟喲，足下為什麼這樣的呢？……只是一個時代……而且又不完全……我是不能贊成的……足下是取範於達爾文的呢”。可憐的“資本論”的著者，對於一切這

樣的主觀的訓誡，只有深深地嘆息，悲哀地懺悔着
這樣地回答吧，Die kunst ist lang und kurz ist
unser Leben，(藝術無涯，而吾生也有涯。)

密海羅夫斯基氏立即就來威赫馬克思信奉者
底“森羅萬象”。密氏說：諸君是看見了什麼呢？
爲什麼不擁護馬克思老人呢？爲什麼不論盡一切
時代呢？於是馬克思信奉者三跪九拜脫帽而答道：
主觀的英雄喲——實在我們這裏是沒有工夫。我
們是做着別底方面底事情。是在和甚壓迫着現代
底人類的生產關係鬥爭着呢。不要這樣責備吧！我
們總是做着事的。倘若假以時日，一定還要幹着大
事。

密海羅夫斯基氏聽着這個，調子就有幾分穩
靜起來。密氏說，那末，諸君自身現在知道不充分
了麼？——不知道就怎麼樣！達爾文主義者不是也
有不充分的地方麼？(註一)主觀的社會學不是尙有
不充分的地方麼？但是這件事在這裏完全是題外
的事。

(註一)有趣的是，反對論者許久之間，而且直到今日還一樣
的反覆着：達爾文的理論是欠缺多量底實際的證據的。

如周知一樣，在1877年九月的繆亨的德意志底博物學者及醫生底大會，威爾曉發表了這種意味底話。赫克爾正當的指摘着回答威爾曉道：“若達爾文底理論不能以現代我們所已知道的諸事實來證明，即無論怎樣底新事實也不能有利于這種理論吧”。

一說及達爾文主義者底話，密海羅夫斯基氏就重新開始憤慨——對於我糾纏着達爾文這算什麼呢！——密氏叫喊着——堂堂的紳士是為達爾文所引誘了。許多底大學教授稱讚着他了。但是，有誰追隨馬克思之後呢？那不是只有勞動者和科學底專賣特許的大言壯語家麼？

密海羅夫斯基氏底這一吐實是很有趣的。所以，我們雖非出自本意，還想再拜聽一下。密氏說：“‘在關於家族及其他底起原’的著書中昂格思說，馬克思底‘資本論’就中為德意志底職業的經濟學者所“默殺”了，他又於其所著‘魯德威希·費爾巴哈和古典哲學底終結’中說，經濟的唯物論底理論家們‘從開頭就專着眼於勞動者。他們在勞動者看到了不能期待諸官許學問底代表者們的感受性。’這些事實是到那裏都真實的麼？而且牠底意義是怎

樣的呢？第一，許久之間“默殺”着一種有價值的東西，就在我們科學的及學問的生活之微微不振的俄羅斯，現在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在有無數的大學，讀書識字普及甚廣，有一切傾向底凡百報紙，小冊子，不僅出版物而且還重視着言論的德意志，更是不可能的。縱使德意志的學問上底某一部分御用祭司在最初之間默殺了‘資本論’，縱使要依着想‘默殺’馬克思底勞作的希望來說明這事，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默殺底動機，是出於誤解，這樣假定，更為正確。和這個誤解一起，立即生起了很多的反對和滿腔底尊敬了。其結果，‘資本論’底理論的部分，極迅速地占領了社會科學上底早已不可爭的高地位。但是，‘資本論’中兼含着未來底展望的，作為歷史理論底經濟的唯物論底運命，就全然和這相異。經濟的唯物論雖已存在了半個世紀，但到今日為止在學問的領域上並沒有什麼值得注目的影響。但是，牠在勞動階級之中，事實上却普及傳播得極為急激”。（註一）

（註一）“魯斯可愛·保額特保”1894年一月。第二節，115—

116頁。

這樣地，在漸時底默殺之後，反對論急激地增大了。那種反對論是很熱烈的。因而若以大學講師底身分承認馬克思底“經濟”理論底正確，就不能居於教授之職，就是很薄運的私講師，若巧妙地想出一二篇一到明天就被大家忘記得乾乾淨淨那樣的“資本論”底反駁論文，無論誰都可以希望急速的騰達了。總之事實終是事實。那真是熱烈的反對論。

密海羅夫斯基氏喲，有了滿腔底尊敬的事也是真實的。那實際是滿腔底尊敬，現在，中國兵應該用着和這全然同樣的尊敬去看日本兵。說：日本兵是打得好的，但是給他打敗是不行的。德意志底教授們，對於“資本論”底著者，就滲透了這樣的尊敬之念，而且直到今日還是依然這樣。這些大學教授們越偉大，越有智識，他對於“資本論”底著者的尊敬就越多，而且越明白地意識着不能反駁“資本論”。燦然輝耀着的官許學問底大家沒有一個敢於反駁“資本論”的就因為這個緣故。這些大家，寧可嗾使希望騰達的青年無經驗的“私的一大言壯語家”來反駁“資本論”。

到那兒去沒有智者底必要。

差遣利亞德就夠了，

我就眺望着吧……

不消說，這種尊敬，是偉大的尊敬。但是，我們沒有聽到其他的尊敬。大學教授是不能夠有其他的尊敬的。爲什麼呢，因爲滲透着那樣的尊敬之念的人，在德意志是不能當教授的緣故。

但是這種尊敬究竟證明着什麼呢？那是證明着如下的事：可以爲“資本論”所包擁的研究底原野，是既經爲馬克思底新的見地，即歷史理論底見地所開拓了的原野。反對論者們，不能進攻這個原野。所以他們“就尊敬着牠”。不消說這在反對論者看來是很巧妙的事。但是爲什麼這些反對論者直到今日不獨力以和馬克思同樣的精神着手於近郊底原野底開拓呢？——現在再來質問，這非具有“主觀的”社會學者底一切幼稚是不能發的。“可愛的戰士喲，足下究竟希望什麼呢？以這種精神在被耕種了的原野是不能生活的！在那裏不能生活而哭喊了，可是足下還要我們同樣地依着這一制度再去耕作原野底近郊。密海羅夫斯基氏不能撤

解事物底本質，因而，不理解“作為歷史理論底經濟的唯物論底運命”，也不理解德意志底大學教授們對於“未來底展望”的關係。在現代偷偷地從足下逃去的場合，在大學教授們看來不是什麼未來底話。

但是，德意志的大學教授們並沒有沉浸於階級鬥爭及“學問的”規律底精神到這樣的田地。世上有除了學問之外不使用頭腦那樣的專門家。不消說沒有只有德意志就沒這種人的道理。但是，這樣的專門家——正因為是專門家的緣故——是被吞併於自己底主題的。他們只開拓着僅少的自己底學問的原野，對於任何一切的哲學的—歷史的理論也毫不關心。這樣的專門家很少有關於馬克思的觀念。縱使有點，那種觀念，就是關於使誰不愉快的人物的觀念。諸君怎樣地能夠盼望他們用着和馬克思同樣的精神來執筆呢？通常，在他們底 Monograph 之中是全然沒有什麼哲學的精神的。

但是像人默則石鳴的例似的事情在這場合生起了。專門的研究家自身關於馬克思底理論是什麼也不知道的。但是，他們所獲得的結果，却大大

地爲馬克思底理論大聲叫喊着。關於政治的諸關係底歷史或文化史的真摯的專門的研究，都以一種方法確證着馬克思底理論。近代底社會學底全精神，使專門家們無意識地確立馬克思底歷史理論（尤其是——歷史理論喲，密海羅夫斯基君）底見地到什麼程度呢，有許多確實的例子證明着這個。讀者在上面已經可以知道這樣的二例即奧斯卡·伯色爾和治羅·查倫底例了。現在再引用第三個例。有名的休斯達爾·德·克蘭惹在其所著“La cite antique（古代都市論）中發表了古代底一切底社會制度底基礎都有宗教的見解這種思想。他在研究希臘，羅馬底歷史底各個問題的場合，也當然支持着這一思想。但是，他曾研究過斯巴達沒落底問題。但其結果，在他以爲沒落底原因就是純經濟的原因。（註一）他在研究羅馬共和國沒落底問題的場合，還是訴諸經濟。（註二）那末，究竟怎麼樣呢？他在個個底場合，承認馬克思底理論。但是，若把他稱爲馬克思主義者，則他怕要舉起兩手來反對吧。而且卡列埃夫氏會因此大高興起來吧。如果一切底人不必充分地澈底，那末究竟怎樣

纔好呢？

(註一)參攷休斯達爾·德·克蘭惹所著的“Du droit de propriété à Sparte.”構成本書底內容的見解，就中，對於原始的財產底歷史的見解，這一場合，在我們看來，全然是無論那種都好。

(註二)“在稍一詳細(尤其是詳細的密海羅夫斯基君)的觀察了原文的人看來，那個場合，真實的動機，顯然是極多數的物質的利害。“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 Les orrignes du système féodal” Paris 1890; p. 94.

但是，也讓我從自己方面引用若干例吧——密海羅夫斯基我遮住我們。密氏說，“一讀布羅斯底著書，就知道那是極可尊重的勞作，給與社會科學以根本的變革的特別底痕跡，在這勞作中是全然看不到的。看到布羅斯關於階級鬥爭及比較地極為僅少底經濟的條件的學說，也可知道他不以生產及交換底形態底自己發展為基礎而構成歷史。在說述 1848 年底事件的場合，他蔑視了經濟的條件：這是奇怪的。若從布羅斯底著書除去稱讚馬克思為歷史科學上底變革底創造者的讚辭及加味了

馬思克主義的用語的若干慣用句，則布羅斯是一位經濟的唯物論底信奉者的思想就不會出現於諸君底腦中。在昂格思，柯祖基及其他某某人們底著書中處理了歷史的有價值的各頁，就是沒有經濟的唯物論底標題也可濟事。爲什麼呢，因爲在這種經濟的唯物論的諧音中經濟的絃線雖成了主調，但是在這些頁面之中，事實上社會生活底總體被考慮着的緣故。”（一註）

（註一）“魯斯可愛·保額特保”1894年一月。第二節，117頁。

“人把一身獻於特殊之事以後，就不能不忍耐其結果”——密海羅夫斯基氏顯然是把這句諺置諸念頭。密氏判斷道：如果你是個經濟的唯物論者，你就應當把經濟的東西置諸念頭，“縱使經濟的絃線成了主調，也不可涉及社會生活底總體。”但是，這是我們已經預先和密海羅夫斯基氏報告過的，馬克思主義者科學的底任務就在從“經濟的絃線”出發而說明社會生活底總體。密氏怎樣地拒否他們這種任務，而又同時依然欲爲馬克思主義者呢？固然，密海羅夫斯基氏決不欲考察這種任務底趣旨。但是，不消說，馬克思底歷史理論在這件

事上是沒有罪的。

我們理解着，在我們不拒否這種任務底範圍內，密海羅夫斯基氏將屢陷於難境。密氏就把“處理歷史的著述的有價值的幾頁”讀了多少遍，也頗不易想起那是“經濟的”唯物論者所寫的吧。（“不會浮上腦裏來”！）這個難境就是所謂比爲政者底那個更苦的難境！但是，密海羅夫斯基之陷於這種難境是馬克思之罪麼？

主觀學派底亞基列斯（亞基列斯是希臘神話底英雄，這裏是指密海羅夫斯基氏——譯者註）空想着：“經濟的”唯物論者，應該僅以“生產及交換底形態底自己發展”爲問題。思想深遠的密海羅夫斯基氏喲，這種“自己發展”究竟是什麼呢？依着馬克思底意見，生產形態是能夠“依其自體”而發展的——如若足下這樣想，那是很大的錯誤。所謂社會的生產關係是什麼呢？那是人類底諸關係。社會的諸關係若沒有人類怎樣地能夠發展呢？

沒有人類存在的地方，也沒有生產關係存在。化學者說，物質由原子而成，集合原子而爲分子，集合分子而爲更加複雜的化合物。化學的過程，都

依一定底法則而行。由這事看來足下不意地結論着說，依着化學者底意見，一切底問題在於法則。物質——原子及分子——全然不妨害化學的化合物底這種“自己發展”，就全然不能運動。誰都明白這樣的推論是荒唐無稽的。但是，遺憾的是從其內的價值看來，完全和這個類似的荒唐無稽，即使個人和社會的生活底法則對置，使人類底生活和人類底共同生活形態底內的論理對置，這種荒唐無稽，大家還未明白。

密海羅夫斯基氏囑，我們反覆地說：新歷史理論底任務，在於依着足下底所謂經濟的絃線，即事實上生產諸力底發達，而說明“社會生活底總體。”經濟的絃線——這在某一意味上就是基礎。（那在怎樣的意味上呢，已經說明了。）但是，密海羅夫斯基氏無益地想着，馬克思主義者，像格·伊·烏斯賓斯基所著“布德卡”中底一人物似的“不過是彈奏着經濟的絃線的。”

澈底地支持一個原理而說明歷史過程全體，這是困難的事務。那末，怎麼辦呢？科學一般，只要不是“主觀的”科學，就不是容易的事。在主觀的科

學，一切底問題可以很容易地說明。在這裏，這一事既已成爲問題，我們就要向密海羅夫斯基氏說：恐怕在關於意德沃羅基底發展的諸問題上，雖是最清楚“經濟的絃線”的人，若沒有特殊底天稟即藝術感，往往是不中用的。心理狀態順應於經濟。但是，這種順應，是一複雜的過程，而且要理解這一過程底全行程，使自己及他人一目瞭然於牠怎樣地進行，屢屢甚以藝術家底天才爲必要。例如，巴爾扎克對於和他同時代底社會底種種階級底心理狀態之說明，已有許多底貢獻。就在易卜生我們也可以學得許多的事。而且無論在何人也同樣地得益很多。

我們希望在一方面，能够理解“經濟的絃線”底運動底“鐵則”，在他方能夠理解和表示意德沃羅基底“活生生的外套”怎樣地在“經濟的絃線”之上生長，怎樣地依着經濟的絃線底運動而生長的許多藝術家，不久就出現。諸君說，在詩的fantasy（空想力）錯綜的地方，藝術的自由意志，臆測的構想力，不得不存在。自然是這樣！不是這樣就不能濟事。馬克思是充分地知道這一事的。因爲

他說，能夠以自然=科學的正密規定的一定時代底經濟狀態和這個時代底觀念狀態，是不能不峻別的。在這個觀念底領域，我們還有許多不知道的東西。但是在觀念論者看來，還要更多，在折衷主義者尤其是多。又他們決不理解當面底難問題底意義。他們空想着依着有名的“交互關係”，無論什麼時候，無論怎樣的問題都是可以處理的。但是，其實，他們決不能處理什麼東西。他們不過隱藏於當面底難問題底背後吧了。依着馬克思底話，到今日止，世人是專用觀念論的見地說明了人類底具體的活動。

究竟如何？能夠發見許多可以滿足的說明麼？世人關於人類底“精神”的活動的判斷，其根據底薄弱，足以使人想起古代希臘哲學者關於自然的判斷。世人底這種判斷，至多是非凡的而又單純的聰明的假說。牠因為缺少了可為科學的證明底一切支持點，不能認定和證明這個。於是，社會心理，在不得已而使社會心理關聯於“經濟的絃線”的場合，始能夠做一點事體。在馬克思注目於這件事而忠告一旦開始了的企圖不要放棄的時候，又說應

常以“經濟的絃線”爲指南車的時候，世人就非難他底理解底一面性和偏狹性了！什麼地方有公道呢？——只有主觀的社會學者知道。

諸君可以說明——密海羅夫斯基氏繼續譏諷着我們說——諸君底新的言論，是“五十年前所說過的”。是的，密海羅夫斯基氏，大體是這樣的。數十年，數百年前所說的而且直到今日依然爲不注意學問的“個人”百萬人所不知道的“言論”在學問上是不少的呢！假如遇到霍廷妥特人（Hottentot 南阿非利加的土人——重譯者註），而且努力使他相信地球迴轉於太陽底周圍的道理吧。霍廷妥特人無論關於太陽或地球——都有其“獨創的”理論。他很不容易拋棄其理論。於是他就譏刺着說：你拿新的言論到我這裏來，可是你自身就說這話是經過數百年的！——霍廷妥特人底這種譏刺證明着怎樣的事呢？那不過證明霍廷妥特人就是霍廷妥特人。這不是沒有證明的必要麼？

但是，密海羅夫斯基氏底譏諷，比較霍廷妥特人底譏諷所能證明的，證明着的事更多。那證明這位“社會學者”是屬於浮浪之徒。密氏底主觀的

見地，是布爾諾·鮑埃爾，謝林格及其他，編年史的意味上的馬克思底先進底承繼。因而密海羅夫斯基氏底“新的言論”在編年史上總比我們的舊。若從內面的內容看，則更舊了。爲什麼呢，因爲布爾諾·鮑埃爾底史的觀念論是前世紀底唯物論底復歸的緣故。(註一)

(註一)關於適用生物學于社會問題底解決的事，密海羅夫斯基氏底“新的言論”，如我們所知一樣，由其“型”看來，及于現世紀底二十年代。密海羅夫斯基氏底“新的言論”是很可尊敬的陳套語！在其中，“俄羅斯底叡智和俄羅斯底精神”當真地“反覆着舊事而且二重地說了謊”。

密海羅夫斯基氏大鬧起來說，阿美利加人摩爾昂關於“古代社會”的著書，出現於世是在馬克思及昂格思宣明了經濟的唯物論底基礎之許多年之後，而且全然不依屬於“經濟的唯物論”。我們關於這一點指摘之如次：

第一，所謂摩爾昂底著書不“依屬”於所謂經濟的唯物論者，就是依着摩爾昂自身即立於經濟的唯物論底見地這個簡單的理由。這一事，密海羅夫斯基氏只要一讀自己所舉出的著書，就可以容

易首肯。固然摩爾昂是和馬克思，昂格思無關係地到達了經濟的唯物論底見地。但是，這一事在馬克思，昂格思底理論看來是更加便利的。

第二，縱使馬克思，昂格思底理論在多年之後，爲摩爾昂底發見所證明，那不是什麼大不幸。我們確信將來還有許許多多的證明這種理論的發見。但是關於密海羅夫斯基氏，就確信着和這相反的事。就是說把“主觀的”見地正當化的發見就經過五年，經過五千年也是沒有的。

密海羅夫斯基氏依着昂格思底一篇序文，知道了“英國的勞動階級底狀態”底著者及其友人馬克思在經濟史方面底知識，在1840年代是“不充分”（昂格思自己底話）的了。密海羅夫斯基氏關於這事，歡喜的跳起來說：所以，產生於四十年代的“經濟的唯物論”底全理論也是建築於不充分的基礎之上的。這是一種對於中學四年生有價值的結論。一個成年的人就理解着適用“充分”“不充分”“僅少的”“許多的”這些話於科學的認識的場合，和適用於其他底一切的場合一樣，應當取其相對的意味。宣明了新歷史理論底根據之後，馬克思，

昂格思，滿十年間還生存着，他們熱心地從事於經濟史底研究。而且在這經濟史上有了很大的成功。這一點，一對照着他們底非凡的能力，便可以容易理解。因為有了那樣大成功之故，在他們就不能不感到他們從來底智識是“不充·分·”的了。可是，這還不能成爲他們底理論是無根據的證據。達爾文關於種底起原的著書是在1859年出版的。這是可以確信而說的事，但是，達爾文在其十年之後，是感到自己底著書之發行的時代所有的知識不是充分的。由這一事可以得到什麼歸結呢？

“僭望闡明世界史底理論，自牠被宣明之後雖經過了四十年（即至摩爾昂底著書底出現爲止）古代希臘及羅馬歷史，依然還是一個未解決之謎。”——密海羅夫斯基對於這個主題也加以不少的譏諷。（註一）但是，這種譏刺只是基於“誤解”的。

（註一）同書，108頁。

希臘及羅馬底歷史，其基礎有着階級鬥爭的事，在1840年代末，馬克思，昂格思當然不會不知道的。爲什麼呢，因為希臘，羅馬底著述家也知道了這事的緣故。

請一讀諸基治德斯，克色諾鳳，亞里士多德底書吧，暫且通閱羅馬底史家底書吧，就是搭智斯·利比亞斯也好——但是他在事件底記述屢轉於“主觀的”見地——這麼一來，諸君就可以看到他們也都抱着如次的堅固的信念，即：經濟關係及其所喚起的階級鬥爭有作為當時底社會底內面的歷史底基礎之作用。這種信念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對於單純周知底世俗的事實的單純的認證底直接形態。固然波里比亞斯（希臘底史家——譯者註）有了一種建設於這世俗底事實底承認之上的歷史哲學。無論那個場合事情是怎樣，事實是為一切人們所承認的。密海羅夫斯基果以為馬克思，昂格思“沒有閱過古人底書”麼？關於希臘，羅馬，及日耳曼種族底有史以前底生活形式的問題，無論在馬克思，昂格思，抑一切的科學者，都像密海羅夫斯基自身在他處所述一樣，依然是作為一個不可解決的謎留下來。這些問題，摩爾底著書給與解答了。密海羅夫斯基氏早已不空想了吧？所謂在達爾文寫了其名著時代底生物學上底未解決的問題是不存在了的事。

“必然性底範疇——密海羅夫斯基氏繼續着說——是那麼普遍的，不可爭的東西，因而牠也包含着最愚蠢的希望及最無意義的懸念（必然性底範疇表面上是被認為和這些戰鬥的東西），從必然性底範疇底見地看來，要用額破壁的希望也不是愚蠢而是必然。那恰和克哇司摩德不是殘廢者而是必然，凱因和猶太不是惡人而是必然一樣的道理。總而言之，在實踐的生活，只依着必然性底見地的時候，我們就陷於一種無限底幻想的空間。在那裏，也沒有理念，也沒有事物，也沒有現象，存在着的，只是理念及事物底單調的陰影”。（註一）密海羅夫斯基氏喲，完全是這樣的，無論何種怪奇殘廢，都像最變則的現象一樣，也是必然性底產物。可是還不至於猶太不是惡人。爲什麼呢，因爲“把“惡人”底概念和必然性”底概念對置是不合理的緣故。但是，足下喲，足下既是一個英雄（一切主觀主義的思想家明白地（ex profesto）都是所謂英雄），就請足下證明：足下不是“瘋狂的”英雄，足下底“希望”不是“愚蠢的”希望，足下底“擔心”不是“無意義的”，足下不是思想上底“克哇司摩德”，可以

“用額破壁”地足下是不煽動“衆愚”的。爲要證明這一切，足下就不能不乞靈於必然性底範疇，但是足下是不能和這個範疇一起行動的。足下底主觀的見地是排斥着這樣的行動自身的。受了這個範疇之賜，在足下看來，現實是轉化到陰影之國去。於是，足下就走入曖昧的霧路，使自己底社會學印上“貧乏底證據”(testimonium paupertatis)的記號了。而且足下開始反覆着：“必然性底範疇”所指示的可謂大多，因而牠結局連什麼東西也沒指示。理論底貧乏底證據，就是足下供給“探求着安住之地的”足下底追隨者的唯一底文獻。密海羅夫斯基氏喲，只這就是不充分的。

(註一)同書, 113—114頁。

自己是勇敢的鳥，而且以這樣的鳥在海上掀起大波是很容易的事情。——白頰鳥很用力地這樣說着。於是一要求他說明在海上掀起大波的計畫是基於怎樣的物理的或化學的法則，白頰鳥就忽然狼狽起來，而且爲脫出這種狼狽起見，他便作爲一個莫名其妙的饒舌家咕咕地叫將起來]：世上儘管法則法則的說着，但是法則本來就沒有說明

什麼東西。無論什麼計畫也不能以法則為基礎，我們應該期待着好機會，為什麼呢，因為，像自古已經知道的一樣，事若不如所期就用棒打開，一般地理性是依着有道理的事而歸結 (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 的緣故云云。多麼輕薄的，多麼可唾棄的小鳥呵！！

現在試拿白頰鳥底莫名其妙的絮語來和馬克思底極其整然而且堂堂的歷史哲學對比吧。

我們底類人的祖先是和其他一切動物同樣地完全從屬於自然的。因為這個緣故，他們底進化都是無意識的進化。而且這種進化，為依着對於生存競爭上的自然淘汰的環境底順應所制約。這就是物理的必然底黑暗世界。在當時連意識底曙光，因而連自由底曙光，也看不到。但是，物理的必然，引導人類到了一個進化的階段，人類在這個階段中，一點點地從其他底動物界露出頭角來。人類變成製作工具的動物了。工具是人類為達成自己底目的而作用於自然的時候底補助器官。工具是使必然從屬於人類意識的器官。固然在起初之間，這種過程，是以極其微細的程度而行，若可以這樣

說，只是極其微細地間歇地進行着。生產諸力底發達程度，決定人類底對於自然的支配權底程度。

生產諸力底發達自身，為圍繞着人類的地理的環境底諸性質所決定。這樣地自然自身把使她(自然)屈服的手段附與於人類。

但是，人類不是孤立而和自然鬥爭的。依着馬克思底表現，就是社會的人類 (der Gesellschaftsmensch) 即由其規模看來多少大一點的社會的結合體和自然鬥爭着。社會的人類底性質，在各個一定底時代，是為生產諸力底發達程度所決定的，因為社會的結合體底全組織是依屬於生產諸力底發達程度的緣故。這樣地這種組織，結局為其地理的環境底性質所決定。而且這種地理的環境，是附與人類底生產諸力發達底多少可能性於人類。但是，一定底社會的關係一度發生起來，牠底後來底發展便依着自己固有底內的法則而行。而且這一法則底作用或促進着制約人類底歷史的運動的生產諸力底發達，或使之遲延。於是人類對於地理的環境底依屬，由直接的依屬變為間接的依屬。地理的環境以社會的環境為媒介而影響於人類。但是，

因爲這個緣故，人類對於圍繞着人類的地理的環境的關係，就成爲極度地可變的了。生產諸力發達底階段每一變動，這種關係，就和從前底東西相異起來。地理的關係對於凱撒時代底勃利安人的影響和其對於現今底英蘭住民的影響，全然相異。這樣地，近代辯證法的唯物論，就解決了十八世紀啓蒙主義者所不能處理的矛盾。(註一)

(註一)孟德斯鳩說過，地理的環境一被給與社會的結合體底性質便被給與着。即在A底地理的環境只能存在着專制政治，而B底地理的環境則只能存在着獨立的共和的小社會云云。保爾特爾反駁着說道：不，在同一底地理的環境，隨着時間之流底進行，出現着種種底社會底關係，因而地理底環境對於人類底歷史的運命沒有影響，一切底問題在於人類底意見之中。孟德斯鳩看見了二律背反底一面而保爾特爾及和他同一底思想者則看見了其他的一面。這種二律背反，普通只以交互作用去解決。辯證法的唯物論，像我們所知一樣，承認交互作用底存在。但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在這場合，指示出生產諸力底發達，而說明交互作用底存在。啓蒙主義者極簡地解決了至多只能藏進衣袋去的二律背反了。辯證法的理性，在這一場

合，也比啟蒙主義者底健全的思考(“悟性”)是無限地有力的。

社會的環境底發展，從屬於自己固有底法則。這就意味着社會的環境底性質，和地理的環境底性質同樣地，沒有依屬於人類底意志及意識。人類對於自然的生產的作用，產生出新的種類底人類的依屬性，新型底人類的隸屬狀態，即經濟的必然。人類對於自然的支配權越生長，又人類底生產諸力越發達，這種新的隸屬狀態越成爲更加強固的東西。社會的生產過程中的人類底交互關係，也和生產諸力底發達一起複雜化起來。這種過程底行程，不知幾時完全逃出人類底 control(管束)，生產者就成爲自己底生產物(例如生產底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底奴隸。

但是，像圍繞着人類的自然自身，給與了人類底生產諸力發達底，因而又是人類由自然底支配之漸次的解放底，最初底可能性同樣地，生產關係，社會的關係，也依着其特殊底發展論理使人類意識着由經濟的必然而起的人類底奴隸化之原因。這，就給與對於必然的意識底，對於盲目的法

則的理性底，新的而且終局的勝利底可能性。

生產者（“社會的人類”）一知道由他自身底生產物而起的奴隸化底原因，在於生產底無政府狀態之中，便把這種生產，組織化起來，而且依此而使生產從屬於自己底意志。這樣地必然底王國終熄，而其自身就是必然之自由，就開始統治了。人類史底序曲被演奏起來，歷史之幕於是乎開。

（註一）

（註一）依着一切以上所述的事，我想馬克思說對於達爾文說的關係或許可以明白了：達爾文是成功于解決動植物底種在生存競爭之中怎樣地發生了的問題；馬克思則成功了在人類底生存競爭之中，幾多種類底社會的組織怎樣發生了的問題之解決。在論理上，馬克思底研究是剛剛從達爾文底研究終了的地方開始的。動植物是在物理的環境底影響之下的。物理的環境以社會的環境為媒介而影響于社會的人類。而且社會的關係，是基于元來依着物理的環境底性質多少急激地發達的生產諸力而發生的。達爾文還是如拉馬爾克一樣，不依動物有機體本有的傾向來說明種底起原，而依着有機體對於在于有機體以外底諸條件的順序而說明之，不依有機體底本性而依外

的自然影響的而說明之。馬克思則不依人類底本性來說明人類底史的進化，而依着在社會的人類作用于外的自然的時候所發生的人與人間底社會底關係之性質而說明之。在這兩位思想家，研究底精神完全是同樣的。唯其因為這個緣故，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適用於社會科學的達爾文主義。(我們在年代記上知道並不這樣。但是，那可以姑置勿論。) 馬克思主義是達爾文主義底唯一底科學的適用。蓋某布爾喬亞著述家從達爾文主義之中所導出的結論，不是達爾文主義對於社會的人類進化之研究底科學的適用，那和主觀主義者諸君從事于美的內容底說法一樣，是極不美的內容底道德的說法，是單純的布爾喬亞的烏託邦。布爾喬亞著述家引用達爾文的場合，在實際上不是推獎達爾文底科學的態度于讀者，而只推獎了達爾文所述的動物底獸的本能。馬克思是和達爾文一致的，但是布爾喬亞著述家則和達爾文所研究的野獸和家畜一致着。

這樣地，辯證法的唯物論不但不若反對論者所誣有以反抗經濟的必然底不合理說服人們的意向，反而是始行指示出怎樣地處理經濟的必然。這樣地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所固有的不可避的定命

論的性質被除去了。而且像我們所見到一樣，一切爲澈底的觀念論所必定到達的悲觀論底根據也被除去了。格阿爾格·彪夫涅爾說過：各個底個人不過是大波底表面底一點泡沫，人類是從屬於鐵則的，人類只能夠知道這個鐵則，但不能使牠從屬於他底意志。馬克思答道：不，我們一度知道這個鐵則，則這個鐵則底羈絆之撤去與否就依存於我們，使必然變成理性底從順的奴隸，也依存於我們。余是虫豸——觀念論者說。若沒有知識，余是虫豸，但是只要有了知識余便是神——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反駁道。我們能夠那麼多就知道那麼多 (Tantum possumus, quantum scimus)。

人們對於始給人類的理性底權利奠定堅固的基礎的，始把理性當做難於克服的偉大的力而不當做偶然性之薄弱的玩具觀察的，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理論，以不爲這種理論所侮辱的理性底權利之名，以不可爲這種理性所侮辱的理想之名，提出抗議！他們也得在魁卡主義(Quakerism)之點，在有和圍繞者妥協的志向之點來非難這種理論。他們鬚髯摩爾查林 (格利保埃德夫底名作“智慧底

悲哀”中底一個人物——譯者註）對於自己底上官都逢迎了也似的，得在幾於阿諛着這種圍繞者的志向之點，非難這種理論！他們在這場合可以說把罪名轉嫁於他人了。

辯證法的唯物論（註一）說，人類的理性不得成爲歷史底創造者。爲什麼呢，因爲人類的理性自身，就是歷史底產物的緣故。但是，這種產物一度出現，人類底理性便不從屬於從來底歷史所留下的現實，又依着自己底本性不能從屬於這樣的現實。即人類的理性，必然地要努力肖着自己底形象而變革這樣的現實使牠更加合理。

辯證法的唯物論像歌德底浮士德似的說：

Im anfang war die That!

（在太初就有了行爲！）

行爲（社會 = 生產的過程中的人類底合則的活動）向着唯物論者 = 辯證論者闡明社會的人類底理性之史的發達。（註二）唯物論者 = 辯證論者底全實證哲學，可以還元於行爲。辯證法的唯物論是行爲底哲學。

（註一）我們用着“辯證法的唯物論”的術語。只有這個術語

能夠正當地表現馬克思底哲學底特徵。霍爾巴哈愛爾德秋斯，都是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他們和形而上學的觀念論鬥爭了。他們底唯物論讓席于證辯法的觀念論了。而辯證法的觀念論又為辯證法的唯物論所征服。“經濟的唯物論”這個表現是甚拙劣的。馬克思一度也沒有自稱過是一個經濟的唯物論者。

(註二) “社會生活是以實踐的生活為主。一切幽玄的東西，一切把理論導至于神秘主義的東西，都于人類底實踐及這種實踐底理解之中發見合理的解決。”(馬克思)

當主觀的思想家說着“我底理想”的時候——他是依着這事自身說了盲目的必然底勝利的。主觀的思想家不能把自己底理想建築於現實底發展過程之上。因為這個緣故，在他看來，偶然性底，因而又是盲然的必然底，廣大無邊的原野，就從理想底小園底牆壁之背後起始。辯證法的唯物論，指示出可以使一切這樣的廣大無邊底原野變為百花燦爛的理想底花園的補助方法。並且辯證法的唯物論附言着為這種變化底手段被隱蔽於這個原野自身底內部，只要發見這些手段而利用牠就夠了。辯證法的唯物論，不像主觀主義似的局限着

人類的理性底權利。辯證法的唯物論，知道理性底權利，是和其力同樣地廣大無邊的，無限制的。辯證法的唯物論說，在人類底頭腦中，一切底理性的東西，即非幻想的一切東西，現實底真底認識的一切東西，必定轉移於這個現實之中，必定要把自己底合理底部分持進於這個現實之中。

這樣地依着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底意見，就可以明白歷史上的個人底腳色，是包含於什麼之中。決不蔑視個人底腳色的辯證法唯物論者，提出課題於個人之前。這種課題，若不依正確的用語而用習慣的用語來說，是全然可以稱爲純粹底理想主義的課題。人類底理性，在認識盲目的必然底特殊底內的法則，而征服其特殊底力之後，始能夠對於這個盲目的必然奏着凱歌。因而知識底發達，人類底意識底發達，就是有思維的個人之最重要最高尙的課題。光明，更大的光明！Licht, mehr Licht！這是比較任何物都必要的。

但是，沒有誰爲要祕藏着洋燈而把牠點火的——若已有這麼一句古語，辯證法唯物論者就要附加道：不要把洋燈留於“智識階級”底狹隘的書

齋！

若還有空想着只要啓發自己底頭腦就能夠把衆愚任意帶到什麼地方去，又一切浮上自己底腦裏的事，恰如粘土細工一樣，可以用衆愚爲材料而捏成的東西，的“英雄”存在，則理想底王國依然還是美辭佳句，還是優雅的夢。在“衆愚”自身，成爲歷史的運動底英雄，而且和牠相應的自覺在這粗野的“衆愚”之中發達起來的時候，那個時候，理性底王國纔始大踏步接近我們。使人類底意識發達吧——我們在前面這樣說過了。使生產者底自覺發達吧——我們如今要這樣地附加一句。主觀的哲學，在我們看來是有害的。爲什麼呢，因爲主觀的哲學，妨礙着知識階級對於生產者底自覺底發達之助力，空想着把衆愚和英雄對立，衆愚不外乎俗物底總和，俗物底價值只依存於站在前面的英雄底理想的緣故。

沼澤底地方必有惡魔——這是素朴的俚諺。主觀主義者說，有了英雄，就有爲那英雄而存在的衆愚，而且這種英雄就是我們智識階級。對於這個，我們回答道：諸君把英雄和衆愚對置的事是單

純的自負，因而是一種自欺。若不理解爲要諸君底理想底勝利不能不除去這樣的對置底可能性，於衆愚之中喚起英雄的自覺，則諸君依然是單純的廢話家。(註一)

(註一) "mit der Gründlichkeit der geschichtlichen Action wird der umfang der masse zunehmen, deren Action sie ist ."marx, Die heilige Familie, P. 120.

法蘭西唯物論者說：意見支配着世界。我們是意見底代表者，所以我們是歷史底創造者，我們是英雄，衆愚只要跟在我們底後面就好了。

這樣的見解底偏狹性，是和法蘭西啓蒙主義者底地位底排他性相照應的。法蘭西啓蒙主義者是布爾喬亞底代辯者。

現代底辯證法的唯物論努力於階級底廢止。現代底辯證法的唯物論，在這階級底廢止成爲歷史的必然的時候出現了。所以，現代底辯證法的唯物論，着眼於必將成爲將來底歷史的時代之英雄的生產者。又因爲這個緣故，自世界開闢以來，自地球迴轉於太陽底周圍以來，科學和勞

動者始行接近，科學很急速地要援助勞動大眾，而勞動大眾則於其意識的運動依據科學底結論。

若把這些事都說是形而上學，那末，實際上我們早就不知道我們底反對論者底所謂形而上學是怎樣的東西。

於是主觀主義者答道：但是諸君所說的都是只和豫言方面有關係的事體。諸君所說底話不過是卜占吧了。那多少有點整然的，只是受了黑格爾式底辯證法底蔭賜。所以我們稱諸君為形而上學者。

上面已經說過，能夠使我們底論爭糾纏着“諸利亞達”(三分法)的緣故，只由於對於這個諸利亞達沒有一點概念。又諸利亞達在黑格爾自身也決不演着論據底脚色。諸利亞達全然不是黑格爾哲學底特徵。這也是預先說過的。我們能夠思考着：成爲史的唯物論之力的，不是諸利亞達底引用而是史的過程之科學的研究。所以我們如今可以拋棄如上底反駁於不顧。但是，我們以爲讀者從六十年代底俄羅斯學術史之中想起如下的有興味的事

實是有益的。

優·柔可夫斯基分析了“資本論”而指摘其著者只在目下世人底所謂豫言而依據“形式的”考察，著者底論據不過是概念底無意識的遊戲。對於這一非難，故英·治倍爾如次地答道：

“我們始終有着堅固的確信，在馬克思無論在什麼地方，物質的問題底研究，都先行於他底勞作底形式的方面。我想如若柔可夫斯基氏更加注意地，更加公平地通讀了馬克思底著書，他在這一點也必和我們一致。那時候，柔氏就可明瞭地知道：“資本論”底著者依着我們現在所經驗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時代底物質的條件之研究，證明着什麼，及人類只提起有解決的可能底問題吧。馬克思一步一步地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底迷途中引導讀者，一面分析着構成那迷途的全要素，同時使我們理解其一時的性質。”（註一）

（註一）英·治倍爾“關於柔可夫斯基氏底論文‘卡爾·馬克思及關於資本的他底著作’之若干摘要”。（‘亞查斯特平內·薩披斯基’1877年，十一月，6頁。）

英·治倍爾繼續說道：“試看工廠工業，那是

伴着勞動者差不多每日似的從甲工廠投到乙工廠去的不安定的運動，及在各種作業之下的工人之不斷底替換的，牠底物質的諸條件，怕不是準備着新型底社會的調和即新型底社會的 Co-operation 的媒介要素麼？週期地反覆着的經濟恐慌底作用不是朝着這種方向（社會的調和及 Co-operation——譯者）麼？諸市場底縮少，勞動日期間底減少，諸國對於共通市場底競爭，大資本對於小資本底勝利，不是向着和上面同樣的目標麼？”接着，英·治倍爾指出了在資本主義底發展過程中生產諸力底意外急激的增大之後，再質問道：“要不然，這都不是實質的變革，而是純然的形式底變革麼？例如，資本主義生產，週期地以商品充滿着世界市場，一方患消費底對象物過多，而他方使數百萬人餓死，這種事情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底事實上底矛盾麼？又資本主義使多數國民離開工作，同時嘆息着勞動者底不足——值得注目的是資本所有者自身進而承認這件事——這不是資本主義底事實上底矛盾麼？資本主義把機器及其他底改良完成那樣的勞動底減輕手段變為勞動日底延長手段，這不是

資本主義底事實上底矛盾麼？資本主義一方擁護着財產底不可侵權，同時剝奪多數農民底土地，對於國民底大多數只事重利盤剝，這不是實際上底矛盾麼？一切以上底事體及其他底許多事實果不過是形而上學麼？而且在事實上，這果不存在麼？但是，只要看過幾期英國底 Economist 雜誌就立即可以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樣地在現前底社會＝經濟狀態底研究者看來，更無須特意把資本主義的生產置於預先捏造的形式的辯證法的矛盾之下的必要。在他看來只以現實的諸矛盾就夠一生的研究了。”

這個從內容上看來值得首肯的治倍爾底回答，從形式上說是穩當的。而密海羅夫斯基氏對於同一柔可夫斯基氏的回答，則全然和這異其性質。我們底可尊敬的主觀主義者（密海羅夫斯基氏——譯者註）則直至今日還極“偏狹地”——若不應說是一面地就應該這樣說——理解了當時所擁護的著作。而且還努力使他人相信其一面的理解是正當的評價。不消說，這樣的人不能成爲“資本論”底可靠的擁護者。所以他底回答極充滿着類於小

孩子的大不可思議。例如下面底事就是其一。柔可夫斯基就中引用了“經濟學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底序文中底一節，來確證對於馬克思底形式主義及黑格爾辯證法底惡用的非難。可是密海羅夫斯基知道了這馬克思反對論者(柔可夫斯基氏——譯者註)也正當地在這序文之中發見了黑格爾哲學底反映。即：“若馬克思僅寫了‘經濟學批判’底序文，則柔可夫斯基底所說就全是正當的。”(註一)即馬克思是一形式主義者及不會比黑格爾主義者更高明的事被證明着了。在這場合，密海羅夫斯基底所說，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東西，所以勢不得不出下面底質問。

在當時還是有望的我們的密海羅夫斯基果曾讀過這篇序文(註二)麼？我們還可以引用若干這樣的大不可思議的例(其中底一個待後面再說)。但是那在這裏不是重要的。無論密海羅夫斯基怎樣地誤解了馬克思，但是密氏還是立即觀取了柔可夫斯基關於“形式主義”“弄了詭辯”這一點。密氏以為這樣的詭辯只是不客氣底單純的產物了。

(註一)英·卡·密海羅夫斯基底著作，第二卷，32頁。

(註二)馬克思在這一節說着唯物史觀。

密海羅夫斯基氏公平地指出了：“近代社會自身，自發地否定着前代底社會狀態，然後又於個人的及共同的財產底統一之中調和着已經通過諸階段底矛盾，這種否定着否定的事就是近代社會底發展法則——如若馬克思說了這件事，而且（縱使在其著書之中寫了許多頁數）只說述了這事，那末，他就是純粹的黑格爾主義者。黑格爾主義者，從自己底精神底深處作出法則，而安於純粹底形式的原理即由內容獨立了的原理。但是，讀過“資本論”者，誰都知道馬克思不僅說述了這件事”。依着密海羅夫斯基氏底話，從馬克思裝進黑格爾底公式之中的經濟的內容除去這個公式，好像脫去手袋和帽子似的可以很容易做到的。“關於已經通過了的經濟的發展底諸階段，是不得有什麼疑問的……過程底爾後底行程也同樣地不是什麼可疑的東西。生產手段是越發集中到少數者底手裏去。關於未來，不消說不能有懷疑的餘地。馬克思以為，資本底蓄積隨伴着勞動底社會化，因而勞動

底社會化構成着一個經濟的及道德的地基，(這種勞動底社會化是怎樣地“構成”道德的地基呢？又“形態底自己發展”底方式是怎樣的呢？——格·蒲列哈諾夫)新的法制的及政治的秩序在其上面成長起來。柔可夫斯基氏是有充分底權利稱這樣的立論爲豫言的立論的了。但是他沒有什麼權利(不消說是道德的權利——格·蒲列哈諾夫)可以全然默殺馬克思所附與勞動社會化底過程的重要性。”(註一)

密海羅夫斯基氏公平地指出道：“‘資本論’全體是貢獻於這些研究的：即研究着一度發生了的社會形態都常是怎樣地發達着，怎樣地強化着自己底典型的特徵，怎樣地使生產手段底發見，發明，改良，新市場及科學自身屈從着，使之同化(?)着，爲自己而起作用呢？而且終之一定底社會形態怎樣地經不起物質的條件底後來底變化呢？”(註二)

這種社會形態對於社會形態(即資本主義底社會形態——密海羅夫斯基氏 喲，不是這樣的麼?)續存底物質的條件(即使資本主義的生產形

態底存在漸漸不安固的生產諸力——不是的麼？密海羅夫斯基氏1)的分析，常依然是馬克思底論理的體系及偉大的博學底紀念物。這個問題不限於馬克思——柔可夫斯基氏是有那麼斷定的道德的勇氣的。一到這裏就什麼都完了。對於爲慰藉觀客起見而演着翻筋斗的這位批評家底今後底至難底演技，除了用着驚異的眼光來注目之外沒有方法。無疑地，一部觀客，會立即看取儼然的賣解者在他們底面前擺着尊大的架子吧，又我們所擔心的是其他底一部觀客對於這種值得驚嘆的光景將與以全然相異的意義。”(註二)

(註一)同書，353—354頁。

(註二)同書，357頁。

(註三)同書，357—358頁。

總括 (Summa summarum)。假若柔可夫斯基氏以形式主義非難了馬克思，則這種非難，依着密海羅夫斯基氏底話，就是“從許多小謊生出來的大謊。”

這種判決，雖是峻嚴但是很公平的。這一判決若對於柔可夫斯基是公平的，則對於今日反覆着

馬克思底“豫言”不過是基於黑格爾底諸利亞達（三分法）的一切人們，那也是公平的。若是這一判決對於一切這樣的人是公平的，則諸君應當費點神——讀下面底拔萃文。

“他（馬克思）把實際的內容裝入空虛的辯證法的圖式了，但這一場合只有一極其重要之點是例外，此外也不使什麼東西發生變化，也不損傷什麼東西，如像從孟子取去其蓋似的，可以從這種實際的內容除去這個辯證法的圖式。所謂這一重要點的，就是說關於未來，社會底“內在的”法則可專依辯證法而設定。在正統派黑格爾主義者看來，只說“否定”之後，應該接着“否定底否定”就充分了。但是和黑格爾無關係的人不能以這為滿足。在他們看來，辯證法的結論不是證明。所以，相信了這一辯證法的結論的非黑格爾主義者，應該知道自己只是相信了而不是確認了的。”（註一）

（註一）“魯斯可愛·保額特保”，1894年，二月，第二節，150—151頁。

密海羅夫斯基氏下了自己底判決了。密海羅夫斯基氏也承認了自己現在重提着關於爲了“預

言”底馬克思底論據之“形式性”的優·柔可夫斯基底話語。密氏沒有忘掉了他底論文“被優·柔可夫斯基裁判着的卡爾·馬克思”，而且還警戒着其讀者不要在不方便的時候想起這篇論文。所以密氏首先裝得像就在今日還說着和 1870 年代所說的話同樣似的。爲了這個目的，密氏就反覆着“辯證法的圖式”好像從孟子取去其蓋似的可以除去。而且接着就是“唯一之點”，但是關於這一點，密海羅夫斯基對於讀者是內密地完全和優·柔可夫斯基一致了。但是，這“一點”就是很重要的點，且以這爲開場而剝了柔可夫斯基“賣解”底假面了。

在 1877 年密海羅夫斯基說過了：馬克思關於未來，即關於“甚重要的一點”，不僅只引用了黑格爾。——但是，現在密海羅夫斯基底所說却變成馬克思只引用了黑格爾了。馬克思以確實的“論理的力”，“偉大的博學”指示“所與的形態”（即資本主義）怎樣地“經不起”其存在底“物質的條件”底後來底變化了（這就是關於“甚重要的一點”的事。）——密海羅夫斯基在 1877 年說過了。

但是，如今密海羅夫斯基氏忘掉了馬克思關於這甚為重要的一點，說說過怎樣多底值得首肯的話，又在這一場合具有怎樣多底論理的力和怎樣偉大的博學了。在1877年密海羅夫斯基氏，用着驚異的眼光，監視着默殺了馬克思為要確證自己底豫言引用了已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實行着的勞動底社會化（這也和“甚重要的一點”有關係）的柔可夫斯基氏底“道德的大胆”。但是，在現代密海羅夫斯基氏却向着讀者保證着馬克思關於這重要的一點，“專是辯證法地”下着豫言。在1877年讀了“資本論”的人，誰也知道馬克思不“僅說着”所謂“這事”。（參閱上面所引）但是，如今變成馬克思“只說過這一事了”，馬克思信奉者關於未來的自信，成為“專依存於黑格爾底三個有限的連環的終結”了。多麼甚的變法呵！

密海羅夫斯基氏對於自己下了判決了。而且意識着是什麼下了這個判斷。

但是密海羅夫斯基氏為什麼起了服從自己所下的峻嚴的判決底效用底思想呢？曾經非難過學問的“賣解”的這個人，一上了年紀，果也對於“賣

解的藝術”感到愛着了麼？果能夠有這樣的豹變呢？讀者喲，豹變是無論怎樣的豹變也有的呵！這樣地豹變的人是值得一切侮辱的。我們是不以這樣的人爲正當的。但是，對於這樣的人是應該接以所謂人道的。諸君可以想起 J. S. 穆勒底注譯底著者底極有人味底話語。他說，人類做了壞事的場合，屢是與其說是其人底罪，毋寧說是他底不幸。同樣地想起這位著者關於英·亞·拍列保伊底學問的活動所說的話吧。

“英·亞·拍列保伊是克薩努底信奉者，而以後者爲最有智慧的人，世界底最大底哲學者……克薩努底信奉者是不能和黑格爾哲學調和的。而且黑格爾哲學輸進俄羅斯底學界來的時候，克薩努底弟子們就成了落後的人了。關於他們擁護自己底所信，及他們稱在智的運動上比他們進步的人們之所說爲不合理的事，在他們是什麼道德的罪也沒有的。不能以稟受更多清新的力和更多判斷力的人比一人進步而即以此非難其被追越的人。追越他人底前頭的，是更加接近真理，因而是正當的。但是，被越過的人只是犯了錯誤，不是犯了

罪。”(註一)

(註一)“俄羅斯文學底郭哥里時代概觀”24--25頁。

密海羅夫斯基氏一生是個折衷主義者。他是不能和馬克思底歷史哲學調和的。這是他底一切精神的風格，他底從來底(假如關於密海羅夫斯基氏可以這樣說)哲學的教養底全性質所使然的。馬克思底觀念輸進俄羅斯的初時，他最初嘗試着擁護這個了，不消說，這一場合，有了許多底保留條件及甚大的“誤解”。他當時以為：余連這種馬克思底觀念也用着自己底折衷主義這個白，巧妙地碾碎，依着這，能夠使自己底智識底糧食成爲多種多樣。及後他知道馬克思底觀念完全不適於折衷主義者底世界觀這種嵌板細工事業底裝飾，這種觀念底普及有破壞着他所嗜好的嵌板細工的危險。於是他對於這種觀念做着戰鬥準備了。不消說，這樣地他立即成了時代落伍的人。但是，我們以為：他固只是犯了錯誤，而不是犯了罪。

可是，這不能成爲他底“賣解”(變節)底辯解!

我們不爲他底“賣解”辯解，但，在這裏舉出一個可以酌量的事情。即：因爲俄羅斯底社會思想發

達了的結果，在不知不覺之間，密海羅夫斯基氏全然陷於不做“賣解”底玩意不能逃出的境地了。固然，還有逃出這個境地底出路，但是能夠決行這個的，只是充溢着真正的勇氣的人。這種出路，就是放棄着折衷主義底武器。

第 六 章

結 論

以上，我們在說明馬克思底思想的場合，專主從理論的見地，研究了對他所加的反駁。現在，知道他底反對論者底至少某一部分人底“實踐的理性”，却是便宜的事。關於這，我們所採用的方法，就是史的=比較方法。換句話說，就是先考察德意志空想論者底“實踐的理性”怎樣地待遇了馬克思底思想，其次再來觀察我們底可尊敬的同國人底理性。

在1840年代之末，馬克思及昂格思和有名的卡爾海因增開始了有興味的論戰。這一論戰立

即帶了很激烈的調子。海因增努力嘲弄着自己底論敵底思想，關於這樣的事，他所發揮的手腕決不劣於密海羅夫斯基。自然馬克思及昂格思也不會緘默，論戰勢甚酷烈。海因增稱馬克思及昂格思爲“輕薄的專橫的無賴”，馬克思稱海因增爲“田夫野人的學問”“grobianischen Literatur”底代表者。昂格思叫海因增做“現世紀底最無智蒙昧的人”。論爭究竟以什麼爲中心的呢？海因增以怎樣的見解歸屬於馬克思，昂格思呢？詳細如下。

依着海因增底斷言，從馬克思底見地看來，稍爲抱着高尙的計畫的人，在當時底德意志是什麼事也不能做的。依着馬克思底意見，“第一布爾喬亞底支配”是“當然作出工廠普羅列搭利亞特的”，而工廠普羅列搭利亞特也開始了運動——海因增說。他還說，馬克思及昂格思只把工廠勞動者加入考慮，而不把三十四個德意志底吸血鬼所作出的普羅列搭利亞特，換句話說，即德意志全國民加入考慮（“普羅列搭利亞特”這一語，在海因增只指着德意志國民底困窮狀態而言）。依着馬克思底意見，這莫大的普羅列搭利亞特，因爲只帶壓迫底烙

印而不帶工廠底刻印的緣故，便沒有什麼權利要求更好的未來。這種普羅列塔利亞特在德意志成爲英國之前不能不忍耐着饑餓和餓死（hungern und verhungern）。工廠是一個學校。國民若要獲得企圖自己底地位底改良的權利，無論如何應該通過這個學校。”（註一）

（註一）“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Bern 1848.P.21,及 P.22.

少爲研究過德意志底歷史的人，誰也知道海因因增底這一非難是愚蠢到什麼程度。馬克思及昂格思對於德意志國民底困窮狀態是否熟視無睹，這是誰都知道的。說是馬克思，昂格思有了只要德意志不成爲和英國同樣的國家，高尚的人士就沒有什麼可做這種思想的話是不是正確，這也是誰都理解的。高尚的人士在祖國德意志沒有成就和英國同樣的變化的當中，是做了些事的。究竟爲什麼海因因增要以這樣的類於愚蠢的事誣着馬克思，昂格思呢？果是因爲其人不正麼？不不，——反覆地說一句，這種場合，不是他壞，寧是他底不幸。他很單純地因爲不理解馬克思底見解，所以他

們底見解，在他覺得有害。他是個熱心愛國者。因為這個緣故，他就對於覺得有害於本國的馬克思，昂格思底見解，作了戰鬥準備了。但是，元來無理解這種東西，在論戰底場合，是壞的忠告者，是甚不能信用的助力者。所以，海因增也就陷於最不合理的立場。他本是個極聰明的人。但是，只憑沒有理解力的聰明是不大中用的。現在誰也不贊成他了。

關於和這個論爭完全類似的我們俄羅斯底論爭，我們不能不用着觀察海因增底眼光來觀察密海羅夫斯基。但是，應該那樣地觀察密海羅夫斯基一人麼？把奉事着可爾巴埃夫及拉志巴埃姆的希望歸屬於馬克思底“弟子們”的人——這樣的人有無數——都是反覆海因增底謬誤的。

他們想出了“對於經濟的”唯物論者底反駁論，但是那種反駁論差不多都約在五十年以前海因增底議論裏出現過的。如若他們有些新的東西，那只是他們很幼稚地不知道自己是多麼非獨創的。他們都欲爲俄羅斯發見“新的道路”。由他們底無智着來，“貧弱的俄羅斯思想”不過是臨着完全

古舊的溝渠，從很早就被放棄的歐羅巴底廢路。這
一點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若把“必然性底範疇”適用於這一外面像不可思議的現象底說明，便
全然變成當然的事。即：在一國底經濟的發展底某階段，其國底智識階級底腦裏“必然地”要發生喜劇的愚蠢的思想。

下面的例可以明示在和馬克思底論爭中，海因底立場是多麼滑稽的東西，他迫着論敵而要求了詳細的未來底“理想”。依着諸君底意見，財產關係應該是怎樣的呢？這是要請教的——他向着論敵這樣地質問了。馬克思，昂格思答道：在各個一定底時期，社會底財產關係，爲其社會底生產諸力底狀態所決定。因而可以明示的只是社會進化底一般的方向，預先作成詳細確定的方案是不能够的。爲輓近底產業所創造的勞動底社會化，當然要引導生產手段於國有化，這就在目前也可以明言。可是假如十年之後，這種國有化能够實現於怎樣的方面，則不能明言的。這件事要依其時底大小底產業，大土地所有及農民底土地財產等等，怎樣地互相關聯着的事而決定。於是，海因就推論

了：——所以，諸君是沒有什麼理想的，將來始為機器所製作的理想是偉大的。

海因增立於空想論的見地了。這是我們所知道的在空想論者在作成“理想”的時候，他無論何時都是從一種抽象概念——例如人性底概念——出發。不然就從個人底權利底原理或“個性”底原理那樣的一些抽象的原理出發。一度獲得這樣的原理，就能够由這個原理出發沒有那麼困難地最完全正密地而且最詳細地來規定人類底財產關係應該是怎樣的（不消說，什麼時候，在於怎樣的狀態之下是不明白的）。和時間及處所之如何無關係地，其自體就是完全無缺的財產關係是不能夠有的——這樣地說的人，空想論者要以驚異底眼光相視，這是當然的。空想論者以為：這樣的人們是全然沒有什麼“理想”的。讀者若稍為注意我們底說明，就可以知道這一場合，空想論者是大大錯誤了。馬克思和昂格思都抱着理想。而且是抱了極其明晰的理想。那種理想就是使必然屈服於自由，使盲目的經濟的力屈從於人類底理性之力。他們以這種理想為出發點，而實踐地活動了，不消說，

他們不用其活動去奉事布爾喬亞，而是用以促進時候一到就可爲自己底生產物底支配者的生產者自身底自覺之發達。

馬克思，昂格思全不爲使德意志變成和英國同樣的國家，或像目下我國所討論似的爲奉事布爾喬亞而“努力”。布爾喬亞是沒有馬克思，昂格思底努力也在發達的。而且使這種發達停止是不可能的。即：沒有能夠做這樣的事的社會的勢力。加之，從事這樣的事，又是多餘的擔憂。因爲舊來底經濟的秩序，結局是劣於布爾喬亞的秩序的東西，在1840年代已經陳腐得對於一切東西都有害的了。但是，縱使資本主義的生產之發達不能停止，但絕不妨礙德意志底深謀遠慮底人士貢獻於德意志國民底福祉。布爾喬亞必定伴着附隨的同伴者。即由經濟上必然地使布爾喬亞底財囊添上事實上底力量的，都是這種同伴者。這些被強制的從僕底自覺高漲起來，其狀態越是不良，則這些從僕對於一切國家，一切國民底可爾巴埃夫及拉志巴埃姆的反抗就越強烈起來。馬克思，昂格思以使這種自覺發達爲其任務。他們依着辯證法的唯

物論底精神，自始就提出完全純粹底理想主義的課題於自己之前了。

盡了理想底規準之用的就是經濟的現實。馬克思及昂格思這樣說了。人們以這一事爲盾而抱了疑念了：馬克思，昂格思是奉着一種經濟的摩爾查林主義（所謂摩爾查林主義是由格利保埃德夫底“智慧底悲哀”中底一人物摩爾查林而來之言——譯者註。），容易地蹂躪經濟上底弱者，阿諛經濟上底強者的人。其所以生了這樣的疑惑的，就因爲把馬克思，昂格思對於經濟的現實這句話的解釋，形而上學地理解的緣故。形而上學者一聽到社會的活動家應該依據着現實的話，就斷定這是應該和現實妥協底忠告。形而上學者是不知道一切的經濟的現實之中存在着對立的要素，而和現實底妥協是意味着只和現實底一個要素，卽和在支配着當時的要素妥協的。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指摘了和現實底這個要素對立着的他——要素，而且現在還在指摘着。在這個另一要素之中，未來的東西成熟了。於是我們要質問：依據這個要素，而用以爲自己底“理想”底規準的事，就是奉事可爾巴

埃夫及拉志巴埃姆的事麼？

但是，理想底規準不能不是經濟的現實，當然地理想底道德的規準就成爲不滿足底東西。這不是因爲人類底道德的感情值得輕侮和愚弄；而是因爲道德的感情沒有指示着貢獻於我們底同胞底利益的正確的方法的緣故。只同情於病人底病態是不能盡醫生底任務的。即醫生應該考慮病人底身體底肉體的現實，而且要和這肉體的現實鬥爭是應該依據這種現實的。若是醫生以爲只有對於疾病的道德的義憤就充分了，那麼他就是一個很值得嘲笑的人物。在這個意味上，馬克思嘲笑了他底反對論者底“道德說法的批評”，或“批評的道德”了。但是反對論者以爲：馬克思是嘲笑了“道德性”的。“人類底道德性及意志，由自身沒有道德性及意志的人看來，什麼價值也沒有”——海因增這樣地喊了。(註一)

(註一)前引書，22頁。

但是，我們還應該注目下面一點。即：俄羅斯對於“經濟的”唯物論者的反對論者雖大體上——不識不知之間(Sans le savoir)——不過反覆着德

意志底先輩底論據，但是他們還於其議論加上幾分特殊底色彩。例如德意志空想論者，關於德意志底“經濟的發展法則”沒有費過冗長的議論，但是在我們俄羅斯，這樣的議論真是多得怕人。

讀者還記憶着1880年代底初期衛·衛氏立誓要發見俄羅斯底經濟發展法則的事吧。自然衛·衛氏到了後來開始有幾分怕着這種法則了。但是，依着他自己底表示，他底怕懼這種法則只是一時的事，只是俄羅斯底智識階級沒有發見極偉大的極良好的法則之間的事，一般上，衛·衛氏也喜歡參加關於俄羅斯是否要經由資本主義底階段而進展的無際限的論爭。馬克思底學說已從1870年代和這種論爭有了關係了。

在我們俄羅斯這樣的論爭怎樣地進行着呢，埃司·克利秉柯氏底最近底話就明示着這個。克利秉柯氏反駁着拍·斯諸爾伯氏，而忠告他應該充分地考察“資本主義底妥當性及其好結果”底問題。

他說：“若資本主義制度是宿命的不可避的發展階段，而一切的人類社會不能不通過牠，又若除

了屈從於這個歷史的必然之外沒有方法，則人類就應當只訴諸能夠使資本主義的秩序之到來遲延的手段麼？反之使向着資本主義的秩序底推移容易些，盡全力以促進資本主義的秩序底到來是不可以麼？即努力於資本主義的產業發達及營業之資本主義化，高利貸業底振興，農村共同體底破壞，人民底土地所有權底剝奪，及一般地由村落驅出過剩的農民於工廠是不可以麼？”（注一）

（注一）“魯斯可愛·保額特保” 1893年十二月。第二節，189頁。

埃司·克利秉柯氏在這裏元來提起了二個問題。（一）資本主義是宿命的不可避免的阶段麼？（二）若然，則由這個實際的課題生出怎樣的東西來呢？現在我們先來考察第一底問題吧。

埃司·克利秉柯氏底問題底組成方法，在俄羅斯底智識階級底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也是把問題這樣地想這個意味上，是正確的。曰：資本主義是一切人類社會不能不通過的宿命的不可避免的阶段麼？一時，這些智識階級以為馬克思給與這個問題解答了，而且因此而大失所望了。當所謂寄給

密海羅夫斯基氏 (註一) 的馬克思底有名的書信被公開了的時候，他們對於馬克思不認這樣的階段底“妥當性”張了驚愕的眼睛，而且惡意地決定了，說：馬克思侮辱了俄羅斯底弟子們了！但是，這些壞皮氣的傢伙忘記了法蘭西底格言“Lien rira qué rira la dernier”（最後笑者是善笑的）了。

(註一)馬克思在這未完成底書信底草稿，不是以密海羅夫斯基氏為對手，而是以“聖查斯特秉內·莎皮斯基”底編輯者為對手。馬克思對於密海羅夫斯基氏是用了第三人稱的。

“在俄羅斯的”馬克思的“弟子們”底反對論者在這論爭中自始至終埋頭於甚“不自然的廢話”了。

反對論者在論着馬克思底歷史理論對於俄羅斯底適用的場合，忘掉了一件小事。即：忘掉了究明這種歷史理論是包含於什麼之中。而這一點就是問題。因為忘掉了這個的緣故，以密海羅夫斯基氏為首領的主觀主義者陷於很大的困難了。

密海羅夫斯基氏一讀了(算做一讀了)馬克思底歷史=哲學的理論在那裏頭說明的“Tur Kri-

tik”（經濟學批判）序文了。而且決定了牠不在黑格爾主義以上的東西。密海羅夫斯基氏不覺得象就在那裏而反東張西望地環視着四邊。密氏以為終於在（“資本論”底）資本家的蓄積章中發見了這一在找尋着的象，但是，在這章中論着西歐底資本主義底歷史的運動，而關於全人類底歷史全然沒有論及。

一切底過程，在其現存的處所是無條件地“妥當”的。例如，火柴一旦燃燒着，這燃燒在火柴是“妥當”的。一旦燃燒底過程終熄，火柴便“妥當地”消失了。在“資本論”之中，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着的諸國“妥當”的資本主義底發展行程，被論列着。密海羅夫斯基氏因為想像着上述的“資本論”底資本家的蓄積章中含着馬克思底全歷史—哲學，所以斷定，資本主義的生產對於一切國家，一切國民是妥當的，為馬克思底意見。（註一）而且從這時起密氏為種種底俄羅斯人底困惑狀態所懊惱了——多麼滑稽的丑腳呵——密氏對於在懊惱中的自己底主觀的要求納了當然底貢稅之後，很莊重地向着柔可夫斯基氏說：“我們也懂得批評馬克思之道。我

們也不是盲從教師之所說(Magister dixit)者。

不消說這都沒有使“妥當性”底問題進展一步。但是，馬克思因為詳悉密海羅夫斯基底懊惱，想給他幫助。馬克思在寄給“聖查斯特秉內·莎皮斯基”底編輯者底書信中，寫了對於密海羅夫斯基底論文的自己底所說之概略了。在馬克思死後，這篇草稿出現於我們底出版物上的時候，最少，可以給與種種的俄羅斯人正當地解決“妥當性”底問題的可能性了。

(註一) 參閱論文“爲優·柔可夫斯所裁判的卡爾·馬克思”

——聖查斯特秉內·莎皮斯基 “1877年，十月號所載。

“在‘資本論’底第六章有表題爲‘所謂原始的蓄積’的一章。馬克思在這一節是把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底最初步底歷史的概念置諸念頭。但是他所給與的是遠在這以上的東西，即一個歷史哲學的理論。”反覆說一句，這全是類於愚蠢的話。馬克思底歷史哲學，是作爲“相互地有最密切的關係若干底普通化概念”而說明於密海羅夫斯基所不懂的“L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的。但這姑勿論。密海羅夫斯基連關於和資本主義的過程對於西歐的“妥當性”。

有關係的事體，也狡猾地不想理解馬克思。密氏以為必然地無論怎樣也不能歪曲的歷史的過程，可以依着工廠立法而矯正。想像着“經濟的東西”可以不待人類底參加而於其自體作用着這種意見為馬克思的意見的密氏，澈底至於以為人類若干涉生產過程底行程，則那都成爲一種矯正手段了。依着馬克思底意見，這種干涉自身，在其各自底一定底形態，是一定底經濟關係底不可避免的產物——密氏只是不知道這件事。諸君特別盼望無論何時都那麼樣地和不理解馬克思的人們論爭關於馬克思事底麼！

馬克思關於密海羅夫斯基氏底論文能夠說了什麼呢？密海羅夫斯基氏，因為把事實上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的東西看做馬克思底歷史—哲學的理論的緣故，陷於不幸了。馬克思第一應該從這種不幸之中救出前途有望底俄羅斯底青年著述家（指密海羅夫斯基氏——譯者），這是當然的。不但如此，這位俄羅斯底青年著述家對於馬克思對於俄羅斯下了資本主義底宣告鳴着不平了。馬克思不能不示給他下面諸事：即：辯證法的唯物論不是對於那一國下著什麼宣告的，也不是指示對於一切

的一定底時代的一切國民都是“妥當”，共通的道程。即一切一定底社會底將來底發展，常是依存於其社會內部的社會的諸勢力底交互關係。因而無論誰只要是真摯的人都應該不去臆測或勞神於夢幻似的“妥當性”，而第一着就去研究這種交互關係。研究了這個，始能指示對於一定底社會是什麼“妥當”什麼“不是妥當”。馬克思實行了一切前述的事。第一，他曝露了密海羅夫斯基氏底“誤解”。馬克思說，“我在‘資本論’底原始的蓄積章中，欲描出資本主義的組織從封建的經濟組織底母胎出來後所走過的道程。所以在這一章中吟味着生產者被從生產手段切離而變成雇傭勞動者（用現代底話說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生產手段變為資本那樣的歷史的的事件底行程。在這種歷史，各個變革，是做了資本家階級發達底槓杆之用而劃着一個時代的。而且成爲這資本家階級發達底重要的地基的，是農民底掠奪。在這一章底結末，我說述着資本家的蓄積底史的傾向，而斷定了資本家的財產底向着社會的財產底轉化將爲資本家的蓄積底歸結。我在這些結論之中，沒有加進什麼對於我

所下的斷定有益的證據。我底理由是極其簡單。即：這一斷定自身，不外是關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的一系列底很長的推論之一般的結論吧了。”

馬克思爲着更加明示密海羅夫斯基氏在事實上把不是馬克思底歷史理論的，而且也不能有的東西看做馬克思的的詳細，舉出古代羅馬底例了。這一例真是足以首肯的很好的例子。事實上，如若通過資本主義的事在一切底國民是“妥當”的，那末，羅馬，斯巴達，殷卡帝國及其他沒有盡過這種假想上底妥當的任務，而從歷史底舞台退去的許多國民，究竟怎樣了呢？在馬克思看來，這些國民底運命，不是依然保留着未知的情形。所以，他不能說“資本主義的”過程底普遍“妥當性”。

馬克思說，“在對於我的批評家看來，把關於西歐底資本主義底發生史的我底概說，變成諸國民底歷史的道程底一個歷史＝哲學的理論，是便利些。這一歷史的道程，依着批評家之說，是不管國民底歷史的存在如何，宿命地豫先對於各國民而描出的。但是我要請求宥恕。爲什麼呢，因爲這樣的解說在我看來是過於多謝同時又是過於沒有

而目的。”是的，已經够了。……這樣的解說，是把馬克思變而爲一個“帶了公式的人”了。但是“帶了公式的人”已經是馬克思在和蒲爾東底論爭中所嘲笑過的人呢。密海羅夫斯基以“過程底公式”誣馬克思了。但是，馬克思回答了道：不，我謹謝足下，這樣的好東西在我是無用的。

我們已經知道空想論者怎樣地看了史的發展底法則了。（讀者可以想起我們關於聖西門所說的話。）歷史的運動底合則性，在空想論者取了神祕的形態。在他們底思想，人類底通路，是可以預先被描出的。而且無論怎樣的歷史的事件，也不能變更這一通路底方向。多麼有趣的變態心理呵！空想論者底研究底出發點，是人性。一移到他們底手裏便馬上帶了幽玄性的這個人性底發達法則，就轉移到一個人類以外底，而且又是人類底實際的關係以外底處所即一種“超歷史的”領域去。

辯證法的唯物論，在這一場合也把問題移到全然別個底基礎，而且依此附與問題以全然新的姿容。

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把世上一切底東西還元

于經濟”。這是應該怎樣解釋呢，我們已經闡明了。究竟，所謂經濟是什麼呢？這是形成一定底社會的人類底，在其生產過程上的實際關係底總體。這些實際關係，不是一定不動底形而上學的東西。那是受了圍繞着所與底社會的歷史的環境底影響是不消說的，還常受着生產諸力發達底影響而變化。生產過程上的人類的實際關係一度被給與着，必然地從這些關係之中派生出一定底結果。從這個意味說來，社會的運動是合則的，而且在闡明這一合則性的事沒有能及馬克思的。可是各社會的經濟的運動，因為圍繞着那運動的實行的場合底條件是“獨自”的之故，取了“獨自”底形態。所以，不能夠有包括一切社會底過去底經濟的運動，並且豫言着未來底經濟的運動的任何“過程公式”。依着“俄羅斯文學底郭哥里時代概觀”底著者底話，過程公式是形而上學者所甚愛好的抽象的真理。但是，依着這位著者底正確的觀察，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真理常是具體的。世上一切底東西依存於時間和處所。若是世上一切底東西是依存於時間和處所，則那些人們應該研究着這種事情。

馬克思說，“我爲要確信地判定近代俄羅斯底經濟的發展行程，而用工了俄羅斯語。而且數年之間繼續研究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官廳底材料和發表於其他出版物上的材料了。”

俄羅斯的馬克思底弟子們在這一場合，對於馬克思也是忠實的。不消說，他們之中有的有着廣汎的經濟的智識，有的不大有着也未可知。但是在這裡問題不是個人底知識底範圍，而是見地自身。俄羅斯的馬克思底弟子們是不以主觀的理想及一種“過程公式”爲指南車，而是訴于本國底經濟的現實的。

馬克思關於俄羅斯到達了怎樣的結論呢？他說，“若繼續走着1861年後所選擇的道路下去，則俄羅斯將逸去歷史的行程爲避免資本主義的發達底一切激變而給與國民的一個最善的好時期”。馬克思在寫了這話不久之後，附加說，近年俄羅斯走了這條道路“頗爲難澀”了。自寫了這封書信以來（附說一句這信是1877年寫的），俄羅斯越發急速地沿着這條道路前進了。

究竟，從馬克思底書信可以得到什麼結論呢？

那生出下面三個結論。

(一)依馬克思底書信而受了恥辱的不是俄羅斯底弟子們而是那主觀主義者諸君。主觀主義者諸君一點也不理解馬克思底科學的見地，而嘗試着改造馬克思自身使肖着自己底姿容，把馬克思變成形而上學者及空想論者了。

(二)主觀主義者諸君，看了馬克思底書信，而不覺到恥辱的，是由於他們——忠實於自己底“理想”地——不理解馬克思底書信這個簡單的理由。

(三)若是主觀主義者諸君欲與我們爲伍而對於俄羅斯是怎樣地而且向着那裏進展去這個問題下判斷，則他們無論何時都應該從經濟的現實底分析出發。

這種經濟的現實底研究，在1870年導着馬克思到了如次的條件的結論。就是說：“若是繼續走着從農民底解放時代進來的道路，則俄羅斯將成爲完全的資本主義國吧。但是如此之後，一度被束縛於資本主義制度底羈絆，俄羅斯便像其他世俗的諸國民一樣，不能不服從資本主義底不可動

的法則。這就是一切！”

這就是一切。但是，爲了母國底安寧幸福想進而另闢一途的俄羅斯人，是不滿足於這樣的條件的結論的。於是這樣的俄羅斯人必定要生起下面的問題。即俄羅斯將繼續走着這條道路呢？又沒有給與俄羅斯不通過這條道路，這個期待的材料麼？

要答覆這個問題，還是不能不訴諸俄羅斯底實際狀態底研究，俄羅斯底現代底內部生活底分析。俄羅斯的馬克思底弟子們，基於這樣的分析如次的主張着：是的，俄羅斯將繼續走着這條道路吧！給與俄羅斯立即要放棄1861年以來所走進的資本主義的發達底道路這種期待的材料是不存在的。而且這就是一切！

主觀主義者諸君以爲：馬克思底“弟子們”犯了錯誤。諸氏應該借着俄羅斯底現實所供獻的材料底幫助來證明這一點。馬克思底“弟子們”說，

“俄羅斯所以繼續走着資本主義的發達底道路，不是因爲有什麼外部的力，什麼神秘的法則，存在而驅使俄羅斯走進這條道路，而是因爲沒有真正

的內部的力能够使俄羅斯離開這條道路底緣故。若是主觀主義諸君以爲這樣的力是存在的，就請你們告訴那種力在於什麼東西裏面，並且證明那種力在目前存在着。我們很歡喜拜聽諸君底所說。但是直到今日，我們關於這一點沒有從諸君聽到什麼確實底說話。”

——爲什麼沒有這種內部的力呢？究竟，我們底思想爲了什麼的理想呀？——我們的可尊敬的反對論者諸君這樣地叫着。

啊啊，諸君！諸君是單純得可憐的天真呵！諸君底理想萬一是很不合理的，怎樣地實現牠呢？這不是問題麼？固然這樣地被提起的問題是很乾燥無味的。可是把這個問題仍然未解決地攔起來，則諸君底“理想”將成爲單有“理想的”意義。

假定在這裏把一個善良的青年關入石牢裏而使他坐於鐵窗之中，無晝無夜的監視着。而這個善良的青年只微笑着而且拾上豫先給與的一片煤炭於壁上畫着小舟，而乘着牠。然後，和牢獄和嚴重的監告別着，善良的青年又在婆娑世界裏逍遙着。

這真是偉大的故事！但是不過只是故事吧了。

在現實上畫在壁上的小舟從未曾載着任何人到過什麼地去。

俄羅斯自廢止了農奴法的時候以來，已經明白地進入了資本主義的發達的旅程了。主觀主義者諸君是很明白這一點的。諸君自己也是認了舊的經濟關係在俄羅斯是以越發增大的積極的速度在分解着。然而諸君却互相告語說，這件事是沒有什麼的。我們把俄羅斯乘在我們底理想底小舟，那麼一來，俄羅斯便從這資本主義的發達底道路出航而向着遙遠的遙遠的未知底國度去。

主觀主義者諸君是偉大的故事家，但是“只是這一點點的話”！然而只有這一點點，怕是不充分的。篤是未嘗被用着寓言飼養的，依着依這同樣的平凡的理由，故事使國民底歷史的運動變化的事也未聽過。

主觀主義者諸君很奇妙地把“俄羅斯人”分類為二個範疇了。即：屬於一方底範疇的人是相信能夠乘着主觀的理想的小舟而出航的人，偉大的人物，即被認為真底國民的仁人的。屬於他方底範疇的，就是把這樣的信仰看做全然無根據的東西的

人們。而且依着主觀主義者底所說，這些人們是有着一種要俄羅斯底百姓餓死的不自然的惡意和志向的。

但是依着主觀主義者諸君底意見，澈底的俄羅斯底“經濟的”唯物論者當然要變成的惡漢，在那種 Mela-drama (歌劇)之中也未曾出現過。主觀主義者底奇怪的意見，和讀者剛纔已經知道的海因增底意見同樣地真是澈底的了。海因增是以有要把德意志國民委諸“*aungern und verhungern*” (饑餓和餓死)的志向誣了馬克思的人。

密海羅夫斯基氏自問着：能够“泰然使數百萬人陷於餓死和貧困”的人士爲什麼特別輩出於現代的？埃司·英·克利秉柯氏以爲：一度澈底了的人決定了在俄羅斯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的以上，只要努力於“營業底資本主義化，高利貸業底振興……農村共同體底破壞，人民底土地所有權底剝奪及一般地由農村驅逐過剩的農民”就夠了。埃司·英·克利秉柯氏所以這樣想的，只是因爲克氏自身不能“澈底地”，思維的緣故。

海因增承認了馬克思最少對於捺了“工廠底

刻印”的奴隸的勞動者有了偏愛。但是，看來主觀主義者諸君，尚且不認‘俄羅斯的馬克思底弟子們’具有這一點點的弱點(偏愛心)。那末，依着諸君底所見，馬克思底弟子們是澈底地嫌惡着人類之子至於最後底一人；希望除了商人的身分底代表者以外的一切底人類之子之餓死。

其實，如若克利秉柯氏承認馬克思底弟子對於工廠勞動者有着一種好意，他就不會寫着上面所引的話吧。

克利秉柯氏說，“應當努力於一般地從農村驅逐着過剩的農民”。啊啊，天呵！究竟爲什麼要努力於這樣的事呢？若輸入新的工作者於勞動者之中，結果那就使工錢低落。工錢底低落，對於勞動者不得是有利的，不能使勞動者歡喜的事，克利秉柯氏也當然知道的。可以稱爲馬克思底澈底的“弟子”的，爲了什麼要給害惡於勞動者而努力於勞動者所不高興的事呢？如果馬克思底弟子們真是只在人類憎惡主義之點澈底了，則他們也不會愛着工廠勞動者，這是很明白的。或許他們底愛法是獨特的也未可知。即他們是愛着，所以要給與害惡也未

可知。“作為魂則愛之，作為梨樹則撼之。”多麼奇妙的人呵！真是可怕的澈底的舉動！

克利秉柯氏說：“應當努力於高利貸業底振興，農村共同體底破壞，人民底土地所有權底剝奪”。多麼可怕的事呵！究竟爲了什麼要努力於這些事呢？高利貸業底振興和人民底土地所有權底剝奪，能夠反映於人民底購買能力底低落，購買能力底低落導出工廠製品底需要底低落，使勞動力底需要低下，即使工錢低落。澈底的馬克思弟子們是不愛勞動者的！然而是不愛勞動者麼？人民底購買力底落下，對於企業家底利害也發生惡影響。這種企業家底利害，依着主觀主義者諸君底保證，就是馬克思底“弟子們”底最緻密的注意之對象。無論怎樣說，這些弟子們完全是不可思議的人。

又說，“應該注力於營業底資本主義化。”……“或買收農民底土地，或開商店及村落底小酒店，而且做着此外底髒污的事一點也不要躊躇”。但是澈底的馬克思弟子，是爲了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切事呢？他們相信資本主義的過程底不可避免性。因而若設置像村落底小酒店之類的事是

資本主義的過程的本質的運命，則小酒店底出現是不可避免的。(應該把這種小酒店現在不存在的事置諸念頭)。克利秉柯氏以為不潔的活動是當然可以促進資本主義的過程底運動的。但是反覆說一句，在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的東西的場合，‘髒污的事’是生於做工的。馬克思底澈底的弟子們以什麼去努力於這髒污的事呢？

在馬克思底弟子，是理論已在道德的感情之前沈默着了。他們知道髒污的事底不可避免性，而尊重牠，而且從一切方面促進牠。他們說，“這種可哀的不可避免的髒污的事，除了我們早是不能處理了。”

克利秉柯氏喲，不是這樣麼？若不是這樣，則關於“澈底的弟子們”的足下的尊說，都是沒有用的。又若是這樣，則足下一個人底澈底的樣子，足下自身底“認識能力”是沒有什麼用的。

爲着諸君底便利可以拿營業底資本主義化來觀察。營業底資本主義化，是一個有二方面的過程。即：第一，出現着蓄積生產手段於自己手裏的人們，第二，出現着受領一定工錢而實地_•_•_•使用這種

生產手段的人們。假如髒污的行爲就是屬於第一部類的人們底顯著的特徵，那末，被雇於他們而爲他們勞動的人們（第二部類的人）怕不是能够避免這種道德的發展“階段”的麼？若是這樣，而我專爲第二部類的人工作，使這些人們底自覺發達，並且擁護其物質的利益，則在我底活動之中，當然是沒有髒污的地方。或許克利秉柯氏要說，這樣的活動是使資本主義的發達遲延的。其實一點也沒有這回事。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底例就示給克利秉柯氏如下的事。即：在這諸國裏這樣的活動，不但沒有使資本主義底發達遲延，反而使牠迅速了。而且依此，就中，這樣的活動還使這諸國底某種困難的問題底實際的解決迅速了。

或拿農村共同體底破壞底問題來觀察吧。這也是具有二個方面的過程。即：農民底所有地集中於村落高利貸者底手裏，以前營着獨立的生計的益多變成普羅列搭利亞了。這不消說都伴着利害關係底衝突，即伴着鬭爭。於是“俄羅斯的馬克思底弟子”就馳至這種紛爭的地方而捧呈“必然性底範疇”這個雖短而含有真心的讚美歌……而且

開張着小酒店。這是最“徹底的”馬克思弟子的幹法。就是更爲偉大的弟子開開小店也沒有什麼。克利秉柯氏喲，不是這樣的麼？但是，究竟爲什麼，馬克思底弟子站在鄉村底窮百姓底友方就不好的呢？

(反對論者說)若是馬克思底弟子欲站在鄉村底窮百姓底友方，他是應該阻止窮百姓底土地所有權底剝奪麼？假定是應該努力的。那麼一來，就使資本主義的發達遲延了。不，實在一點也不使牠遲延。不但這樣。却反對地促進了牠。農村共同體是“自”有轉移於一種“高級底形態”的傾向的——主觀主義者諸君都這樣想。諸君是誤解了。農村共同體底現實底唯一底傾向，就是向着解體的傾向。農民底地位越是良好，農村共同體底解體就越加迅速。又農村共同體底解體，在對於人民多少有點便利的條件之下，也是能夠發生的。馬克思底“弟子們”是應當“努力”使這種解體完成於對於人民最便利的條件之下的。

(反對論者說)但是，爲什麼豫防解體自身就不好呢？

又說，爲什麼諸君不豫防1891年底饑饉呢？是不能豫防的麼？我們相信反對論者諸君。若是不能不豫以1891年底饑饉那種和諸君無關係底事件歸罪於諸君底道德底蔭賜，來代替以論理的證據駁擊諸君底見解，那末，我們就要承認自己底工作失敗。但是，諸君爲什麼用着相異的尺度來報答我們呢？爲什麼諸君在和我們底論爭之中，繪出人民底貧困，而說得髣髴那是我們底所爲似的呢？那是因爲諸君在拿不出論理的場合，往往拿出“言辭來，尤其是拿出傷心的“言辭”來吧。即諸君說，君等是不能豫防1891年底饑饉麼？究竟誰和君等保證着有一種破壞農村共同體，剝奪農民底土地所有權之力呢？云云。我們試取折衷主義者那麼樣地中意的中庸之道來觀察吧。即想像在某一場合，在諸君有豫防這種事體的力量。可是若諸君底努力終於不成功的場合，即在諸君雖曾努力而農村共同體還在解體，農民還在農村喪失土地的場合，諸君對於這種難避的過程底這樣的犧牲是怎樣打算呢？哈倫只對於交過報酬的人，使他通過斯持克司的。諸君是只把農村共同體底真正的

成員迎上諸君底小舟而送往主觀的理想之國的麼？諸君是舉上船槳而擊退村落普羅列搭利亞的麼？諸君自身一定也同意於這樣的舉動是極其“橫暴”的吧。一度同意於這，在我們看來，諸君對於村落普羅列搭利亞的行動，便不能不和相當的人士底行動完全同樣。即諸君經營出賣泥醉的小酒店是不行的，諸君應該使對於酒店及酒店底老板的反抗力增大，即增大對於歷史所贈與或會贈與村落普羅列搭利亞的對於一切泥醉的反抗力。

或者我們就在這裏也在說出故事也未可知？農村共同體是沒有解體着也未可知？人民底土地所有權底剝奪，事實上沒有實行也未可知？或者是只為要陷今日以前幸福得值得羨慕的農民於貧困，我們想出了這事也未可知。但是，諸君可以隨便披閱一種抱着和諸君同一思想的人底研究書。那麼一來，就可以明白今日以前底狀態，即馬克思底那一個“弟子”也沒有開小酒店或開張商店以前底狀態是怎樣的了。當和我們論戰時，諸君說示得好像人民已經住居於諸君底主觀的理想之國似

的。諸君說示得好像馬克思底弟子是本其固有底人類憎惡主義抓着人民之脚而拉進乾燥無味的資本主義之中似的。但是，事實適得其反。的確，乾燥無味的資本主義是存在着。但是，我們是以怎樣地和這種乾燥無味戰鬥，縱使就是一點也好，怎樣地把人民置於近於“理想的狀態”的狀態纔好呢爲問題的。諸君要把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底回答看做不正當也未可知。但是爲什麼諸君要歪曲我們底意圖呢？那不是真的“卑劣”麼？諸君底這樣的“批評”，對於斯志達爾商人（賣偽品的商人——譯者註）也是無價值的。

但是，反覆說一句，對於不管我們及我們底努力之如何已經存在着的乾燥無味的資本主義應該怎樣地戰鬥呢？在諸君只有一個回答。即“鞏固農村共同體”，鞏固土地和農民底結合就是這個。我們要回答諸君，這只對於空想論者有價值的回答。爲什麼呢？因爲那是一個抽象的回答的緣故，依着諸君底意見，農村共同體，在一切處所，在一切場合，都是很好的東西。但是，依着諸君底意見，還是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常是具體的，世上萬物都是

依存於時間和處所底事情。農村共同體也曾有一個時代能够有益於全體底人民。就在現今農村共同體還有給與便宜於農民的地方也未可知。

我們不是要反對這樣的農村共同體的。但是許多底場合，農村共同體，已變成榨取農民的手段了。我們反對這樣的農村共同體，像反對一切對於人民有害的東西一樣。可以想起格·伊·烏斯賓斯基底所謂繳納“徒費”的支付的農民來。依着諸君底意見，對於這樣的農民怎樣做纔好呢？諸君將這樣回答吧：把那農民移到理想之國去。很好，可以和諸君一起移到理想之國去。但是，在那農民還未乘上理想之國底小舟，還未到達理想之國，或什麼時候到達還不明白的範圍內，徒費的支付緩一點付怕不好麼？在農民看來，把只保證着全不生產的出費和保羅斯智（俄羅斯底行政區劃之名——譯者註）底衙門的定期的鞭打（農民未納租稅要受鞭打之罰——譯者註）的農村共同體底組合員辭退，怕不是良策麼？我們以為這是一種良策。但是對於這個，諸君要非難我們懷着使人民餓死的意向。在那裏不是有幾分“髒污的”地方麼？或者事

實上諸君是不能理解我們也未可知。果是這樣的麼？榭達埃夫有個時候說過，俄羅斯人連西歐底三段論法也不懂。這怕不恰是“諸君底立場”（Votre cas）麼？

我們認為埃司·克利秉柯氏完全沒有誠實地理解我們。這一點，關於卡列埃夫氏和柔可夫斯基氏也可看到。但是，我們常以為密海羅夫斯基氏大是一位“銳敏的”智慧底所有者。

事實上，諸君究竟為改良數百萬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想出什麼名案呢？問題一及於繳納着“徒費”的支付的農民の場合，諸君只能夠給與一句忠言。即：縱使農民繳納了“徒費”的支付，還是不可使農村共同體和農民意連繫破壞。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連繫一被破壞，便不能再行復活的緣故。不消說，這個連繫底破壞，對於繳納“徒費”的支付的農民要發生一時的不便。……但是“不是百姓變成不幸的”。

這樣地，我們底主觀主義者諸君容易地並把人民底最切實的日常底利益供着自己底理想底犧牲。這樣地，他們的說法，事實上對於人民益發

成爲有害的東西。

“熱狂成了她的一般的態度了”——這是託爾斯泰關於安那·拍布羅布那·色列爾所說過的話。憎惡資本主義成爲我們底主觀主義者諸君底一般的態度了。這位老密司(安那·拍布羅布那·色列爾)底熱狂能夠齎給俄羅斯怎樣的利益呢?是完全不能齎與什麼利益的。“主觀地”憎惡資本主義，齎給怎樣的利益於俄羅斯底生產者呢?也是什麼利益也不齎與的。

但是，安那·拍布羅布那底熱狂，最少是無害的東西。但是，空想論地敵視資本主義的事，開始積極地給與害毒於俄羅斯底生產者了。爲什麼呢，因爲我國底智識階級爲了那樣地敵視資本主義之故，只要強固農村共同體全然不擇手段的緣故。問題偶然涉及這農村共同體底強固化的事，一在其中什麼貓兒都變成灰色的陰暗（在陰暗之中怎樣醜的女人也看成美人的意思——譯者註）就襲來了，而且主觀主義諸君，要親密地和“莫斯科夫斯基·維德莫斯智”（莫斯科底報紙——譯者註）接吻。

這種“主觀的”“曖昧”，對於馬克思底“弟子們（比方說）所企圖開張的小酒店，恰是便利。說出口來便成恥辱，藏在心裏便成罪戾。（左右都不好）。對於資本主義的空想論的反對論者，其實就是最粗野的，最可厭的，最有害的資本主義底助力者。

以上我們說述了對於馬克思曾經努力或正在努力想出一些反駁的空想論者了。以下就來觀察喜歡引用馬克思的空想論者曾經幹了什麼，現在又在做着什麼吧。

海因岑——現代底俄羅斯底主觀主義者，在和“俄羅斯的馬克思底弟子”底論爭，是一字不改地抄襲了他的——是個具有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傾向的空想論者。但是，在1840年底德意志，具有和這反對底傾向的空想論者也很多。

當時底德意志底社會經濟狀態大體如下：

第一，一方面布爾喬亞汜急速地發達起來，對於德意志底諸政府迫切地要求着一切援助和擁護。有名的 Tollverein（關稅同盟）全是布爾喬亞汜之所為。而且爲這個同盟底宣傳，不但依着“干

涉”而行。此外還多少以科學爲媒介而行。關於後者，可以想起夫利德律希·李斯特來。他方面，因爲舊的經濟的“支柱”被破壞，所以德意志國民不能防止資本主義。農民和手工業者既已充分地被捲進資本主義底運動過程了。所以，他們通通把在過渡時代特別強烈地被感到的這個過程底不利的方面經驗了。但是勤勞大衆，在當時還是未有充分反抗的力量。勤勞大衆，對於資本底代表者也不能有稍爲顯著的反抗。馬克思在1860年代還說過：德意志是爲資本主義底發達所煩惱，同時也爲其發達底未熟所煩惱吧。在1840年德意志由於資本主義底發達底未熟所受的煩惱還要利害。資本主義把農民生活底舊的支柱破壞了。從來在德意志繁榮了的手工業，如今不能不由機器生產這個到底不能敵對的競爭者承受了。手工業者，一年一年地益發隸屬於壟斷的商人而貧困化了。同時農民對於地主和國家還不能不負擔一切的負擔。這種負擔，在從前不是辛苦的也未可知，但到了1840年代，因爲那益發不和農民底生活底實際的條件相應之故，便更加變成苛酷了。農民底貧窮

大大地擴大其範圍，富農成了農村底完全的老爺了。乞丐生活成爲一種出外謀生的職業了。在當時底研究家所舉的農村共同體，數千家中，不當乞丐的，只有百來家而已。下面所示的事差不多全像說謊的話，但却是當時德意志底出版物所實證的事實。即：德意志底許多地方，農民是食着腐肉而過活的。農民是拋棄鄉村而去了，可是在工業底中心都會也不能發見充分底工錢。當時底出版物指摘了失業者底增加和以此爲起因的移民。

當時底最進步的一機關報紙如次的描寫了勤勞大衆底狀態。“在德意志本國底拉平斯堡地方及其他底地方，一萬底紡績工早已是雖勞動也不能過活了。他們自己底製品沒有販路。（這是專指手工業者而言。）他們在找着工作和麵包，但是一件也得不到。理由是改就紡績以外底職業而賺錢是很困難的，縱使不是不可能。勞動者爲着很少的工錢也要大行競爭。”（註一）

當時，國民道德明白地低下着。舊的道德概念底廢弛和舊來底經濟關係底破壞照應了。當時底

新聞雜誌充滿了勞動者底醉態，勞動者之間的性的墮落及對於勞動者底浮華濫費之風——那是和工錢底低下相並而在勞動者之間增大起來的——的不平。在德意志勞動者之中還未看見新道德底朕兆。這種新道德到了後年以由資本主義底發達自體而生的新的解放運動為地基而急速地發達了。在當時大衆底解放運動還未開始。大衆底鬱勃的不平只有時時可以從絕望的罷工，無目的的騷動及無意義的機器破壞窺見而已。但是，當時在德意志底勞動者底腦裏自覺已在烟着光了。在舊秩序之下，不必要的奢侈品的書籍，在新秩序之下變成不可缺少的東西了。讀書慾開始抓住勞動者了。

(註一)“Der Gesellschaftsspiegel” Band 1 P.78.從衛斯特花利亞底通信。

德意志一部分善意的智識階級（當時叫這個做有教養的社會）不能把牠加入考慮的當時底狀態，一如上述。那末，應當做什麼呢？應當怎樣地援助國民呢？除去資本主義吧——智識階級答道。那時出現於世的馬克思，昂格思底著作，作為說着資本主義廢除底必要的新的一系列底科學的根

據，而爲一部分德意志·智識階級所歡迎了。

“一方，自由主義的政論家諸氏，以新的努力開始吹着李斯特底保護關稅說底喇叭，他們主在努力保證爲了勞動階級而留意於工業底隆盛的旨趣。但是，他們底反對論者即自由貿易底狂信者努力證明英國之成爲工商業隆盛底古典的國土的，全然不是保護政策底結果。在這個甚便利的時期，關於英國的勞動階級底狀態之昂格思底名著出版，打破如上的幻想了。這是誰都知道的，這一著書是新時代的最值得注目的著作之一。以視金錢爲神的個人的企業家底自由競爭及個人底貪慾爲自己底發動原理的社會，進展到要陷於怎樣的深淵呢——本書是以許多難於打破的論據明示了這一點的。”(註一)

(註一) *ibid.* p., 36. No izen und Nachrichten.

這樣的，資本主義是不能不廢除的。不然，德意志就要陷於深淵。而且英國已陷入這個深淵之底了。這一事是昂格思所證明的。然則誰來廢除資本主義呢？那是智識階級，卽有教養的社會 (*die Gebildeten*)。依着這樣的有教養的社會中之一人

底話，德意志底特色，在於“在西歐（in den westlichen Ländern）勞動者和資本主義鬥爭得更多”，（註一）而在德意志則智識階級為資本主義底廢除而被呼出了這一點。德意志底智識階級怎樣地廢除資本主義呢？那是依着勞動底組織（Organisation der Arbeit）。爲了勞動底組織，知識階級應該做什麼事呢？1845年喀倫發行底“Allgemeines Volksblatt”報提出了如次的手段：

（一）幫助國民教育，幫助國民講座，國民音樂演奏會等等底組織。

（二）建設大工廠。使勞動者，職工，手工業者不以企業家及商品壟斷者爲對手而做工，可以爲自己而工作。“Allgemeines Volksblatt”報期待着這些職工=手工業者們不久便可自行結合成爲一團了。

（三）設置倉庫以販賣手工業者，職工及國民工廠所提供的製品。

（註一）請閱這浩瀚的雜誌同卷一頁以下所載黑斯底論文。

並參閱 1845 年在達倫格達特，卡爾·格留恩所發行的

“Meue Anekdoten”底200頁。在德意志，和法蘭西

相反，少數底有教養的人士，從事于反資本主義戰而“保
證着對於資本主義的勝利。”

以上所示爲救出德意志於資本主義底災難的手段。上揭的報紙還附言道：“所謂工業巴莎這種常設陳列場底設置已在各處開始了。在那裏，因職工們能夠陳列自己所要販賣的商品，用商品爲貨樣可以立即領取若干底定金”之故，這些手段更加容易採用……在這報上還說着這事對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便宜。

人們以爲在資本主義底發達還微弱的地方，牠底廢除是最爲容易的。所以，德意志底空想論者，屢喜描寫出德意志還未變成和英國同樣的國家這事情。海因增很率直地要否定德意志的工廠普羅列搭列亞特底存在。但是，空想論者底主要問題，爲向“社會”證明勞動底組織底必要。所以，他們不覺不知之間往往很容易轉移於有着下面的主張的人底見地了。曰：德意志底資本主義，因其所固有的矛盾，早已不能再發達下去，德意志底國內市場已在滿腹底狀態，又人民底購買力低落着，國外市場也無入手的希望，因而從事製成品工業

的勞·動·者·之·數·一·定·不·能·不·益·加·減·少。我們所引用過的雜誌“Der Gesellschaftsspiegel”（社會之鏡）再三站於這種見地了。這個雜誌，在埃爾·布爾底有興味的小冊子“Andeutungen über die noth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über die Aufgabe der vereine zum wohl derselben”Berlin 1845。（關於勞動階級及其階級底幸福問題的暗示）出現之後，為當時底德意志空想論者底一種最重要的機關報。

為增進勞動階級底幸福的組合，能夠完成自己底任務麼？——布爾自問了。他為要回覆這個問題，提出了其他底問題，即勞動階級底貧困現在是怎樣生起的問題了。

貧民和普羅列塔利亞決不是同一的東西——布爾說。貧民是不欲，或不能勞動者。而普羅列塔利亞則在找着工作而且具有勞動能力。但是，他們沒有工作，因此陷於貧困。這種現象，是從來所完全不知道的，固然貧乏人及被壓迫者例如農奴之類是無論何時都存在的。

普羅列塔利亞是從那裏來的呢？作出普羅列

搭利亞的，就是競爭。競爭，切斷了結合着生產的舊鎖練之後，齎給工業底未曾有的隆盛了。但是，競爭使企業家低下其生產品底價格。因而企業家又努力減少工錢，或削減雇傭勞動者數。這後一目的即勞動者數底削減，是依着拋出許多勞動者於街頭的機器底完成而達到的。又職工也是因經不起由機器的生產而來的競爭，而變爲普羅列搭利亞去。工錢益發低落。布爾舉了在1820年代底德意志尚繁榮着的有光花布染色業底例子。在當時這種職業底工錢頗高。手腕高明的勞動者每週可以賺得十八至二十個“他列爾”。但是機器出現了，同時婦人勞動及兒童勞動出現了，於是工錢也低落得很利害。自由競爭底原則一獲得了支配權，牠便在一切的處所，一切的場合，這樣地作用起來。自由競爭底原則導出生產底改變，生產底改變導出失業。大工業越發變成完全的東西，失業就越是增大，從事工業的企業的勞動者之數越加減少。這是一種事實，可依剛纔所示的貧困只存在於工業國而不存在於農業國這事情來證明。但是，由自由競爭所生的事態，對於社會（Für die Gesellsc-

haft) 甚爲危險，因而社會不能夠到什麼時候都對牠無關心。社會應當怎麼辦呢？於是布爾就着眼於他底著述所謂成爲主眼點的問題，即一般上某種組合是否能夠根絕勞動階級底貧窮這個問題。

爲扶助勞動階級的柏林地方組合，是以“與其除去現在的貧困寧是防止將來底貧困底發生”爲其目的的。於是布爾着眼於這個組合了。他發問道：諸君怎樣地豫防將來的貧困底發生呢？又爲了這做着什麼呢？近代勞動者底貧困是生於勞動底需要底不足。勞動者所必要的不是慈善而是工作。柏林組合，究竟從那裏拿來工作呢？要增加勞動者底需要，就不能不增加勞動生產物底需要。而勞動生產物需要因爲勞動大衆底工錢底低落而減少。或者柏林組合會發見新市場也未可知？布爾以爲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他到達了柏林組合所提起的課題不過是“可喜的幻想”這個結論。

布爾忠告柏林組合，在和勞動階級底貧困戰鬥之前，寧是考察其貧困底原因。他不認姑息手段底意義。“勞動交易所，儲蓄銀行，年金出納所，等等，不消說對於少數底個人底地位改良是有用的，

但不能除去害惡底根源”。Association(組合)也不是除去害惡底根源的。“Assoctatton 也不能避免競爭這個討厭的必然性(dura necessitas)”。

布爾自己是在什麼底當中發見撤廢害惡底手段呢？——要從他底小冊子正確地推論出這一點是很難的。他好像在暗示着對於害惡底助長，國家底干涉是老跟在一起的東西。固然他附說過這種干涉底結果底不確實。總而言之，他底小冊子，給與當時底德意志底智識階級以強烈的印象了。而且那種印象決不是失望沮喪的印象。反對地，智識階級在他底小冊子之中發見勞動底組織底必要之新的證據了。

關於布爾底小冊子，雜誌“Der Gesellschafts-spiegel.”如次的說着：

“有名的柏林底著作家埃爾·布爾，出版“Addeutungen”云云的表題底著書了。他抱了如次的思想——而我們也和他抱着同樣的意見，即勞動階級底不幸，是由於生產諸力底過剩而來的。這種過剩，是自由競爭底結果，是物理學及力學上底最近底發見和發明底結果。同業組合及Co-operation

(共同組合)底復歸,是有害的。恰和妨害發明和發見是有害的一樣。因而在現前底社會的條件之下,(傍點是這論文底著者加的)沒有扶助勞動者底真正的手段。假定現代底利己的個人企業的經濟關係是依然不變的,我們就不能不贊成說着沒有什麼組合能夠廢絕現前底貧困的布爾。但是,這樣的假定是完全不必要的。反之,前述底以我們底社會底經濟的基礎底和平的撤廢為目的的組合,是能夠發生的吧。而且現在已發生了。必要的只是政府不妨害組合底這樣的活動。”

這位批評家沒有,或者不欲理解布爾底思想是很明白的。但是那在我們看來可以不去理會牠。我們之看看德意志底事情,只是因為依着同國底歷史所供給的教訓可以把現代俄羅斯底一種智的潮流究研得更好的緣故。在這個意味,1840年代底德意志·智識階級底運動包含了對於我們的多大的教訓。

第一,布爾底議論,使我們想起尼古拉氏底議論。兩者都第一把生產諸力底發達,作為勞動需要底低下,因而又作為勞動者數底相對的減少底原

因而指摘出來。又兩者都說着國內市場底飽滿及其所生的勞動力需要底更加減少底不可避免性。布爾似乎不承認德意志人的獲得外國市場底可能性。尼古拉氏則對於俄羅斯底工業家斷然不承認這種可能性。最後，無論在前者或在後者，這個外國市場底問題，都全然未曾開拓的保留着。兩者都因自己底意見之故，沒有導入什麼真摯的論據。

布爾從自己底研究所作的唯一底明白的結論，就是在扶助勞動階級之前，應該詳細地洞察這個階級底狀態。尼古拉氏則到達了下面的結論：即我們底社會直面着國民的生產底組織這一個固然是困難的但不限定不能解決的問題。一把“Der Gesellschaftsspiegel”雜誌底評論家（上面所引用的評論家）關於布爾底見解所發表的考察補足於布爾底見解，便剛好得到尼古拉氏底結論。尼古拉氏 = 布爾 + 評論家。這個“公式”導我們於如次的考察。

在我國，尼古拉氏是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者，而且被稱為唯一底“真正”底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於1840年代德意志底狀態的布爾底見解和上面底評論家底見解的總和，能夠說可與對於這德意志

底狀態的馬克思底意見匹敵麼？換句話說，爲上面底評論家所補足的布爾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麼？而且是個唯一底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par excellence）馬克思主義者麼？不消說，不是這樣的。就從布爾爲了生產諸力底發達，指摘過資本主義所陷入的矛盾說來，他也未站於馬克思底地見。他把這些矛盾用得極抽象的見地觀察了。而且只爲這一事，他底研究，在其精神之點已和馬克思底見地沒有什麼共通之點了。一傾聽着布爾底話語，便可想到髡德意志底資本主義被壓於自己底發達底重荷，今日明日之中就要窒息，無論何處都早已沒有進展的地方，諸種營業是充分地資本主義化着，德意志底勞動者之數急速地減少着似的。馬克思沒有發表過這樣的見解。反之，他偶爾在1840年代底末期，尤其是在1850年代底初期說及德意志資本主義底最近的命運的時候，他底所說是全然和這個相異的。能够把德意志底尼古拉氏流作爲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承認的人，只有全然不理解馬克思底見解的人而已。（註一）

（註一）在當時底德意志尼古拉氏流底人很多，而且牠有種種

雜多的傾向。最可注目的是保守主義的尼古拉型吧。例如法學正教授卡爾·和爾利格拉夫博士，在（“Von der über und unter ihr naturnothwendiges mass erweiterten und herabgedrückten Concurrenz in allen Nahrungs- und Erwebszweigendes bürgerlichen Lebens, als der nächsten Ursache des allgemeinen, alle Klassen mehr oder weniger drückenden Nothstandes in Deutschland, insonde heit des Getreidewuchers sowie von den mitteln zu ihre Abstellung Darmstadt 1848.”）這個長得可怕的表題底小冊子之中，描寫了“德意志本國”底經濟狀態，但那和在“改革後底我國社會經濟底概觀”的著書所描寫了的俄羅斯底經濟狀態，是一模一樣的。和爾利格拉夫也說得似乎生產諸力底發達“受了自由競爭底影響”以導出工業勞動者數底相對的減少了。他比布爾更詳細地描寫了影響於國內市場底狀態的失業——產業部門底生產者同時又是他產業部門底生產品底消費者。但是失業奪了生產者的支付能力，因而需要減退，其結果，失業成爲普遍的，遂生出完全的貧窮（Völliger Pauperismus）。……“農民也因爲非常的競爭底結果而沒落，所以事

乘上完全的不振就到來。社會的有機體解體起來，其生理學的過程，就使粗野的大眾出現。而且饑餓使這大眾流於放浪，國家底懲罰，不，甚至其武力，對於這種放浪都是無力。”自由競爭在村落使農民喪失其所有地。無論在那一農家，都整年沒有充分地使用過勞動力。“這樣地，在數千底村落裏，尤其在磽瘠的地方，像愛爾蘭似的差不多完全窮乏的農民，沒有工作也沒有職業地站在自家底門口。他們誰都不能幫助別人。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都沒有長物，都欲工錢，都找工作，而都能找到的緣故。”和爾利格拉夫也想出了一列和“自由競爭”底破壞作用鬭爭的“手段”。固然他不是以社會主義的雜誌“Der Gesellschaftsspiegel”底精神，想出了那個的。

德意志底尼古拉流，和現代底布爾及和爾利格拉夫一派同樣地抽象地判斷了。抽象的判斷，縱使在從完全正確的原理出發的場合，也是犯着謬誤。讀者諸君，知道搭蘭伯爾底反物理學是怎樣的東西麼？他說，余根據最明白的物理學的法則而證明在事實上全然不可能的現象底不可避性。要之，只要注目與各個一定底法則底作用，而一時忘

掉使這種作用變化的個別底法則便好的。那麼一來，其所生的結果，必然地是完全謊唐無稽的。搭蘭伯爾提出實在奇妙的若干例子作為這件事底證據，而且企圖要於餘暇寫成一部反物理學。

和爾利格拉夫及尼古拉氏一派，早已不是遊戲而是很認真地執筆寫着反經濟學了。他們底態度方法如次。即：他們取上一種沒有爭論底餘地的經濟法則，正確地指示其傾向。其次忘掉這種法則底現實是一個歷史的過程。而且他們染筆於這種研究之際，把這種法則底傾向裝得像悉經實現了也似的。若在這一場合把這種和爾利格拉夫啦，布爾啦，或者尼古拉啦所編排的——縱使是不完全地編排了的——統計資料多多的蒐集着，不論順便與否引用了馬克思，那末，尼古拉底著書“概觀”就會帶和“資本論”底著者同一精神底，足以使人首肯的科學的研究底容姿吧。但是，這是樂觀的欺瞞。而且僅此而已。

例如和爾利格拉夫當分析當時底德意志底經濟生活之際，忽略了許多點，這可以依着關於德意志底“社會的有機體底解體”的他之豫言全不的中

這個明白的事情而知道。像優·柔可夫氏曾經很無益地乞靈於積分學一樣，尼古拉氏全然很無益地接受了馬克思之名的事，埃司·英·克利秉柯閣下也可以容易明白吧。

和在其一面性之點非難馬克思的諸氏底意見相反，馬克思在考察某一國底經濟的運動的場合，沒有離開基於這一運動而生長的，而且其自身也影響於這個運動底後來底方向的，社會的諸勢力而下過考察的。(這一點埃司·英·克利秉柯閣下怕不充分明白吧。但是，這裏是要忍耐的，請等一下吧!)一定底經濟狀態被給與着，依着這事自身，一定底社會的諸勢力便被給與，其社會的諸勢力底作用，必定反映到這一經濟狀態底後來底發展上來。(克利秉柯氏喲，不能忍耐了麼? 那末，這裏有個明白的例子。)本原的資本家的蓄積時代底英國底經濟狀態一被給與着，依着其事自身，就中，在當時底英國議會有了議席的社會的諸勢力就被給與了。這種社會的諸勢力底作用，就是所與的經濟狀態底後來底發展之必要條件。但是，社會的諸勢力底作用底方向，是為這經濟狀態所制約。

現代底英國底經濟狀態一被給與着，依着那，英國現代底社會的諸勢力便被給與，社會的諸勢力底作用就呈現於英國將來底經濟的發展之上。當馬克思研究一些人所喜歡呼爲豫言的東西時，他是把這些社會的諸勢力加入考慮了。他只沒有空想着以建立偉大的計畫爲能事的人底一羣能夠隨意地停止這種社會的諸勢力底作用吧了。（“Mit der Gründlichkeit der geschichtlichen Action wird der Umfang der masse zunehmen, deren Action sie ist”。）

1840年代底德意志空想論者底判斷，和這相異着。他們在提起一個問題的場合，只把本國底社會經濟底難境置諸念頭，而忘掉了研究從這經濟狀態之中成長了的社會的諸勢力。上述底評論家論着道：我國民底經濟狀態在於可悲的狀態，因而我們直面着生產底組織這一個雖屬困難但不一定不能解決的問題了。但是，這種基於可悲的狀態而成長的社會的諸勢力自身，不妨礙生產底組織麼？這位善良的批評家關於這一點並不生起疑問。空想論者決不充分地將其時代底社會諸力加入考

慮。這是依着，如馬克思所說一樣，他常把自已置於社會之上這個簡單的理由。又依着馬克思底話，因為這個緣故，空想論者底計量都成爲誤算 (ohne wirth gemacht) 而且他底一切底“批評”不過全然是空無內容的批評，即不過是對於圍繞着他的現實的批判的觀察之不熟悉吧了。

某一國底生產底組織，只能作爲存在於其國裏的社會的諸勢力底作用底結果而呈現。對於生產底組織，什麼是必要呢？對於牠，生產者對於平均地及總體地所觀察的生產過程的認識關係，是必要的。在這樣的認識關係還不存在的場合，能夠把生產底組織作爲焦眉之急的社會問題而提出的，只是一生涯不能得救的空想論者而已。固然，他們也百萬遍用着最大的敬意引用了馬克思之名。尼古拉氏，在其有名的著書，關於生產者底自覺說了什麼呢？完全什麼也沒有說。尼氏期待着“社會”底自覺。如果於此還能夠，而且應該認尼氏爲真正底馬克思主義者，那末，就不解何以不可認克利秉柯氏爲現代唯一底真正底黑格爾學徒，卓越的 (par excellence) 黑格爾學徒呢。

但是，已經到了結末的時候了。我們底史的比較方法，贈與了我們怎樣的結果呢？如果我們沒有錯誤，則牠是如次的結果：

(一)馬克思說在德意志底無效，已爲馬克思自身底見解所證明了——海因岑及和他同一思想的人們底這個確信，是 nonsense(無識)。把現在在俄羅斯支持着馬克思底見解的人們，說得好像對於俄羅斯國民，不但沒有齎給利益反而給與害惡似的密海羅夫斯基底確信，也是這樣的 nonsense。

(二)對於德意志當時底經濟狀態的布爾及和爾利格拉夫底見解，因其抽象性之故，是一種偏狹的一面的錯誤的見解。我們敢說，俄羅斯底將來底經濟史，將曝露尼古拉氏底見解的同樣的缺點。

(三)在1840年代底德意志以生產底組織爲焦眉之急的任務的人們是空想論者。而在現代底俄羅斯說着生產底組織的人們，也是同樣的空想論者。

(四)歷史，把1840年代底德意志空想論者底幻想粉碎了。我們依着充分的根據，以爲我們俄羅

斯底空想論者底幻想，也要遭遇着同樣的運命。
資本主義把前者（德意志底空想論者）嘲笑了。我們很痛心的豫見着資本主義將嘲笑着後者（俄羅斯底空想論者）底幻想。

但是，這種幻想果對於德意志國民什麼利益也不給與麼？在經濟關係這一點，是全然什麼利益也不給與的。或者願意說正確一點，可以說差不多是什麼利益也不齎與的。無論那一手工製品販賣巴莎，無論那一生產者 Association 設置底企圖，都差不多連僅僅百人底德意志生產者底狀態也沒有緩和了。但是，那對於這些生產者底自覺底喚起添了力量，而且依着這事齎給生產者以多大的利益了。德意志·智識階級底教化事業，即學校，國民巡迴文庫等等，不是間接，而是直接地齎給同樣的利益了。對於德意志國民有害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底諸結果，在各個一定底時代，只能夠應於德意志生產者底自覺底發達程度被緩和或者除去。馬克思比着空想論者更深理解着這一點了。所以他底活動，對於德意志國民更加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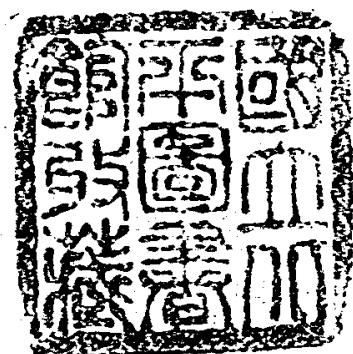
無疑地在俄羅斯也是同樣的。這不是遙遠的

事，在1895年十月號底“魯斯可愛·保額特保”埃斯·英·克利秉柯氏關於俄羅斯底生產組織（像我國人們所說一樣）“憂慮”着了。克利秉柯氏依着這種“憂慮”也沒有除掉什麼東西，也沒有使何人幸福。克氏底“憂慮”是不精緻的，拙劣的，無益的“憂慮”。但是，克氏底“憂慮”，雖然有其一切底消極性，如果牠喚起一個——縱使只是一個——生產者底自覺，則牠是有益的憂慮。在那時候，克利秉柯氏就不是只為犯着論理的謬誤，只為誤譯“不同情於”克氏的外國語論文底斷片，而生於斯世了。我們和資本主義底有害的諸結果底鬭爭，就在俄羅斯，也只有應於生產者底自覺底發達程度，纔是可能吧。從這樣說的我們底言論之中，主觀主義者諸君，能够看取我們完全不是“粗野的唯物論者”吧。如若可以說我們是“偏狹的”，那只是在我們第一着就把完全理想主義的課題提起於自己之前這個意味上說的。

我們底反對論者諸君，就此告別吧。我們寧是玩味着諸君底反駁論所給與我們的最大的一切的滿足。諸君只要好好的注意克利秉柯氏就好了。恐

怕克利秉柯氏就要執筆吧。而且克氏要寫出頗好的東西吧——最少用着感激寫着；但是，“什麼是爲了什麼呢？”克氏是不懂的。

1929,6,18,譯完。



辯證法的唯物論入門

德波林 (A. Deborin) 著

林伯脩 譯

這本書為德波林的重要的著作之一。全書約二十餘萬字，是一本研究辯證法的唯物最好的入門書。著者在這書中努力於經驗論哲學的發展和唯物論的發展的相互關係之研究。他從近世布爾喬亞哲學說起，然後闡明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本質。直溯辯證法的唯物論成立的發源，那樣系統的，歷史的而且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寫出來，在這類著書中，很少可與匹敵。

尤其是在本書各章的首尾，把各階級的社會關係和哲學運動的交互關係敘述得十分鮮明。這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模範的應用，使讀者得益不少。現已實價一元六角。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烏連諾夫著 吳念慈·柯柏年合譯

烏連諾夫 (V. I. Ulianov) 是新興社會科學底建立者之一，而他底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是新興哲學之一最有權威的著作。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夜，俄國發生了一種新的修正派的運動，即是波格達諾夫與盧那卡爾斯基等所領導的馬赫主義 (Machism)，反對着唯物論和辯證法。烏連諾夫在這次革命失敗之後，毅然地毫無忌憚地指摘馬赫主義底錯誤，而闡明辯證法的唯物論之正確。他底可驚的努力底結晶，就是這本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這書給馬赫主義以一致命的打擊，而確立了辯證法的唯物哲學！

他在第二版的序文中說：『我希望這本書雖然是對俄國的「馬赫主義者」論戰的，還能夠幫助對於研究馬克思的哲學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幫助對於理解從自然科學之最近的發見所得之哲學的結論。』

無疑地，這是有志研究新興哲學的人們所必須精讀的一本名著！現已由吳念慈和柯柏年先生譯成中文且已付印，不日出版。

圖 社 會 科 學 類 圖

書 名	著 者	譯 者	實 價
辯證法的唯物論入門	德波林著	林伯修譯	一元六角
費爾巴哈論	恩格斯著	彭嘉生譯	七 角
史的一元論 (再版)	蒲列哈諾夫著	吳念慈譯	一元三角
西洋史要 (再版)	王 純 一 編	譯	一元五角
新教育大綱	李 浩 吾 編		一元三角
社會主義史	吳 黎 平 編		一元五角
社會問題大綱	柯 柏 年 編		一元五角
辯證法的邏輯(三版)	狄慈根著	柯柏年譯	七 角
社會學底批判	亞克色利羅德著	吳念慈譯	七 角
觀念形態論 (再版)	青野季吉著	若俊譯	六 角
世界大戰後的資本集中	魯賓斯泰著	李華譯	六 角
經濟學概論 (再版)	英國平民聯盟編纂	丁振一譯	六角八分
經濟學方法論	英國凱尼斯博士著	柯柏年譯	五角八分
新經濟學方法論	俄國寬恩著	彭桂秋譯	四 角
新社會之哲學的基礎	K. Korsch著	彭嘉生譯	三角五分
人口問題批評	河上肇著	丁振一譯	二 角
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	柯 柏 年 編		三 角
社會問題大要(再版)	施 復 亮 編		三 角
民族問題	李 達 編		三 角
社會進化史 (再版)	馬 哲 民 編		三 角
社會思想 (再版)	熊 得 山 編		三 角
經濟史 (再版)	馬 哲 民 編		三 角
國際政治現勢(再版)	許 楚 生 編		三 角
世界經濟地理(再版)	樊 仲 雲 編		三 角
法學概論	寧 敦 武 編		三 角
社會運動史	錢 鐵 如 編		三 角
中國封建社會史(再版)	陶 希 聖 編		三 角
政治學概論	秦 明 編		三 角

上 海 南 強 書 局 出 版

手文專
21

類 學 文

書	名	著 譯 者	實 價
屠	場 (三版)	辛 克 萊 著 易 坎 人 譯	精裝 一元五角 平裝 一元三角
鐵	流	綏拉非莫維支著 楊 楊 騷 譯	精裝 一元四角 平裝 一元一角
十	月	雅科列夫著 楊 騷 譯	七角五分
新	興 文 學 論	柯 根 原 著 沈 端 先 譯	九角五分
藝	術 論 (再版)	蒲列哈諾夫著 林 伯 修 譯	六 角
怎	樣 研 究 新 興 文 學	錢 謙 吾 編	三角五分
長	途 (三版)	張 資 平 作	五角八分
鐵	戀	馬 寧 作	三角八分
到	城 裏 去	愛羅考內斯著 王 抗 夫 譯	五 角
洗	衣 老 板 與 詩 人	楊 騷 譯	五角五分
湖	絲 阿 姐	孫 俠 夫 作	三角八分

類 典 辭

書	名	編 者	實 價
新	術 語 辭 典 (三版)	柯柏年 吳念慈 王慎名 合編	精裝 二元五角 平裝 二元
新	文 藝 描 寫 辭 典 (再版)	錢 謙 吾 編	八角五分

上 海 南 強 書 局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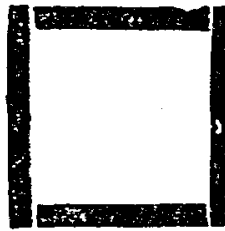
• 發行所：北四川路公益坊38號 • 門市部：四馬路中市518號 •

1929 6 27 初版

1——2000册

1930 4 30 再版

2001——4000册



版權所有

精裝一元六角

平裝一元三角

